

庞进文集第十一卷

腾龙起凤

庞 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散文、随笔、纪实、序言、后记、评论等共一百一十二篇，三十万多字，含图片一百四十多幅，分“著作撰写”“网站创建”“景物亲历”“海外考察”“项目策划”“说人序书”“传播展示”“识家论评”等几个版块。通过这些文、图、版块，读者可以了解作者进入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的缘起、经历、取得的累累成果、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其中丰富而独特的感悟、乐趣；知晓其如何由作家而学者，由一般文化爱好者、研究者而成为处于龙凤文化研究领域前列的专家。对龙凤的起源、本质、民俗、艺术、精神蕴涵、现实意义、引发的争论等，书中亦有涉及和解答。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1956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庞进文集》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十一卷

驕龍起鳳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十一卷

腾龙起凤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10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31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68.00

ISBN 9781988641553



9 781988 641553

目录

- 一句话一辈子/1
我的第一本龙书/4
《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成书记/7
龙书龙缘/11
龙书再著/15
财富/18
芝麻开花再结果（三题）/20
龙书的故事/28
春天龙事/29
《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后记/32
致刘长乐的两封信/35
畅销龙书/37
地下二十天/39
为中华民族做件事——《飞龙福生：2011 中国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坛论文集》后记/41
龙飞陕西人民社/43
栽下一棵树——《龙凤文化•春之卷》卷首语/ 46
在场的声音——《龙凤文化•冬之卷》卷首语/48
走进心灵——《龙凤文化•秋之卷》卷首语 50
《凤与中国民间故事》后记/52
《凤与龙》后记/53
《凤与政治伦理》后记/54
《貔貅文化》后记/56

- 东方一条龙——《中国龙文化史》后记/58
《中华龙凤民俗》后记/60
高兴/61
《中华龙文化》后记/63
网上行龙/67
龙网一年/70
我们的网站面向每一位地球人——“中华龙凤文化网”十年感言/72
遭遇剽窃（二题）/75
- 龙会兴庆宫/79
龙起东方/81
濮阳的龙/84
铜梁看龙/87
九龙浴太子/89
查海龙玉/91
龙头骑照/93
昆明买龙舟/95
曲阜龙图/97
问雨/100
龙窝/103
“抢龙肉”与辣椒龙/105
腾龙宝刀 107
月饼：龙凤呈祥 109
太平峪之照/112
西沟水龙/114
陨凤/117
龙山/119
陇山/120
龙门洞/122

- 宁远龙庙/125
张家界的龙/127
龙汇之地（二章）/131
智龙鬼谷子/135
“龙源”观感记/138
神农山：特别播放/141
常州龙事/144
谐天的壮举/146
龙起黎坪/148
老子犹龙与血脉互渗/154
周至有座活龙山/156
龙的精神在油田/159
武隆之龙/161
广州说龙/163
凤凰祥云 165
- 龙凤文化 中华之魂——在加拿大华裔作协欢迎餐会上的发言/167
“容合”与华人文学/171
冰龙姥姥/174
西门菲莎/177
中侨百万行/179
加国龙迹/181
印地安人的图腾/185
在加拿大看龙舟赛/190
- 浙江龙游：龙洲公园——龙凤策划之一/193
广西南宁：龙纳象力——龙凤策划之二/195
广东深圳：龙凤金表——龙凤策划之三/197
河南新安：天书龙字——龙凤策划之四/199

- 陕西榆林：黑龙福生——龙凤策划之五/201
湖南凤凰：凤舞楚湘——龙凤策划之六/206
与张春贤书记的一信之缘/208
与黄永玉先生的凤凰缘/210
四川南充：绿色龙头——龙凤策划之七/212
贵州余庆：飞龙祈福——龙凤策划之八/215
海南定安：福龙家园——龙凤策划之九/218
- 马龙陈忠实/220
贾平凹的龙凤情结/224
贾平凹是一条龙——在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发言/229
长篇小说《九龙传说》推荐辞/231
任军与水龙/232
郝氏龙马/235
龙凤精神与绘画实践——以王陇花为例/237
成果斐然 功莫大焉——龙黔石新画集序/240
吕明刚《龙图结构分解》序/243
舞它个风和日丽霞飞彩云翥——序《舞龙舞狮》/245
序《海南省龙村龙镇名录》/249
序《中华龙故事》/251
《中华龙》与“龙”的英译/254
- 斋号慧雨庐/256
在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龙文化与中国梦论坛上的致辞/258
复刘成章先生/261
16万+意味着什么/263
群之论与约法三章/266
展示的话题/268

欣欣向荣/271

祥龙飞梦几十春/274

生日/280

龙缘•龙书•龙魂——记龙文化研究专家庞进（田玉川）/283

老庞（李震）/287

痴心于龙凤文化的庞进（柏峰）/289

一部“凤凰学”的筑基之作——《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序（刘长乐）/292

龙凤文化创新的标志之作——读庞进《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乔盛）/295

庞进答《秦岭文化》主编韩磊问/299

《庞进文集第十一卷·腾龙起凤》后记/305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副委员长办公室接见庞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在西安接见庞进（2014年9月24日）

龐進方家雅正

研究龍鳳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

己酉立秋 韓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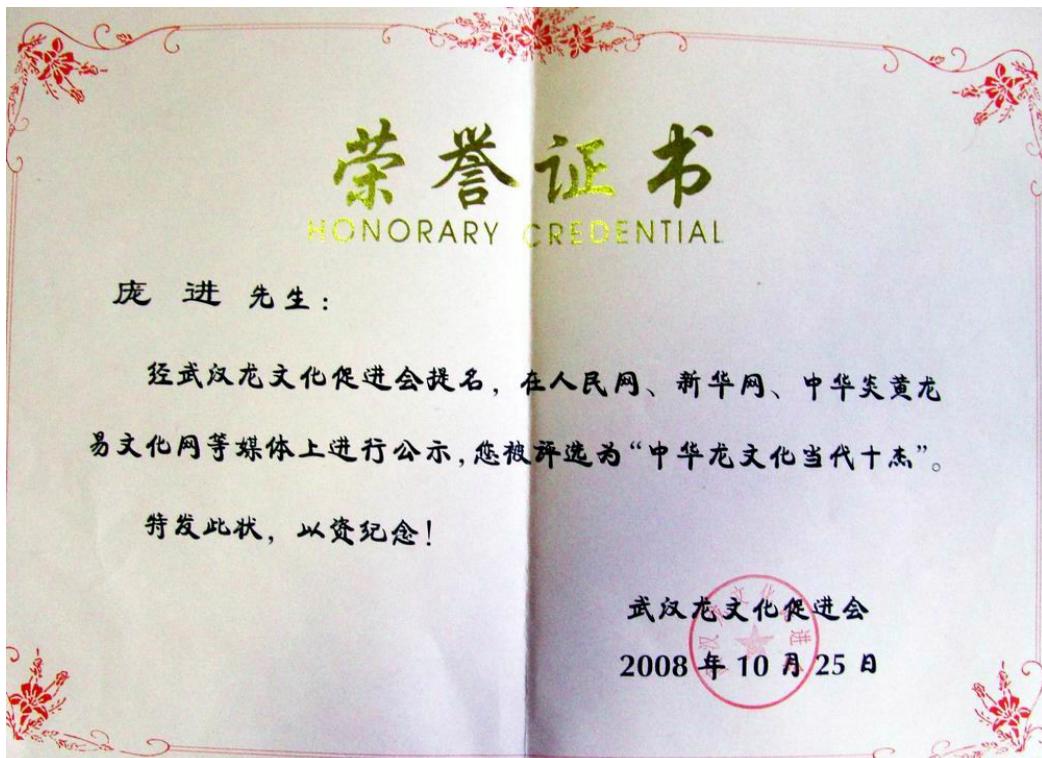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庞进题词（2005年8月7日）



庞进当选中龙文化协会主席团名誉主席（2009年5月，广东深圳）



庞进当选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2011年8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



庞进当选龙文化当代十杰（2008年10月，湖北武汉）



庞进与韩养民先生（左）
2014年10月26日

一句话一辈子

“一句话，一辈子”，是歌手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朋友》中的一句。

这句歌词，应在了我的身上。

1988年2月14日，农历丁卯兔年腊月二十七。此日，单位同事马兴光举行婚礼。婚宴上，我有幸与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的韩养民先生坐在一起。韩先生是马兴光的老师。

韩先生当时正在主编一套“中国风俗丛书”。席间，韩先生扭头对我说：“再过几天就进入龙年了，龙的习俗这么多，到处可见，还没有人写，庞进你能不能写一本《龙的习俗》，作为中国风俗丛书中的一本？”韩先生的话说得有点突然，我当时是略有迟疑，但随之就答应了下来，说：“让我试试看。”

就这么一句话，使我一脚踏进了“龙凤文化”，这样一个神奇万方、魅力无穷的领域。而且，从那时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扑腾”，没有哪一天，与龙凤无缘。

回头思考，韩先生当时之所以会对我讲这句话，表面看是顺口说出，仔细想想，还是有铺垫的。这个铺垫便是，我1977年考上大学，1978年进校，1979

年即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至 1988 年，在各种报刊上出现署我名字的作品已有一百多篇，其中一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散文《兵马俑狂想》《孩子，你还在襁褓中》，小说《香火明灭》《孔雀飞到骊山上》，报告文学《一个日本人和他的中国妻子》《桥》，论文《佛教的“禅”与文学的“悟”》《唐庆山寺舍利塔碑文校注全译》等。这些情况，韩先生想必是了解的。

而我能比较爽快地答应下来，也与对自己的写作功力比较自信有关，毕竟自识字起，就喜阅读、爱作文，上大学后又勤奋练笔，而时下呢，干的也是编辑报纸副刊的活儿。还有便是，我大学读的是陕师范大学政教系，1982 年 1 月毕业，取得的学位叫“哲学学士”（后来，1990 年代初，又到西北大学读取了“文学硕士”）。政教系全称为“政治教育系”，后来改叫“政治经济学院”了。该系学的专业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心理学等，之外，我还自修了文学，常到中文系听课，这样，应该说文史哲的功底打得还算扎实。

人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我这一生，肯定要从事社科人文方面的工作，也一定离不开“写作”二字，这是由上大学学的是文科，又特别爱好写作决定的。至于写些什么，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就有许多随机的偶然的因素了。比如那天，我未能成为马兴光婚礼嘉宾，或我因事未能去参加马兴光的婚礼，或者韩先生在见我之前已把写龙之事委托给了别人，那我可能会成为另外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与龙凤文化无缘了。

从 1988 年 2 月接受任务，到同年 5 月底将书稿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期间的四个多月，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搞文化研究离不开资料，我的资料来自三方面（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一是陕西省图书馆，通过主题检索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适逢龙年，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龙文化的文章，单位资料室有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纸，除一些大报大刊保留外，其余档期一过就卖了废纸，我就将这些报纸全搬到宿舍，一张一张地翻，发现哪篇有用就剪贴下来，这便有了厚厚的两大本；三是到书店选购相关书籍，市中心的钟楼书店、南院门的古旧书店等，都是常去的地方。王大有先生的《龙凤文化源流》，就是在西安古旧书店买到的。

我说我将终生从事龙凤文化研究事业，还有两个因素是比较重要的。一是龙凤文化传衍了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承载着无数人的聪明和智慧，富含大量的

信息，牵扯众多学科，彼此渗透，相互勾连，常常一个线头，一扯就是一堆，其林也深，其果也繁，其味也浓，其趣也多，一旦钻进去，新发现、新收获就接二连三地、颠三倒四地朝你脑门上撞，让你欲罢不能。二是我自身的素质使然。我做事，不做则罢，做就想做到自己的最好。而且，借鉴古今中外无数成功者的经验，我认识到，人一生其实做不了几件像样的事，能把一件事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地步，就很不错了，贪多是嚼不烂的。

也曾产生过不再做了的念头。这样的念头往往与外界的诱惑有关。毕竟此前的用力点在文学创作上，小说散文都写了不少。于是一旦看到文坛上冒出了优秀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比如《沧浪之水》，心里就有些痒痒，想着我若将主要精力用在创作上，说不准也能写出个传世之作呢。还有，市场经济闹腾得大家都很浮躁，都想发些财，况且生活标准提高了，养家、买房、孩子上学等等也需要钱，就想着若把精力朝赚钱上放放，或许能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

诱惑终归未能拖走我。一来我发现，写出一部好作品并非易事，陈忠实写《白鹿原》，押上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而我这些年来，本职工作之余，精力多放在了龙凤文化上，若改弦写长篇，别的不说，生活积累就远远不够。还有，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据说近千部甚至千部以上，而够得上经典、吸引着你读两遍的少到寥寥无几。那么，与其写出一部平庸之作，不如不写。当然，文学不能丢，而且最好让其与文化研究彼此促进，相得益彰。那么，就写散文随笔吧。于是，在文化研究之余，我一直坚持写散文随笔。

至于赚钱，办过一个慧雨文化开发公司，做了做广告及策划，应该说小有收获。但我发现，此事需要投注精力不说，最关键的是它到底不能缠恋住我，能让我灵魂感到舒贴的，还是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于是，在脱贫之后，我就金盆洗手，让我的那个慧雨公司无疾而终了。当然，我能静下心来搞研究，与我所在单位的经济效益不错有关，每月都有一份还算过得去的薪水打到折子上，使我不至于为养家糊口揪心犯难。

（2008年3月11日写于多伦多枫华阁，2010年4月24日修改于重庆江北机场，2020年8月11日润色于多伦多枫华阁）

我的第一本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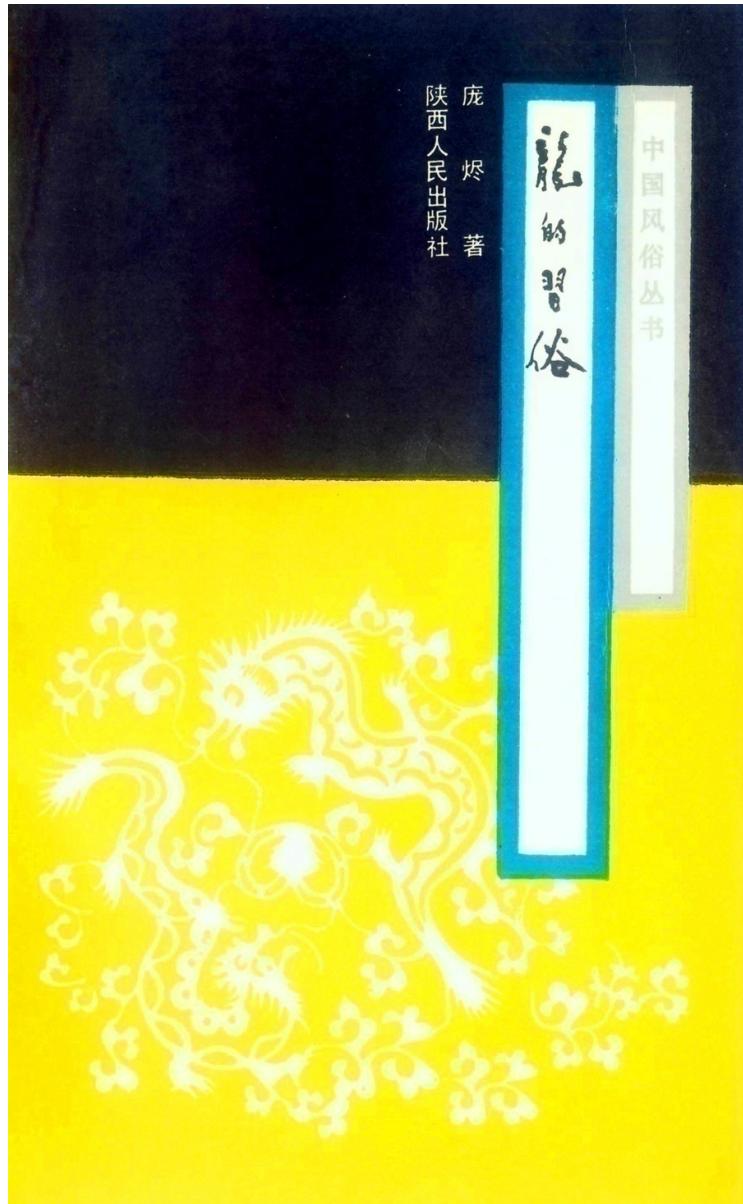
汗流浃背地写完这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上半个身体便沉沉地倒在椅背上。这时候，一种感觉是强烈的：这辈子再也不要写“一横一撇一拐弯再一小撇一个点”的那个字了，虽然我的姓名中包含着那个字，好比牛羊肉泡馍，味道固然香长，可怎禁得天天吃，时时吃，几个月内成千上万次吃？然而，另一种感觉也是强烈的：要是出版社不是催得这般紧，这本书就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可惜时间不好再多了，再多这本书今年就出不来了。

从那天答应“中国风俗丛书”主编、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撰写这本《龙的习俗》起，我就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要写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进入另一个新鲜的领域。好在平时涉猎还算广泛，对这个领域也就不十分陌生。按韩先生的要求，3月底是要交稿的，一着手才知道，这实在的不可能。4月底，我完成了一半。5月初，参加了丛书作者座谈会，快马又挨了几鞭子，于是就一夜一夜地拼开了命，终于拼出了这十几万字，时间已是1988年5月底了。

有道是“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丑也罢，俊也罢，总归还算个“媳妇”。对于媳妇，“公公婆婆”有“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讲得有道理，“媳妇”是悦意听取，悦意变更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愿意向他们以及本书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吉祥的祝福！

以上是我为《龙的习俗》一书写的《后记》，时在1988年5月29日。当时住在供职的西安日报社北楼四层一间旧房里。西安一般到5月份，天气就热了起来。房间里当时还没有装空调，故有“汗流浃背”之语。那时也没有使用电脑，全凭手写，因而完稿后有疲累之感。至于“这辈子再也不要写‘一横一撇一拐弯再一小撇一个点’的那个字了”之说，只是一时所感，事实是经过本书的写作，



这个字已嵌入我的生命之中，像我的骨骼血脉一样，再也不能割舍。记得作家路遥在写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字后，曾有把手中的圆珠笔扔出窗外之举。可见写作者对写作，有时是会产生“恨”意的。我之所以给这个“恨”字打上引号，是说这个“恨”只是暂时的，甚至是瞬间的。写作者以写作为生，写作是写作者生命的一部分。你暂时让他不写可以，但你不能让他长期不写，长期不写，他会很难受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之后，尽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是又拿起了笔，写出了堪称绝唱的名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长篇随笔。

至于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帮助，那当然是要感念在心的。比如小 C 女士，书前的英文简介，就是她帮助翻译的。小 C 当时就读于西安某大学的外语系，与我在乘车途中相识。是端庄清纯、让人一见就有好感，且一生不会忘记，甚至常常产生美妙幻想的那种女孩，长相有点像后来才在影屏上看到的章子怡。书稿接近完成时，我把汉文简介交给了她，请她翻一下。小 C 很认真，自己翻了初稿，又让带课老师仔细地修订了一番，然后专程给我送来。所以，当样书出来后，小 C 是最早的获赠者之一。记得当时她接过书后说了句：“这么快就出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小 C 女士如今也该到五十上下的年龄了。岁月如梭，与小 C 失去联系已有多年，希望她能看到这篇文章。

《龙的习俗》（署笔名“庞烬”）的内容提要是这样的：“本书从龙的起源、图腾、家族、神职、传人、艺术等方面，分析阐述了龙的习俗的诞生、形成、传播及其变异，揭示了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龙的习俗的特点、本质，以及其他风俗文化的关系。本书熔神话传说、考古史料、文化掌故、民俗趣事于一炉，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文笔流畅，雅俗共赏。”

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站得住，如——

“龙的习俗，是指围绕着龙所产生、所形成、所演变的一系列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既具有一般习俗的种种基本特征，如传承性、播布性、变异性等等，还具有自己独到的鲜明特色，即表神性、象征性和广渗性。”

“龙是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龙的模糊集合过程，起自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基本完成于纪元前的秦代和汉代。”

“人们对龙的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升格——神物崇拜。”

（2008 年 3 月 12 日写于多伦多枫华阁，2010 年 4 月 25 日修改于西安慧雨庐，2020 年 8 月 16 日润色于多伦多枫华阁。《龙的习俗》，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成书记

公元 1988 年是中国农历的戊辰龙年，这年我应邀为中国风俗丛书撰写《龙的习俗》。没黑没明地干了半年多，说是当年年底出版，可见到样书的时间已到了翌年的开春。这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有关龙文化的资料、文献——发表在龙年大小报刊上的各种“龙”的文章可说是俯拾即是随时可见。就想：为何不可将这些零散、纷乱的资料文献荟萃成一部类似于龙文化辞典之类的东西呢？

说干就干。我立即就开始了这项既辛苦又快乐的劳作：剪贴、摘抄；立纲、分目；考索、译改……有人大概以为我是搞文学创作的，说这种事你弄不成。我心里说，作家不应当画个圈将自己圈起来，干自己没有干过而又特别想干的事本身就是创造：还偏把它弄成不可！还有人分不清“著”“编著”“编”之间的区别，说：“抄哩嘛，谁不会！”我心想，你倒也给咱“抄”一本看看？

不吃梨不知梨滋味。“编著”并不比“著”轻松多少，尤其是你要干的不是那种一把剪刀就可完成的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而是一部填补空白、质量上乘的好书。一条资料，几本书载的不一；同一个字，简体、繁体、异体、通假……你得翻来覆去地搬“砖头”，几摞“砖头”搬下来，你不头晕眼花，也得腰酸臂困。

于是就想到了古今中外的那些编纂大家，如中国古代的欧阳询、李昉、司马光；现当代的王利器、马非百、袁珂诸公，以及国外的阿德勒、卡耐基等人，没有他们孜孜矻矻、呕心沥血、累月复年地搜寻稽索、钩沉淘漉，我们今天要对前人的思想成果艺术精华进行学习、研究、发展，该有多么的不方便！

纲目体例是编著一部书碰到的首要问题，编著者的思想倾向艺术匠心通过纲目体例即见端倪。其形成，有赖于对资料素材的占有量和思想的渊博与敏锐，且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龙的“神性”一章，开始并没有想着细分，后来是越编越细，逐渐形成了“升天”“变化”“灵异”“司水”“布雨”“帝兆”“人瑞”六节。全书的定义、形相、分类、家庭、起源、图腾、神性、节日祭祀、音乐歌舞、竞技游

艺、武术健身、药物香料、起居用具、服装面饰、饮食瓜果、工艺美术、书画票币、著述文章、树木花草、建筑名胜、龙在国外、龙联集锦等二十三大章及数百个小节也都是这样形成的。

龙文化内容庞杂，头绪纷繁，同一个问题往往看法相异，观点众多。我没有采取一般的条目下加按加注的方法，而是兼收并蓄，将自己的观点仅作为一家之言忝列其中。比如龙的“起源”，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鱼、从马、从牛、从云、从闪电、从龙卷风等等说法，我的“模糊集合说”只算一种，即认为“龙是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并指出，“龙从鳄、从蛇、从蜥蜴说，虽然解决了龙的‘生物性存在’的问题，却难以解决龙何以腾空升天，兴云布雨的问题；龙从闪电、从云、从龙卷风说，虽然解决了龙的上天入水、行雨放雾的问题，却又难以解决龙作为‘鳞虫’行走于地面的问题。”读者通过比较，即可作出“模糊集合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判断。

祖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你研讨任何一个细支，都不可回避地牵涉到一个巨大厚重的背景，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龙”从来就没有“独来独往”过，它生长于江河流聚的大地，飞翔于风云际会的星空，如果没有神话传说、民俗宗教、历史考古、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等学科领域的交融互渗，也就没有文化意义上的“龙”。因而，你要舀一碗水，就必须具备一桶水、一井水，甚至一湖水、一江水、一海水，否则你那一碗水就舀不起、舀不满——这算是我编著此书得到的一个深切体会。

还是在初步有一个提纲的时候，我就和文友秦海通了信。秦先生当时任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他看了信后，甚为赞赏，认为这是一部弘扬祖国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好书，让我搞成后尽快寄去，争取 1989 年底或 1990 年初出书。我如期完成了书稿。可好事总归多磨，由于出版社经费吃紧，1990 年未能出版，1991 年虽列入出版计划，并以《龙文化大观》的书名在《社科新书目》上发了书讯，然而还是未能付梓。1992 年春天，秦先生调任，出版社便付给我一些赔偿费，将稿子退了。

人民日报出版社接纳了此书。责任编辑吴晔先生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见地精当的意见。于是，十几斤重的书稿或人捎或邮寄，西安北京往返数次，

修订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一次是在 1993 年的 3 月份，我奉“诏”进京，在一个招待所里窝了好几天，将五十多万字的清样又细细地过了一遍。那几天北京刮大风，好冷。不过，我呆的地儿是文友梁亚明给找的，叫东半壁街，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名字。

吴晔先生和我商量，将原书名《龙文化大观》改为《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当时谈龙文化“八千年”有预测性——1994 年，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条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和龙纹陶片，“八千年”龙文化有了确证。

书出版后，吴晔先生撰写了《庞进与〈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文，发表于 1993 年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中说：“中国‘龙’的形成，在于华夏民族一个数千年顽强坚守的意念。其实，龙的本相可能是难看的鳄、瘆人的蛇，也可能是一种不起眼的虫，然而，它终于成了龙，且形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龙文化的文献资料零散纷乱，像散落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珍珠。庞进在为中国风俗丛书撰写《龙的习俗》时，动了辑珠拾翠的念头，只身斗胆，顺着这条长河上溯，穷数年精力智慧，成就了这本辞书性质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洋洋近五十万言。书中对自有文字出现以降的各种关于龙的记载及古人今人的不同说法兼收并蓄，每段文字下都注有详尽的资料出处，使之宛如刚采到的珍珠，个个带有某段历史的涛声流韵。且分类精当，编目科学，检索方便，是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雅士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去年酷暑之际，我接阅了全部书稿后，钦佩其博大精深。人民日报出版社慧眼识珠，拍板定音，出版此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庞进是个作家，于编纂并不十分擅长，然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孜孜以求和学识见地的博大沉勇，使这本书具有了‘切’住了中国文化寸脉的价值。”“龙从蛇，龙从马，龙从鱼，龙从闪电，龙从云……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我谬添一句：龙从人类的某种意志力量，某种顽强的精神意念。没有这个，便没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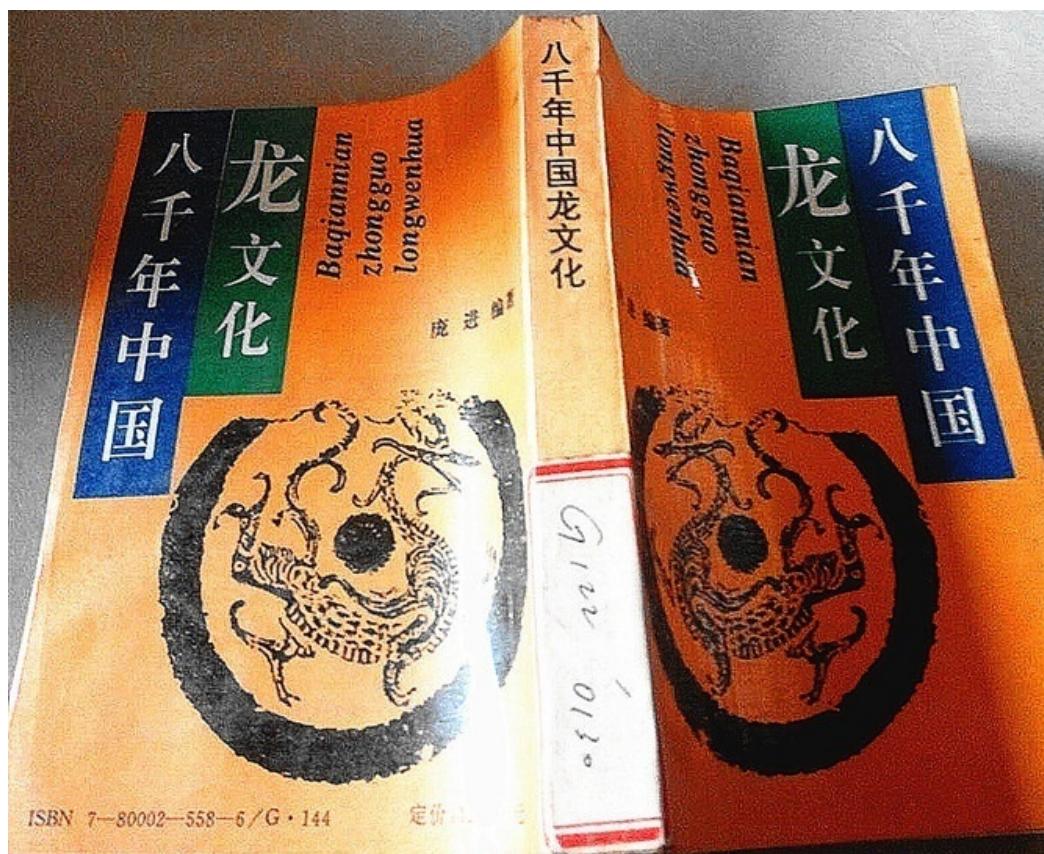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再读吴晔先生这篇文章，我依然感叹其过人的才识，尤其是文末句：“龙从人类的某种意志力量，某种顽强的精神意念。没有这个，便没有龙。”可谓灼见。

关于吴晔，我在网上搜到一篇值得朋友们阅读的文章：《吴晔：我一直很认

真地幼稚着》。文首有介绍：“吴晔，陕西长安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参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后调入国土资源系统创办报纸杂志，2019年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退休。现在做点企业文化的事情，钟情于书法绘画，喜欢民谣顺口溜。”

作文著书是苦差事，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款——眼见着许多人都不在这方面费心下苦了，然而，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得有人去做，而任何一个事情也都有别的任何事情代替不了的价值和意味。这便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时，心里特别充实也很快活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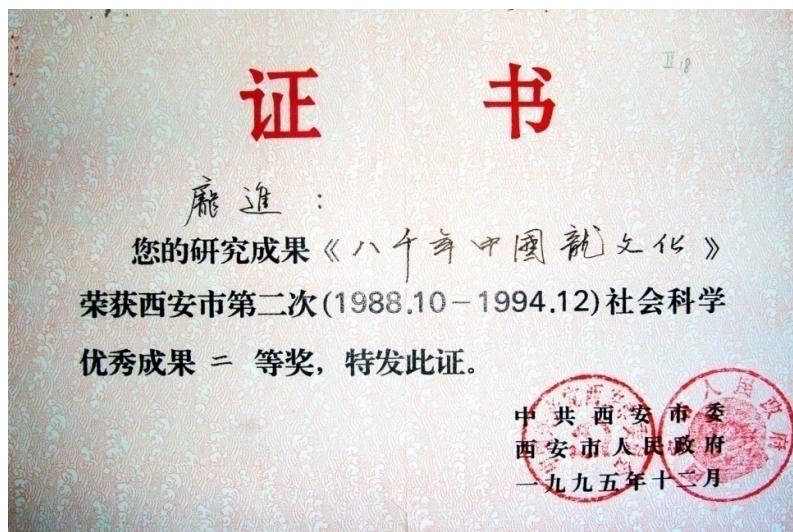
（刊于《西安晚报》1993年5月26日，2020年8月12日增补、润色于多伦多枫华阁。《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庞进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9月版）



龙书龙缘

一本书出版后所产生的效用，作书人常常是预料不到的。

1988年是戊辰龙年，我为“中国风俗丛书”写了一本《龙的习俗》。该书在龙年之内和读者见了面。隔了大约一年，台湾某家出版社买去了这套丛书的版权，出版后据说曾有印制精美的样书寄来，可我一直无缘相见，只得人民币二百块钱的稿酬。此后，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我又广泛搜求，仔细考究，编著成49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3年9月出版，印数七千。该书面世后，在海内外反响不错，行家的评论认为，此书具有辞书性质，“是填补了龙文化研究空白的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作者以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孜孜以求和学识见地的博大沉勇，使这本书具有了‘切’住中国文化寸脉的价值”。在陕西，该书获得了西安市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



只说一本书到这个份上，也就很可以了。没料到春节前夕，突然有深圳的长途电话打来，说有一位李先生有要事找我。我按留下的号码打过去，却总是一串

忙音。心想：深圳姓李的朋友好几个，也不知哪一位有了什么事？两天后，晚上，我到办公室处理稿子，电话铃响了，传来清晰的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你是庞进吗？我是深圳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炎煌。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在深圳搞一个有关龙的大型工程，急需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我开着车跑遍了深圳市大大小小的书店和图书馆，在一个偏僻的小书店里，找到了仅有的一本《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我连夜翻看，越看思路越开，越看越兴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一方面让他们到广州去买这本书，结果没有买到；又让人为北京买，没想到偌大个北京，也只买到三本，还一时到不了我的手里。另一方面，我又让秘书赶快找你，找了几天竟然说找不到。我说你们别找了，我自己来，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先把电话打到人民日报社总机，问了他们出版社的电话，接着找到责任编辑，通过他得到了你的地址、电话……”

“我把《八千年中国龙文化》通读了，有些地方看得很细。以你这本书为蓝本，我到处说龙、赞龙，见人就探讨龙、宣传龙，都被人称为深圳的‘龙博导’了……前些日子去泰国，我给那些商界的华裔老板们讲龙，听得他们一个个兴奋不已，都说这个项目选准了。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海外华人也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为龙的工程尽力，是情理中的、义不容辞的事情。就问我的龙文化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这本书来的，他们看了一下书皮就要买，我没舍得给他们，因为我手里只有这一本，上面还有我读的时候，随手记在旁边的想法、心得……”

电话打了近一个小时。末了，李先生说关于龙，他还有不少问题要问，最好能在节前见到我。其时已是2月中旬，离过年没有几天了。我说你李先生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好事，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你。作为龙书的作者，能眼见着自己的精神产品变成形象化的、可观赏可参与可留传于世的、于国于民有利的物质财富，不高兴才是怪事哩！

所谓深圳效率深圳速度，我们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

正月初四，年还没有过完，李先生一个电话打来，说他已经到西安了。在喜来登大酒店里，两双以龙为缘的手，紧握在一起。李先生言语练达，举止洒脱，看不出年已花甲。“要不是机票难买，我年前就来了。”开门见山，他谈了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见你，探讨龙文化；再就是想发起成立中国龙文化研究会，请你

起草一个报告；方便的话，见见陕西的文化名人，听听他们意见；走的时候，再从你这儿带些书回去。”我说这些都不成问题。

“‘八千年’的意义你想过吗？”在餐厅里一落坐，李老板就进入了正题，“人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而你却提出了‘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这不就意味着‘五千’要变‘八千’吗？如果你的说法成立且被公认，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要再向前推三千年，这贡献可就大了！”我说这牵涉到对龙的看法和对“文明”的定义，按我的观点，龙是古人对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及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既然是‘集合’，就有一个起始时间的问题，我把它断定在原始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即采拾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神物崇拜普遍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前期，至今约有八千年的历史。目前的出土文物，已可证到七千多年，用发生学的观点来考察，再向前推一千年，是有道理，且能够站得住脚的。这个问题，将在我的一篇比较长的论文里得到说明。

“那么，什么是龙的精神呢？”老李一边示意我喝酒一边问。我说起码有这么几条：作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龙的精神是团结凝聚的精神；同时，龙又是水神，普降甘霖、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因此，龙的精神，也是造福人类的精神；进入现代社会后，龙逐渐由神物演变为吉祥物，作为吉祥物，龙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因此，龙的精神，也是奋发开拓的精神。……

话越说越多，瓶子里的“剑南春”却没有下去多少。老李再三劝酒，我说我喝什么酒都是一杯，你不是还要我起草一个报告吗？喝多了，晚上就干不成活了，你明天也就看不到了。从喜来登回来，几乎一夜没睡，直到天明时分将报告写出来，自己看了两遍还比较满意，才眯了一会儿。

接下来两天是约请陕西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李老板见面。尽管过年期间人难约，文学评论家肖云儒、音乐家赵季平、画家江文湛、书法家傅嘉仪、诗人刘文阁、省社科院杨学义、王崇熹、李震、电视台的小郑等十多位朋友还是欣然而来。话题自然围绕着一个“龙”字。老李兴奋地宣讲他的“水连龙，龙引文，文育人，人传情”的思路，和“研究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团结龙的传人，统一龙的故乡”的宗旨；介绍即将集巨资在深圳兴建的玉龙宫室内嬉水世界及龙文化广场的规划、构想，以及海外华人世界的反应与支持；述说他如何在深圳、香港的书

店里寻找龙书，找到《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后，又如何和庞进取得联系，以及‘八千年’之说的意义，等等；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

泱泱古城，本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今日相聚，大家发现每个人都和龙有不解之缘：或属龙，或姓名中隐龙，或画过龙、写过龙，或吃过龙菜，喝过龙茶，赏过龙景，过过龙年……生肖属龙的肖云儒先生说：龙可以说是中国的图腾、中国的商标，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在深圳这个海内外华人汇聚的地方，开掘龙的资源，建造国内首屈一指的龙文化设施，这个历史机遇、这个时空交结点抓得好；说明李先生既有经济头脑，又有文化眼光，是一种大家风范——走过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层面，否定之否定，经济做手段，文化为目的，非一般的商业行为了。李震说：龙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它既反映着古代文明，也吸纳着现代文明。赵季平则慨然答应为龙文化工程谱曲。……在傣家楼，每个人都要掰开一个油炸的面角，每个面角里也都有一个小纸条，每个小纸条上都用中英文印着一句话。送给我的是“将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等待着您”，老李的纸条上则是一句“将有许多人想着您的好事情”；后来台上的小姐扔绣球，打在我的头上却弹落在老李的怀里……在清雅斋，美酒助兴，老李说着说着，就唱起了龙的“赞歌”：“……从深圳来到古城西安，我满怀豪情把龙歌赞……”

三天后，我将一百多本《八千年中国龙文化》送到喜来登——这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稿酬的一部分，还剩一些，老李也让都给他留着。在去机场的路上，老李说，咱们的工程很大，现在才是个开头，国内专门研究龙文化的人很少，你已出版了两部专著，有成体系的一家之言，后面的工作还得请你多出力。我说这没有什么问题。老李又从商业角度考虑，让我在一段时间内保密。我明白他担心什么，就说我们陕西人做人最讲究一个“诚”字，你尽可放心。

两个多月过去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打来电话，说带回去的书已送到深圳市的方方面面，已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放眼望，天蓝海阔，五彩巨龙在盘旋，在腾跃，在奋飞，呼风唤雨，掣电携雷……

（刊于《书海》1996年第6期、《西安晚报》1996年12月9日、10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龙书再著

十年前，在一位同事的婚宴上，和西北大学的韩养民先生相遇。韩先生当时主编一套影响颇大的“中国风俗丛书”。他说明年是龙年，龙的习俗还没人写，你能不能写写这个专题，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我想了想，说试试看吧。从此一脚踏入龙文化研究领域。这一踏入就再没有脱身——恐怕这一生也难得脱身。一位朋友曾这样说我：你和“龙”的缘分是天意，你看你所姓的“庞”字中，不就藏了一个“龙”吗？我一想也是，此后尽管散文也写随笔也写诗歌也写，但无论何时，无论到何地，总有一根神经，对龙保持着足够的敏感。

那位同事婚后第二年便有了孩子，我写的《龙的习俗》也于戊辰龙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随着整套丛书漂越海峡，在台湾和读者见了面。此后，我又尽自己的能力，广泛搜求，仔细考究，编著了一本近五十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两本书在海内外都有不错的反响，消息和评介文章见于各种媒体。书也很快卖完了，获了奖，我本人还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但是，随着到手的资料越来越多，研究的越来越深化，这两本书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显露出来了。前者虽提出了“模糊集合说”，但由于占有材料少，论证不充分，一些提法也欠确当。后者虽林林总总、浩浩瀚瀚地相当于一部龙文化的大辞书，但现在看来，依然挂角漏尾，得骊遗珠，许多重要的资料和观点都没有收进去。于是就想，如果有机会，当弥补上两部书的不足，撰写一部“更上一层楼”的“龙书”来。

感谢“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仁湘先生的信任，使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王先生希望我能高质量地交给读者一部好书。“在书名和章节标题上，请尽可能文学化一些”；“能将轻松、活泼的笔调融入字里行间，让读者爱读，读后不要很快忘却”。王先生特别指出，“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象征，“描述龙还应把握一种特有的激情，或者直接插入作者自身的情感，把自己放进

去，把读者引入到文字里去。”王先生的要求很对我的味口，或者说正是我想做到的。于是，每每在电脑前坐下，我都尽力使自己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只翅膀同时扇动起来，注意将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用文学化语言描述出来。然而，撰写专著毕竟不同于写散文随笔，加之中国龙从远古走来，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身上秉附的沉重的东西太多，要写得特别轻松，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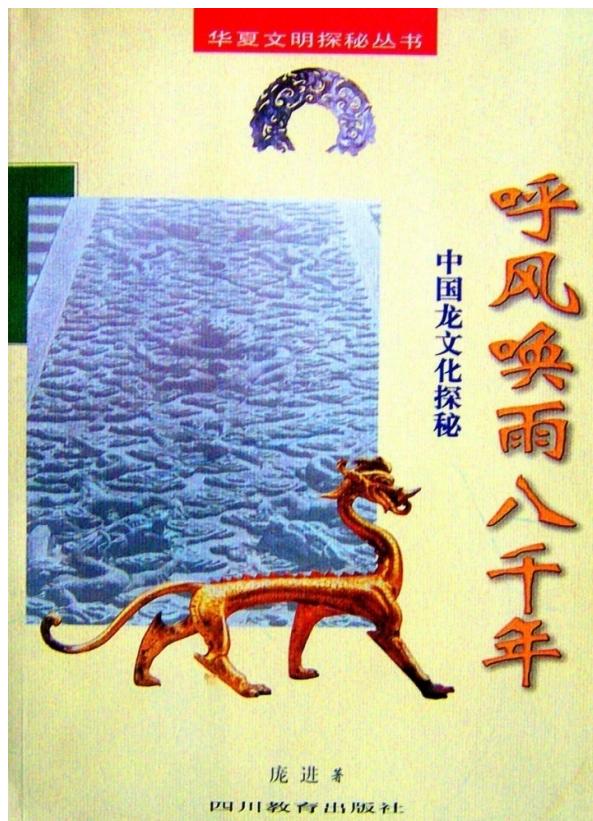
本书在前两部龙书的基础上，又吸取和考察了大量的新鲜材料，对龙的起源、家族、习俗、艺术等做了进一步的尽可能全面的阐述，重点分析了龙的基本神性——总结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着力探讨了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了龙是四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对应、外化、体现和释放，即“畏惧”“飞离”“合和”“悖逆”。这两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对本人提出的龙的“模糊集合说”的深化。

涉足文化研究领域，使我收益良多。我发现，对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东西，选一个切入点钻一钻，往往能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好比打一口井，钻得越深，地下水越丰富，而地层深处的水都是相通的。在民族文化的诸多谜团中，“龙”是个大谜。开解这个大谜，使我对一种文化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对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人活在世上，衣食之外，不就是为了多些“认识”吗？

我感受到了欣慰和快乐。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在打到三四万字的时候，软盘突然坏了，一打开，光标闪几下，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后来连累得存在硬盘上的文件也坏了，一打开就死机。无奈中，我展开了“抢救运动”：利用死机前光标闪几下的时间差，快速地设定打印，这样可以每次抢印出一张。于是，不停地开机关机几十次，总算救出了大部分稿子。还有几张大概坏得厉害，实在救不出来，我只好叹口气，打算重写了。这时，晨宇女士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其聪慧和灵巧，竟然很快地修复了那张连电脑公司都一筹莫展的磁盘！于是，我不需要做重复劳动了，心情也像云开日出般明亮起来。这是需要打心眼里感激的。

还有，陕西省考古所研究员巩启明先生、同事叶宗义先生精心地帮我翻拍图片，校友王育民先生慷慨地让我参阅他的藏书，不少朋友关心、支持我的写作：大家的情意我是不会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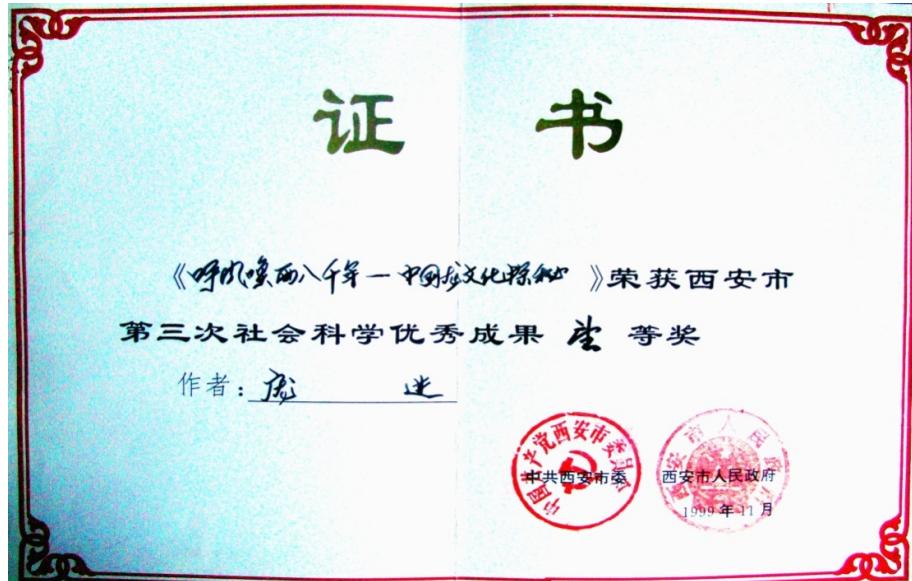


最后，我要特别写到的，是我的年近古稀的母亲，是她老人家不辞劳苦地为我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使我能抽出些时间来坐在电脑前。这本书尽管算不上宏篇巨制，也肯定会有错漏不足之处，但它依然是心血之作，凝聚着我的悠悠情思，也凝聚着亲人们的浓浓情意。因此，当我收到第一批样书的时候，我将郑重地将它献给——

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母，

我的魂绕梦牵的亲人！

[此文为《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庞进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获西安市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的《后记》；刊于《咸阳日报》1998年12月16日、《西安晚报》1998年12月18日、《海口晚报》1999年1月29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财富

我在《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一书的《后记》中曾言“当我收到第一批样书的时候，我将郑重地将它献给——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母，我的魂绕梦牵的亲人！”书后印的是“1998年7月第一版”。当年9月下旬我赴京开会，25日在“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主编、考古所王仁湘先生处才见到、得到第一本样书。去北京的前一天，母亲就从家乡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外出开会，母亲来西安照管孩子。回来后，我没有主动将样书给母亲看。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一次在和一位亲戚闲谈时说我在书里写到了她。我能想象母亲当时的欣慰：儿子的事业取得了成绩，儿子没有忘记母亲的恩典。但是，我还是很内疚，母亲对我们是恩重如山的，我们的回报实在是太少了。

母亲常年累月，一复一日地辛劳，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操心这个，操心那个，晚上睡得晚，中午又不休息，却一直没有患过什么要紧的病，也好像从来没有住过院。记忆中只是患过湿疹，有时因头疼将风油精反复地往鬓角抹。倒是父亲患有冠心病，住院几次，药不离身。因此，父亲几次讲，将来把你妈照顾好，你妈身体好，能活九十岁。当医生的父亲大意了，他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的病，却忽略了朝夕相处的老伴。做儿女的我们也大意了，总是习惯于让母亲来照顾我们，为我们干这干那，而没有想到，母亲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需要儿女们特别眷顾的

老人。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1999年3月3日，农历己卯年正月十六，泾阳舅家母亲的一位表姐病逝，母亲赶去吊丧，之前没有休息好，也没有做任何预防，现场的气氛加上悲伤的情绪，可怜母亲哭了两声后，竟一头栽倒在老姐姐的灵堂前，从此就再没有起来！我是晚上10点左右得到消息的，急急找车赶去，母亲已插着氧气管，滴着吊针，躺在泾阳县医院的病床上，不能说话，也不能睁眼了。望着母亲抽搐痛苦的容颜，我心如刀绞！医生说母亲的出血部位不好，靠近脑干，出血量比较大……全力抢救了两天半，3月6日凌晨3时36分，母亲重重地喘出一口气，告别了她生活了六十八年的这个世界，告别了肝肠寸断的儿女亲友，走了，永远地走了。

告别母亲的场面是朴素的，却也是壮观的。那么多的花圈，那么长的队伍，那么凄婉的哀乐，那么多的泪水，使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平凡，什么是伟大。的确，母亲是平凡的，像许许多多的母亲，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烁眼耀目的光环；母亲是伟大的，伟大在她把不尽的爱意、宽厚的善心、终生的勤劳都点滴不剩地给予了别人，总是任劳任怨，甚至委曲求全，惟独忽略了自己。缟素如雪，烟气如云，我在母亲的坟前泪如泉涌，长跪不起。我明白，我这个儿子，在许多时候是做得不到位的；我也明白，在许多方面我是不如母亲的，母亲的热情我做不到，母亲的耐烦我做不到，母亲的细致我做不到，母亲对人的关心怜念我做不到。

写上一本龙书的时候，母亲伴随在我的身边，我经常能吃到母亲烙的饼，能吃到母亲擀的面，那饼那面有特别的香味，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吃不到的。现在，我又在写一本新的龙书，伴随我的，是母亲慈祥的遗容和我的无尽的怀念。怀念是一种锥心的痛，也是一种推动的力。我想，刻苦，勤劳，关爱和给予，是母亲留给我们的财富。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啊，我如果不努力地把它融会、渗化在我的工作、研究、写作，和日常生活之中，我就对不起辛劳一世，生我养我的母亲！

（作于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原载《西安晚报》2001年2月23日、《汉中日报》2001年3月27日、《文化报》第112期；获2001年度陕西新闻奖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选三等奖；收入散文集《灵树婆娑》，庞进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芝麻开花再结果（三题）

1 浩然天地间

夕阳，金辉。一个长得黑胖瓷实，颇有些派头的“首长”站在垒起的水泥板上，向背着冲锋枪的“小兵们”豪迈地挥手道：“继续搜索！”……院子里上演的这场“战争”，使一直站在阳台上欣赏的我会心地笑了。

的确，这样的游戏小时候也是玩过多次的，它是一种简单的模仿了，模仿影视片中打仗的场面。它还是一种“理想”的初步演习，这理想便是做官当英雄。对中国男人而言，这样的理想，几乎就是一个解不开、剔不掉的纽在血脉肝肠中的一个“结”。以至于现在，扪心自问，我也不敢说这个“结”就彻头彻尾地远离自己而去了。

稍长，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萌发过一个理想：当导演。觉得在所有的艺术行当中，导演是最美的。你看，既能生动形象地、最大程度地把自己不凡的才华展示给大众，身边还总有美女追逐着、包围着。一个男人，能被众多的美女追逐和包围，大概是最能洋洋自得，“引以为豪壮”的“生命体验”了吧。

然而，事实是，我既没有成为一个大官，也没有成为一个导演，报纸副刊编辑的职责之外，忝列于作家的行列，而且阴差阳错，又一头撞进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这样的事业走向，可以说距虚构的非生物的“神物”越来越近，离美女却越来越远了。

开始接触龙的时候，也就是十二年前的那个龙年，我对走到眼前的这些个张牙舞爪、吹胡子瞪眼的形象是谈不上什么好感的，当然也不反感，只是觉得它们只是我考察的一个对象，既然答应了“中国风俗丛书”的主编韩养民老师，就得像回事地把《龙的习俗》搞出来。甚至还想，横竖就这一本，赶快写吧，交了差

好继续写咱的小说和散文。

有道是“想进这块田，却去了那片地”。第一本龙书面世了，还出了一个台湾版，就想接触了这么多龙的资料，何不再搞一个类似于辞典一样的东西，于是有了一部四十九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书的反响之大之好，出乎预料，这等于给我喝了强心壮胆、开眼通窍的什么冲剂，使我钻研的兴趣如芝麻开花。花一开，就结果，于是又有了一本《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新书一到手就有了旧的感觉，因为芝麻花又开了一片、随之果又结了一串。将新的收获拢一拢，簸一簸，装进两条口袋，这样，《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和这本《龙起东方——庞进龙文新辑》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看来，龙是一座山了。其峰也高高，其林也密密，岩也堆秀，洞也通幽；岚托雾盘，云蒸霞蔚；草深觅兽踪，花香闻鸟语；有你览不尽的风景，有你赏不完的奇妙。

看来，龙是一条河了。其源也远远，其流也迢迢，波也潋滟，浪也滔滔；老溪有约，依然淙淙；新雨知时，潇潇不绝；有你打不尽的鱼虾，有你喝不完的甘

泉，有你落不下的风帆。

现在，我对龙已很有些感情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对龙都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到龙的文字，长短都要读一遍两遍；见到龙的形象，禁不住要多看几眼。而这形象，也美多了：眼是那么大，睛是那么圆，角是那么耸，口是那么张，须是那么飘，鼻是那么挺，身躯蜿蜒，足爪刚健，目光灼灼，鳞辉闪闪……

现在，我也有些庆幸了。或许搞其他什么事情我会有更出色的表现，但上天一巴掌把我推到了这个事情面前，这个事情对我还有吸引力，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吧。其实，人一生是干不了几样事的，能把多样事情都干好的人是天才。我自知不是天才，这辈子能把一两件事情干好就不错了。

人生苦短。人不如龙。人活百岁是大限，龙至少已活了八千年。只要地球不爆炸，中华民族不消失，龙就会活下去，直到永远。我愿把自己融在龙的血脉里，成为龙的一节骨头，一页鳞片。

曾问一位朋友，你说我研究龙文化十余年，龙给了我什么？朋友说：让你写了几部龙书，成了一番龙名，建了一个龙网，结了一些龙缘，龙取了你些人气，你沾了龙些灵光。我说你说的不错，这“龙书”“龙名”“龙网”“龙缘”“龙光”，都可做文章的题目，以后不妨一篇一篇地写出来；但你说的还不全面，龙还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朋友说我知道了，你是说龙的魂魄，龙的气概。我说对了——

龙曾好几次进入我的梦中。一次看龙的雕塑，那雕塑好多好美呀；一次写龙的文章，那文章怎么写都写不完；一次骑在一条青龙背上，在峡谷间飞呀飞，山崖向后退，峭壁向后退，树木花草向后退，狼虫鼠辈向后退，最后一下子飞到了浩渺无涯的星空里，天是那样的宽，那样的蓝，星月是那样的明，云像白雪，阳光灿烂……

（刊于《艺园》2000年第2期、《书海》2000年5、6期合刊、《华山文学》2000年第9期；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 龙手再握

多年前流行过一部小说，名字叫《第二次握手》。小说没有细读，名字却牢牢记住了，盖因这“第二次握手”往往是特别珍贵的。想想看，同班同学，许多都是一毕业就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了；生活中的许多相识许多交往，也都是一次性的，过去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幸的是，我和陕西人民出版社有了“第二次握手”的机会。十二年前，这个社和西北大学的韩养民教授策划出版“中国风俗丛书”，我写了其中的《龙的习俗》。丛书获了国家几个大奖，还飘洋过海到了台湾，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第一次握手”了，而且握的是“龙”手，因为那一年是个“龙年”，我写的也是一本“龙书”。十二年后，我将一部新的书稿《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郑重地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依然是一本“龙书”，依然要在龙年前后面世，两双“龙”手就又一次相握在一起了，这真是让人高兴的事！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编审、著名词学家弓保安先生，没有他的鼎力荐举，我的这双手就不知握到哪里去了。同时，也要感谢为此书设计封面和内文的美术家曹刚、陈涛二位先生，以及该社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手就不会握得这样好。

那么，两本“龙书”有何不同呢？首先是体例不同，上一本是专著，这一本是文化随笔集。内容也多有区别：上一本粗疏单调，一些观点不成熟，因为从入手到完稿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本有十二年来研究成果打底子，内容就细致、丰富多了，观点也成了体系；上一本只谈龙，涉及到凤，这一本凤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还写到了麒麟。从艺术角度看，这一本是随笔写法，纵横捭阖，天云地雨，文学性要强一些。

我原来是写小说写散文的——现在也常有文学性的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却鬼使神差地一头撞进了龙文化研究领域，而且一进去就是十多年，于是朋友们就有了两种说法：一说你还是从“龙潭”中跳出来吧，再沉浸下去，你的文学天才就要被淹没了！一说为什么要跳出来呢？有的作家写着写着就没啥写了，为什么呢？文化底蕴太薄了呀，只能写自己的“生活”，那点生活掏干了，创作生命就枯竭了。你现在多好，两把刷子都能来，既能在文学的草原上驰骋，又登上了一

个文化山峰，多少人想学都学不来呢！

说来我是主张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也主张文化和文学交融互渗，平时朝电脑跟前一坐，也总是努力地将“形象”和“抽象”两个翅膀都扇动起来，使自己的文学作品有文化品位，使学术成果有一个让读者易于接受的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确，文化使文学深刻隽永，文学使文化喜闻乐见。我觉得用形象的文学的手段表述抽象的文化的命题，是文化走出象牙塔，走向街头巷尾平民大众的重要途径。当然，文化渗入文学，最后还得是生动鲜活的文学，否则，读者是不买账的。有论家提出，作家不是学者化的问题，而是思想家化的问题。我觉得两者不矛盾，所谓作家学者化，我理解，倒不一定要求作家都成为写作之外的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而是要求作家得有一定的学问，有一定的文化。思想家化是更高的要求。作家和思想家的结合是大师级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中国很少，世界上也不多。一般作家，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思想者”就不错了。

[此文为《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的《后记》，刊于《书海》2000年第5、6期合刊、《渭南日报》2001年12月28日]

附：《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简介：苍天稀雨，慧泉喷涌；大地多尘，灵树常青。本书以随笔的形式，展示了一位孜孜不倦的求索者在龙凤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心得。作者以扎实的学业功底，深邃独到的目光，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作了一番排云拨雾、剥茧抽丝般的析理；高屋建瓴又烛幽察微地观照了表象神奇、内涵丰富的龙、凤、麒麟等文化现象，其发现多多，深湛而鲜活。作者擅长用文学手段处理文化命题，使本书笔致潇洒优美，读来引人入胜。

3 快乐的劳作

2000年5月初，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电话里嘱我将书稿尽快整理好，用特快专递寄去。于是，我便开始了这项三分辛苦七分快乐的劳作。书中的文稿，

都是我近年来，尤其是 2000 年以来的作品。我是个写书人，也是个读书人，深知一本好书对读者意味着什么。算一算，这是署我名字的第十二部书了。以前的情形是：新书一到手，就发现了问题，总有这样那样的缺失，总有若干个当初竟然没有看出来，这阵儿就显得特别刺眼，却怎么也抠不下来了的错别字。这次我想尽我的力量，给读者一个“最好”。一篇篇地润色，一段段地修改，一句句地琢磨，一词一字地推敲，二十多天来，几乎深夜两点以前没有睡过觉。几回回梦里都在敲电脑、改文章；来个人说话，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走到我的“龙文”里去了。

一本好书面世，作者的工作其实只有三分之一，接下来的三分之一是由出版社完成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出版社的领导、编辑、设计、校对和印刷厂的师傅们，没有大家的智慧和敬业，就没有这本书。这本书是一部“龙书”了，龙是尊贵的，龙是善良的，龙是聪慧的，龙是吉祥的。我相信，聪灵美善的龙会特别关照人世间那些勤勤勉勉的奉献者：福祉如潇潇雨霖，嘉瑞若绵绵江河。

还有三分之一就有赖于读者朋友来完成了。如果这本书只让你匆匆地掠了掠，漫不经心地翻了翻，那么它就算不上成功；如果你花钱买了它，读了一遍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么它还是算不上成功；如果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没有点滴的收获，没有收获带给你的快乐，那么它依然算不上成功。然而，我是多么希望它成功啊，就像农民乡亲希望五谷丰登，工人兄弟希望不出次品，父母希望儿女们有出息一样。写到这里，一首歌的旋律在耳边回响了：

你是快乐的，我就是幸福的；

只要你有收获，辛苦再多我都是快乐的……

[此文为《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辑》（庞进著，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一书的《后记》，刊于《书海》2000 年第 5、6 第期合刊]

龙书的故事

《龙的习俗》是我的第一本研究龙文化的著作，作为“中国风俗丛书”中的一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 1988 年出版（署笔者庞煜）。两年后，即 1990 年，海峡对岸的台湾文津出版社出了一个繁体字版。

书是出版了，也通过版权的转让方，辗转收到了二百元人民币的稿酬。可滔滔海峡，山水相隔，我竟然久久看不到样书。据说曾有样书寄来，问丛书编委会，说是这事要问出版社。问了，说是在某某某那里；托人问某某某，回言说他见到过，可后来被谁拿走了——总归是一直未到我的手中。于是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多少有点像自己生的一个娃娃，自己却未能见上一面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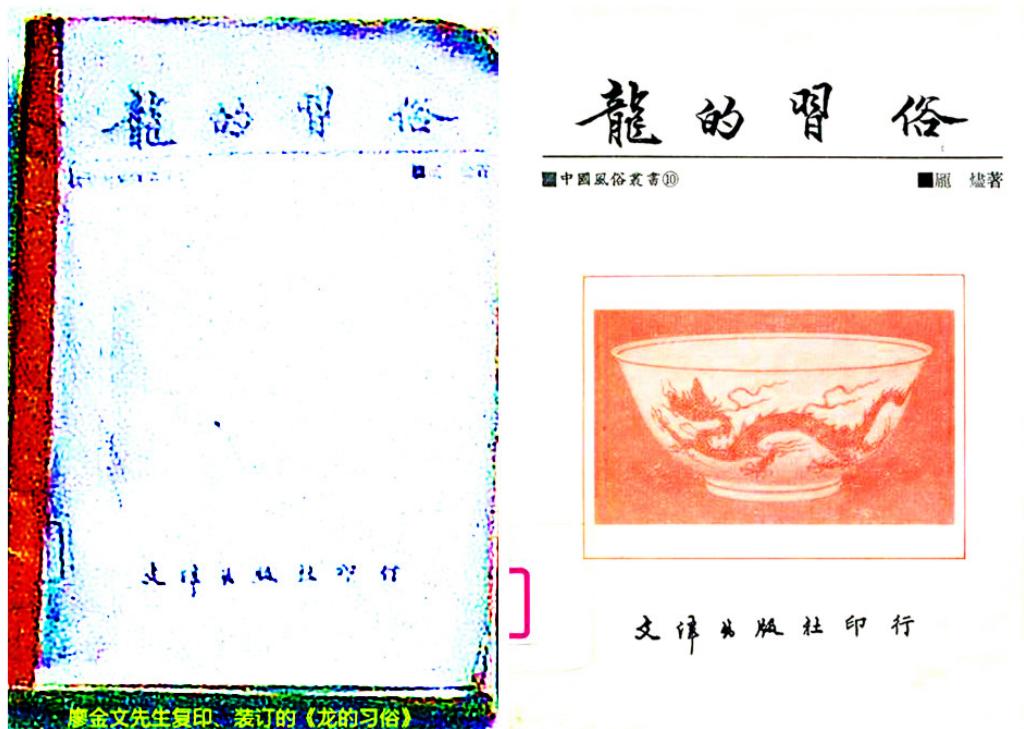
2003 年 5 月的一天，台湾新竹一位叫廖金文的先生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给我发了一个贴子，说他从当地图书馆里借到一本《龙的习俗》，拜读后很仰慕，还想拜读我的其他龙书，但跑了好多书店都买不到，问我能否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回复，除答应邮寄他要的其他几种龙书外，还提出一个请求：帮我购买两本台湾版的《龙的习俗》。廖先生看到后，回复说书已买到，但可以 copy 给我。我说将全书 copy，比较费事，倒可以先将拙作的封面、封底、版权页、内容介绍、目录等扫录成文件，通过 Email 先发一下。

几天后，廖先生将我所要的发了过来——十几年前生的“孩子”，现在才得见其容颜，真让人感慨系之！记得我在去邮局给廖先生寄书的途中，曾忽来灵感，想出了这样几句诗：“黄河秦岭日月潭，万水千山结龙缘。期待天下大同日，喜泪纷飞告先贤。”那几天，中央台正在播电视剧《走向共和》，这首诗融进了观看时的感受。是的，龙文化的确是一个“缘”，它像一个纽带，能把天下的“龙的传人”，全都联络在一起。

一年多时间过后，2004 年 8 月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里的声音陌生而清亮，带有明显的台湾味——原来是廖先生随一个旅游团已到达西安，下榻

在唐城宾馆。于是放下书，赶去相见。双手一握，竟有多年友人一日邂逅之感。

落座后，廖先生捧出一个长方形的包裹。这是什么呀？一层一层地包着。正纳闷着，廖先生打开了包裹，太让我喜出望外了——竟是台湾版繁体字的《龙的习俗》！不过，不是文津出版社的原版，而是复印版，是廖先生将全书一页一页复印，然后精心装订成的厚厚的一本书。真是太珍贵了，在我出版的所有书中，这本书的样式是惟一的，得到的方式也是惟一的。——此后，来自台湾的复印本《龙的习俗》便成为我的珍藏，只有特别好的朋友来时，我才从书柜中取出，一边欣赏，一边讲它的来龙去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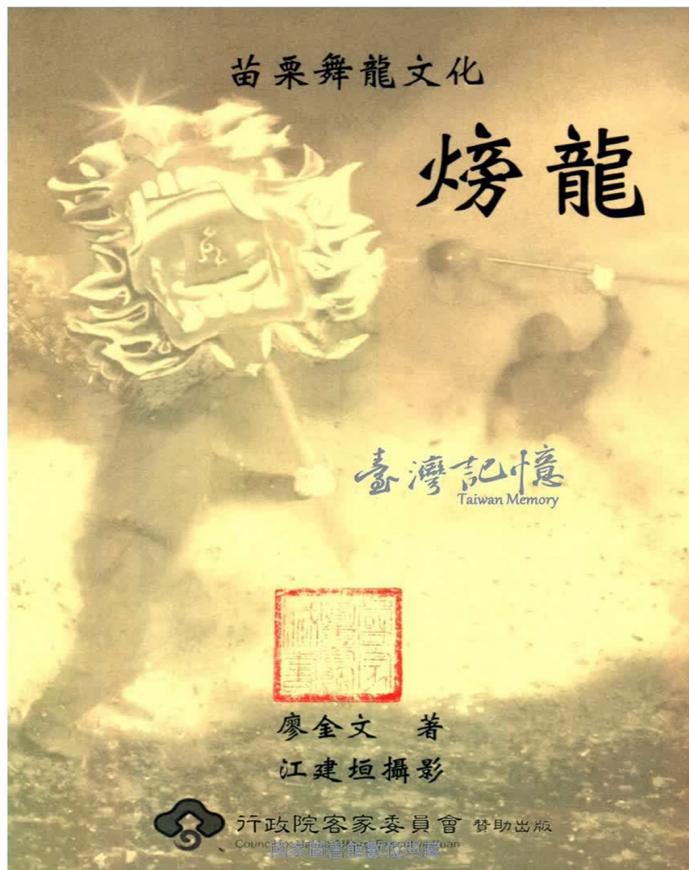


那天，廖先生还将他的硕士论文《苗栗舞龙文化之研究——以苗栗燎龙为例》（燎，bàng，为客家语发音，意思同“炸”，有些电脑系统无此字，就写作“火+旁”）和一筒“玉山高海拔极品乌龙茶”送我。并说我的书对他完成这篇论文帮助很大，书中引用了我的不少观点，台湾的学者们希望我有机会到岛上去访问、讲学……我说这本书写于十几年前，里面的观点很不完善，有错有谬。后面的几本好一些，但亦有疏误不足之处。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常有瞎子摸象

之感。至于赴宝岛观光学习，也是心之所愿，相信会有成行的那一天。而你这篇文章我要仔细拜读，因为对台湾的“燎龙”，我还了解得不多……

此后，我常常在写作龙书龙文时，冲一杯来自台湾的“极品乌龙”，觉得那龙茶的醇香，也似乎飘飘然溶进了字里行间。

再后来，我收到了廖金文先生寄来的专著《苗栗舞龙文化：燎龙》。阅读后，不禁为廖先生考察之全面细致、材资之丰富独特、研究之深入透彻，和龙文化在台湾之普及、兴盛而感赞。于是，我在主编《飞龙福生——2011 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坛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2012 年 4 月版）时，专门约、编了廖先生《燎龙：不一样的台湾苗栗客家民俗悸动》一文。在撰写《中华龙凤民俗》一书时，也引用了廖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



（2005年1月6日初稿于西安慧雨庐，2021年1月18日再稿于加拿大枫华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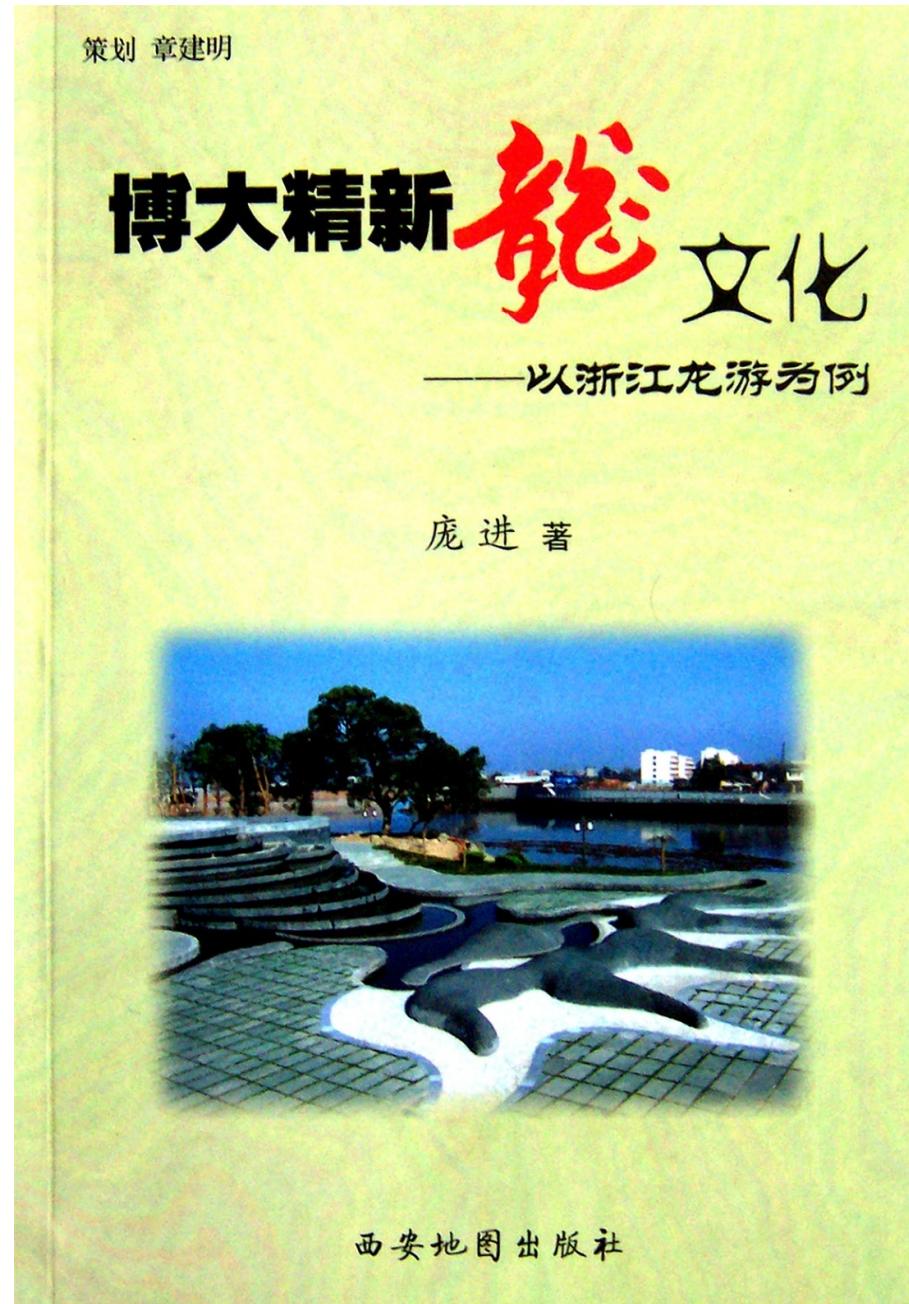
春天龙事

2004年2月，时任浙江省龙游县规划局局长的章建明先生将电话打到我的慧雨庐，说国家体育总局将国家级龙舟竞赛的训练、比赛基地选定在龙游县，龙游县也有许多龙文化资源，于是县上决定建一个以龙文化为主题的公园，请庞老师帮助策划一下，提些意见；又说他是从网上找到我的，是下载、阅读了我的多篇龙文化文章之后，才决定打这个电话的。

于是，我便有了第一次龙游之行。在章先生的安排下，参观、考察了正在施工的龙洲公园园址、龙游石窟、民居苑、荣昌广场、叶氏古建筑群等景点，和当地文化、旅游、城建、设计等方面的人士进行了座谈……此次龙游之行，时值绿意茵蕴的初春，目爽心悦而收获颇丰，风景秀丽、文化灿烂的龙游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归来后，我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龙文化主题公园策划书，寄到龙游后，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和欣赏。

当年11月，我又有了第二次龙游之行。这时候，位于灵山江畔、占地一百四十亩的龙洲公园已初步建成。这座公园突出龙文化的主题，又注意融欣赏、教育、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古塔与绿茵相衬，雕塑与流水作伴，既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又给人以清秀、典雅、舒适的美感。这样的主题公园，就其文化内涵和独创性而言，在国内外还是不多见的。

在规划局几位同志的陪同下，我仔细地观看了龙洲公园及江滨公园里的每一座龙雕、每一幅龙图，随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座谈。考虑到受时间、资金、地域、规模等条件限制，策划书中的许多内容未能够得以展现的情况，也考虑到龙游县悠久、丰富的龙文化资源需要梳理、探究、总结和弘扬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做一部像样的龙书来反映，于是，便有了一本名为《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的书，由西安地图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



在这本书的《内容提要》中，我提到“吸纳了目前国内外龙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突出地揭示了龙的精神底蕴及其当代意义”，具有“将理论概括、识见推介和乡野调查、风物采集、个案剖解相结合的特色”。之外，我还考虑到它所要面对的不同的读者对象，注重了语言表述上的简洁晓畅，也就是想达到人们常讲的“雅俗共赏”。这其实也是我的一贯主张和追求，也和我在做文化研究的同时，没有放弃文学创作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可使文学作品深刻隽永，而文学化

的表述手段亦可使学术成果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其实，文化研究并不神秘，似乎没有必要将论著、论文写得玄奥艰涩，让人云里雾里看不明白。古今中外一些大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老子，比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蒙田，其学问不可谓不深邃，其论述不可谓不简洁。真理往往是朴素的，大经典多是一些大白话。

和龙游方面的合作，不仅是愉快的，而且是令人感慨的。感慨之一，是龙游人追求卓越、做事力臻最好的价值取向。章建明先生告诉我，龙游这些年城市建设步子迈得比较大，成就也比较显著，一个重要经验便是，无论上什么项目，都请该领域最好的专家来指导、来帮助做策划。而这一点，在一些地方是做不到的，或不愿意做的。感慨之二，是龙游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诚信的、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在龙游规划局，从局长、办公室主任、陪我的小何、小余、小徐，到接送我的两位司机小师傅，凡我接触到的人，全都精干利洒、充满着活力。而且，他们都十分地敬业，说话算数，做事认真、快捷而扎实。不像在一些地方见到的某些机关工作人员，像样的本事谈不上，却将蒙混、推诿和撒谎学到了家。

几个月前，一位朋友对我讲，现在都进入网络、数码时代了，龙是古代人崇拜的东西，过时了。我说，任何事物都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参照系不同，认识就不同。在我看来，无论古代人、当代人还是未来人，实际上都在双重世界里生活。一重是物质的实在的世俗的世界，一重是精神的虚拟的象征的世界。没有后一重世界，人就不成其为人。而龙，还有凤凰、麒麟、貔貅等等，就是后一个世界的代表。中华民族选择这些象征物，已有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也自有选择它们的道理，不说抛弃了可惜，事实上也抛弃不了。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已嵌入我们的骨髓，渗入我们的血液。将过去的东西梳理清楚，承续和弘扬优秀的精华，努力给祖传的象征物里注入新鲜活泼，具有民族特色，又吻合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内容，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一代学人的使命。

（2005年4月18日于西安慧雨庐。《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庞进著，西安地图出版社于2005年7月版）

《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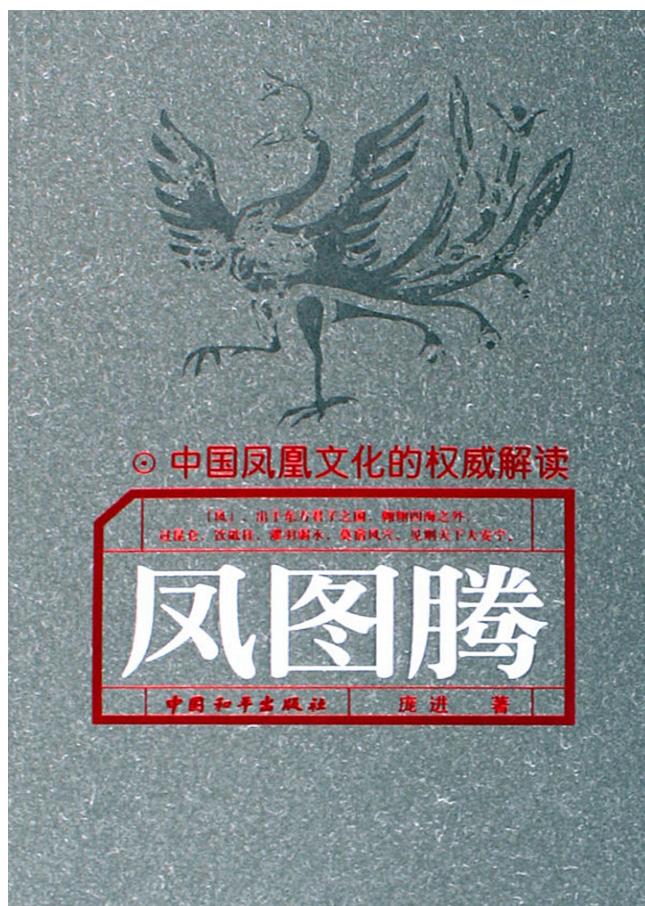
人到中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几乎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了。在家里，我想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家之外，我想做一个好学者、好作家、好编辑、好同事、好朋友、好公民……总之是落到头上的每一个社会的、生命的角色，我都想做到自己的最好。回溯年轻时，一些事情，我做得有错漏，有失误，每每反思起来，就有愧怍和悔憾盘桓在心头。我知道，目前我还处于耿耿盛年，但日午则西，我鬓角的白发会一根一根地增多，我眼尾的皱纹会一道一道加深。我不想在日薄西山时，为生命轨迹的后半部分，出现不该出现的偏差而抱憾。

我之所以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实与多年来从事龙凤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凤凰文化特别喜欢有关。在中国的象征文化中，龙是伟大的，也是神奇的，却不是完美的。龙的家族中，有善龙、祥龙、造福众生的龙，却也有恶龙、孽龙、为害一方，且象征皇权帝王的龙。和龙相比，凤凰几乎是完美的。在我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凤凰传说中，几乎都是在说凤凰的好话，讴歌和颂扬凤凰之善，之美，之厚德，之嘉瑞……虽然也有孽凤的传说，但这样的传说个别得寥寥，可以忽略不计。

“完美主义”也贯穿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想把她写到我的最好，尽管我知道，她的缺陷和不足在所难免，就像我明白“完美只存在于理想中”、“美中不足”是规律那样。

在这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我的小女儿来到了人间。孩子生得眼睛大，皮肤白，嘴巴小，脸蛋圆，一副让人心疼不已的模样。妻子说，这是咱家的小凤凰。也许是受我的影响吧，小凤凰有一段时间，不到夜半不睡觉。11点之后，孩子的姥姥、姥爷累了一天，休息了；妻子第二天还要起大早赶车上班，也休息

了。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情形：窗外，有月或无月，物影参差，一片静寂；室内，电脑嗡嗡细响，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敲击着键盘，直到 12 点甚至午夜后 1 点，孩子在怀中甜甜地睡去。可以说，这本书里的不少文字，是在孩子晶亮的眸子前和咿呀的叫闹声中写成的。还有就是，每每有得意之笔，我都念给孩子听。我觉得无论什么人，无论她年龄大小、职业如何，只要接触到凤凰文化，她就同美好结了缘。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岳母和岳父，两位老人身体不好却还帮我照看孩子、做家务，使我能腾出些时间来致力于学问。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书里的不少资料和图片，都是她帮我搜集、整理、优化的。

当然，我更要说的是，这本书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版，实得力于凤凰卫视的创建者和掌舵人刘长乐先生的赏识、重视和资助。在中外传媒精英中，刘长乐先生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那“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口号，那“文化产业要救亡”

的言论，那一档档新意迭出、吸引着人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那一个个风格别具、让人喜爱的主持人，使先生慧目、铁肩、英豪气概、热心肠、大手笔的形象在世人的心目中日渐清晰。“人中凤凰”，是中国古人对俊才硕彦的称谓，而这样的称谓，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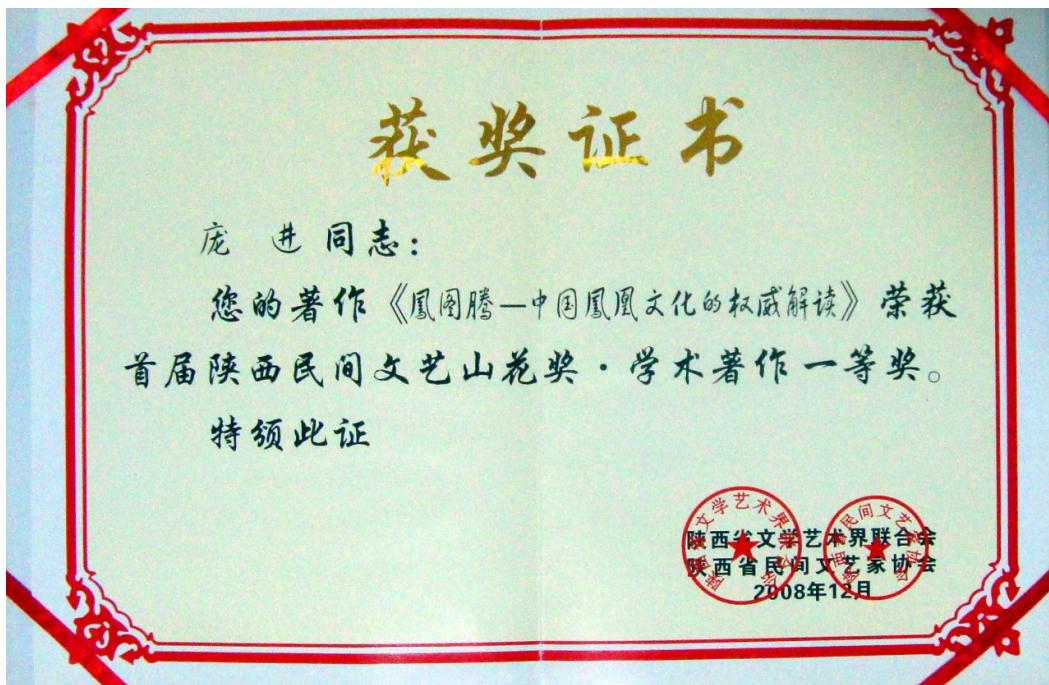
凤凰卫视是以凤凰为名号的，既然以凤凰为名号，就不能不关注凤凰文化。于是，和凤凰卫视合作，推出一部研究凤凰文化的专著，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当然对增加和提升凤凰品牌的文化含量有益；而对喜爱凤凰文化、以研究凤凰文化为己任的我来说，也是一件平生罕遇的幸运之事。当然，从大处说，此书的出版，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番总结和弘扬——相信会受到海内外华人，及喜爱中华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广泛欢迎。

张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和努力，在此谨表谢忱。

书是敞开的心灵，读者是我的朋友。

我重视来自朋友们的声音，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

（2005年10月9日于西安慧雨庐。《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
庞进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1月版。获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
一等奖2009）



致刘长乐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

尊敬的刘长乐先生：

新年好！

有件事和先生商量：我先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搜集、整理、研究、撰著了一部名为《凤凰：传说与文化》的书。全书约六十万字，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具有“凤凰传说大全”的性质，收录了华夏各地、各民族有关凤凰的传说二百三十多篇，分为十一种类型，并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下部分收录了本人对凤凰的取材对象、凤凰崇拜与动物崇拜、与太阳崇拜、与风崇拜、与族祖崇拜的关系、凤凰的集合过程、凤凰的神性、凤凰与民族品性、与宗教艺术、与龙的关系、与百姓生活等等的考察、分析和总结。另搜集有上千幅凤凰纹图可选择插用。系统、丰赡、资料性和可读性强是本书的特点。相信阅读此书，可以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凰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且生动活泼的了解。

由于天天看凤凰卫视，已是贵台的铁杆观众，（鲁豫的访谈、窦文涛的三人行、杨锦麟的读报，以及时事新闻等，都很喜欢。）于是在书稿完成之后，尽管已有出版社看中此书“填补空白”的性质（国内外从未出版过这样的书）愿出此书，但我还是首先想到了和您合作。我想，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凤凰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图徽、标志和象征。既然凤凰卫视以凤凰为名，就不能不关注凤凰文化。如果能和凤凰卫视合作出一部关于凤凰文化的精品大书，于贵台，可说是顺理成章；于我，也将感到荣幸。当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相信会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欢迎。

现将简介、目录等呈上，希望能合作成功。

祝康乐长随！

(2004年元旦于西安慧雨庐)

第二封信

尊敬的刘长乐先生：

今天是大年初一，给先生拜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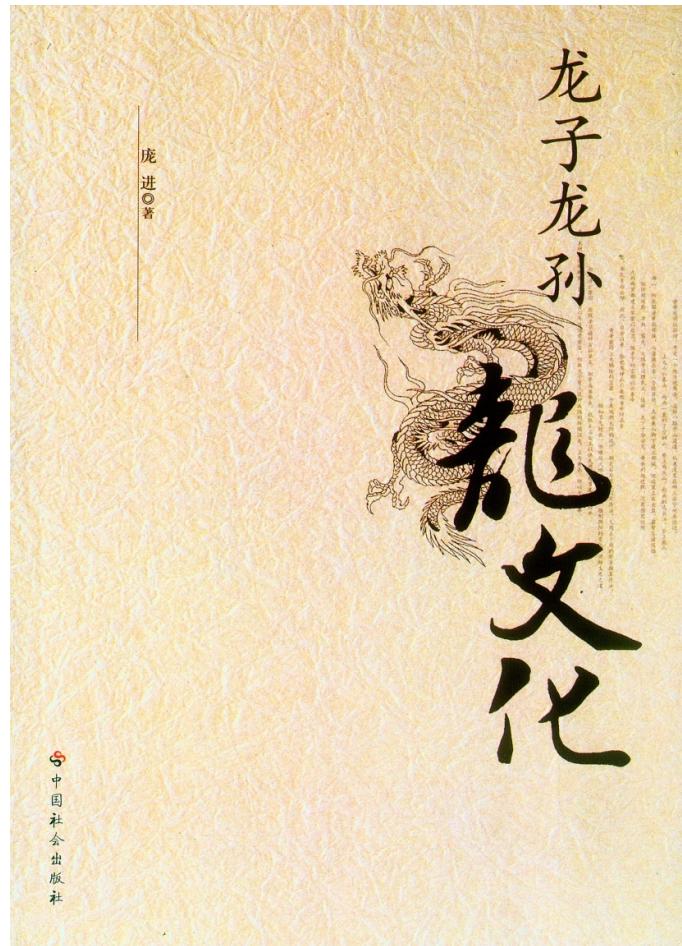
2004年元旦那天，我被脑海里突然涌动的一个念头所鼓舞，半夜爬起来，冒昧给先生打写了一封信，于是有了这后来的值得珍惜、庆贺的成功的合作——中国和平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了《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该书印得漂亮、大气，谁见了谁喜欢，是我已出的十八种书中最精美、最厚重的一种。

令人欣慰的是，该书出版一个月以来，反响相当好。《人民日报海外版》《京华时报》《检察日报》《山西商报》及陕西的多家报刊都发了以《〈凤图腾〉解读中国凤凰文化》《正本清源〈凤图腾〉》《一部凤凰学的筑基之作》等为题的消息或文章，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中国台湾、国际在线等八十多家网络传媒纷纷转载、报道。在给先生打这封信前，我还在网上点“凤图腾”三个字搜索了一下，发现该书已列入广东最大的民营书城——天林书城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进入图书资讯网、好图书网等的“本周热点”“好图书”之列。

读者为什么关注凤凰文化？我想，近年来的传统文化持续升温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凤凰卫视已将“凤凰”这块牌子打得很鲜亮、很突出、很诱人了。凤凰之名已家喻户晓，凤凰之美已人人皆知。有道是“趁热打铁”“顺风扬帆”，我想，若能在“世纪大讲堂”或其他什么栏目做一两期谈凤凰文化的节目，对凤凰文化的推广、凤凰精神的弘扬以及《凤图腾》一书的销售，一定会有不错的效果——此前，我在一些大学、图书馆、论坛讲过，反响都很好。不知可行否？

谨颂大祺！

(2006年1月29日于西安慧雨庐)



畅销龙书

2006年春天，中国社会出版社的李新涛女士打来电话，说该社规划为“新农村书屋”配套出版图书，特邀我撰写一本《龙子龙孙龙文化》，作为其中之一。又说，这套书带有公益性质，稿费不高，千字三十元，您不介意吧？我说不介意。

书稿很快就成了形：分为“龙魂龙魄”“龙根龙源”“龙俗龙事”“龙山龙水”四个单元，收入“龙文”四十一篇。每个单元我都撰写了简短的导言，如“龙魂龙魄”——“魂魄泛指事物的精神，龙的魂魄也即龙的精神。人无魂魄不成人，龙无精神不成龙。龙的精神可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这八个字简捷凝练，寓意深邃……”；如“龙山龙水”——山水是生命的摇篮。人来自山水，龙也来自山水。山山水水为龙文化提供着栖身处、展示台、演绎地。自然山水龙、

神话传说龙、人杰帝王龙是龙山龙水得名的途径和依据。龙依山水而幻化万象，山水因龙而灵气盈溢……”

书稿是用电子邮件发给新涛女士的。当年7月初，我应邀赴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住在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里，电话一打，新涛女士说她家也在那一块。于是很快就见了面，新涛女士将《龙子龙孙龙文化》校样稿交给了我。不知其他学者作家是何感受，我对校样稿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觉得看校样稿比陪妻子到医院里通过“B超”看腹中的胎儿要直接多了。“B超”再高级，看上去图像也是毛毛乎乎的，而校样稿就清晰多了。

将校样稿带回西安，仔仔细细地校对了一遍，然后挂号寄走。是年11月上旬，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穿皮靴、戴线帽，一身冬装的新涛女士来了，是开着私家车来的，手中提了个印有“中国社会出版社”字样的纸袋子。我说咱们的书快出来了吧，新涛女士说：“9月下旬就印出来了，因出差还没来得及给你寄样书，今天给你带来了。”说着，就从纸袋子里将样书取出。我接过来，但见书皮为淡雪青色，书名“龙子龙孙”四字小，为棕色楷体，“龙文化”三字大，棕色偏黑，显得醒目。而一条淡棕色的升龙，则绕过竖排的书名盘环而上。

书就这么出了。就像父母将子女生出来，而子女的命运非父母所能掌握那样，一本书也有一本书的命运。《龙子龙孙龙文化》在我出的二十多种书中内容不算特别厚重的，印制也不算最精美大气的，但却因赶上了一场“弃龙”风波而多得青睐，这倒是作为作者的我没有预料到的。此书于2006年10月、11月上市，12月初，“弃龙”风波由上海滩刮起，借助现代化传媒，迅速引起关注和争议。于是，龙文化热起来了，大家都想知道龙是怎么回事了，找本龙书看看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2006年12月15日，《北京商报》登出长篇报道《松动的龙图腾》，文中说：“一本名为《龙子龙孙龙文化》的书歪打误撞地赶在此时出版，一不小心成为畅销书，这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创造民俗类书籍新的销售纪录。”

别的且不说，只说一本书能成为回击“弃龙”说的武器，这本书就没白出。

（2014年4月27日于西安龙凤院。《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中国是龙的国度
龙文化广泛地渗透
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电影电视有龙，岁时节令、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等，都有龙。
建筑名胜有龙，工艺美术有龙，
庞进 著
中华龙文化50讲

地下二十天

我 2008 年 2 月 9 日下午到达多伦多，住进妻子租的一所 town house（多户相连的城市住宅）的地下室里。原计划月底，即 29 日下午搬出，不料那天风卷大雪，四野一片迷茫，只好推到第二天，即 3 月 1 日才搬。这样，夫人因要去 college（学院）上课，非出外不可；而我和小女儿就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不见天日的地下了。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整整二十天。二十天里，我的主要任务是照料倘不满四周岁的孩子，得空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所谓得空，一是在孩子睡觉时，二是在孩子看电视动画片时。当孩子看得不想看了，跑到我跟前，说爸爸咱们玩游戏吧，我就离开电脑，与孩子玩一会，扔扔橄榄球啦、捉捉迷藏啦，等等。所谓自己想干的事，主要是为某电视讲台撰写起名为《庞进说龙》的讲演文本。

对电视讲台，我是向往的，觉得是学者走向大众、学问影响世俗的比较好的途径。一个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如果其学问，只有象牙塔里的少数学人欣赏，那就只能说是成功了一部分；若能让相当多的普通大众了解你的学问，从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那就是向全面成功迈进。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欣赏，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电视讲台

的做法，是让“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阳春白雪”往往来自“下里巴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下里巴人”，就没有“阳春白雪”；而“下里巴人”，也不能永远停留在“下里巴人”的层面。

所以，在撰写《庞进说龙》文本时，我注意借鉴一些成功者的做法，话朝通俗的说，语朝幽默的讲，追求朴素简明与有趣有味的统一；根据内容，恰当地设问，然后一一作答；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当下的百姓生活的实际；每讲都争取叙述一个到两个有魅力的故事，以增加吸引力。

有了这么几条，写起来就有了“尺模”。毕竟做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有十几本著作和上百篇论文、文章垫底，写起来不说左右逢源吧，得心应手是够得上的。看来主要是时间问题，需要“挤”。于是，就整日开着电脑，有几分钟就趴上去敲几分钟。其他时间，比如做饭时、与孩子玩时、上卫生间时、偶尔出门上商场时，脑子中就转悠着要写的内容。这是零碎时间了，整块时间也是有的，这便是妻子和孩子入睡后。为了不影响她们娘俩休息，我将原放在卧室中的手提电脑挪至厅中，或迟睡，或早起，总之是以困意袭来为限，只要不困，能写多长时间就写多长时间。

也付出了代价，这便是眼睛发涩，尤其是右眼，好像有异物进去了似的，不光涩痒，还有些疼。妻子说，这是长时间盯着电脑，眨眼不够所致，你得让眼睛歇一歇。就找来眼药水，一瓶“迪非·双氯芬酸纳”，一瓶“宇虹·膦甲酸纳”，都是国内生产。轮换着点点，还真管用，加上注意眨眼闭目，三四天后，涩疼感就告退了。

妻子见我眼睛稍好，就又扑到了电脑上，便说：“看把你忙的！在国内总是忙，出国了还是忙。”我说要出活，就得忙呀。忙的结果是：地下二十天，我写出了《庞进说龙》六十五讲，每讲平均两千五百字，共十六万多字。当我们搬到某公寓楼四楼一个新租的房间时，面对透窗而入的久违了的明媚的阳光，我说，《庞进说龙》的“潜龙”期已过，现已到了“见龙在田”阶段，再进一步就该是“跃龙在渊”和“飞龙在天”了。

（2008年3月7日于多伦多枫华阁。《庞进说龙》后来以《龙之魅——中华龙文化50讲》为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为中华民族做件事 ——《飞龙福生：2011 中国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 结进步论坛论文集》后记

多年来，随着龙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愿望在我心中逐渐强烈起来。这便是：举行一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以“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论坛，将有关龙与中华民族的论文收集成册，予以出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愿望，是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却一直没有人来做。

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血脉相连、不可分离的关系。作为中华先民创造的神物，龙是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其兼容、包容、综合、化合即“容合”的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中华民族形成后，龙以其根系之深、内涵之丰、时间之久、传衍之广、容合性之大、凝聚力之强，而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所推崇和喜爱，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作为全时态象征，龙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

时，还是将来时，它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寄托、凝结着历朝历代万万亿亿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也没有哪一种神物或自然物，能像龙这样，激励、鼓舞着万万亿亿中国人齐心协力、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是需要象征标志的，这个象征标志非龙莫属。

那么，龙何以成为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龙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复兴、强盛的宏伟事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成员，这些成员与龙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需要交流，需要总结。

2010年，贵州余庆的同志找到我，言其境内的构皮滩水电站，筑坝蓄水后形成巨大的“高峡平湖”，经征集遴选，确定以“飞龙”为名。于是，想搞一次祭龙活动，举办一次龙文化的研讨会或论坛。这件事令我兴奋，就建议论坛可以“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因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余庆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而这个主题，不仅对余庆、对贵州有重要意义，对国家、对中华民族也意义重大，若能成功举办，必将影响深远。

我的建议得到了余庆方面的认同。于是，一番考察、商议后，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向海内外发出了征文启事。征文的效果令人欣慰，两个月的时间内，达几十万字的数十篇论文从四面八方来到我的“慧雨庐”。这些论文的作者，有执教于大专院校的教授，也有供职于基层的公务员；有年届耄耋的文博专家，也有才出校门的大学生；有内地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也有海峡对岸的民俗研究家，还有以传播、弘扬中华文化优秀精华为己任的海外文化人。论文的内容涉及论坛主题的方方面面，也关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

作为主编，在此，我要向论文集中的每一位作者表示感谢！——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原因，若干篇论文在出版时落选了，殊为遗憾。

我常说：用龙的精神做龙的事业。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成就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壮举，也成就了这部堪称厚重的论文集。

（2011年3月8日于西安慧雨庐。《飞龙福生：2011中国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坛论文集》，庞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12年4月版）

龙飞陕西人民社

在陕西的出版社群体中，无论历史之长还是综合影响之大，陕西人民出版社都堪称“龙头老大”；人们在言谈中，多将其简称为“陕西人民社”或“人民社”。

我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与陕西人民社有关，可以说，我这条“广龙”，就是从陕西人民社“起飞”的。那是1988年（农历戊辰龙年）年初，我接受了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的约稿，为其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撰写《龙的习俗》。而这套丛书，就是由陕西人民社隆重推出的。后来，该丛书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图书奖。《龙的习俗》还被陕西人民社推荐给台湾文津出版社，使这本书有了一个繁体字版。《龙的习俗》是我的第一本“龙书”，我由此书，开始了“一句话、一本书、一辈子”的由作家而学者的历程。

我在《龙的习俗》中首提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言“龙是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以及某些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人们对龙的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升格——神物崇拜”：这样的观点，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站得住。

2000年是农历庚辰龙年，因处于世纪之交又被称为“世纪龙年”。这年，时任陕西人民社副总编辑的弓保安先生约我撰写了一本龙书——《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这本书在《龙的习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龙的习俗》只谈龙，涉及到凤，这本书不光谈龙，凤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还写到了麒麟。因是与陕西人民社的第二次合作，故我曾以《龙手再握》为题写这部书的出世经过。

2012年（农历壬辰年），是我从事龙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龙年。这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张孔明先生约我撰写，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国祥瑞》套书。关于此套书，《西安日报》《文化艺术报》等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该套书一套四种，共七十万字，分别为：《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

《中国祥瑞·貔貅》。其中，龙、凤凰二书，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而麒麟、貔貅二书，作者投注了数年的精力，属于全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貔貅一书，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结束了该神物无书可读的历史。……中国的祥瑞文化源远流长，龙、凤凰、麒麟、貔貅以其深厚丰赡的文化内涵和群体性、传承性、象征性、变异性、广渗性等特征，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其中龙、凤还被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精神图腾。这套书即以龙、凤凰、麒麟、貔貅为个案，以权威的、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文化解读解开其神秘的面纱，使读者从中了解四大祥瑞神物的前世今生，感受其神奇、神妙、神魅恒久的文化底蕴，和积极向上、福生和美、吉祥如意的符号意义。该套书一面世就受到关注，据悉，其中的《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二书已入选陕西省2012年‘农家书屋’书目。”



对一个出版社的评价，和出版社打过交道的作家、学者们是有发言权的。而一个出版社的水平、格调、气度、风貌等等，往往体现在其编辑身上。陕西人民社的从业者我非全都熟悉，仅就认识的几位而言，每位都堪称出类拔萃的精英。比如弓保安，就是作家、专家兼于一身，著述多样，尤以中国古典词学的研究、译解名世。比如张孔明，不但具有识珠之慧目，是许多优秀作品的发现者、策划者、编审者、推介者，在陕西文学界、文化界有口皆碑；而且其人本身就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其散文随笔集《说爱》《谈情》《红炉白雪》《当下最美》《我岭上》等，在省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几十年来，我与孔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知他生肖属龙，他称我“广龙先生”，我们心通神融。2018年，当我的学生少阳子（马克木）长篇小说《九龙传说》写成后寻求出版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明、就

是陕西人民社。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将杰出人物比龙称龙的习尚，而陕西人民社，就是人间杰龙聚集的单位，就是祥龙腾飞的地方！

[2020年11月14日写于加拿大枫华阁；获“书香润华夏，‘人’约七十春”——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七十年全国征文三等奖。《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中国祥瑞·貔貅》，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国祥瑞》（系列丛书）获西安市第八次（2011—201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



栽下一棵树

——《龙凤文化·春之卷》卷首语

一位同事说，咱们报业传媒集团，是应该有一份像样的报纸之外的出版物，这份出版物，可以发厚重一些的学术性的文章，与我们的报纸形成文化互补。我说你说得对。

事实上，不光西安报业传媒集团需要一份报纸之外的出版物，整个龙凤文化研究领域也需要一份专著之外的出版物。龙凤文化是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同源同步同命运的文化，算起来已有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都有人关注，有人研究，尤其是年轮转到现当代，对龙凤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已卷过了几波浪潮。书出了几十种，网站也有了，像样的专著之外的出版物呢，却可以说几乎没有。我曾言龙凤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而且，狭义地说，龙凤文化是有关龙凤这两个神物的文化；广义地说，龙凤文化则是以龙凤为象征、为代表的整个中华文化。这样的文化若没有一系列专著之外的出版物来承载和反映，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遗憾的。

西安及陕西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和省份，也是龙凤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的研究工作及相关活动，将依托和充分利用这些丰厚的资源，努力为西安市、陕西省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互联网加数码的时代，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事件，都可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关键是这个人、这个地方、这个事件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我们虽然身处一隅，但我们的视野伸向远方；我们的声音可能微小，但我们可以使声音如龙吟凤鸣。龙凤曾经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和标志者，如今，龙凤还可以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强大的推动者、整合

者、体现者和引领者。我们的心脏，与民族的脉搏同跳动；我们的脚步，与人类的文明同方向。

我们栽下了一棵树。这棵树根扎在深厚的土层，而且，有阳光的照耀，有雨露的光顾……

我们期愿，也相信，这棵树能长高，长粗，盘龙栖凤，蔚然一片风景。

立足中华文化
容纳世界文明
关注当下民生

瞩目

龙凤文化

林



水龙 | 西安世界园艺博

(2013年3月6日于西安龙凤院。《龙凤文化·春之卷》，庞进主编，2013年3月印行)

立足中华文化

容合世界文明

关注当下民生

瞩望人类未来

龙凤文化

龙林道



陕西商洛丹江中华龙山

西安龙凤文化·冬之卷

2013年12月

在场的声音

——《龙凤文化·冬之卷》卷首语

时令已进入秋冬季节。如果从西安市民政局正式发证的那一天，即2012年11月15日算起，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成立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来，我们出版了《龙凤文化——西安龙凤文化春之卷》，召开了“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龙文化与中国梦论坛”，策划、主持了“北京大学光华EMBA345班同学楼观问道学习会”，出席了“中华龙文化与华夏文明传承和创新嘉峪关论坛”“秦雍文化讲堂”“王益讲堂”“城隍文化研讨会”“中国梦·文学艺术家美丽陕西笔会”等，组织参观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和汉城湖，参与了赴台湾全岛，山西汾阳，甘肃嘉峪关、敦煌，陕西宝鸡、汉中、安康等地的采风、考察活动，撰写、发表了《龙文化与中国梦》《龙与中华民族起源》《龙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成》《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龙的传人与龙凤传人》《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华组歌》等论文、文章、歌词。可以说，在与龙凤文化

相关的诸多活动中，我们不但都“在场”，发出了“声音”，而且，这些“声音”，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家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没办法给社会开药方，作家只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关注以后，路该怎么走，危机要怎么解决，由有识之士来解决。”我这里想说的是，文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文化可以解决，比如对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社会病”，我们讲的“龙道信仰”，应该说就是一个不错的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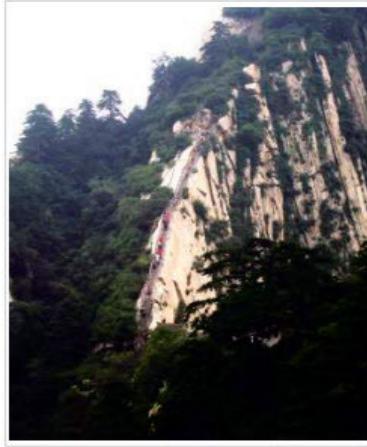
前几天在汉唐书城，买到一本名为《天下之龙——东西方龙的比较研究》，作者是美国卡尔顿学院华裔教授赵启光先生。赵先生说：“关于龙的完整记录在广度和深度上展现出人类过去数千年中对理想与敬畏的种种情感表达：因为龙的形象不仅融入了整个人类文明，而且还在人类文化取得的几乎所有物质和精神成就中留下了踪迹。学者们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而且已经针对这一课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龙学仍然算不上一门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成熟的学科。各国学者始终是以单兵作战的形式开展研究。”对龙文化的重要性，赵先生的认知是到位的；对龙文化研究的现状，赵先生的观察也是准确的。的确，龙文化或龙凤文化，还没有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我们的学说、观点，被关注的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不少人对龙、对龙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当粗浅的层位。这样的情况，既让我们看到了成就一桩事业的不易，也让我们感到了肩上的责任。

《龙凤》是《中华组歌》中的一首，录在这里，权作本文的结语：“我是矫健的龙，我是美丽的凤，我们是龙凤传人天下行。大树根深上万年，长河源远启鸿蒙。亿万智慧的结晶啊，历代感情的传承。也曾是先祖徽铭，也曾是皇家象征。如今鼓舞中国人，炼古开新铸文明。”“我是矫健的龙，我是美丽的凤，我们是龙凤传人天下行。大陆港台海内外，弘愿一心情共萦。谐天适变图强盛啊，团结合力福众生。也曾历风雨雷霆，也曾经烈火蒸腾。如今唤引中国人，复兴圆梦奔大同。”

（2013年11月12日于西安中华龙凤研究院。《龙凤文化·冬之卷》，庞进主编，2013年11月印行）

立足中华文化 容合世界文明 关注当下民生 瞩望人类未来

名誉主编：夏泽民
编委会主任：程建设
主编：庞进



西华山苍龙岭

龙凤文化

松林延

西安龙凤文化·秋之卷

2014年9月

走进心灵 ——《龙凤文化·秋之卷》卷首语

一位关注当代诗坛的文友告诉我，近几年的诗作大体上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走向宗教，在寺观庙院、香烟袅袅中安置灵魂；二是怀念过去，爷爷的烟袋锅、奶奶的针线包、村子口的老槐树、少儿时的蛐蛐罐；三是抒发小我，日常的饮食男女，琐碎的喜怒哀乐……总之是闲散多了，责任少了；逃遁多了，担当少了；阴柔多了，阳刚少了。我说，不光是诗人们有这样的倾向，文化界的其他人也都程度不同地有这样的倾向。三种之外，大概还有一类，就是从不做建设性思考，只会一味地发牢骚、说怪话，以至于谩骂、诅咒。

社会越来越纷纭，追求越来越多样，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过的生活。然而，对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沉浸在个己的、形而下的、俗常性的物质生活中，而缺乏全局的、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话，这个民族就不能说是健康向上、前途光明的。好在不是所有人都浮叶般随波逐流，还有人柱石般屹立于滚滚浊浪；不是所有人都迷乎着、沉睡着、不知今夕何夕地得过且过着，还有人清醒着、眼睛大睁着、脑子里的神经细胞活跃着、兴奋着。

目前，我们的社会最缺乏的是什么？物质吗？不排除少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但大多数人应该说已经吃穿不愁了，而对某些以种种手段富起来的人来说，物质已“涌流”到了可以尽兴地奢靡糟蹋的程度。

显然，目前全社会最缺乏的是精神，准确地说，是缺乏精神的最高层次——信仰。信仰是精神的至高点和制高点。如果说精神生活是江河的话，信仰就是江河的源泉；如果说精神生活是星空的话，信仰就是定位的北斗；如果说精神生活是一群蜜蜂的话，信仰就是统领族群的蜂王。

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少腐败分子。如何使腐败分子少出或者不出呢？办法无非两条：他律和自律。他律就是法治，是从外部给那些易腐者以强制、以惩戒、以震慑；自律就是信仰，是从内心使那些易腐者有自省、有惮虑、有警觉。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家、佛家思想为辅的信仰体系。但近代以来，这个信仰体系崩塌、飘散、功能萎缩、风光不在了。能不能重新建构呢？回答是肯定的，多年来，也有人一直在做着这样那样的努力。《试论中华民族的龙道信仰》一文，就是努力的成果之一。

龙道主要由天道、仁道、行道构成：以天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以仁道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行道处理人与自身、信仰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中仁道的核心理念是“尊爱利和”，即“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和己和人”。这样，龙道信仰就可以用七个字来表述：尊爱利和天仁行。

愿龙道信仰走进更多人的心灵！

（2014年8月14日于西安龙凤院。《龙凤文化·秋之卷》，庞进主编，2014年8月印行）

《凤与中国民间故事》后记

到加拿大两个多月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本书上。十大章，约四十万字的内容，夜以继日，早起晚睡，终于完成了。面对窗外斑斓的云彩，我揉揉眼睛，伸伸胳膊，做了一下深呼吸，感到了由衷的快慰。

入冬以来，几场大雪，覆盖了多伦多广阔的原野，也覆盖了住宅前后的青青草坪。皑皑之上，常见松鼠沿栅栏、攀树干、跑来蹿去；也有野兔蹦跳着留下一串足迹；对了，昨天，还来了一只灰身斑尾、花面黑瞳的浣熊。

不过，更多的还是鸟儿，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灰色的、花色的，它们在树间枝头嘁喳，在空中旋舞；间或能听到嘎嘎的叫声，扭头看窗外，便有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大雁，翅膀有节奏地一齐扑闪着，掠掠而过，渐飞渐远。

是啊，它们都是凤凰的模特儿，也都是凤凰派来的使者，它们出现在我的视野听域，是来向我致意的。它们可能觉得，这个人作的这本书，与我们是相关的！

是的，凤凰与鸟禽是相关的，与太阳、与风也是相关的，与人类更是相关的。凤凰是吉祥的神物，是和美的化身。相信与凤凰有缘的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会领略、沐浴到暖暖的祥光和霭霭的瑞气，会体察到作者付出的努力。

(2017年12月28日 丁酉凤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凤与龙》后记

这本书，在国内写出了一多半内容，到加拿大后，完成了全部内容。

全书从分析凤、龙定义的同异入手，逐次梳理了凤、龙初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新石器时代的原凤与原龙，中华人文先祖与凤、龙的关系，夏商周的夔凤与夔龙，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健凤与飞龙，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瑞凤与行龙，元明清的金凤与黄龙，近当代的美凤与祥龙等；比较、分析了凤与龙的神性；对凤、龙“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的文化精髓作了揭示和阐述。全书二十余万字，配图二百多幅。

现在是 2018 年的 1 月。1988 年 1 月，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一脚踏入龙凤文化研究领域。考察，研究，写书，作文，办网站，开博客，发微信，讲演，推广……日复日，年复年，我与神奇的龙、美丽的凤相依相伴，已然经历了三十个春暖冬寒。我常说，我研究、提升、弘扬龙凤文化，龙凤文化成全、升华、福佑着我。

在著书间隙作诗填词，是我的一个习惯，而我的诗词，多半与龙凤有关。如《七律·枫国初冬》：“柏叶松枝犹在春，笑迎寒冽抖风音。高云气壮辽天远，低水流长静谷深。款款随人行宠狗，喳喳集树会鸣禽。临窗飞雪清香舞，凤起龙腾渺渺臻。”还有一首《有时候，我会热泪盈眶》，其中一段为：“刚才春痘满脸，转眼鬓发成霜。多少次夜半不眠，多少次三更起床；多少次双眉紧皱，多少次两眼放光。穿行文山史海，奔走四面八方。我明白，我在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艰巨非常，荣光非常。感谢福缘，感谢岁月，感谢亲友，感谢上苍！”

（2018 年 1 月 5 日丁酉凤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凤与政治伦理》后记

初见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是有新鲜感的。因为，我虽然在龙凤文化研究领域扑腾了几十年，但将凤与政治伦理联系起来写一本书，还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尽管在研究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有所涉猎。

我意识到，这将会是一场挑战。

的确，是一场挑战。从开始的茫无头绪，到渐入佳境，以至于写不尽写，欲罢不能。我发现我好似钻进了一条管道，管道两头的东西，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不相干。然而，我就在这条管道里从这头钻到那头，又从那头又钻到这头，来来回回，回回来来。我钻得津津有味，饶有意趣。

钻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有一些感悟冒出来，也就随手敲出来，如下面这段话

是的，世间的任何人都离不开伦理，都是伦理人，因为伦理是血缘、是基因，没有伦理就没有你；世间的任何人都离不开政治，都是政治人，因为政治是世俗、是社会，你不找政治，政治会找你。世间的任何伦理，都不能与政治完全脱离，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世间的任何政治，也都不能与伦理完全脱离，都会受到伦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世间的任何人都是政治伦理人。

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在加拿大写就的。期间还因电脑操作失误，将近三分之一的文稿弄得忽然不见。在使用付费的恢复软件也不能全部恢复的情况下，只好将懊丧的情绪甩到一边，打起精神，将失去的文字再一字一段地补敲出来。

我所居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在一个纬度上，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与冰雪为伴。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窗外有阳光灿烂的时候，更有

大雪纷飞的时候。著书之余，我有将零碎的思绪化作诗词的喜好，于是每每有得。这里芹献一词一诗，权作这篇后记的尾言：

《小重山·窗》：“素绢流云擦眼瞳。天宽蓝湛透，望河星。白鸽灰雁影憧憧。斜雨至，红叶耍金风。明月映机屏。五湖连四海，瞬间通。情织锦绣寄由衷。穿黑洞，龙凤舞幽空。”

《七律·春雪扑窗有感》：“草绿苞开四月天，忽然白雪落翩翩。焚膏炼字欢龙凤，继晷飞诗美海田。微苦啡茶添有味，深情猫伴无眠。黑白冷暖寻常事，破雾穿云笑眼观。”

（2018年4月1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五伦图（清）

《貔貅文化》后记

我对以龙为首的中华象征文化的研究，有点像滚雪球。先是由龙滚到了凤凰，接着滚到了麒麟，后来又滚到了貔貅。于是有了《龙的习俗》《凤图腾》《中华龙文化》《中国凤文化》等专著之后的，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中国祥瑞：貔貅》。这套书的前三种神物，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著；而貔貅，在我的这本书问世之前，一直没有专门著作出版过。

著作与著作人而言，有点像儿女与父母。儿女们虽然是凭借父母来到世上的，但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命运走向。这走向，父母往往掌控不了也预测不了。我写的关于貔貅的书被喜欢貔貅的人士看重，从而成为其相关产业、产品的助力者，进而有了这本《貔貅文化》的撰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本书从“三皇”“五帝”开始，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从文献资料、考古实物、民间传说等角度，考察了貔貅的起源、实质、功能；着重分析、揭示了貔貅与皇家的关系；阐明了貔貅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成型、繁荣、延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貔貅与龙、凤凰、麒麟等神物的关系以及当代应用也作了析理和说明。

前两天与几个年轻人谈读书的体会。其中一位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因赶时间要还，就尽快地读了；而买书，往往是拿回家就搁那儿了。”我接着他的话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写书，一个人若自己写书，他就更知道书该咋读了。”我这话当然是自己的体会。我写作、出版了三十几种书，每本书都既是写的过程，也是读的过程：读前人智慧的结晶，读社会纷纭的呈现，读自己时而深潜、时而奋越，从而不断丰富、不断升华的心思。而且，因为要写书，你就知道哪些是最该读的，哪些是可以不读的。

这样的读是很美妙、很享受的。

在书稿完成之际，我作了一篇《貔貅铭》：“貔貅神兽，吉祥古今。龙头虎面，鸟翼豹身。目明爪厉，威风凛凛。辟邪旺财，开运助勤。大嘴吞吐，广仁乾坤。天人妙契，灵瑞福臻。”

愿辟邪、旺财的貔貅，给大家带来吉祥！

(2018年6月26日于西安龙凤院)



东方一条龙

——《中国龙文化史》后记

撰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二十年前，也就是被称为“世纪龙年”的公元2000年。动笔开写大约在十年前。到了写出差不多有一半内容的2019年夏天，已领退休金两年多的我，来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与家人团聚。红枫白雪松鼠伴的生活比较清静、干扰少、整块时间多，于是就在做一些家务活之外，集中精力，一鼓作气地写了起来。

2020年开年以来，地球村人都让新冠病毒折腾得忧心忡忡，甚至提心吊胆。于是，日复日、月复月，或许还要越过年地宅在四堵墙之内。长期宅居，对一些人而言，可能会因百无聊赖而烦躁不安，而对以研究、写作为业的笔者而言，只觉得时光宝贵，没有无聊，也与烦躁无缘。

终于写完了。算了算，加上图片，约一百七十万字。是一部大块头了，如果印出来，大概厚墩墩的像一块秦砖。这使我想到了作家陈忠实的话：一生要写一部死时可以当枕头的书。我还想到，这个地球上目前有七十多亿人，这七十多亿人中，不知还有没有人如我这般，在龙凤文化领域下这么大的功夫？我想我十年来，就像一个盖高楼大厦的，在有了整体设计之后，就一石石、一砖砖、一天天地盖了起来，眼见着越盖越高，直到巍巍乎封顶。至于这部书的价值，不说对中华文化、对普天下龙的传人的意义了，起码对后世有热情和兴趣于龙文化的学习、研究、弘扬者，提供了一个铺垫、一个参考、一个方便。

作为一部“文化史”，当然要以古代先哲、近现代前辈学者，和当代同辈以及晚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古往今来有关龙文化的智慧和劳动的集成和结晶。因此，在这里，要向入书的各位先哲、前辈、同辈和晚辈，诚挚地道一声谢！还有，互联网、网上图书馆，为我的研究、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这也是需要由衷感谢的！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这部书肯定

不是完美之作，肯定有不足、错误之处，这就期待着大家不吝指正了。

在这部书即将完成之际，我听到了一首让我眼眶湿润的歌，歌名叫《可爱的中国》：“一片黄土地，万里好山河，养育你，养育我……上下五千年，辉煌又坎坷，告诉你，告诉我……自古多豪杰，英雄留传说，激励你，激励我……东方一条龙，心中一首歌，属于你，属于我……”

是啊，东方一条龙，心中一首歌！

(2020年5月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中华龙凤民俗》后记

《中华龙凤民俗》之初稿，写成于十几年前，因包括龙民俗和凤民俗两个方面，内容比较多，字数达五十万。

时序进入 2020 年春天，我在网上偶尔看到气象出版社出版策划、出版的“漫话中华民俗丛书”的消息，就主动和该社联系，发上简介、目录，言“我这里有一部《中华龙凤民俗》书稿，如果能够加盟，也是一件好事”。其简介是这样的：“龙凤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众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两种神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作为中国人“群体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凤民俗广泛地渗入、融会、表现于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借鉴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象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民俗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表象神奇、内容丰赡、流传广远的龙凤民俗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具有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特点。”

气象出版社通过一番审察，接纳了这部书稿。

于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我开始对书稿作精选、修改、润色的工作。

正是新冠病毒流行肆虐的日子。春节后至今，笔者和若干亿地球人一样，宅在四堵墙之内。对于以研究、写作为主业的人来说，宅居、独处算不上什么难事，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我却不能“管他冬夏与春秋”，因为烈火般延烧的疫情，关乎着亲人、民族和整个人类的生存。

于是，在本书定稿之际，我祈愿神龙祥凤，福佑中华民族，福佑世界人民，福佑地球上所有和人类和平相处的生灵，赶快度过这段令人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甚至悲泪汹涌的时光！

（2020 年 4 月 7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高兴

前两天，将气象出版社发来的《中华龙凤民俗》一书的样稿，仔仔细细地校对了一遍，个别地方，还作了修改、润色。

校对自己撰写的书稿，和校对他人的文稿感觉既有同也有不同：同的是都是改正样稿上的差错；不同的是有一种亲切感，像把自己的要出门见人的娃娃，尽量收拾、打扮得齐齐整整、清清爽爽那样。

尤其是，看到出版社已将书的封面、版式、文字、图片等，设计、编排得大方、美观、精致时，感觉可真是好，真想对为这本书作出贡献的先生女士们道一声：“各位辛苦了，谢谢！”

平常年份，正正规规地出一本高质量的书，都不能说容易；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就尤其不容易了——本人参与撰著的两套系列丛书，都因疫情而缓延了呢。

今年春天，这本书签约时，我对本书的编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把这本书出好，也算是抗疫期间，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事。”

现在，《中华龙凤民俗》就要付梓出版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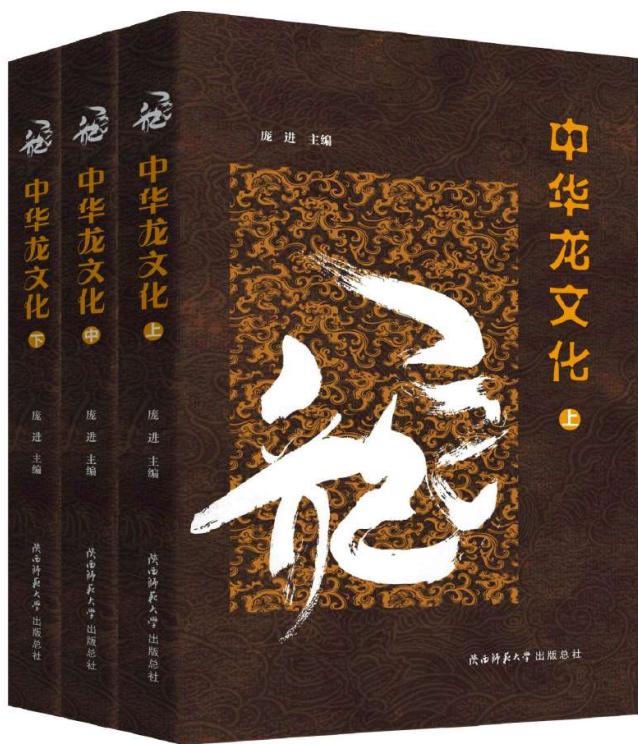
（2020年12月1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中华龙凤民俗》，庞进著，气象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中华龙凤民俗

庞进 著



气象出版社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



《中华龙文化》后记

本书项目筹划于2017年秋天，2018年秋天正式启动。

我们的初衷，是以古籍文献与考古发现、理论探讨与实际考察、传承与创新、提高与普及、高雅与通俗等有机结合的原则，系统、深入地梳理、研究、阐述龙文化的方方面面，力求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展示龙文化的魅力，努力把龙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使本书成为一部荟萃古往今来龙文化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突出、体现文化自觉、担当文化责任、展示文化自信、弘扬文化精神、彰显文化魅力，能够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助益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大型原创性图书。为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投入全方位支持，各位撰稿者通力合作，付出了智慧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项目启动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也引起了广大读

者的关注。

本书作者除我本人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他们是：龙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王东；民俗学、神话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兆元；文艺学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春；文化产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高培中心主任、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黎荔；传播学研究专家、工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姚莉；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唐睿。

全书九章，近百万字，其中绪论、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由庞进撰稿，第二章由王东撰稿，第三章由田兆元、姚莉、唐睿撰稿，第五章由张志春撰稿，第八章由黄佶撰稿，第九章由黎荔撰稿。全书由庞进统稿。本项目能有今天的成果，有赖于各位专家的智慧付出、通力合作，在此，我们向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写一笔的是，在本项目即将启动的关口，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那是2018年8月26日下午，我在等公交车时突发眩晕摔倒，随后在亲友的帮助下，以“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怀疑“蛛网膜下腔出血”住进了陕西省人民医院的急诊病房。打了一夜吊针，第二天上午，我说服大夫，坚持办了出院手续。27日下午、28日全天，我都在为项目启动会议做准备：修改、润色策划书、发言稿、新闻参考稿，为出版社书写隶书“龙腾中华”，为各位作者书写行书“龙”字。29日，我与出版社胡选宏主任一起，迎接参会的各位专家到来。30日，项目启动会如期、如愿地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顺利召开……期间，29日晚和30日晚，我两次犯病，心慌、气短、头晕，胡主任两次陪我到陕西师大医院打吊针缓解，出版社刘东风社长还到病床前探望、慰问。之后的情形就不细述了，总之是几个月内，五次住院，五上手术台，以在心脏动脉血管里装了几枚支架而转危为安。在这里，我要感谢西京医院李成祥大夫及所有相关的医务人员，感谢照顾、关怀我的亲人、朋友、学生，感谢陕西师大出版总社！

我在进手术室前曾写下遗嘱，因为给心脏血管里放支架，尽管已是成熟的医

疗技术，但毕竟有风险，万一手术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我希望有人能接替我所承担的工作，使这部书不至于搁浅。好在让人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我的身体经过治疗、保养，渐渐好转起来。虽然不能说完全恢复到了病前的状况，但承担、完成撰稿、主编任务已没有问题。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身体器官，它们顽强地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次生命历险。

我研究龙文化三十多年，取得的一个成果，便是认识到龙的本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化，而宇宙力则是生发、演化、主宰宇宙间一切的总根源。于是，我有了我有幸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是宇宙力使其然的认识。也就是说，宇宙力赋予了我研究、弘扬龙文化的使命，因为龙象征、体现、代表着宇宙力，是宇宙力与人类之间的中介者、贯通者。那么，我想，在我的使命没有完成之前，龙，宇宙力，是不会让我“挥手从兹去”的。在此，我要由衷地向龙、向宇宙力表达感激之情、崇敬之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句讲得很好的话。我理解，“创造性转化”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可以将理论形态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转化成企业文化、旅游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等等；而“创新性发展”就比较难了。龙文化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龙文化与中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互渗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龙文化必然要涉及、学习、研究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我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也许是自己学力、才力、功力不到位的缘故，竟常有“创新难”的感觉。觉得对人类社会的一些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如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先哲们把话都讲到了、讲透了，我们这些后学，要超越先哲，几乎不可能，好像只能用一些时新的词语，结合当下实际，对先哲们的经典论述，不断地做些阐释工作，或者只能在一些非根本性的，行业性、具体性的问题上做些拓展、讲些看法而已。

“创新难”也体现在我们这部书中。20世纪40年代以来，先后有不少学者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文章，出版的著作数量不少，研究成果丰硕可观。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作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纵观从古至今的龙文化研究著作，本书字数是最多的，内容也是最丰厚、最全面的。从创新的角度看，本书九大章，每一章应该说都有前人未讲过的观点或前所未见的论

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是前人，包括作者自己在若干年前讲过的。看来，文化研究是一个“滚雪球”般的、不断累积的过程，比较难的，也是值得下功夫追求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保持立论一贯性的同时，能有些许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识见。

本书的作者有八位，八位作者组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的，既具有扎实的研究功力，又具有广阔视野和开拓精神的团队。这个团队，对龙文化的定位、意义、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当然，由于八位作者各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治学方向，立足点、视角、着力处、资料来源等等的不同，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古往今来一直未有定论的问题的认识，也就不尽一致了。本书于此，只要作者引证资料详实，言之成理，就不求统一。另外，对各位作者各具特色的论述风格也都尽量地予以尊重和保留。

2020年年初至今，一场突如其来又迟迟不去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地球村人们的生活节奏。然而，参与本书策划、撰写、编审、校正、印制、发行等各项工作的同人们，还是以各自卓越而勤奋的努力——尤其是出版社具体负责这一项目的胡选宏主任，缜细而反复地阅读书稿，逐章提出修改意见，我作为主编，当然也是全力以赴，孜孜以求，终使本书以现在的，比较新雅、厚重、精致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龙文化与中华民族根脉相连、血肉相融，经过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明、展现、演进、升华，龙文化已广渗于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念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象繁意丰。龙文化不仅是全方位、多层次文化，还是全时态文化，它既是过去完成时，也是现在进行时，还是将来进行时。这样的文化用一部书来承载、容纳，显然不可能全然完备。加之，我们的学养、功力有限，尽管做了很大努力，书中肯定还会有错误、疏漏，有需要修改、补充、完善之处，期盼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愿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中华龙，给中华民族，给龙的传人，给每一位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带来吉祥！

（2022年11月1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中华龙文化》，庞进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7月版）

网上行龙

互联网的神奇在传媒上看到不少了。想想看，电脑前舒雅地那么一坐，手握小小的鼠标器，轻轻地点一点，万象世界就将其缤纷的面目展示给你了，情形有些像逐次揭起成千上万个新娘子的红盖头，那感觉真是太妙了！美妙的感觉中，你的视野开阔了，阅历丰富了，足不出户便饱览了人间春色，天涯海角的友谊之手都纷纷向你伸来……

如果你常到网上游走，且对龙文化感兴趣，就不难发现我们的“中华龙文化”网站（开通时的网址是“<http://cdragon.topcool.net>”，后更名为“中华龙凤文化”网站，并启用了新网址“www.loongfeng.org”）。

创办“中华龙文化”网站的起因，要追溯到1998年秋到1999年年初，我为一家影视公司写了一部题为《华夏龙图》专题片，本子写成了，这家公司却因资金不到位而犯了难。为了给待字闺中的“女儿”找一个“婆家”，受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今日作家互联网站”的启发，我萌发了创建“中华龙文化”网站的念头：何不让我们的“龙”到网上去碰碰运气呢？

建这样一个站点，从内容上讲我是比较自信的。1988年戊辰龙年，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一脚踏进了龙文化研究领域。此后就再没有拔出脚来。十二个春秋寒暑，无论在何时，到何地，总是对龙，我们这个民族的象征标志情有独钟。专著面世了《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等数种，提出了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引起了学界和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从技术上讲，我的合作者，晨宇女士，在大学里读的是电子学专业，毕业后几乎天天都和电脑打交道，虽说创建网站在她是平生头一回，但这位同志聪慧好学，能吃苦，有韧劲，这些都很对我的脾气。

于是我们开始合作，我提供材料，她负责设计。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干了一个星期，终于使我们的主页新鲜出炉。接下来是得设法将主页放到网上去。这

件事费神大了，先后向中网公司、广州网易、西安龙门客栈、湖南的网虫之家、四川的天府热线等十余家网站提出过申请。功夫不负有心人，吃了多次闭门羹之后，“首都在线”接纳了我们。1999年7月15日，雅虎发来电子邮件，告知说我们的网站已经被登录到“Yahoo！中文”；7月16日，搜狐来信说我们的网站已出现在搜狐目录结构的“首页>社会与文化>民俗风情>民间信仰”中。7月27日，茂名信息港的网界发来通知，我们的申请也被批准！写到这里，我不禁举起右手，诚挚地向首都在线和茂名信息港致敬！

网站开通以后，传媒以《世界上唯一的中华龙文化站点暨陕西第一个作家学者个人网站开通——庞进和广大龙文化爱好者网上见》为题作了报道。网上的回响也陆续而来，一位署名XianJun的先生给我们发来了英文信件，说“中华龙文化”站点“毫无疑问是因特网上最优秀的站点之一，内容棒极了”。另一位叫希远的网友来信说：“欣喜地看到中国龙文化有了中文网站，它在国际互联网上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相信世界各国华人看到‘中华龙文化’，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希望它在弘扬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增强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他热心地牵线让国外对龙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和我联系。

现在，平均每天有几十人次访问我们的站点。人数算不上多，但我们已颇感欣慰。这等于每天都有几十个友人就龙文化问题和我促膝相谈。这些朋友可能在南国某公司的写字楼里，也可能在北疆某大学的校园一隅；可能是金发碧眼鼻梁高高的留学生，也可能是高额深目一脸大胡子的汉学家。当然，也有人问我，你们的网站有经济效益吗？我说没有，非但没有，还要不时地朝里面“投入”。或问，没钱赚干它做甚？我说，人活着，养家糊口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和这个美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对话，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妙好的对话手段，而对话，又使我们对生命的要义有了具足的体验和享用，我们何乐而不为？

（刊于《海口晚报》1999年11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11月14日、《各界导报·百姓周刊》1999年12月10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中华龙凤文化



龙凤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的精神！

振奋民族精神
研究龍鳳文化

陝西傳統文化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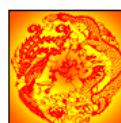
—龙颜沧桑—



—强力推荐—



—五彩龙图—



—龙纹荟萃—

---友情链接---
和谐中国网
西安之子
大龙风范影视
网络中国印(篆刻)
中国龙標
中华龙灯网
贾平凹之友
中国新闻人文化网
古今文化网
红楼醒梦
品筑-民族工艺及服饰
风里情怀
中国图画网
龙 Loong 网
海上风民族民间文化

龙凤快讯

- 各国反对否定“中国龙” (44)
- 中国龙海外形象调查 (26)
- 庞进《龙子龙孙龙文化》出版 阐释 (150)
- “龙”图腾屡遭曲解 专家要改 网民说“ (180)
- 光明日报：龙的标志地位不可动摇 (162)
- 和美凤凰——访著名凤凰文化专家庞进先生 (97)
- 得阳晚报：龙文化专家得城说龙 (154)
- 庞进出席国际龙狮文化论坛作专场报告 (87)
- 光明日报：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 (140)
- 荣“凤凰荣誉市民”称号 庞进凤凰卫 (99)
- 天下凤凰聚凤凰 专家学者论江边上谈 (106)
- 参加中国作协七大 庞进今日赴京 (127)
- 薛英俊 李桂秋推出《变化之道》 (119)
- 《范超散文》面世 (121)
- 庞任隆推出《长安书法篆刻研究》 (129)

[MORE]

站内搜索：全部内容 关键字 搜索



贺信
发言
剪影
书画

畅游文化深海 飘舞精神高天
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

龙坛凤声

•全部

- 龙的标志地位不可动摇，但可以 (158)
- 取名“凤凰”的六个原由—— (141)
- 凤凰文化的精髓：和美 (144)

龙俗传说

•全部

- 龙 王 (4492)
- 龙泉宝剑 (3122)
- 龙生九子 (5336)

龙友佳作

•全部

- 西欧文化中国眼(十一)现代 (162)
- 西欧文化中国眼(十)幼儿园, (190)
- 养父 (358)



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本站创建者、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龙凤书架

庞进新作《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出版。

说龙话凤

•全部

- 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之文化图腾 (134)
- “龙源”观感记 (474)
- 龙脉 (805)

龙人哲学

•全部

- 《创造论》全文下载 (1651)
- 龙文化的哲学思考 (3176)
- 创造哲学概述 (1439)

龙心慧雨

•全部

- 丙戌重阳抒怀 (113)
- 西安来了克林顿 (165)
- “名人与西安”开栏语 (180)

龙凤传人

•全部

- 唐龙飞凤——记龙凤文化研究专家 (131)
- 百花采遍蜜自香 (131)
- 贾平凹的龙凤情结 (372)

龙凤文化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m/pangjin>

<http://blog.sina.com.cn/u/1226319344>

龙网一年

我们“中华龙文化”网站，1999年7月15日在国际互联网上开通至今，已一年有余了。初创建时，我说过这是我们栽下的一棵树，一棵龙树。是树，就有根深叶茂，撑起一方天空，蔚然一片风景的理想。秋冬春夏，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我们都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它，看着它伸枝、展叶，一截一截长大，也看着它勃勃出一蓬一蓬的绿阴，引来四海龙吟，八方凤鸣。

有人问我怎么就想到创建这样一个网站呢？我说主要是世上没有，世上没有，你让它有了，这就是创造，也就是贡献了。还有龙，我是从1988年戊辰龙年开始涉猎的，孜孜不倦了十二年，不敢说通灵透彻了，一清二楚了，接触的材料比一般人多一些，收获多一些，感受深一些却是事实。在我们中国人创造的神物中，大概没有比龙更有意思的了。它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全时态、全色彩、全方位的象征。民族的图徽，团结融和的标志，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以及智慧的结晶，权威的化身，自由意志的体现，等等，都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对龙的认识。我想，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两个世界里讨生活：一个实的世界，一个虚的世界；一个物质的世界，一个精神的世界；一个本体的世界，一个喻体的世界：龙便是虚的、精神的、喻体的世界的一个绝妙的代表。

这样，创建这个网站就很有些意思了——

一方面，它使全世界龙的传人在互联网上有了一个“站”，每一个龙的子孙都可以到这个站逛一逛，看一看。正因为如此，网站一开通，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等众多传媒，都纷纷以“中华龙飞上了互联网”“世界上惟一的以龙文化为主题的中文网站在国际互联网开通——庞进和广大龙文化爱好者网上见”等为题进行报道。龙年到来之际，海内外不少有影响的网站都主动和我们链接，北美银河网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庞进专栏”。反馈的信息表明，春节前后，在银河网的所有作家学者专栏中，“庞进专栏”的访问量名列第一。

另一方面，它使我坐在我的“慧雨庐”中，一杯清茶，一方荧屏，以龙为缘，就和成千上万的我不认识的人发生了关联。记得有位诗人写过一首名为《生活》的诗，这首诗只有一个字：网。的确，社会是一张由千头万绪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大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结。互联网出现以前，这个结是很小的，结与结之间的“联距”（发生联系的距离）很近，“联时”（联系所需要的时间）却不短。互联网使每一个结都有了变大的可能，使结与结之间的“联距”既可以很近（说不定就是邻家那个耳朵里常塞个“耳听”的大男孩），也可以很远（或许是地中海西岸一位银发飘拂的汉学家），而且“联时”变得很短，鼠标轻轻一摁，“吭”一声，便千山万水一脉连，东南西北一瞬间了。

互联网上的站点有“大商场”和“专卖店”之分，我们的网站属于龙文化的“专卖店”。大商场也好，专卖店也好，对光顾者而言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美好的词汇：资源共享。可别小看这个“资源共享”，它意味着大家都无私地向他人、向社会奉献着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劳动。我们讲“世界大同”，讲“共产主义”，“资源共享”当在“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题旨之内。

龙网一年，感慨万千。书不尽言，读者朋友若有兴趣，咱们网上见！

（刊于《今晚报》2000年7月31日、《西安晚报》2000年7月31日、《经济新报》2000年11月1日、《新大陆》2000年8月号；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我们的网站面向每一位地球人

——“中华龙凤文化网”十年感言

我们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创办十年了。互联网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才大规模、大范围地进入国人的视野的。资料显示，1999 年，我国网民仅有 890 万人，而十年后的今天，我国网民的人数已超过了 3 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网络发展速度真是快之又快；同时也说明我们能够“与时偕行”，当年可说是得风气之先——起码在陕西是第一家由个人创办的文化类网站，而十年后呢，也没有被时代之车甩下阵来。我统计了一下，截至今天（2009 年 7 月 15 日），我们网站共上传文章 1928 篇，每篇文章的阅读者按 300 人次算，登陆我们网站的人次就在 500 万之上。

500 万人次，对那些如大型超市般的门户网站而言或许嫌太少，但对我们这样小型专卖店而言就可以称得上相当可观。我们的网站之所以有吸引力，我想首先是龙凤文化的内容——生活在全球各地的华人普遍认同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的说法，几乎都称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其根据何在？于是大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还想“知其所以然”，于是便上网，而一上网，搜索引擎就会把你引到我们的龙凤网来。

当然，我们所坚持的原创性、专业性起着主导的作用。我于 1988 年一头扎入龙凤文化研究领域，在办网站之前，已在这个领域扑腾了十一年，办网站之后，更没有松懈。可以这样说，二十多年来，我年年、月月、日日，都在关注着、思考着龙凤文化，龙凤文化已与我的生活、生命交织、融会在一起。二十多年来，我出版了《龙的习俗》（大陆版、台湾版）《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博大精深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凤图腾——中国

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龙子龙孙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等十余种专著，撰写相关论文、文章数百篇，这些著述为网站的原创性、专业性提供了保证。一个专业性的文化网站，如果原创性的内容很少甚至没有，仅靠从别人那里掠挪来支撑，这样的网站大概是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的。

在坚持原创性、专业性的同时，我们还在综合性、普及性上下功夫。我几乎每天都用关键词搜索的办法，将互联网上有关龙凤的消息、通讯、特写、论述等搜罗下来，经过一番编选，上载到我们的网的“龙凤快讯”“说龙谈凤”“龙坛凤声”“龙俗百科”“龙凤传人”“龙友佳作”等栏目里。目的是以新颖、全面、丰富的内容，让想了解龙凤文化的朋友，一登陆我们的网站，他所想要的东西都能够得到。

网站既是展示的窗口，也是交流的平台。不少朋友在上过中华龙凤网后给我发邮件、打电话，或讨教提问，或交流情况，或约见采访，我当然要认真听取，尽力回答，尽量满足。十年来，以网为媒，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身居海内外各地。而我研究过程中所需要和得到的许多资料和信息，都来自网络，来自通过网络结交的朋友。十年来，我数十次出席或参与主持全国性及国际性的相关论坛、研讨会，作主题演讲；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湖南卫视、河南卫视、陕西卫视、齐鲁电视、多伦多网上电视谈龙说凤；应邀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河南、甘肃、陕西等地为大专院校师生、文化界、企业界人士做相关报告；为浙江、广西、广东、天津、河南等地企业做龙凤文化策划；2007年，我被推举为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2008年，几家网络传媒评选龙文化当代十杰，我被大家高抬，位列首席……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得益于我们的网站。

互联网意味着全球化。只要你上网，你面对的就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个上网的人都有可能和你发生联系。在今年5月深圳首届中华龙文化国际论坛上，我讲过“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既是微观文化，也是宏观文化；既是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话；此前，在接受加拿大多伦多网上电视采访时，我说过“龙凤文化可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话，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尽管立足于中华本土，面向的却是整个世界，我们热诚欢迎每一位地球人光临。

(2009年7月15日凌晨1时于西安慧雨庐)



龙凤国际

- 庞进：腾龙起凤 福惠世界 (582)
 - 庞进：龙道文明概说 (588)
 - 众多媒体关注龙凤国际联合会成立 (530)
 - 在龙凤国际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词 (500)
 - 龙凤国际联合会成立宣言 (531)
 - 龙凤国际联合会成立 (565)
 - 庞进：龙凤文化研究第一人 (570)
 - 庞进龙凤文化活动事略 (633)
 - 屈良国：驰骋加拿大的中国龙 (609)
 - 屈良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30)
 - 屈良国：爱与人生 (510)
 - 刘南生：思者无域大爱无疆 (472)
 - 楠叶龙文化创始人汤威先生访谈录

龙虎快讯

- 答西安晚报记者职茵问 (18)
 - 庞进：让西安晚报走出国门 (23)
 - 庞进《中国祥瑞》丛书出版 (207)
 - 壬辰年春节龙文化十新 (334)
 - 庞进做客凤凰卫视 提出 (354)
 - 庞进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提出龙马精神 (310)
 - 庞进出席2012年全球龙文化大会新闻 (493)
 - 庞进书法“龙”获奖 (519)
 - 读庞进的《天道·龙德·人界》 (585)
 - 天道·龙德·人界 (660)
 - 信仰有根 道德可建 人界可期 (547)
 - 胡锦涛年三十为长龙点睛与民同乐 (1361)
 - 庞进：将龙凤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 (1392)
 - 天府早报：专家提出龙学五大理念 (1478)
 - 漪阳龙会庞进提出龙文化五大使命 (1480)
 - 专家称龙非封建象征具六项职能 (1340)
 - “中华龙凤文化网”10年感言 (1713)
 - 庞进当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 (2077)
 - 光明日报：庞进解读中国龙 (16951)
 - “让龙文化在这里诠释” (12)
 - 龙歌大赛举行 龙文化艺术节活动陆续铺开 (26)
 - 宣传西安的海外窗口 借力办报的成功运作



庞进 著名
龙凤国际联合会主
主席，中华龙凤文
当代十杰首席，中
俗学会会员，中医



四、井田

遭遇剽窃（二题）

1 遭遇剽窃

词典里将“剽窃”解释为“抄袭窃取别人著作的行为”。仅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行为就很不光彩：手里握一把“刀”，躲在阴暗的洞“穴”里，将别人的“东西”“切”下来一块，做为自己的成果出“示”给世人。——毕竟是别人的作品，“示”的时候就难免遮遮掩掩，理不直气不壮，人格上先矮下去一半。

以前，文人行当里，谁要是做下剽窃之事，一旦被发现，曝露于传媒，尽管可能是一时糊涂，让小鬼儿迷了心窍，受谴责写检讨自不待言，弄不好还会将一口不干不净的“小锅儿”背到背上，好久好久卸不下来。人们一遇机会谈起，就会说：某某某呀，不就是当年偷人家的文章，在报上做检讨的那个人么？！如今讲法制了，共和国的法典里，有了堂堂的旨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著作权法》。有法好啊，谁再抄袭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违法，就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当然，法是一回事，违法者是另一回事。违法者要么是法盲，要么是知法犯法，他们受利欲心的驱动，不因为有了法就不违法。于是，我们从传媒上还是看到不少因剽窃而引起的官司。

不知幸也不幸，近年来我也屡屡成为剽窃者光顾的对象。先是1998年，我的先发在《西安晚报》，后又收入散文集《慧雨潇然》中的《索道凌空》一文，被一个姓李的，抄袭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内容，署上自己的名字，发在当年夏秋之交某一天的《华商报》上——这件事我没有追究，那个李某至今可能还以为我不知道。当时想，这个李某大概是个年轻人吧，发文章不容易，一篇小散文，就算了吧。接着是去年到今年，即1999到2000年，我的龙文化研究成果（历十二个寒暑，成书五种，文章近百篇）屡屡被人“抄用”甚至“盗用”。其情形又有多种——

一是抄用了本人的成果，也抄用了别的学者的成果，文末署上他们自己的名

字，所谓“编写者”谁谁谁，而将我们的成果以“资料来源”的方式，笼而统之地列在一起，每人列一种——只列书名，不列著作人名。抄用者很聪明，以为这样做，就不存在“剽窃”问题了，就堵住原作者的嘴了，其实他们依然在“侵权”——侵犯了我们作为原作者的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

二是主要抄用本人的成果，同时夹杂些别的学者的成果，一连好多个版，每个版都用大号字赫然标明“编辑”谁谁谁，可偏偏没有原作者的名字。事后在本人的电话追问下，发出一个《鸣谢》，言他们的龙特刊“受到了著名龙研究专家庞进等先生的大力相助”，且采用了庞进等人的某种“龙书”中的“部分资料”云云。这样做似乎可以让本人满意了，事实上我的确有了一种被安慰感，也觉得没有再进一步追究的必要了。但是，发在特刊上的文章，哪些是庞进的研究成果？哪些是别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版面上还是看不出来。

以上两种情形，都将本人的研究成果列入“资料”的范畴。资料是“用做参考和依据的材料”，写文章、搞研究离不开资料。但是，你可以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用做参考和依据”，却不可以不注明出处、不提原作者姓名地整段整篇地抄。对那些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话讲述出来的文章，我深表理解，甚至还赞赏，也在报刊上看到过若干篇，如本人的关于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和对龙的神性、龙的精神、龙与民族心理的析理概括等等，就多被人吸取、认同并复述；而对那些用的几乎全是别人的东西，署的却是自己的名字的文章，我只能以“剽窃”和“侵权”视之了。

第三种情形是明目张胆地偷。我的《龙珠与龙戏珠》《天龙》《龙舟竞渡》《龙的节日》等文章，先发表于《新民晚报》《太原晚报》《西安晚报》等报刊，后多载于本人创建的“中华龙文化”网站。春节前后，就被一个姓王的小伙子一字不动地窃载到他的个人主页上。本站发现后，曾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质询，并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可这个小伙子还出言不逊。鉴于这种情况，本人将在适当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有朋友说，不就几篇文章嘛，劳得着去打官司？他剽窃你的文章，说明你的文章写得好，有市场。我说这是两码事。多少年来，我们已习惯于一种不讲法的生存，犯法者不知其在犯法，受害者不能、不敢、不愿言其受害。伤害来了，总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再忍；把自己的腹腔，变成了脏水罐，一容再容。其结

果，邪恶往往得不到抑制，气焰反倒嚣张得压过了正义。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最基本元素，是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说，该打的官司还得打，从小处说，这是为自己；从大处说，这是为社会，为一个清明正义的法制肃然的社会。

（刊于《中山日报》2000年4月10日）

2 致侵权者

诸位先生女士，我是通过几个大的中文搜索引擎了解到你们的侵权行为的。可谓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我没有料到，你们未经本人许可，就把本人的那么多文章窃载（原谅我用这个词，因为再找不到合适的词了）到你们的网站网页上；而且，不少篇目非但未署本人的名字，倒显赫赫地标着版权归你们所有。这里真有一比：一个商贩，把偷来的别人的东西摆在自己的货架上卖，还堂而皇之地声言：这是我的！

你们或许会说：“龙年到了，你这些文章多是写龙的，我们这是宣传龙文化呀。”不错，作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普遍认同的民族标志，龙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博大深刻的内涵，研究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对团结龙的传人，昌盛龙的故乡意义重大。因此，十多年来，我一直做着研究、宣传、普及龙文化的工作，觉得对龙文化的宣传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但是，宣传龙文化和遵规守法并不构成矛盾。大家知道，法制文明是当代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而龙文化和世界文明接轨，恰恰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正因为如此，我在上网的每一篇文章的篇末都写上了“作者对上网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的话，并注明了联系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等，可你们为什么就视若不见呢？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联系一下，征得同意，对你们而言，就那么困难吗？你们倒是省事了，摁摁鼠标，就洋洋大观，什么都有了，可作者的权益呢？那一篇篇文章，都是心血之作，凝结着作者的智慧和劳动，对别人劳动的尊重，是一个当代文明人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这些，你们一点都不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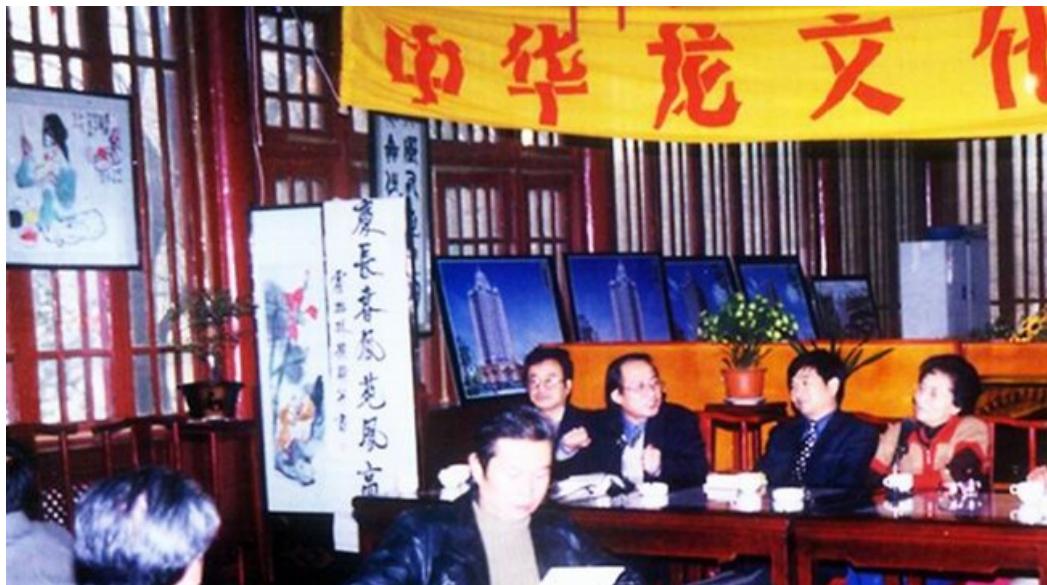
你们可能心存侥幸，觉得窃了就窃了，载了就载了，一来作者未必会知道；

二来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这使我想到祖先留下来的两句古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是的，直接针对网上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目前还没有，但是，依据早已颁布的《著作权法》，就足以对网上的形形色色的侵权行为进行打击和制裁了。著作权是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不妨对照一下，就窃载本人作品这件事而言，你们已经以对本人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获得报酬权等五项基本权利程度不同地构成了侵犯。因此，诸位得有点准备，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一纸状子，把你们请到法庭上去了。

当然，我也可能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去打什么官司——头顶悬着一条鞭，要紧事一件又一件，忙得顾不上了。

（刊于《中山日报》2001年1月25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会兴庆宫

公元 2000 年，是中国农历的庚辰龙年，临近年关的时候，西安兴庆宫公园搞了一个“龙年龙池龙游会”。我闻讯前去观看，但见园中龙门高耸，龙旗招展，龙灯闪亮，龙像列列，龙图处处，树林间摆着龙阵，湖面上行着龙船，还请来了几支舞龙队，敲锣打鼓，做着游走腾挪、舞跳翻卷的各种套路的表演：简直是一个多姿多彩、欢天喜地的龙世界！因做龙文化研究，免不了要将这些龙雕、龙图、龙景、龙舞仔细地欣赏一番，拍了不少照片。之后，就去采访时任园长蒋蔚奎先生，时在 2000 年 2 月中旬。

蒋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我自报家门后，蒋先生高兴地说：“真是缘分，我正想派人去请你哩！”他说他读了不少写龙的文章，也知道我在西安晚报社工作。我问他怎么想到要搞这样一个龙游会？蒋先生说：“龙是咱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祥瑞神物，海内外华人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年快到了，又逢世纪之交，我们就想展示和弘扬龙的文化，让老百姓可观、可赏、可游、可品，过一个吉祥快乐的龙年。”我说咱们组织一次龙文化研讨会如何？蒋先生说：“好啊，就放在咱兴庆宫开，专家学者你来邀请，我们负责会场和接待。”

说来兴庆宫与龙是有渊源的。一千三百多年前，也就是唐代初年，兴庆宫一带被称作隆庆坊，后来天雨积水成为小池，称隆庆池。武则天执政后，将其孙儿

李隆基兄弟五人的宅弟赐于此坊，不久又通过龙首渠引来浐河水，隆庆池便一天一天地宽广了。到唐中宗时，水面已弥数顷，深达数丈。龙是喜水的神物，中国境内的江河潭池，几乎找不到与龙无关者，隆庆池也不例外。相传有黄龙潜藏于此池之中，并曾跃出水面。从秦汉时起，龙被赋予象征帝王皇权的功能。那么，黄龙亮相于隆庆池，就被认为是这里要出“真龙天子”的吉兆。事有凑巧，几年之后，李隆基果然登上了帝位。唐代诗人沈全期作《龙池篇》专咏此事：“龙池龙醒龙已飞，龙德光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

做了皇帝的李隆基自然对隆庆池感情有加，他下诏将池名改为“龙池”，不但继续住在这里，还大兴土木，在池边建起了一系列殿、楼、亭、阁。于是，一个被称作“兴庆宫”的宏伟壮丽的建筑群出现了。改元、大赦、殿试、出征等等许多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都在这儿发生，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在那里“龙凤呈祥”了。其景况，今天的我们从“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龙龟涌圣泉”“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等唐人诗句中还能感受得来。

几天后，我又去兴庆宫，与蒋先生商定龙文化研讨会的事。一进门，宽大的案子上正展开着一幅书法作品，身兼书法艺术家的蒋先生已将唐人沈全期的《龙池篇》写好了，笔势洒脱，书体飘逸。见我进来，蒋先生玉管高提，朱印低落，将书作款然赠我。又数了数，说：“你看，一共六条龙。”我说：“该是八条龙，我姓的这个‘庞’字藏了一条龙，你蒋先生不是也属龙吗？”蒋先生笑了，说：“要是再有一条龙，就是大吉大利的‘九龙’了。”我说：这不难呀，庚辰年不是一条龙吗？……

两天后，中华龙文化研讨会在兴庆宫龙池殿隆重召开，省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莅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不仅研讨了龙的文化、弘扬了龙的精神，而且对兴庆宫的文化建设，对我们刚成立不久的龙文化研究中心也都有值得纪念的意义。会上，我提出了“用龙的精神来开发西部”的观点，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而哲学家赵馥洁教授提出的“龙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的观点，可谓从高处着眼，让人思索不已。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6月6日）

龙起东方

东方市和龙的关系，在出席中国龙文化艺术节之前，我还是不知的，相信许多人也是不知的。接到邀请函后我还纳闷：这是国内首届冠以“龙文化”的艺术节了，这个节不在龙文化积淀深厚的内地省份，比如陕西呀河南呀辽宁呀开，却跑到几近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东方市去开，这里面有些什么说道呢？

走下西北民航的“空客”，在海口美兰机场稍作停留，就有人举着牌子来接了。一路棕林椰海，满眼浓碧鲜翠，简直是绿韵如潮，绿浪滚滚。暖风热雨三小时，面包车进入了美丽的东方市区。好多好多的旗帜，好多好多的彩幅，好多好多的标语：浓郁的过大节的气氛扑面而来。车子在宽阔的九龙大道上奔驰，东道主的热诚介绍，使我们知道“海南龙乡”的来历：东方市境内有一座九龙山，山形像一群龙在奔跑。公元前110年，也就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南越后的元封元年，这儿设立了“九龙县”，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以龙为名的县了。从那时候起，来自中原的龙文化便在这块红土地上扎根伸须，发扬广大，并和当地文化相融相会。境内龙卧村、龙佑村、居龙村、龙脊湾、新龙镇等十多个龙字地名至今传称，可见龙文化源远脉深。

传说肯定是有：南海龙王的九个儿子同时爱上了住在九龙山下的美少女小凤，一齐向小凤的父母求婚。南海龙王发愁难断，便将天后娘娘请下凡裁决。娘娘将小凤变成一颗大珍珠抛向空中，宣布谁抢得此珠，谁就是小凤的夫婿。经过九九八十一天的激烈争夺，珍珠最终落到了最小的老九手中。于是，这位九龙子便同小凤拜堂成亲。婚后又生下九个龙子，九个龙子又娶回九房媳妇，九房媳妇又各生下九个龙子……

传说这是众人编造的，神奇荒诞的后面，是求吉求福求团圆求强盛的心理。九，阳数之最，又泛言其多，“九天”之高，“九州”之阔，“九五”之尊，可谓神圣伟岸，大吉大利。九，又意味着一，“九九归一”，天南海北，百越九黎，都是中

华儿女，一条龙根所系——这根穿越了八九千年的历史隧道，伸展到华夏方圆，延脉至全球各地，粗壮得很、繁茂得很哩。而龙，从“形”到“质”，都意味着团结和奋起。于是，当我看到耸立在市委市府大楼顶上的“东方欲晓，九龙腾飞”八个红色大字的时候，我便明白了“学历史的”李永春书记到任后，为何要把“九龙文化”作为“市宝”之一，挖掘出来，大加弘扬了；也明白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为什么会同海南省、东方市合作，呼啦啦地，将首届中国龙文化艺术节的大旗在这儿展开了。



在东方的几天，我发现这个干净漂亮的城市胖子少，瘦人多，男子精神干练，女孩窈窕秀美——这大概与天热出汗多有关吧。还发现东方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表现出一份由衷的挚爱，这一点你在内地一些地方是感觉不到的。不管是外侨办的符主任、组委会的麦先生、导游小梁、中学生志愿者，还是司机、宾馆服务员、印名片的小伙子、卖椰子的姑娘，等等，所遇之人，所到之处，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都在为这次节会尽力，都盼着把城市建设得更好。另外，东方人还喜欢唱歌，一首《九龙千万喜》的歌儿满街荡漾，不少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天上的九龙，降落在东方大地，送来了九十九个吉祥如意，送来了九百九十个珠光宝气……拥抱着九龙，升腾在东方大地，飞出来九千九百个美美丽

丽，飞出来九万九千个欢欢喜喜，有龙就有喜——”还有一首叫《东方三月三》，旋律也很美：“三月三，三月三，九龙驮来了三月三；三月三，三月三，歌声唱醉了九龙山……龙飞凤舞，国泰民安，喜事最多就是今年三月三……”



要说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是那夜篝火晚会上出现的情形。三堆硬木大火在广场中央燃起，熊熊光焰烛亮了海一样的夜空。先是游戏、对歌，到了午夜时分，便踩着荡气回肠的旋律，跳起了那种转圈舞。一个人手插在腰间在前面跳，后面人把着他的双肩跟着来，一会会就构成一个长长的队列。队列因不断地有人加入而迅速壮大、延长，绕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说不清有多少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成百上千，成千上万……那众志成城的情景，那聚山汇海的气势，相信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来。我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房，双眼发潮，似乎有泪水要流下来……

哦，这不就是龙吗？龙，不就是大家团结，鼓劲发奋地向前走吗？！

（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5月25日、《西安晚报》2000年5月30日、《海口晚报》2001年11月10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濮阳的龙

2000年4月中旬，笔者应邀出席在河南省濮阳市召开的“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抵达后出宾馆随便走了走，清爽旷亮的感觉便悠然而生。前两天在海南看电视，知沙尘暴狂烈地袭击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画面真让人恐怖。而在这里，在身处豫东北、距离首都北京不很远的濮阳，竟然看不到沙尘暴肆虐的迹象。街道宽畅、干净，绿化搞得好，高者树，矮者灌木丛，再矮者草坪，皆绽翠铺绿，整洁可爱。难怪濮阳人言语之间，都不免流露出作为一名“文明城”“卫生城”和“园林城”市民的自豪了。

当然，更令濮阳人自豪的还是龙，1987年出土的，距今差不多有六千五百年的蚌壳摆砌龙。这龙是濮阳市在老城的西北隅一个名叫“西水坡”的地方挖修“引黄供水调节池”时发现的。如今那个地方已是一片水面。我们驱车去看的时候，天上飘着雨丝，隔窗而望，茫茫漾漾。就想要是不挖这个水库，蚌砌龙也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世了，我们这群“吃龙饭”的“龙人”儿，也就不会在这里相聚了。又想肯定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长眠在地层之下，只等着一个什么机缘重见天日呢。

蚌壳摆砌的图案一共四组，第四组只是一节残存，辨不清是什么形象了；第二组也混混的，像是龙虎叠压在一块了，还有石斧呀蜘蛛呀什么的。清晰的是第一组和第三组。第一组右龙左虎，中间睡一个身高达1.84米的男性墓主。第三组也是有龙有虎，龙背上还骑着一个小人儿。关于这位墓主人的身份，目前的说法已多达五种：一说是巫师，一说是巫师兼部落首领，一说是伏羲，一说是颛顼，一说是蚩尤。几种说法都没有定论。最后一说是王大有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当年黄帝和蚩尤交战，蚩尤战败，被械杀肢解，是其余部将其尸骨抢走，偷运到这儿秘密埋藏的。根据是尸骨看上去已被“腰斩”，胸椎和胸骨已不存。此说受到了来自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学者们的挑战，他们认为墓主人的尸骨是基本完整的，

缺少的胸肋是自然腐化或被外力扰动所致，这在“田野考古”中是常见的，根本不存在被“腰斩”的问题。两种观点谁也不能说服谁，讨论会上短兵相接，气氛颇为激烈。



20世纪80年代末蚌砌龙面世的时候，国内已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内蒙古赤峰小山遗址赵宝沟文化猪龙纹，和陕西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鱼龙纹出土。由于两种龙纹都和后来的成形龙纹还有些距离，因而被称作“原龙纹”。濮阳蚌砌龙时间上比上述原龙纹晚一些，属鳄形龙，由于体型比较大，形象同后世的成形龙纹接近，内涵也丰富，因而有了“中华第一龙”之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查海出土了距今八千年左右的石块摆砌龙，这条龙无论是时间的久远，还是长度和宽度，都超过了濮阳蚌砌龙，于是一些学者就认为濮阳砌塑龙应改称“中原第一龙”。但是，濮阳和河南省的一些学者还继续坚持“中华第一龙”的说法。他们认为尽管其它地区出土了比濮阳龙年代早、体型大的龙，但其艺术造型和文化内涵都比不过濮阳龙。至于濮阳龙图的含义，有说反映的是“人兽母题”，是

巫师乘龙、虎、鹿“三跪”升天；有说是中国最早的星象图；有说墓主人与龙虎相伴，表示着征服自然的力量和情感，表达着勇往直前的阳刚之气等等：几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

尽管濮阳有“颛顼遗都”“华夏祖庭”之称，历史上的“城濮之战”“澶渊之盟”等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也有戚城、子路墓祠等古迹，还是中原油田的所在地，但整体上讲，在蚌砌龙出土之前，知名度还算不上很高。蚌砌龙产生的轰动效应，使濮阳名声大振，有了“龙乡”的美名。如今，龙已成为濮阳人特别珍惜的资源了，其喜爱和开发的程度，从耸立街头的“小祥龙”身上就可看出来：红金大头，圆亮双睛，张嘴翘鼻笑嘻嘻，身穿钱纹褂，足蹬旅游鞋，一手举着“2000濮阳中华龙文化活动周”的标志牌——牌中央是一个龙头形“濮”字，一手打着一面红色小旗，上书“龙乡欢迎您！”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7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0月26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铜梁看龙

做龙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不可能不知道铜梁龙的。可以前了解的一二，都来自于相关资料和视屏传媒，未曾直接目睹。这次接到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函，就想这回该能亲眼看看中国最精彩的舞龙表演了吧？

节会组织者明白大家的心思，在报到的当晚就举行了“龙之魂”大型歌舞晚会暨开幕式。上演的节目多由数百上千人参与表演，场面宏丽。作为主角的龙自然壮观得很。求雨龙，竞渡龙，鲤鱼龙，金银龙，流星龙，还有国庆大典时，腾卷过天安门广场，从而名扬天下的大蠕龙。两条大龙身躯长过百米，通红透亮。舞龙者动作协调，行游、穿插、盘绕、翻滚、腾跃，做出种种造型，气魄之雄大，气势之磅礴，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大蠕龙表演还不是晚会的高潮。高潮是接近终场的火龙。主持人的声音未曾落地，烟花便四处爆起，十条彩龙奔舞进场。转瞬间，铁水花打了起来，哗，亮了一方天；哗，再亮一方天……人们激动了，振奋了，全场响起叫好声，掌声如雷。偌大的体育场，一时间爆热成一个璀璨的、沸腾的龙世界。

我手持相机，很想将眼前情景拍下来，无奈看台和表演场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不能下去，可谓干着急没办法。坐到回宾馆车上，我说要能近一些看看就好了，铜梁文化局的同志告诉我，可在大街上看，艺术节期间，天天晚上都有火龙表演。就见街道两边有大桶状的炉子蹲着，炉膛里的炭火依然明亮，人们正熙熙攘攘地散去，看来是刚刚表演过。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都惦念着看火龙。先一晚是去公园赏龙灯，待返回表演已结束，只看到渐渐远去的火龙尾。第二晚又是文艺演出，第三个晚上下了雨；第四天下午雨雾蒙蒙，我担心又看不到了，可喜的是晚饭前后雨悠然停了。我问宾馆服务员今晚能看到火龙吧，服务员说估计没问题，还让我不要下楼，说你住的房间大窗临街，站在那儿看正好。街上人挤人，弄不好还会烧了衣服。

然而我还是拿着相机下了楼。不到8点，激越的鼓点响了起来，就有烟花嗵嗵地绽放在夜空中。连接广场的丁字路口人潮涌堵。我疾疾奔去，费劲地挤到场子里，但见一群一群的烟花喷得正猛，两条彩龙在弥漫的硝烟中舞得正欢。表演者全都扎黄头巾，穿红短裤，精光着上身。场子对称的两边，各置一个火炉，鼓风机吹得亮火熊熊。一个小伙子用一米多长的竹竿片捅一下，竹节头上就有一火柴盒大小的熔铁，他将熔铁块向空中一抛，另一个表演者手持锹头大的木板猛然一击，“啪”一声，铁水花便先上后下，成伞状、扇面或万千不规整的形式散落下来，恰如阳光出筛、星月粉碎，其瑰丽夺目，任何形容文字都难以到位。每打一下，欢呼声一片，就觉有碎屑落在脸上手上，微微地麻一下。铁花助威添彩，场面火爆激烈，那些舞龙的小伙子们分明劲益足、势更猛了。



表演结束时，我走近那位身上粘一层黑屑的打铁花者。我说让我看看你的手，他伸过来，手是黑的，有烫烂的旧疤新痕，问疼吗？回答是“不碍事”。问这炉子一次装多少铁？“十几斤。”问你们是那个乡的？“高楼镇。”为啥要玩火龙？“辟邪，好看，大家高兴！”问到外地玩过吗？“玩过！”他把手拍抹了一下，自豪地说：“啥子地方叫就到啥子地方去！”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11月11日、《海口晚报》2000年11月24日）

九龙浴太子

大足石刻早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近年又升格为“世界遗产”，于是，那印制精美的彩色导游图上，连重庆市都省了，直称“中国大足石刻”。的确，大凡到四川、重庆旅游的海内外观光者，大足石刻都是一个靓点，能去看就尽量去看。

大足石刻造像达六万余尊，分布在七十多个不同的地方，最集中者是宝顶山大佛湾和又称龙岗山的北山。重庆铜梁举办中国首届龙灯艺术节，组委会安排我们去参观。进得宝顶山的园门，精美的造像依次展现在眼前。时间有限，对前面的三君龛、圆觉洞、牧牛图、千手观音像等等，只能粗略地看看，唯雕刻在大佛湾的北岩上的“九龙浴太子”让我脚步留连。

想来这里原就有一束淙淙流水的，那是从山石深处渗出来的清泉。精于造像的南宋艺术家见清流而生灵机：何不雕刻神龙以利用此水呢？龙是喜水的神物，有水就该有龙啊。何况佛经记云：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也就是还未觉悟成佛，仅仅是刚做上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就有龙王口吐净水，为其沐浴。于是便因地制宜，就近取材，在清流滴渗处雕龙头九颗，且巧引清泉，让其从中央大龙的口中涓涓吐出。泉下雕悉达多太子双手合什坐像，那清泉便不偏不倚地滴落在太子的头顶上。

仔细看这些龙头，可谓相似中又有区别。眉毛粗放，眼睛凸圆，福态的狮鼻下，大嘴长伸且有敦厚的胡髭，看不到所谓的鹿角、牛耳，还有獠牙。这是相似处了。不同的是有的吐舌，有的闭口；中央大龙的口张得尤其大，露出水津津的舌头。太子趺坐在那儿，翘眉，睁目，敛口，沉静的表情中透出些许坚忍，让人联想到他日后的大气象和大作为。而那些茸茸的苔藓、绿藻，或红或黑的泥痕、水锈，所昭示的，便是岁月的漫漶、年代的久远了。

见我看得仔细，同行的一位年轻人问道：“庞老师啊，古代的印度有没有龙

啊？”我说没龙，有的是“那伽”(naga)。naga的本意是蛇，或有些神性的蛇，是汉魏的佛经翻译者将其译为“龙”，大家接纳了，也就认为它是龙了。佛教中也没有什么“九龙”，九龙是中国人将最大的阳数“九”，同具备着诸多神性的“龙”结合起来，从而表示龙神之普遍、龙性之阳刚、龙力之强大的。



“这么说来，这幅雕刻图案，反映的是龙文化同佛教文化的融合了。”我说对了，咱们的祖先们，历来都有不错的胃口，本身的能保持，外来的东西也都吃得起，吃了就尽可能地多消化，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在研讨会上讲中华龙有博大的内容和“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精神，这“九龙浴太子”就是“容合”的形象化。

（刊于《神州》2001年第1、2期合刊；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庞进著，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查海龙玉

全国玉·龙文化研讨会在辽宁省阜新市召开，接到邀请函我喜上眉梢，因为那里有查海遗址，有目前发现最早的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1993年我编著出版《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的时候，查海龙还没有出土，“八千年”的提法还只是一种推测。查海龙使“八千年龙文化”有了一个确证，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

查海遗址离阜新市不远，乘车几十分钟，赭红色外观的查海遗址博物馆进入眼帘，整座建筑由大小不同的长方形和梯形构成，兀立旷野，庄重而醒目。

遗址就在馆后百余米处。远看唯见明朗的阳光在两块矩形大玻璃罩上跳跃，近前才能看到玻璃罩下的摆砌龙。此龙长近20米，宽达2米，用差不多拳头大小的石块摆砌而成。视其形状，扬头向西南，拖尾甩东北，口大张，背弓起，跃跃然有腾飞之状。也许是年代太久远了，腿足已不清晰。参与发掘的专家说此龙1994年出土时，石块呈红褐色。然如今已发白了，形状也呈现朝模糊演变的趋

势。于是就谈及保护问题，整体挖走吧，太大了；就地盖房吧，需要一大笔资金——做好一件事，不容易。

八千多年前，这里是一个村落，石块龙就摆砌在村落中心的广场上。先民为什么要摆砌一条龙在这儿呢？学者们根据龙砌南侧和腹部下方发现一批墓葬和祭祀坑的情况，推断此龙可能为祭祀用龙，表达着某种宗教意识。也有学者认为此龙可能是撒灰驱虫习俗的演变，是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达到辟邪御凶的目的。我的观点是综合的：摆砌龙似蛇不是蛇，说明查海先民已将动物崇拜升格为神物崇拜。既成神物，就有多种神性和多方面的功能。用其沟通天地，祭祀上苍神灵，可矣；用其祈雨祷水，求得农牧业丰收，亦可矣；用其辟邪御凶，充当部落的保护神，更可矣。

遗址东边有一条沟，沟沿丛丛地长着野酸枣。时值金秋，繁盛的酸枣熟成了酱红色。摘一把一边走一边吃，我们去看沟下的“龙泉”。这是一眼水质很好的旺泉，从古到今一直汩汩地流着。现已用水泥做了一个圆圈状的保护罩，一根管子就通到博物馆里去了。站在一棵浓浓绿的垂柳下，我想象着查海先民抱着砂陶罐到这儿来取水的情形。八千年了，人们对水的依赖依旧。有水就有人，就有龙：水就是人，就是龙；水，人，龙，三而一，一而三啊。

思绪正纷纭着，办会的同志招呼大家去参观博物馆了。查海遗址从1989年到1995年，先后进行了七次发掘，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我们看到了其中最为珍贵的两块龙纹陶片和多件真玉器。陶片龙纹，一为盘旋的龙体，一为蜷曲的龙尾，鳞状纹理栉比排列，清晰可见。龙形摆砌体大而粗，龙纹陶片残小而细，两者正好互为补充。玉器有玉匕、玉玦、玉珠等，和龙一样，这些玉器也有八千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真玉器。龙和玉，实乃中华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两珍”，是先民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而能动地改造、升华自然的最早的表征，将其视为文明肇始的标志实不为过。尤为可贵的是这两大标志竟相依相伴地同时出现在查海遗址！难怪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来这儿考察后，欣然挥笔，写下了“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题词。

（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3月20日、《光明日报》2001年8月15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龙头骑照

人到风景名胜地都喜欢照相，似乎这样自己就和大自然一样美丽了，就和大自然一样永存了。到的名胜地多了，照片也就多了。弄个漂亮的大影集装起来，相好的来了，就捧出来让看：瞧，这是我在这里，这里的温泉好得很。看看，这是我在那里，那里的风光美极了。要是混个什么名人，孩子可以给人炫耀：这是我爸爸！一旦自己与世长辞了，也给了报刊以充实版面的便利：这是某某某和某某某在某某某。

临潼华清池是名胜地了。要照相最好去九龙宫，九龙宫最好去石龙舫骑龙头。那龙头是汉白玉做的，大而光，亮而刚。耸角扬首，开嘴露牙，眼珠子轱辘，白胡子乖张，好雄伟，好气派。两龙并首。骑北龙，有湖水潋滟，殿堂罗张；骑南龙，有峦岭苍秀，亭阁参商。不愿意骑了，还可以抚龙而立，扬眉放眼，就显得踌躇满志，气宇轩昂。

从小就对龙头骑照心驰神往。那会儿，照像还属“奢侈”的范围，黑白都很稀贵，更谈不上彩照了。不象现在自己有了照相机，一摄几十张。不过，确实还照过两次。一次是和弟弟妹妹一起照的。我力图照出神气，就学了红卫兵的派头，扬着头，挺着胸，攥着拳头。可相片一出来，就有点傻眼：最不来劲的是我，像我的馍馍被人偷吃了似的，还穿反了背心，不伦不类，你说有多么扫兴！弟弟是一副纯朴憨厚的模样儿。只有五六岁的小妹，照得最为出色：胖乎乎，圆嘟嘟，小猫咪似地蹲在龙头上，嘴角旋两个小窝儿，倩得人心疼。

以后，好像再没有骑龙头照过像。据说，现在那龙石舫已是“热点”中的“热点”了。照像得排长队，等半天。熙熙攘攘，拥拥挤挤。这就有了插队的，于是就争吵，就拉扯，就叫骂，甚至大打出手，还有被掀到湖里去的——这自然是极为罕见的情形了。

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家对龙的喜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

叫中国。”“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和龙头龙身紧紧地贴在一起，血脉里就有了龙的向往，龙的渴望，龙的刚强，龙的奔放。“没有愁肠，只有翅膀，快快随着它高高飞翔，一起飞到幸福的地方，一起飞到凤凰的身旁。中国呵中国，龙的故乡！”

（刊于《太原晚报》1987年8月11日；收入《兵马俑狂想》，庞进著，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昆明买龙舟

看完金殿下来，肚子就有些饿了。和许多城市一样，昆明大街上的餐馆也不少，多是有门面，又将桌子沿街摆出来，兼了大排档的阵势。我们找一家看上去干净些的坐下，随便点了个菜。

这时候，一个瘦瘦的小伙子踅到桌边，手上托一个紫红色的龙舟，背的网兜里，还有水鸟、鹰隼、菩萨、弥勒佛等。

“先生，买一个吧”，小伙眼睛里滚着笑意，荧荧有光，“做个纪念，很好的。”

“多少钱？”我顺口问了一句，没有买的意愿。

“九十八，很吉祥的。”

我瞥了一眼，说：“最多值二十。”

“进都进不来的，八十吧，八十卖给你。”

我摇摇头，笑了笑。

“那就再添点吧！”小伙磨上了。

我依然摇摇头。

如此者再三。

“好啦，二十就二十吧，折本卖你啦。”小伙把龙舟放在我的面前。

我不好说不要了，就把龙舟拿起来看：造型不错，龙头高抬，龙尾翘起，舱里坐着七个小人儿，有的托塔，有的抱鱼，有的弹琵琶，有的摇芭蕉扇，还有一位是正在哈哈大笑的挺着大肚皮的和尚；做工也不算粗糙，片片细鳞，滚滚波浪，龙须龙爪，以及小人儿的鼻子眼睛眉毛胡子都还像模像样。

“这是用什么做的？”我问。

“石头。”回答得很干脆。

“不像”，我有些怀疑，“石头应当再重些。”

同桌的老赵拿起来看了看，说：“这肯定不是石头，要不然，咱找个地方鉴

定一下。”

“绝对是石头，骗你不是人！”

我趋向于买了：即使不是石头，凭这做工也值几个钱；况且我一直在做龙文化研究，对龙，应该说有比一般人大大的兴趣。

小伙见我不吐口，就加重语气，坚定地说：“要不这样，当着你们的面，我把这个摔在这儿，要是石头，你们掏钱，不是石头，我抬脚走人！”

我抬眼看小伙，小伙的眸子发着直光，荧荧的，看不到胆怯，也看不到疚愧。

“摔了多可惜，买了。”

回到友人家里，友人们看看造型、做工，问了价钱，都说不贵。问是什么材质的，我答小伙说是石头的，不知道是不是。

于是装起来。不料包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掉到了地板上，拿起来后，尾巴断了，龙角折了，一个小人儿的发髻也掉下来一块。从裂口处一看，咳，这哪里是石头？分明是用那种硬塑或胶质的东西做外壳，里面则是浸了水的石膏粉！

哈哈，上了个小当。

我把这艘经过粘接的龙舟，连同小伙那让人既看不到胆怯，也看不到疚愧的目光一块儿放在了书架上。

（刊于《西安晚报》1996年9月3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曲阜龙图

出圣人的地方，三轮车都和别处的不一样。别的地方是蹬车人在前，坐车人在后；这里是坐车人在前，蹬车人在后：给人的感觉好像坐在铲车上似的。一下汽车，我们就被这样的铲车“铲”了起来，沿着圣人当年走过的“神道”，驶向绿意森森的孔林。

坐这样的车子前无遮拦，想看那里，就可以看到那里。更好的是，蹬车人兼作导游，一串串解说词很流畅地从脑勺的后上方传下来。我们这位说他也姓孔，是圣人的七十五代孙，“繁”字辈的。“你们没听说过吧，”在介绍了石坊、碑亭等之后，圣人后裔说，“那年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来曲阜，在圣人出生的尼山发现了朱砂石，说这种石头可以开采做章料。后来我们这儿就有了采石加工厂，还兴起了送图章的风俗。青年人结婚，男的选龙，女的选凤，小娃娃过岁，大人们就为孩子选一枚夫子像：都是吉祥的意思。你们也可以选几枚，做纪念品挺好的。”

多年来对龙文化的关注，使我的脑子里总有一根对龙敏感的神经。来曲阜之前，就想着将龙和圣人及其家族的关系考察一番，蹬车人的介绍，使我的兴趣更浓了。依我的考察，作为古人由多种动物和天象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龙一直按天神与人杰交渗益彰的规律演进着。孔子当年就曾将老子比作龙。传说他专程去洛邑拜见老子，回来后，对弟子们大发感慨：“我竟然见到了龙！龙，不像鸟那样可以用箭去射，不像鱼那样可以用钩去钓，也不像走兽那样可以用网去捕。它合起来是一个整体，散开来各自成章，驾着云气飞翔于阴阳之间，令人口张不能合拢，舌举不能问讯，简直捉摸不透！”不错，老子的静动自如的神态和纵横天地不拘一格的才思确实有“龙”的风采。

那么，孔子自己和龙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相传，孔子出生的那天夜里，有两条苍龙绕着孔子母亲颜征在住室的屋顶盘旋，同时有五位神仙也从天而降。还有记载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临产前，曾梦见两条苍龙自天而降，两神女手持香露

从天空冉冉而来，给颜氏洗浴香露，同时天奏仙乐。如今，《二龙五老》传说已和《尼山祈祷》《匡人解围》《西狩获麟》等人们熟知的故事、传说一起，被精制地刻绘在“曲阜孔子精华苑”里。——当年，六十六岁的叔梁纥先生为了有个健全的儿子继承家业，不惜和礼仪相悖，娶十七岁的颜征在小姐为妻，生孔子于尼山崖洞。如果史书记载属实的话，孔子就不会诞生于屋下，苍龙又怎么盘旋在屋顶呢？这里，传说和史实有了矛盾——为了增添人物的神圣，请奇异非凡的神龙来帮帮忙，倒是可以理解的。不光孔子，中国的不少帝王人杰也都是这么“强强联合”的。

在孔子的大弟子颜回的庙门前，我们见到了朱砂石的龙章凤印。一溜十几个桌子，不待你走近，热情的招徕声就拉拢着你。要价不算高，还现场给你刻字。同行的几位女士每人都选刻了一对两对。我选了一枚龙章和一枚夫子像。龙是透雕在章料上部的，扬首飘发，瞪目含珠，龙身蜿蜒起伏，鳞爪清晰可辨。夫子像也挺好，老人家高髻畅服，额头宽阔突出，垂洒着瀑布般的须髯，笑眯眯地向你拱手。

也许是圣人爱龙吧，走在曲阜的地面上，那些盘伏、旋升、飞腾的龙图会再三地撞到你的眼前：孔林石坊上的盘龙，孔子墓碑上的二龙戏珠，孔庙中的龙柱龙陛、游龙枋檩，孔府中慕恩堂绘龙彩画，以及出土文物龙形玉带钩、龙纹璧等。这些龙都是神灵美善之龙，寓示着吉祥嘉瑞的神性。就连驮石碑的“龙子”——龟趺，即“赑屃”，也被拿小喇叭的导游员寓以祥瑞：“摸摸赑屃的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赑屃的背，长命到百岁……”只是那些石碑都被铁栏围着，让想摸的人摸不着。

像不会放过天地间的任何好事情一样，中国的帝王们自然不会放过具备通天、善变、显灵、兆瑞、示威等神性的龙。他们认为自己是“授命于天”的，是代表上天管理人间的，因而是百分之百的“真龙天子”。而龙又源远流长，广布世间，谁也不能垄断它。这样，就有了喻示人杰的“龙”和做为“真龙天子”的“龙”相遭遇的情形。

孔子是被帝王们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其庙府用龙，按说该不会有什忌讳。但“王”也好，“先师”也好，在“真龙天子”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曲阜孔庙中的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该殿

四周廊下有雕龙石柱二十八根，前檐下的十根尤其壮硕美观：造型华赡富丽，刀法刚健精巧，条条盘龙扬首奋髯于祥云间，大有冲天之势。这些石柱龙，雕得很深、很美，似乎比皇宫里的龙还要“龙”，因此，在乾隆皇帝来曲阜祭孔时，孔氏后裔就不得不将石柱包裹起来，并为此而提心吊胆——唯恐“真龙天子”看见后有所怪罪。



清皇室因“龙”而怪罪孔氏后裔的事不是没有：也是在乾隆年间，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这当然是犯禁的，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他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这位圣人后裔死后身上还背着山一样重的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一道铁链，再锁一道铁链，再再锁一道铁链，而且不准埋进孔林：你说可怜不可怜？

（刊于《西安日报》1997年7月31日；《大众日报》1997年7月19日；收入《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庞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问雨

“人老几辈，没见过山上的树能被旱死。”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诉说今年旱象时说的一句话。几个月来，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全不管老百姓“心里怎么想”。如果说经常断流的自来水已使人对今年的大旱忧患良多的话，这次的户县之行就更使我对恣意肆虐的旱魃恨恨有声了。

赵、杨二位既是勤奋写作的文化人，又是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员。他们早就说要导引我们走一趟朱雀森林公园。不料，住进户县招待所的当晚，半夜里，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老赵一阵风似地旋进屋，人还没有落座，就火急地说：“明天不能陪你们了，刚才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火情严重了，西边到周至，东边到蓝田，绵延几百里，危胁到了国有林和航天部的弹药库。国务院、省上、市上都来了人，县上所有的机关干部，全部出动，自备干粮，明天早上五点集合，上山灭火！”我们都坐了起来，免不了询议一番，说：灭火是大事，你赶快去忙吧，不要管我们了。

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车队驶过户县街道：前面一辆警车，后面一辆救护车，中间五辆军车。军车上坐着衣衫穿洞、颜面灰黑、神情疲惫的子弟兵——有的战士口上捂的白毛巾都没有取下。他们显然是和烈火奋战了一个整夜，刚被替换下来。——同志们辛苦了！

早饭后，老杨匆匆赶来，为我们安排了一辆车，就也去忙灭火的事了。于是我们上车，顶着炎炎的阳光，向森林公园进发。一路上感受最深的是土太大，过往的车辆扬起滚滚黄尘，热烘烘地朝你身上扑。沿途的景物在弥漫的尘土中变得焦躁不安。稍稍疏朗的时候，你能看到山头、山腰、山脚那一棵棵、一簇簇枯黄的树木，十二分地刺眼；即使那些依然绿色的叶子，也萎萎缩缩，不见了水灵之气。那种山雨过后，葱茏绝尘、滴翠如洗的感觉是绝对没有的。

水太稀少了。路边的河沟已近于干涸，满沟都是呲牙咧嘴嗷嗷待哺的石头。

进山后见到了水，也清冽，也潺潺，就是太纤弱，太细瘦。即就是光头山下那道有名的几十米长的瀑布，这阵儿也成了三束细麻绳。瀑布对面有座亭子，卖饮料的小伙子说，这瀑布水旺时，要5米多宽呢，人坐在亭子里，衣服都要被溅过来的水沫打湿的。如今旱成这个样子，没有断流就不错了。

龙潭上方，天柱峰下，是一个相对开阔的山口。当我们站到那一片光滑的石坡上的时候，一种怪味刺鼻而来，是焦糊味！树木烧着了的焦糊味！据说是火的山林还在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但热风还是把令人不安的信息传了过来。多么可怜啊，那些成长有年的树木，那些装点山野的花花草草，全在火魔的噬咬中挣扎、扭曲、痉挛、抽搐、丧生！山上没有水，不知那火怎么个灭法？听说采用了灭火弹，但那灭火弟能将火星儿全部消灭吗？山坡上的落叶厚厚一层，干枯的树枝触目即是，一遇火星就会烘烘而燃，再借上风势，又怎么好灭？即就是这些绿草绿树，一旦烧起，也很快地会被烤干，应了“干火湿柴”的道理，且不说松柏之类，本身就有油气。

“唉，要是下一场大雨就好了！”我由衷地感叹道。

“你不是研究龙文化的专家吗？”同行的朋友说，“多少条龙从你手下过了，何不招几条来布布雨？”朋友的话使我怦然心动。不错，在神话传说中，龙是司理雨水之神，民间流行的抬龙王、转龙阁等祈雨习俗，祷告求拜的也多是龙神。按神话中的说法，如今这样的旱象，一定是旱魃在肆虐做怪了，而旱魃能如此猖狂，正是司理一方雨水的神龙失职所造成的呀！

于是，在奋力地登上顶峰畅远台之后，我便立在那块突兀在山巅的大石上，面对莽莽群山悠悠苍穹厉声呼告了——

东西南北中青白赤黑黄大小雌雄蛟螭蟠虬诸龙听着：

尔等原为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云电虹霓卷风之辈，赖天下众生崇而拜之，乃升腾集合为神，承神龙之洪名，秉司雨之神职。而今旱魃逞凶，赤炎千里，河川断流，田园龟裂，草树干枯，稼禾萎死，山火蔓延不灭，林树化为灰粉，官家忧心忡忡，百姓怨声载道：此实为尔等失职所致。神职不可渎，渎之则为罪；重任不可懈，懈之则为孽：此人神同鉴，古今一理。现正告尔等，快思慚怍，将功补过，速速行云，多多布雨，使山川甘润，田畴霖泽。如此才算克尽职守，不负

赫赫神名、芸芸厚望！否则，尔等还有何面目堂皇于神位，招摇于潢池，领天地之福禄，受众生之敬拜？不如找根绳子吊死算了！

呼告完毕，顿觉心怀稍畅，一阵乏意袭来，便躺在大石上，两腿撒开，双目眯合。忽然，耳边呼呼风响，一群牛头鹿角鱼鳞蛇身之辈向我拢来。其中一位扬角翘眉垂髯飘须黄肤色者向前施礼道——

庞先生庞专家庞老师：

先生的一番斥责，如响雷灌耳，令我等惶悚不安。旱魃为虐，数月不雨，我等失职多矣。然我辈虽忝列神位，有上天入渊之能，行呼风唤雨之事，然亦有难言之隐：环境恶化，气层污染，阳光无阻，日渐毒烈，我等出门，常有鳞皮晒破之虞；而那些旱魃水魅，也今非昔比，竟风云际会，聚在一面“厄尔尼诺”的杏黄旗下，勾结抱团，与我等作对；更有人视赫赫禁令如儿戏，随便抽烟，就地烧烤，山林浮燥，岂有不燃不延之理？……上述言词，绝无推卸责任之意。清净乾坤，人神同造；天地一体，众生共美。我辈当抖擞精神，负起职责，同志们，扬髯、振鳞、瞪目、屈体，准备——起！

我恍然惊苏，但见一团乌云在头顶盘桓，天地山川片晴片阴。于是起身，和朋友们说说笑笑下山。走到山口，坐在饭铺摊休息，小老板惋惜地对我们讲，刚才还落雨了呢，只是太少了，太少了。

我说会有的，会有的……

抬头望天，天边云团翻腾，涌动不已。

（1997年9月7日至17日于西安慧雨庐；刊于《西安日报》1998年4月2日；收入《慧雨潇然》，庞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龙窝

本文讲的龙窝，在秦岭北麓一个叫祥峪的谷道里。去的时候是一个秋天，度假山庄的主人请我们喝鹿筋酒、尝野猪肉。看那风景介绍里有叫“龙窝”的地名，立马兴趣陡增。饭后稍稍休息，便约同行的一位女士去龙窝一看。

峪沟流水，清凌凌、哗啦啦地淌着。峪路沿着流水伸延，弯弯曲曲。路边青草蓊郁，山花烂漫。宽阔处稻田一片连一片，稻子都长得很好，齐楚楚，密匝匝，穗儿都垂垂，集体沉思的样子。

前面出现一座小楼，我说龙窝近了，女士问在哪儿，我伸手向前指。墙上有三个大字。那是“养蛇场”啊，女士不明白。我说蛇既是龙的前身，又是龙的替身，那些属蛇的人不都说自己属小龙吗？所谓养蛇场，一圈墙而已。蛇不多，一棵楸树下盘了几条细长的菜花蛇，近处盘一条稍粗的白蛇，都不动，无精打采的样子，大概是已预感到自己命运悲惨吧。小楼下有蛇餐馆，两女郎坐在门首，红嘴一张问吃蛇不，回答不吃不吃。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却吃龙的模特儿，事情就这么怪。

再向前走，迎面一座小庙，上书“大锅寺”。推开虚掩着的门，一老居士笑咪咪地迎上来，问“转来啦，喝呀不”？说“不喝不喝”。就问“为啥叫大锅寺”？“这儿原来有一口神锅呀，”居士的面容像菊，一说话菊瓣就动，“苦水放到锅里能变甜，甜水放到锅里能变酒，吃了锅里饭，百病不生。锅大哩，四个人坐在里头摸雀雀牌，谁不挨谁。”问“如今锅呢”？“唉，可惜大炼钢铁时给砸了……瞎瞎事做不得哟！那领头砸锅的人就遭了报应，生下的娃个个都是傻傻，老婆大前年还让车给撞成了瘫痪。”……

从大锅寺出来，同行女士笑问我：“这寺庙该和龙无关吧？”我说：“咋能无关？万事万物都相关。你看那观音菩萨坐像前不是站着一男一女吗？一个是善财童子，一个龙女。龙女都长相漂亮，心地良善，是菩萨救苦救难的好帮手。还有

当年那口铁锅，锅要烧水吧，水就归龙管。居士讲锅能使苦水变甜，甜水变酒，说不定就是龙神在显本事，借机慰劳一方百姓呢。那领头砸锅的人，不但把锅砸了，也把龙神显示本领慰劳百姓的机缘给砸了，龙神能不发怒示威吗？”

说着走着，前边突然开阔起来。群山怀抱，气象万千。有黑鹰在空中旋，有花花鸟在林中鸣，一只野兔支着耳朵吃草，忽一下又窜了。峪水更清了，抖绸似的从石上翻过，能见小鱼儿小蝌蚪儿在游，小尾巴都摆得欢欢的。问一背篓行走的汉子龙窝快到了吧？汉子说这一带都叫龙窝。问有没有具体的龙窝？汉子说走过了，在大锅寺后边。

于是朝回折，眼看就望见大锅寺的后檐了，问一敞怀小伙龙窝在哪里？小伙手一指：“顺这岩根朝里走，几步路就是。”女士说累了，累了就到寺里等着吧，就一个人踩着被荒草覆盖的小径，去探龙窝。果然不远，跨上一道坎，朝里一折，便见山岩下凹出一个窝来。很像横着放的放大了的半个花生壳，不深，也不高，站不直一个大人。地上有香根灰烬，岩面已被熏得乌黑。窝前还修了一个香楼，四角飞檐，青砖上刻着莲花忍冬图案。

这就是龙窝了。我站在那里，草丛中有蚂蚱在蹦，有蛩儿在鸣，四野更显静寂。这一带的龙都以此为家了？司雨的龙到这儿休息吗？管水的龙到这儿歇脚吗？这么浅的窝儿，能歇几条龙呢？这儿飞出去的龙，能驰骋江海，腾跃九州，纵横天下吗？……

忽然一阵风，树叶哗啦啦响，有什么动物叫了一声。让人心里倏然一抖：这时候要出现一个野兽，比如狗熊，野猪，或者一名狰狞的歹徒，情形会如何？遂之又释然：这里是龙窝，神龙在此，百兽慑伏，龙神保佑，“龙专家”庞氏自是福山常青，好运多来，小熊小猪小蟊贼之类又能奈我何？于是又流连了一阵，才迈着龙步，跃跃地踏到路上，见女士已在寺门口等我了，两人遂说笑着归去。

（刊于《西安晚报》1999年5月28日、《中国绿色时报》1999年8月24日；
《深圳商报》2000年2月24日）

“抢龙肉”与辣椒龙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谁也没有预料到。

当时，庚辰年“二月二龙游会”的压轴节目——“放飞巨龙”已近尾声，九个硕大的氢气球牵领着九个绵长亮丽的龙头龙身，晃晃悠悠地升向蓝湛湛的天野。忙罢戏楼上，特邀主持人，光着头颅，着一身白衣的名丑孙存蝶用地道的秦腔高声宣布：“本次活动圆满结束——”声音还在空中绕着，人群便哗啦啦地散了。先是见一个穿毛蓝上衣的不算老的老汉急火火地向前跑，后面跟着几个身子斜斜的，并三步为两步的黑衣人。转瞬间，老汉已扑到了辣椒龙的身上，他在用手撕拽辣椒串了！一两秒钟，随后的几个黑衣人也急火火地扑了上去，也在用手撕拽辣椒串了！又是一两秒钟，朝着大门方向走的许多人好像猛然间都从睡梦中惊醒似的，唿啦啦全朝辣椒龙跑过去，奔过去，涌过去，冲上去，扑上去，挤上去，双臂张开，双手向前，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撕拽摘取辣椒串了！

当时我手持相机，在不远处的路台上站着，忽见那几个人奔向辣椒龙，就意识到要发生点什么，神经中枢还来不及析理，紧张热烈的火爆场面已展开在眼前了。待我赶到事发处，几分钟前还红彤彤、气昂昂的辣椒龙已失去了饱满和壮硕，变得体无完肤了，而那剩余的“龙肉”也正一绺绺一把把地被人飞快地撕拽下来。眼前人群忙乱，人声嘈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人用塑料袋装，有人用报纸包，更多的人有人用手捧，用怀抱。一个老汉一边喊着“吉祥吉祥”，一边朝里面挤；几个年龄大些的妇女挤不到跟前，就蹲跪下来，捡拾别人撒下的零乱一地的辣角。一个中年汉子衣服被铁丝挂住了，只取取不下来，急得火烧眉毛。前后也就十来分钟，一条用两千斤上好的秦椒做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民俗色彩浓郁的辣椒巨龙就只剩下一袭“龙骨”——一堆铁丝了。

晚上，路边，遇见了东晋桃源的陈总。“下午的场面你没见吧？抢龙肉哩，一会会，就把龙肉给抢完咧！”陈说。我说当时我在现场，还拍了两张照片。两

天后，照片洗了出来。“多亏是一条用辣子做的龙，要是一条金龙，不踩死几个人才怪呢！”朋友看过照片，说。

以上文字写于 2000 年 3 月上旬，发表于 2000 年 3 月 24 日《西安晚报》，后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一书中。文中的辣椒龙，是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境内的“东晋桃源”，在举办“二月二龙游会”时，用秦地出产的优质辣椒扎制的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巨龙”。遗憾的是，如此新颖、特别、有创意的龙竟没有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此后，未见哪里还出现过辣椒龙。直到看到 2018 年 3 月 30 日“中国新闻网”的一则报道。该报道称：“3 月 29 日，湖南省临武县水东镇大冲村委员长竹园自然村举行‘辣椒龙’接龙祈福民俗活动。十五位健壮的村民举着一条插满了辣椒、长约 20 余米的‘辣椒龙’在乡村小道、田野里舞动，祈盼辣椒大丰收，日子红红火火。大冲村盛产辣椒，因辣椒颜色鲜红、皮薄肉脆、辛辣味香等特点而闻名。目前，当地已形成一条从种植、加工和销售的辣椒产业链条，鼓起了当地农民的腰包。”

和这则报道相配的是署“陈卫平摄”的三幅照片。从照片上看，东晋桃源的辣椒龙和湖南临武的辣椒龙区别至少有三：前者用干辣椒，后者用鲜辣椒；前者是将一串串干辣椒直接扎成龙形，后者是将鲜辣椒插在用稻草做成的龙体上；前者是摆置在广场上，后者是可以举起来游走。至于相同点嘛，至少有二：一是都以“辣椒龙”为名；二是都以“红火”“吉祥”为寓意，“祈福”的目的和愿望，也是一致的。

（2020 年 10 月 6 日于多伦多枫华阁）

腾龙宝刀

庚辰龙年巧遇世纪之交，有点靓妹配豪车，风光无限好的味道。学者们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作家们笔下生花地写啊写，企业家们的眼睛也都睁大了若干倍，亮锃锃地盯着文化市场。于是，以龙为主题的工艺精品就像歌坛推新人似的层出不穷。别的不说了，光西安新闻大厦的厅堂里，就隆重地展示出三件：先是中华千禧九龙剑，接着是中华九九世纪龙鼎，最近，又有中华腾龙宝刀在那儿满堂生辉了。

十多年来，我的脑壳中总有几根神经一直为龙而兴奋着，写了几部龙书，建了一个龙网站，平时见了有关龙的作品，都免不了要仔细地看一看。那天是中华腾龙宝刀首发，不少人在那儿挑刀、选号、开票、领收藏证，我的目光就更多地被那些金光灿灿的龙图龙塑所吸引。刀柄首是三龙拱抱二珠，三龙寓意天地人，二珠一为红玛瑙，一为水晶球，说是太阳与月亮可以，说是一男一女也行；刀柄上有十二条龙在腾跃蟠升，该是一年十二个月的象征了；刀身明光雪亮，蚀刻着二龙戏珠图，两面对称，还镀了一层金；加上刀阑处的两条仰首龙，总数刚好二十一：新世纪的祥瑞之光，就都闪耀在这把刀上了。再看那五条立体金龙的眼睛，竟全部由晶莹的蓝宝石镶嵌而成。金龙宝石眼，贵重不必说，对呼风唤雨八千年的龙文化，也是一种丰富和推展。

说到龙的精神，当首推团结和兼容，说得再简洁些，就是一个“容”。龙的起源是诸多动物和天象的“容”，龙的发展是种种文明因子的“容”。九龙剑是龙文化与剑文化的“容”，世纪龙鼎是龙文化与鼎文化的“容”，腾龙宝刀便是龙文化与刀文化、关公文化（刀柄上端刻有美髯飘拂、气度凛然的关公头像）及当代工艺美术的“容”。作为古代兵器，刀有许多种，石刀骨刀铜刀铁刀长刀短刀马刀车刀等等，三国时期关云长使用的青龙偃月刀，是比较出名的一种。“偃月”是指刀的形状像半个月亮——另一半被遮掩了（偃通隐、通掩）。那么为何要冠

以“青龙”呢？一般的说法是，此刀初打造成时，关公即用其斩了一条青蛇，由于蛇有龙形而得名。我觉得还可以考察得更深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古人心目中用来“正四方”的“天之四灵”。在这四灵中，青龙位列第一，其吉祥嘉瑞的神性，也明显地要高于其它三灵，所谓“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所以，用青龙来冠配关公的偃月大刀，无疑含有将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关圣帝君”比作东方青龙的意味。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华腾龙宝刀，汲取了关公刀的某些成分，更显明地突出了龙的主题，可谓“刀出于刀而刀更刀”了。

我说过龙是全色彩、全方位、全时态的文化象征。中国的古代人、当代人和未来人都会把自己的情感诉求、精神祈愿打造、灌注、昭示、彰显在龙的身上。龙便因承载这些丰富的信息而活到永远。像一棵参天的大树，龙文化有它蓬勃向上的主干，也有其枯黄萎缩的枝蔓；像一座绵延不尽的大山，龙文化有它气象森森的主脉，也有遍生荆棘的沟坎。因此，在腾龙宝刀的一串宣传语中，“传世瑰宝”“收藏经典”“礼仪极品”等等，未能让我惊奇；倒是“大刀阔斧”这个词让我眼睛一亮，说实话，比较喜欢。

（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11月27日；收入《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月饼：龙凤呈祥

有报纸约我写关于月饼的文章，我便开始从记忆的海洋里打捞月饼。你小时候吃过月饼吗？我问自己。好像没有。点心、饼干、水果糖，那年头都是稀罕物，却也是吃过的，就是没吃过月饼。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月饼的呢？改革开放以后吧。记得第一回看到月饼的时候，还心生诧异：“怪，馅还有这样包的，和点心不一样。”开放以后的许多事物都是潮水般、一股脑、忽然间涌来，让你目不暇接。月饼就是这样。说来就来了，一来就品类齐全，花样繁多。记得那一年，20世纪80年代初吧，过中秋节，单位发月饼，亲友送月饼，自己买月饼，几天工夫就积了一大堆月饼。月饼多得吃不完，有人就朝垃圾筐里扔。我没有扔过月饼，觉得那太造孽，于是就把月饼当馍吃，早上吃，中午吃，晚上继续吃，好多天才吃完。

改革开放的车轮已滚动了二十多年，这也就是说，我庞进已经吃了二十多年月饼了。二十年多来，各式各样的月饼差不多都吃过了。有没有印象深一些的呢？有的。那年中秋节，在建国饭店工作的一位朋友送我一盒月饼。蛋黄豆沙馅，软、绵、香、甜、细，味道真是好极了。朋友说这是他们饭店的香港籍师傅做的，卖百元一盒，一盒只装四个。这在当时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月饼了。现在听说已有上千块钱甚至几千块钱一盒的月饼了，这样的月饼大概属于豪华奢侈型，不吃也罢。

记忆中的月饼就如上述了，显然光这些是不够写一篇文章的。怎么办呢？想到了互联网。于是，打开电脑，在几个大型网站的搜索框里敲入“月饼”两字。结果呢？读者朋友可能已经猜着了：内容太丰富了！网易和搜狐的相关网页都过了三万，雅虎两万六千八，新浪最少，也有八千六百五。这些内容，你若一条一条地仔仔细细地点着看，怕是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浏览了若干页，我发现相关内容大体上可归纳成这么几类：月饼的起源与传

说；月饼的种类；月饼的制作技术；月饼的包装与存放；月饼的广告宣传与销售；月饼的生产厂家以及有关月饼的文学作品，等等。

月饼的起源是要了解的，所谓“吃个明白”。近者，一般追溯到明朝，远者一直追到殷、周时期。说那个时候，江、浙一带就有了一种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的“太师饼”——这大概是月饼的“始祖”了吧？到了汉代，张骞从西域引进了芝麻、胡桃，于是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唐代是胡饼发扬广大的时代。据说唐高祖李渊曾用胡饼向打了胜仗的将士祝捷。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于中秋之夜，一边赏月，一边吃胡饼，唐玄宗说“胡饼”这个名字不好听，杨贵妃望明月而生灵感，说那叫“月饼”如何？唐玄宗说好。于是，“月饼”这个名称就流传开来。这当然是传说，而首次明确使用“月饼”之名的是《武林旧事》的作者，南宋文学家周密。到了明代，中秋节吃月饼已成习俗，有田汝成《西湖游览记》为据：“八月十五日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相关的传说还有嫦娥奔月、唐明皇游月宫、朱元璋月饼起义、刘福通月饼传信杀鞑子，等等。这些传说丰富了月饼的文化蕴含，读来颇有趣味。

龙凤文化是我研究多年的课题。那么，有没有“龙凤月饼”呢？搜搜看，嗨，果然有！一南一北两种。北方的龙凤月饼由北京亿隆宫食品公司旗下的仿膳饭店生产，似有宫廷糕点的风味；南方的龙凤月饼由重庆大足县的龙水糖果厂生产，据称这种龙凤月饼“美味可口，有口皆碑”。

将月饼冠以“龙凤”之名，是龙凤文化对月饼文化的融渗。事情当然不局限于一个名称。月饼的历史与古代的帝王有关，而帝王们是以龙自比的，如上面提及的唐玄宗，就曾有白龙之兆。帝王为龙，妃嫔为凤，唐玄宗和杨贵妃与月饼的故事便是龙和凤与月饼的故事。龙凤又非宫廷独占，在民间，爱情婚配中的男女，也常以龙凤相称，“龙凤呈祥”的一个重要意思，便是爱情幸福，婚姻美满。可见，在向往和追求“美满”这个层面，月饼和龙凤的寓意是同一的。

我曾讲龙凤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兼容，即通过多元兼容达到一种和谐。这样的精神同样适合于月饼文化。你看，京、广、苏、台、滇、港、潮各产地，五仁、豆沙、冰糖、芝麻、椰蓉、火腿、蛋黄等馅心，甜、咸、麻、辣、香诸口味，浆、混糖、酥诸饼皮，以及光面、花边、寿星诸造型，都集会在“月饼”的旗下了。也就是说，一个月饼，竟将上述种种不同的要素，以及传说典故、民俗风情、

制作技术、美好愿望等等兼容在一起，和谐在一起了。

兼容又是无止境的，新的兼容创造新的和谐。近年来出现的果蔬月饼、海味月饼、茶叶月饼、保健月饼等月饼新款，就是对多种水果、蔬菜、海产品、茶叶及保健药物的兼容。这样的兼容反映了当代人对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进一步追求。

（刊于《海口晚报》2001年8月22日、《西安晚报》2001年8月24日、《太原日报》2001年9月24日）

龙凤月饼



太平峪之照

7月酷暑，城里热得人瞀乱。友人约我太平峪一游，就随手带上相机，欣然前往。两日后归来，冲洗出一卷“世纪彩”。

第一张是在户县林业局的院子里拍的，一架猕猴桃树，掩映着柔媚的晨光，透过团团绿叶和一抓一抓的青棕色的桃果，能看到喷着“陕西太平森林公园”字样的面包车。我们就是坐这辆车进山的。随车而行的，还有几筐黄瓜、西红柿，这些瓜柿，一部分人吃，一部分给放养的猕猴吃。第二天下午出山时，这辆车被一群中学生挤满，山景、地貌、猴趣，直到国力球迷、意大利什么赛，同随车而下的峪水相伴和，哗哗了一路。

太平峪以水取胜，所谓“八瀑十八潭”，见水的照片就有三十张之多了。龙口瀑布是入峪的第一挂瀑布。两面峭壁夹一钝角，数丈长的白练奔泻而下，壁底便清潭潺潺了。龙是喜水的神物，这个神物的一大特点是口忌闭，也就是说龙的嘴巴总是张着的，张着干什么呢？看看这挂瀑布就明白了。

玉带瀑布距龙口不远，折一个弯就到。这里山势豁然，岩石缝隙绿树丛丛，瀑布果如玉带，从七八十米处飘逸而下，空气就一下子凉爽了。有些逆光，人脸有明有暗了，瀑布却拍得白白显显。就想艺术体操中不是有一种“带操”吗？真希望有孙悟空的本事，把这条玉带取下来，蹦蹦跳跳做一番“带之舞”，那该是多么敞情畅意的事啊！

我们是在钟潭附近和那两个长相清丽的女孩相遇的。她们在进山不远的摊上租了一架“汤姆”，几处合影便请我这个“叔叔”掌镜了。一同看了龙口，赏了玉带，过几架树桥，行几处栈道，攀援援援，走走歇歇，上到咆哮不已的雷风槽瀑布处，她们不再上了，说今天要回西安，出山的车是四点的，时间不够了。就把剩下的几张全照完，道声叔叔再见，希望能看到更好看的瀑布，返程了。我却对“雷风”二字感了兴趣，雷电是龙的取材对象了，龙字的发音就来自隆隆的雷

声，叱咤的闪电更是一副龙形；而“风”和“凤”在古代是同音同义的字，“龙”已见过一个了，凤在何处呢？有龙就该有凤的呀，龙盘凤逸，龙飞凤舞嘛。

这凤还真见到了两只。一只在上行不远的烟霞瀑布：高耸的大树枯枝横斜，一只墨墨黑的乌鸦蹲在枝头，对着如烟似霞的水练呱呱地叫。可别小看乌鸦，它可是凤的模特儿之一呢。古人讲的“玄凤”，就有乌鸦的份儿。照下它吧，不料刚举起相机，它却朴楞楞飞走了，飞到绿苍苍的林里去了。照下的是另一只“凤”，烟霞之上的仙鹤桥瀑布。凤是鸟族的集合，仙鹤自古袭凤之名。竖拍的照片横着看，那搭在飞瀑之上的露孔桥，还真像仙鹤的两只脚，只是那鹤身太健美了，庞大成了一座山。

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达景区的最后一站：彩虹瀑布。老远就有汽雾飘过来，有水沫打过来。稍近，这汽雾水沫就更浓更密了，完全是“清翠湿人衣”的感觉。是因了这水汽的缘故吧，附近的簇簇草木都茂盛得堆碧叠翠，相信已润到心里去了，绿到骨里去了。瀑布很高，差不多百米；万千水珠水花水刀水剑水锤水弹冲泻而下，溅在开在砍在劈在砸在炸在岩头石上潭中，訇鸣的涛响震天动地。这瀑布是因常有彩虹显现而得名的，那要在早上8、9点钟来，才能看得到。不过，可慰的是我们的几张照片拍得都不错，人同山原草木，沾点水气，就显得活泛，盎然了生生之气。

一夜涛声。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河道里流连。满河的石头。那水就从石边绕着过、旋着过；从石上跳着过、蹦着过；从石下穿着过、渗着过。这水历练了那些瀑的跌宕、那些潭的沉浮，它们高兴，把美妙的歌唱给了我。

还有几张是第二天在河道里照的了。有大石可坐，有清水可嬉，蝉噪林中，蚪游浅底，听枝头鸟鸣，看女童揽鱼；忽见一株小树，纤纤不过半尺，却在乱石中扎根，几片小叶展开来，晶莹的阳光便在上面“华尔姿”了。真是山有山气，水有水韵，石有石脉，树有树魂了！

（2000年7月28日于西安慧雨庐；刊于《西安晚报》2000年8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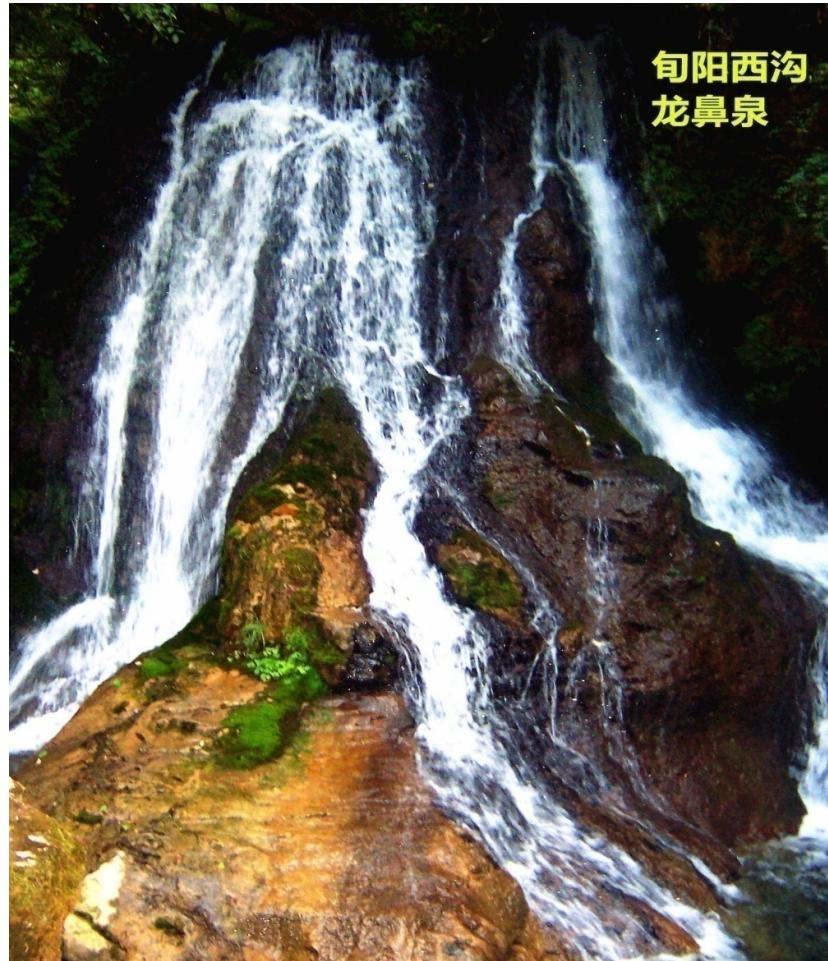
西沟水龙

前两次去旬阳，没有听说还有个西沟景区。这次车都开进位于南羊山腹地的景区大门了，我还在想：西沟，西沟，该是位置在西边的一条什么沟吧，有什么好看的呢？旅游车停下来，有房成排，有树蔚然，向导说这是一会儿折回来吃饭休息的地方，景还在前面。于是大家就跟着他继续前行。但见坡路平平，四野旷，一片片似断又连的绿林，一垅垅麦茬犹新的田块，三三两两的几户人家，正纳闷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啊，向导开口了：从这儿下！

这一下不得了：我不但看到了景，还看到了龙！

景的确隐在一条沟中，你站在路面上几乎看不出来。沟不算太深，但妙在初窄狭，继而宽，若陶翁笔下桃源之状。有路一条，或土就，或石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随水流弯转，以木桥连接。水是好水，清清泠泠，可见彩石斑斑，亦白白亮亮，犹如飞雪成链，非但没有污染，还氤氲着一团团灵气。正想着这样的水，该是有龙的吧？龙与水，水与龙，一而二、二而一啊——向导就喊了：各位老师请看：这处景观叫“双龙会”，也叫“二龙戏珠”，这边这条瀑布是黄龙，那边那条瀑布是黑龙，潭中那块大石头是珠。——象征的说法而已，那黄龙黄吗？不黄；那黑龙黑吗？不黑；那石头圆吗？不圆。





由“双龙会”一边朝上走，再朝下行，没有多远，便到了“飞龙泉”。虽以泉称之，实为瀑也。那瀑从岩头喷涌而下，近潭时又跃跃而起，水沫四溅，确有凌空飞动、携风裹雨之势。是啊，龙可潜可飞，潜则静若处子；飞则一腾冲天。如果只潜不飞，那还叫龙吗？由飞龙泉再上，曲曲折折走一阵，便到了“龙鼻泉”。不知为何以“龙鼻”称之？是那水流下的山石像龙的鼻子吗？还是那分散而下的水流像龙的鼻涕？如果是后者，那还不如叫“龙泪泉”或“龙泪瀑”更合适。你看，人和自然相处得好了，风也调雨也顺，这龙便流淌的是欣喜之泪；人和自然闹翻了，风也不调雨也不顺，这龙便要流淌悲愤之泪了。

在这儿稍稍逗留，拍了两张照片，就随着大家的脚步继续攀登了。走不远，便到了要看的最重要的一个景观：黑龙潭。潭呈圆形，深深地嵌在那里，像一个巨大的钵，故有“龙钵”之称。向导则以“龙窝”呼之。钵也好，窝也好，都是千百年来由黑龙潭瀑布冲击而成。可惜瀑布已无，据说是地质变动的原因使水从

底下流走了，除非雨水滂沱时。想那大雨中的瀑布肯定壮观，那龙吼般的声响会让你的耳膜有难以承受之感，因为从喷水的黑龙洞口到龙钵底有几十米的落差。崖石上凿有台阶，虽有些陡险，我还是攀而上之，为的是看一眼洞口。果然不凡，洞道幽深，洞石峥嵘，呼呼似有风声，是黑龙在叹息吗？

龙潭近旁卧一巨石，朝天的一面稍平，故有“龙案”之称。向导解释说黑龙家族平日就围坐在这儿吃饭。不光吃饭，还议事啊，我说，龙管着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事儿，哪个地方干旱了，就派某条龙去行雨；哪个地方水涝了，就派某条龙去放雾；哪条龙尽职尽责、造福一方了，就召开龙界大会，隆重表彰，发个奖牌红包什么的；哪条龙渎职失职、灾祸一方了，就予以惩处，若无改正之举，就开除其龙籍好了。“庞老师，”同行的优雅女士招呼我，“你坐在龙案上，我给你拍张照片。”于是登上巨石，依其指导，盘腿而坐，洒洒然做达天通灵之状。照片拍得不错，带回家放大到网上欣赏——也许是多年从事龙文化研究的缘故，看上去竟有了几分“龙相”。



（刊于《太极城》2007年3月号、《西安日报》2007年6月30日）

陨凤

陨者，天外来石也。那是距今近两千一百年前的某一天，在太空中飞旋的一块流星石，转着转着就一声长啸向地球扑来，偏不偏，巧不巧，砸在陕西西府的凤翔城之内。大家奔走相告，络绎去看，但见大坑内卧一巨石，铁色斑驳，形象峥嵘。有绅士说何不立起来看看，于是杠抬人促，巨石爽然而起：嗨，这不是一只凤凰在扬颈翘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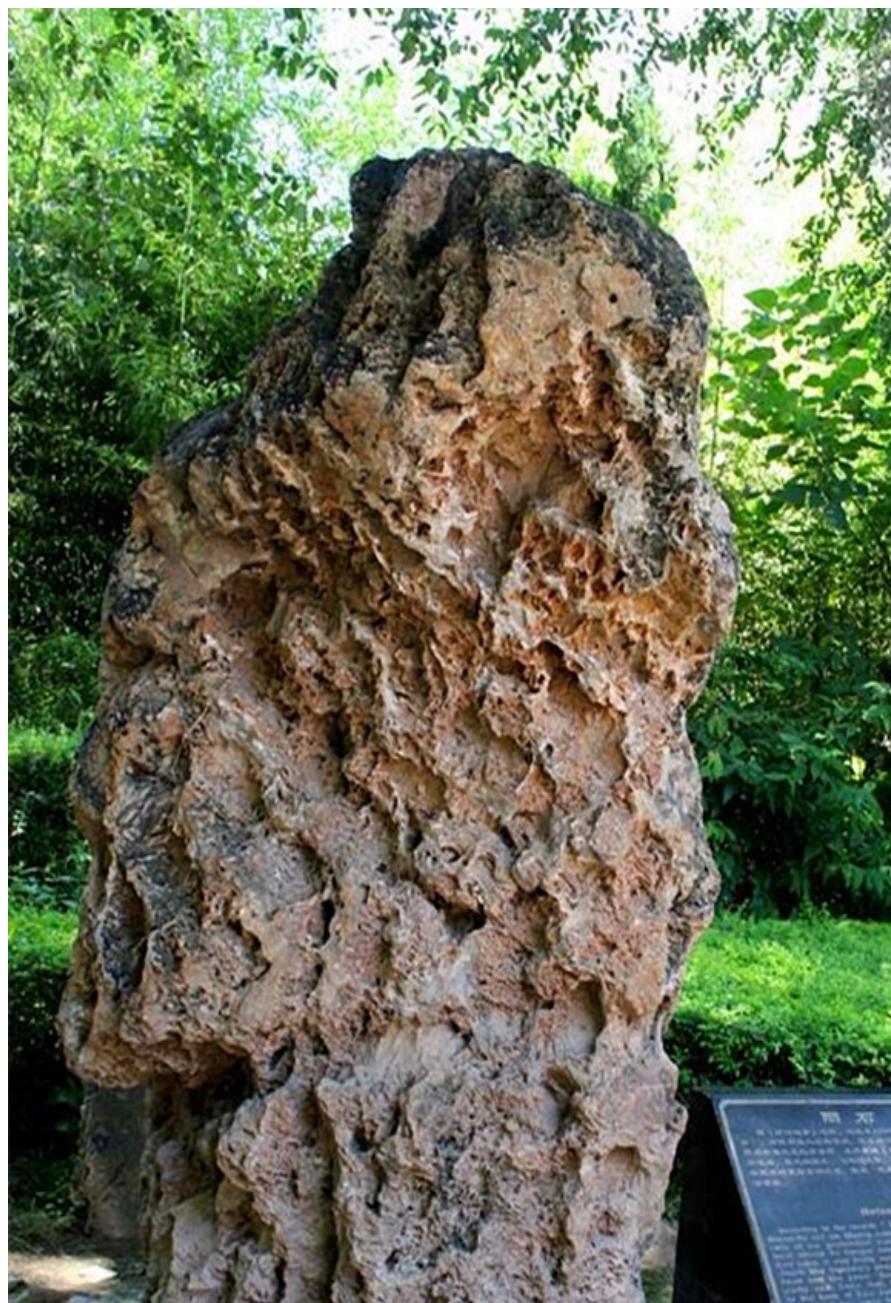
说来凤翔这块地面，也的确和凤凰有缘。当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笙笛吹得好，引来了吹箫冠军萧史，知音相遇，箫笙和鸣，招得天上的骄龙彩凤翩翩而至，两人遂乘龙跨凤，高翔升天。还有这汪在东城门外的一片水面，也相传周文王时，有美丽的凤凰飞落饮水，周氏一脉能称王天下，大概就与这只祥瑞的凤凰有关。

年轮子转啊转，转到了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公元 1057 年，初涉政坛的大文豪苏轼千里迢迢赴任凤翔府，做了一个签书判官。这位苏先生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砚墨不干笔杆不歇，情思畅洒，佳作绵绵；一是民生疾苦入眼底，尽心尽力做好事。至于官场的凶险呀，人世的坎坷呀，开看了也淡看了。这不，他一到凤翔，就为干旱的土地求来一番“喜雨”；又发现府城之东，“数步见湖潭”，而这湖潭却淤塞不堪。于是，溯流访源，相地度形，组织人力，疏而浚之，扩而大之，引凤凰泉水，修建亭桥，栽种荷柳，更名“东湖”。

“闻昔周道兴，翠凤栖孤嵒。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这是苏轼《东湖》诗中的佳句了。诵读至此，人们不禁联想到那块来自天外的陨石：将像凤之石移立湖边，让其“照影弄毵毵”，不是挺合适吗？

的确合适。公元 2000 年晚夏，我们一行人在陇县开完会后，专门绕道凤翔，来看东湖。东湖不错，亭轩翼翼，松柳婆娑，更有新荷弥池，那圆田的大叶，滴水即成莹珠，倏倏滚下，让人莞尔一悦。心想：这里还该有凤啊！想啥就有啥。于是见到了耸立在岸边的陨凤。我近前触摸它的铁身，我退后欣赏它的英姿，我

左右踅挪，选择拍摄的最佳角度。现在，我又面对它的照片，打写这篇文章。是啊，人杰自古比凤凰，佼凤从来嘉俊彦。陨凤湖边眈眈立，但愿爱民魂漫天！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3月13日)

龙山

说不清那朝那代了，总之有人说：你看这座山，多么像一盘龙！于是这山就成了龙山。一代一代的人都这么叫。

如今，这条龙静静地卧在那里。秋阳抚慰着它，秋雨滋润着它，秋天的红叶斑斓着它。它装点着沣峪的秋色，沣峪的秋色装点着它。

此龙背靠莽莽秦岭，龙尾隐迹于不见边际的山的海洋。龙身左侧，有沣峪河，由南向北，斜斜而来；龙身右侧，有大坝沟河，河水绕一个大弯，与沣峪河交汇于龙首之前。那龙首，就有探头汲水的模样了。风水先生说，这叫左抱财，右抱福。那年村里修大寨田，想在龙脖子处取石头。钻了六七十个眼，炸药放进去，雷管放进去，开头轰轰地响了一两下，后边的干脆一概都不响。拿出来放到马路边，却都好好的，一点就响，炸得满天飞花。于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了：这儿的石头不能采，龙脉伤不得。

龙山臀部耸起，有一片白石裸露，几道石缝加上毛拉拉的灌木草丛，看上去像一个脸面，于是被称作山神脸谱。山右边的大坝沟河床里躺着一块大石，有鼻有眼有嘴地也像一个脸面，于是被称作河神脸谱。有人还根据这两张脸谱，编出一段传说来：说某年某日，河神因山洪突发先误斩了山神，后又拔剑自刎云云。其实，这两张脸谱都可视作龙的不同变相：山为龙山，山神非龙莫属；龙又是水神，司水理水，乃龙的天职，河神当然也是龙神。

于是，一座龙首亭便落在龙头之上。白天登临此亭，可看朝阳从山头爬起，四野便水洗般明丽；可观巨龟朝山、龙湫挂练等景致；可赏庄园秋色，风光烂漫，万千旖旎。到了晚上，亭子顶就亮了，亮得好漂亮，圆圆的，尖尖的……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9月23日）

陇山

一大早出西安，细悠悠的雨丝就飘落下来，千线万线的，沿途的景物都迷迷蒙蒙了。水珠儿滴润在车窗上，摇晃出花花离离的图案。

车上十来个人，都是去陇县参加丘处机创建龙门山场 820 周年纪念活动的。我和一位王老师坐在一排。一头白发的王老师说他研究了一辈子道教，马上要退休了，可对“道”，到底是个啥，还是说不清讲不明。如果能在老死之前，将“道”悟出个一二三来，就心满意足了。我说，这是在挖世界的“根”了，两千多年前，这个问题摆在了老子的面前，老先生或有所悟，却说不清讲不明，勉强用了“道”这个概念，两千多年后，这个问题怕还存在着，大家谁也解决不了一—渺小的有限怎么可能搞清楚浩瀚的无限呢？

这样的话题，说一说就累了。于是打起了瞌睡。晃晃悠悠，迷迷糊糊，懵愣醒来，车已过了宝鸡。细雨依然在飘落，路面平润可人，油亮亮地伸向远方。沿途一些山体，砌了护坡，露出黄土白石的颜色；有灿黄灿黄的小花，开放在碧绿的野草间。

“我研究了吴承恩的诗文，那脑子拘谨得很！《西游记》的反叛思想那么强，怎么会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在社科院宗教所供职的胡先生正在发表高见，“我看丘处机或者他的某位高足才有可能是《西游记》的真正作者。丘氏的诗文功底很好，又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地到大雪山去见成吉思汗，可以说经验丰富；还有，花果山，水帘洞，高老庄，通天河等等，都离陇州不远……”

说话间，车已过了千阳。雨不再下了，窗外的远山近田，新娘子揭盖头似的，露出了清新的容颜。农舍，麦秸垛，一座学校，几棵怪树……忽然，一个陇县多少多少公里的标志牌映进眼帘。哦，陇县，这“陇”和“龙”有没有关系呢？我的那根因长期关注龙文化而强健起来的脑神经“噌”地一下兴奋起来。

“陇”字的左边是一个“阜”，这个“阜”是当“阜”字讲的。阜的意思是又高又厚的土山。显然，陇，就是与龙有关的山脉了。那么，陇山与龙都有哪些关联呢？

午后1点左右，面包车开进了陇州宾馆。但见满院都是扎着黑发巾，穿着蓝道袍，打着白绑腿的道士道姑。我们进饭厅的时候，人家已经大都吃毕。黑压压站起一大片，把我们这些个没穿出家人服装者，都比成“异类”了。饭后报到，发了一个镌有丘处机画像的纪念牌和一个材料袋。我欣喜地发现袋里就有我要找的东西。于是一进屋，包儿一放，洗了把脸，就坐在床边翻看起来。

看来，陇州、陇县以及甘肃省的别称“陇”，都得名于陇山。陇山接连着秦岭，绵延于陕甘交界，古书说它“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千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此山由北向南摆了三条山脉，先是称作关山的秦陇界山；接着是把一座九龙岭包含在内的千山；再接着便是吴山，这吴山北魏时曾置长蛇县——蛇是龙的模特和化身，此县此山也就与龙相关了。更重要的是陇山把陇州和天水连在一起，有陇为“天水大阪”之说。这天水一带，可是伏羲氏的发祥之地，相传伏羲人面龙身，成为我华夏龙族之祖——龙崇拜融入祖先崇拜之征现。于是，羲皇的后裔，龙的儿子，炎帝神农氏也得益于这方山水，其部族就是在这儿发展壮大，然后沿着黄河向东挺进的。

嘿，自然龙和人文龙交相辉映，使陇山成为陇山了！

我为我的发现高兴起来——我是再次上车后，想明白这一层的——晃在车窗玻璃上的我的面容，笑意悠然。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4月15日）

龙门洞

龙门洞在陕西陇县西北七十华里的地方。说起龙门，游历中已到过多处了，如秦晋交界处的黄河龙门，河南洛阳伊水龙门，云南西山龙门等。龙门，当然与龙有缘了。这龙多为山水自然龙：一条龙水滔滔流来，将起伏的龙山切割成门的形状（尤其像繁体“门”字），再流传、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呀传说呀故事呀等等。

龙门洞也是这样。它位于陇山支脉的龙门山上，其水称秀水，源于甘肃省华亭县境海龙山。这水南流至此，龙门山划然成门，东扇称混元顶，西扇为朝元峰，顶峰之间，便峡深谷奥、飞泉藏洞、气象万千了。且看清代知陇州的罗彰彝在《龙门洞常住碑记》中所言：“龙门洞为天地奥区，藏壑于东陇之麓，窈而深，幽而邃，层峦绝巘，无径可通，丹梯石磴，层俯而下，群峰峭削，实鬼斧所劈。崖瀑淙淙，时作风雨，隐有神龙变化，疑骇莫测……”

《禹贡》记大禹“导千及岐”，说明这位治水英雄，当年有可能到过这里。于是就有了此龙门也是大禹所凿的传说。龙门三十六洞，有一洞即名禹王洞，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此洞居住，洞下旧时建有禹王庙。将禹和龙门联系在一起，也非没有根据，在神话中，禹实为一条“虬龙”，他浚导江河，也是靠龙做开路先锋的。

龙门洞有二十四潭，我数了数，直接以龙为名的多达十个，所谓八龙潭、黑龙潭、黄龙潭、青龙潭、双龙潭、金龙潭、蛰龙潭、蛟龙潭，乌龙潭、卧龙潭。其它称鹿呀瀑呀水呀的，也都与龙关系密切。因此讲“潭潭有龙”，实不为过。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丘处机创建龙门山场 820 周年纪念活动的。早上 8 点半从陇县宾馆上车，到龙门洞已是 10 点多。才下过雨，得走一段泥路才能抵达山门。正好欣赏一番景色。一路看山，绿色并不重，时见片片黄土崖黄土坡裸显在那里，像头上的癞疮疤。而这里的绿色，就很重了，真有些浓得化不开的感觉。只是哗

哗流着的谷水并不清冷，泛着浑浑的黄色，我想该是上游的癞疤被天雨冲了的缘故吧。



纪念活动搞得很隆重，全国各地的观院宫台都来了代表，到处都是欣然又岸然的道貌，还有一位又胖又高的、来自英国的洋道士，站在刻有“龙门祖庭”的石碑前，和人一张又一张地合影留念。会开了，各方面的领导讲话再讲话，念祝词贺词捐赠名单……末了是由来自山西介休罗山宫的道教乐团做道场，于是山谷间便满是清越悠扬的乐音了。

有这样的妙音伴奏，大家上山的步子就轻盈多了。山不很高，却有多处险峻。一般人上到丘祖洞，将那枚又光又滑的大石球——“磨性石”摸抱一番，也就止步了。我们则继续攀登，过晃悠悠的栈道，攀凌空而起和悬梯，一直上到三清阁。阁台放眼，但见对面的定心峰一峦孤陡，真如清代某道人的诗中所言：“天造地设定心峰，左右峦头虎伴龙”。这显然是以山为龙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具象的“龙门洞”呢？

“有啊。”下山途中，在太上殿稍歇，一位年长的道人告诉我，龙门洞在北极宫的大殿基下。那洞口差不多有三米宽，黑幽幽地不知其深。清代康熙初年修建北极宫时将洞口封闭，镇以绘有盘龙图案及“秀水”二字的石板。1949年重修大殿时，曾掘开洞口，刹时冷风袭面，呼呼有声，似巨龙喘息，匠人们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下去，于是就再次将其封闭了。



水为龙，山为龙，人呢？想那丘氏处机，早年追随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成为“七真人”之一。后从宝鸡蟠溪移居龙门洞石窟，寒衣素食，星月七载，天天将那块“磨性石”滚下坡又抱上山，直把那顽石滚抱成光滑的圆球，仅此一举，当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后于古稀之年，跋涉万里，到雪山行都，去见元太祖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使万千生灵免于涂炭……自强、奋进、济世、保民：全是龙的品格呀。这样看来，活在13世纪的丘先生不仅是一位“真人”，还是一条“龙”，一条“善龙”呢！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10月8日）



宁远龙庙

湖南省宁远县的古城中，有一座中南六省区最大的，始建于北宋乾德年（公元965年）间的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建筑，文庙纪念的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因而也称孔庙。宁远文庙也不例外，红袍绿靴、浓眉宏须的孔老先生，就气宇轩昂地端坐在雄伟的大成殿里。那么，我为什么要将这座文庙称为“龙庙”呢？只因为这座庙里的龙文化特色独具，为其它文庙所不曾见。

2000年9月，借参加中国首届舜文化研讨会的机会，我曾三次到宁远文庙看龙。先是会议组织大家参观，言下午要离会，时间紧迫，看得粗疏。后言车晚些才走，就又自己去了一趟，急急地拍了几张照片。再后来说车明日才走，时间一下子宽裕了，便仔仔细细地又看了第三次。第三次看的时候，该县文物局的领导周九疑先生不顾多日忙累赶来陪我，看到他眼中满布的红红血丝，我心中倏然感动。

宁远文庙中的龙多得数不清，房脊、檐头、梁栋、接榫，门礅，到处都有龙的形象，最突出的是被誉为“国宝”的大成殿檐下环廊而立的二十根龙凤石柱，和置于殿前的五龙丹陛。由于采用了高浮雕镂孔工艺，这些龙无论盘旋于柱还是起伏于陛，皆高头探扬于体外，眉目掣电而瞠，须发带云而飘，鳞纹深刻流畅，

足爪撑蹬有力，厉厉然作涵威敛猛之状，跃跃然似乎随时即可腾飞，让人看了再看，赏叹不已。周先生告诉我，就凭这些高浮雕镂孔龙凤，宁远文庙成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说够，确实够。

大成殿前建有石砌须弥座月台，月台四周嵌着三十多块浮雕石板护栏。其中的一块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画面上一前一后两只怪兽踩着团团祥云飞奔。仔细看那怪兽，后一个圆头胖脚，鬃发披拂，像虎像狮，非龙非麟，是一只“貔貅（辟邪）”吧？前一个就清楚多了，高颈回转，长喙叨珠，分明一只凤的头颅，却健腿力蹬，勾趾抓伸，显然一副龙的足爪。于是我做出判断：这是一条“凤首龙”，或可称一只“龙足凤”。

宁远文庙的现存建筑是清同治十年至光绪八年（公元1871年至公元1882年）最后一次大修时留下的。这十年光景在慈禧主政期内。帝王为龙，帝后为凤，这样的比附和象征，以明清两朝为盛。于是有了清东陵慈禧墓凤在上龙在下的图案。这样的图案宁远文庙中也有，就雕刻在牌坊状的棂星门的北面，那只骄凤展翅傲立，下面有盘曲小龙扬首是瞻。以此为鉴，来理解凤首龙的出现，显然是一个可以讲得通的思路：凤是龙之首，龙听凤的话，凤的脑子指挥着龙的身子。

我想的还要再多些：按我的考察，龙是古人对鳞虫、走兽和天象的容合，凤是古人对鸟禽羽类的容合，龙凤的容合对象，将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几乎囊括一尽。而且，在古人看来，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包括人在内的种种生物非生物，都相互依存着、彼此渗透着、阴阳和谐着。对应到龙凤上，就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龙凤一体，同生共荣。比如，汉代的应龙，就生着一双凤翅；明清龙也常见甩一条凤尾者。以此来看眼前的凤首龙，你就觉得它的创作者绝不仅仅是手艺精湛了。

我问修建文庙的工匠是否留下姓名，老周说没有。我说有如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全是无名英雄干的活。告别时，老周把他搜集的资料、撰写的文章复印予我，让我参考，说你是专家，也为我们文庙写点文字吧。我说这篇文章我肯定要写，为了精妙璀璨的龙凤文化，为了那些远去的无名英雄。

（刊于《中国旅游报》2002年8月12日；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张家界的龙

多年来研究龙文化，养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都对与龙相关的事物保持一份敏感，禁不住要多看看，多问问，多想想，回味再三。

张家界的龙，和其山水景物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容。可以这样说，龙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张家界都有生动的、多姿多彩的呈现。

龙是从大自然中来的，是人们对种种自然物的神化。而神化了的龙，又往往要通过种种自然物体现在人们的眼前。张家界神堂湾景区，有一座山岭，其游道曲折蜿蜒，时现时隐，好似一条龙盘卧于山脊，于是得名卧龙岭。天子山泗南峪西侧的石林中，有一泓日夜喷涌金黄色水的泉（因地下含硫磺等矿物成分所致），其形如龙，于是称黄龙泉。乌龙山、龙尾溪也是因其山其溪形似乌龙、龙尾而得名。名字当然是人起的，但它反映了在人们的认识中，龙和青山秀水的关系是亲密的，而其形态，总是盘旋曲折的，或升腾踊跃的。

蛇、鳄、蜥蜴等爬行动物，是龙的模特儿，而这些动物，多以阴暗潮湿的洞窟为巢穴，于是人们便将一些山间溶洞，以龙洞之名冠之，并附会以种种传说。黄龙洞号称“天下第一奇观”，是张家界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点，其得名就源于曾有黄龙在此洞居住的传说。在其雄奇、繁多而层叠的洞内景物中，也不乏以龙为名者，如黄龙库、黄龙潭、黄龙瀑、龙舞宫等。从“龙洞”的角度看，袁家界的乌龙洞、天门山的老龙洞、天子山的龙王洞、麻峰山的虎龙洞和黄龙洞算是一类题材，但它们亦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龙王的名称最早来自佛经，龙王崇拜是中国本土的龙神信仰、老百姓的尊王意识和佛经文化的融合。于是，便有许多关于龙王、龙母、龙子、龙女的传说在世间流传，山水景物也多向这些传说靠拢，并附会、生发一些新的传说。你走进天子山的龙王洞，就不但能看到龙灯、龙柱，还能看到龙王睡觉的两张龙床。天门山的龙头峰，被说成是东海龙王巡游时丢下的一把龙头拐杖变的；而盛开在各

景点的龙虾花，也被说成是由龙王的女儿龙虾公主化成。黄狮寨有一处景观叫“定山神针”——五座山峰座座如银针插地，高耸云表。据说这五座峰原是美猴王孙悟空的兄弟猕猴王从东海龙王那里借来的五根绣花针，目的是为了把张家界的几千座山峰牢牢定住，不使其倒坍。金鞭溪是张家界的精品游览线，有“天然山水画廊”之誉。其得名，就与一位龙女有关。相传秦始皇当年为了扩展疆土，用一条金鞭赶山填海，东海龙王受到威胁，便派美丽的龙女佯与秦始皇成亲。新婚之夜，龙女用假鞭偷换了金鞭。第二天秦始皇赶山不动，便气哄哄地弃鞭而去。于是，那假鞭化作一座有棱有角、如削如锥的峰，号作金鞭岩，绕岩而过的溪水，也就以金鞭为名了。

说到秦始皇，这位“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也是有“祖龙”之称的。在我们中国，“天子龙种”的神话，就滥觞于秦汉。秦以前，龙大多作为贤王神人的乘御工具出现，秦以后，帝王们差不多都以龙自比、自称了。其原因，盖由于从石器时代至秦汉，龙已生发、演进了几千年，作为集纳了种种动物和种种自然天象的神物，龙的身上已具备了诸如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丰富的神性和强大的神力，帝王们都觉得用龙这个神物来象征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于是，龙便有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和以张牙舞爪、凶恶狞厉的形态为集权统治壮胆效力的神职，老百姓也以所谓的“真龙天子”来看待古往今来的帝王或有望成为帝王的人了。这种“帝王龙”，在张家界也有表现：麻峰山虎龙洞中塑有唐尧、殷契等人的坐像，其身旁的联语中就有“旋忧赤子别龙楼”和“龙飞天子拔天才”的话。南宋末年，土家族英雄向龙率众起义，自称“向王天子”，尽管后来被官兵打败，但却把天子洲、万岁牌、龙椅岩（又称“天子坐”）等遗观留给了家乡索溪峪。读到这里，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向龙这个名字，以龙为名，不乏希望自己能够“成龙”，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寓意。这样的理解，同样适合出生于桑植县（今属张家界市）贫苦农家，“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

除去象征帝王人杰的成分，龙的一个原初的、最基本的神职还是兴云布雨、司水理水，这是龙作为水神造福人类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许多地方的龙潭、龙井、龙湖、龙泉都与龙的这一基本神职有关。张家界砂刀沟景区有一个白龙潭，相传潭中驻有龙王。古时山民常在潭边祈雨，除了烧香跪拜外，还要连扔一百块

石头，龙王才肯随着溅起的水花腾空喷雨，之后又潜回潭底修炼。湘西苗族同胞于每年农历二月二、六月六或九月九所跳的“接龙舞”，含义丰富，但最主要的用意还是接龙降雨。

龙的职能当然不仅仅是兴云布雨、司水理水，它造福人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杨家界有一景观名龙泉瀑，瀑前寒气逼人，而潭边又暖风悠悠。山民们说，这是这里的水火二龙为了调节气候，平衡阴阳，消除瘴气，造福人类所做的功德。这两条龙，一个负责制冷，一个负责生热，冷暖和谐，配合默契。

和人间有好人坏人之分一样，龙族也不全是好龙。人们一般把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龙称为善龙、祥龙，把非但不能尽职尽责地造福大众，反而祸害一方的龙称为恶龙、孽龙。对善龙、祥龙，人们百般敬重，而对恶龙、孽龙，人们就要采用各种方式将其制约或降服了。相传使黄龙洞得名的那条黄龙，就是一条孽龙。此龙吸干了何家坪一带的雨水，使田园干涸，老百姓流离失所。有一位何姓法师提剑入洞，和黄龙搏斗，最后制服了黄龙，自己却受伤而亡。相传索溪峪中也曾有一条孽龙，此龙经常变化成花花公子，拦路调戏上山进香的年轻妇女。有一天，正当孽龙对两位女子非礼时，铁拐李大仙及时赶到，怒喝一声，将其定在那儿。然后吹了一口仙气，化作一座桥将孽龙镇住。后来，孽龙趁铁拐李酒醉酣睡时逃跑了。铁拐李醒后大怒，连跺山脚，震得溪水连跌三节，形成了三层小瀑布，这便是今天的“三跌泉”。为了防止孽龙再来作恶，铁拐李经常隐身桥上，暗中守候，“隐仙桥”便由此而得名。位于慈利县境内的五雷山，相传是因真武大帝命五雷神擂响五声霹雷，镇压了五条孽龙而得名。那五条孽龙原是为了夺得五雷山的王位，在楚南一带争斗得地倾天悬、河溢湖泛，使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真武大帝巡视时发现后怒从心起，立即指挥五雷神，举神锤，发霹雳，使这五条孽龙瞬间变成了五座山——“五龙朝圣”一景，便由此而来。

尽管龙族中有恶龙、孽龙，也尽管龙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象征帝王皇权的一面，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把龙一股脑地否定了。龙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经过漫长复杂的吸纳、整合、传承和升华，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具有了图徽和标志的意义；龙文化也全时态、全方位、全色彩地广渗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先于专制帝王而产生，专制帝王消亡后，它还存在。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古代有古代的龙，当今有当今的龙，哪

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龙。它处处显神力，在在降吉祥，是老百姓精神的寄托、理想的化身。当然了，对龙的消极的、负面的、反动的东西，我们要持清醒的批判的态度，但我们更应该看重、挖掘和发扬它的积极的、正面的、有益于民族强盛和进步的因素。我曾经将龙的精神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我觉得龙身上所蕴含和昭示的这些精神，对我们搞开发、搞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和新世纪到来同步，张家界武陵源景区赫然耸立起一座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观光电梯——百龙旅游电梯。那电梯垂直高差 335 米，运行高度 313 米，是贴着壁立的石峰拔然而起的，你从水绕四门的鸳鸯溪处进梯，几分钟后，你就站在了袁家界的观景台上，瑶池仙界般的景色就向你绽展画轴了，那感觉，真有点“一步登天”的意思。在中外旅游设施的建设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大手笔”。那么，为什么要以“百龙”来命名呢？就此问题，我问百龙公司的老总孙寅贵先生。孙先生说，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他接手的公司原来就叫“百龙”。接手后，先搞了个“百龙矿泉壶”，然后就投巨资修了这个电梯，以及百龙桥、绿化带等辅助设施。我说“百龙”这个名字不错呀，龙本身就是一个多元集合，百是多的意思，“百龙”就是众多的龙集合在一起，兼容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众人拾柴火焰高，何况众多的龙呢！乘你们的电梯，有忽然飞升的感觉，这和龙的好飞、通天的神性是一致的。人们都说你修这个电梯是一个创举，造福了广大旅游者，也造福了一方水土，而且看上去，也和谐于周围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和龙的基本精神相吻合。孙先生听罢点点头，说：听你这么一讲，我这个做龙头的，更该鼓足劲，再腾飞一程了。

把众龙带好，一块飞吧，我说。

（刊于《都市》2003 年第 1 期；收入《龙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

龙汇之地（二章）

1 马家湾

由于曲折蜿蜒是龙的形体特征，国人便常常将山川河流以龙喻之。如果两河合二而一，便有了“二龙交汇，其地当贵”的说法。这个说法，眼见着在一个叫马家湾的地方得到了应验。马家湾在陕西省高陵县境内，是泾河和渭河汇合的地方。如果你坐在飞机上朝下看，泾河由西弯转而来，是一条曲折的龙，渭河由西舒缓而来，是一条飘逸的龙，二龙合流，夹出一块狭长地带，这便是马家湾了。

在过去的年月里，马家湾“人气不旺”，且相对封闭，互结亲家的多，有“猪娃不离圈”“老表乡”之说。老百姓的生活谈不上富裕，情形和全县的“农业大，工业小，财政穷”相吻合，有粮吃，缺钱花。自从六年前的某一天，泾河工业园开工典礼一声炮响，马家湾便日新月异了：一片片土地被征用，一幢幢高楼平地起，路、桥、车、水、电、气、通讯设施，等等，说通，就一项一项地都通了；凭着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设施完善，政策优惠，泾河工业园迅速成为陕西省“一线两带”的新亮点，全国第一家生产氟里昂替代物的工厂落户了，全国第一家生产手机电池材料的厂子建成了，西北第一家从大豆油里提炼维生素 E 的厂子投产了，正在建设中的长庆工业园，将有三万多名职工入住，马家湾的人气要大旺了……

我们采风团早上 9 点多从西安出发，出城门，上高速，10 点左右就到了马家湾。初具规模的马家湾目前还是一个大工地，脚手架耸立，大吊臂高扬，工程车穿梭，在南区中心广场，我们看到了正在修建的花坛、喷泉、亭台，等等，当地官员给我们讲，现在已有一百七十家企业入区，五十多家投产，四十多家在建。初起步时，是走出去招商，近两年情况变了，主动找上门来者，能占一半多。南区只有六平方公里，眼见着就排满了，于是又开辟了占地十平方公里的北区。北

区以“一纵六横”的格局设计，笔直宽畅的“一纵”已贯通，“六横”正在打水泥路面。南北两区由泾河大桥连接，麦田葱茏，菜花灿黄，春阳融金，将竣工不久的大桥映照得十分壮观。



还在车上的时候，一位同行者说他两年前来过高陵，印象中没有像样的酒店。当住进位于南区的金陵大酒店，享受到三星级的服务时，这位同行者感慨了，说：“没想到才两年时间，高陵啥都有了。”晚上，想看《走向共和》，打开电视，有凤凰台、星空台，还有省台，却没有中央台，问服务员，服务员又问工程部，回答说调不出来——我想这是暂时的不完善吧。于是出门，走近酒店旁边的一个小饭铺，塑料布搭成的棚子，有一台电视，小老板调来调去，调到了中央台。断断续续，雪花点乱闪，总算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讨价还价的过程看完了。顺便和小老板攀谈，由落后就要挨打，说到伊拉克战争、预防“非典”、马家湾的变化……小老板说，等他再挣些钱，就拆棚盖房，把这简易的饭铺变成像样的饭馆。

我住的房间临路，天未明的时候，就开始过拖拉机了，嘟嘟嘟地，一辆接一辆，我想这该是运送沙石的机械化大军在通过吧。6点多起床，时间尚早，就和两位会友散步出门。忽见前边一耸原头，信步而去，问原下村人，知是白麟原，

也即咸阳原，此为最东端。于是乘兴登之。原上有麦田，有果园，有赖今年雨水丰沛，长势都不错。这就看见了渭河，悠悠地伴原而来，不算宽，青黑色，老远就闻到了臭味。下原观之，河面泛着白沫，河边不见水鸟，沿岸杂村默然，臭味就更刺鼻了。

“泾渭分明”是一句成语，据说来自泾之清和渭之浊，且在这马家湾交汇处尤为明显。泾河已经看过了，并不清，黄白的颜色；而眼前的渭河，又岂止一个“浊”字！如果依其颜色，称泾河为黄龙的话，渭河就是黑龙了。黑龙卷的是泥沙，黑龙裹的是毒素，泥沙和毒素都流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里去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污染的源头不在高陵，在上游的发电厂和造纸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眼前这个欣欣向荣的工业区而心存忧患：如果高陵县的建设者们，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环保问题也解决得特别好，那么，就不仅仅是利在当代，造福一方了。

（刊于《西安日报》2003年5月5日、《西安财会》2003年第3期、《高陵报》2003年6月4日）

2 广场

西安市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赴高陵采风，之后，我写了《龙汇之地》《通远大棚菜》等一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反响，几家媒体予以转载。高陵的同志意犹未尽，又请我去看看他们的“城市化建设”。

一出县招待所的门，面包车便行在了南北正街的中段。高高的路灯，青翠的冬青、云杉，鲜艳的玉兰、女贞球，满街跑的绿篷篷三轮车，擦着汗水的或忙或闲的人们……也许是专门来看的缘故，竟有了目不暇接之感。坐在我身边的当地官员如数家珍似地介绍着：这里原来有多宽，改造后，两边加了多宽的隔离带、多宽的辅道，栽了多少棵树，装了多少盏路灯，等等。接着，又去看草市街，官员说，这里原来叫断头路，过不去的，现在打通了，和东环、西环连起来了。于是，车开上西环，又折上东方红路、文卫路、文体路……路面都已拓宽，有的地方正在做排水，路口耸立着高大的不锈钢门架，沿街不少人家正在修建门面房……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参照物不同，感觉和认识就会不同。和我看过的城

市化建设搞得好的县市相比，高陵大概还得出几身水、做许多事；但同高陵的过去相比，那变化可就大了。过去的高陵县城我是到过几次的，窄窄的，土土的，弯弯的，感觉是一个大点的农村镇街而已。

北环文化休闲广场是一个亮点。这里原来是护城河的一段，由于乱倒垃圾，排污不畅而成为臭水沟。于是，化腐朽为神奇，修起一个广场来。看上去，宽有30来米，长不过200米，算不上大，但它却有破天荒的意义：结束了一个县城没有广场的历史。中轴线上，有灯亭、牌坊形石门、喷泉、龙柱，两边修筑花坛，栽松树、棕榈、玉兰、龙槐、红叶李、合欢树，且散置大石若干块，刻着当地书法家们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和石门相对的龙柱，直溜溜地，忽然一下，就耸到云里去了的感觉。青石材质，雕刻着升水龙和探云龙共戏一珠的图案。莲座四周装有射灯，相信晚上灯光一打，两条龙就会翻山倒海、腾云驾雾地活跃起来。作为龙文化研究者，我在各地见过不少龙柱，论刻工，眼前这不算最好的，但论高度，或许可以拿第一。当地官员说，到了晚上，这里灯火辉映，摊点成排，很漂亮，很壮观，也很热闹。还让我看那个圆伞状的灯亭，说晚上尤其好看。我问怎么想到做成那么个样子？答曰县上有人去了一趟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拍了一张照片，就仿照片上的样子做了。我说这倒和龙的精神相吻合——我曾把龙的精神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看来，这个广场就是“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产物。

告别文化休闲广场，又去看位于高陵南大门的迎宾路广场。这个广场目前还处于“草创”时期，似乎还没有和一片荒地彻底告别。不过，已有几个工人在那儿安装一个大型的霓虹灯花了，是会闪耀各种颜色的那种。下一步，当地官员说，要做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用中英文写“高陵”二字，作为这个广场的标志，视资金情况，逐步地在广场周围修建宾馆、购物中心，等等。我问，这个广场的面积有多大，答曰八十亩。我就想，这样的规模，当然比不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但已和西安的新城广场差不多，甚至还要大些吧？我还想，一个地方，是该有片广场的，它不仅提供给人们一个伸胳膊展腿的场地，也能使幽闷闭抑的心情豁然开朗。

（刊于《西安日报》2003年7月2日）



庞进在河南淇县云梦山
2006年4月22日

智龙鬼谷子

提起鬼谷子的名字，诡异、神秘、玄远的感觉，就像眼前这茶杯里冒出的热气似的氤氲氤氲了。有关这位战国时期的名士、有“纵横家鼻祖”之称的神秘人物的仙踪遗迹，全国大概不下十处吧，而位于河南省淇县境内的云梦山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处。丙戌年暮春时节，应文友之邀，参加了由《中华风》杂志社和淇县旅游局联合举办的云梦山笔会，果见此山峰峦叠翠，洞窟藏密，崖险水奇，云蒸霞蔚，气概非同一般，风景端的不错！因作龙凤文化研究，每到一处，与龙凤有关的景点风物，自然要尽数收入眼底。而这云梦山、这鬼谷子，还真的与龙多有关系！

从鬼谷洞转出来，过一道摇摇晃晃的索桥，我们登上了一架山梁。此梁绵延起伏数华里，如一条青色的巨龙横卧在那里，故名青龙背。青龙背上耸一碑，刻潇洒行书曰“龙吟”，观字之时，正有山风呼呼过耳，倏忽有了此龙正卧而吟之的感觉。顺青龙背南侧而下，有一眼四季不竭的清泉，谓之“龙泉”。其得名，一说云梦山周围九架山梁，好似九条巨龙，此泉即为九龙聚首处；一说有青龙飞

临云梦山，济世救民，吐水为泉。据说此泉夏季呈喷涌状，漫溢成溪，此时俨然一口井。井口切圆孔石，井上修翘角亭，大红色的亭柱上绕塑一条青色盘龙，龙首昂起、巨口大张作和悦状，龙尾则延伸至井里。有绿衣少女以铁桶汲水，用黄瓢舀起，斟入一个个白色纸杯，供游客品尝。我先小抿一口，果然甘冽爽口，便一饮而尽。

大凡名胜都不乏龙迹，其得名，无外乎自然山水龙、神话传说龙、帝王人杰龙三种途径。自然山水龙是以山形水势蜿蜒像龙而“龙”，神话传说龙是山水风物附会有龙的神话传说而“龙”，帝王人杰龙是某山某水与某某帝王，即所谓的“真龙天子”或某位人杰的行迹有关而“龙”。云梦山及鬼谷子不涉及帝王人杰龙，却是自然山水龙与神话传说龙的交融。

鬼谷子俗名王禅，据说是村夫庆隆与东海龙女的后代。相关传说是这样的：古时某年，云梦山一带遭遇大旱，草枯苗死，老百姓流离失所。有刘姓青年庆隆，决心为民解忧。他祈祷山神传授除旱之法，山神指点其寻找龙泉。庆隆奔走多日，无所发现，却见一条五色金鱼困在干涸的池中奄奄一息。庆隆用随身带的一点水救活了金鱼。转眼间，金鱼化作一位美丽的少女，说她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瞒着父王来此地游玩，因迟归遭父王停雨断水的惩罚，也连累得此地百姓蒙受旱灾之苦。庆隆求其设法降雨，龙女答应三日之内送来海水，却乞愿事成之后能与庆隆结百年之好。于是龙女潜回东海，在众姐妹的帮助下将海水偷运至云梦山，解除了百里旱情。龙王发觉此事后震怒不已，驾云至云梦山，卷狂风，抛巨石，龙女被砸倒在地，化作一眼清泉，即现在的龙泉。庆隆为拦挡飞沙走石，横卧于泉水北侧，化作一架山梁，即现在的青龙（庆隆）背。庆隆和龙女死后，魂魄不散，在一个电闪雷鸣之夜，先化作一火球滚入朝歌城外王员外庄园，后又变作一条花蛇钻进王员外夫人被窝。随之，已怀孕三年的王夫人分娩，生下一女，取名霞瑞。霞瑞成人后，食奇谷而孕，产子于云梦山水帘洞，此子便随母姓王，取名禅，又名鬼谷子。

此类神话传说，无疑都是编造的。龙是腾跃天地、潜泉飞霄的神物，将人与龙联系起来，此人就神起来了，就不一般了。龙有善变、显灵、征瑞的神性，有造福众生的精神和作为——在庆隆与龙女的传说中就有体现，将人与龙联系起来，此人也就善变、显灵、征瑞了，也就能造福众生了。这当是老百姓编造这些神话



传说的基本动因。

查鬼谷子的功绩，主要是教授、培养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一批军事家、谋略家——云梦山因而有了“中华第一古军校”之称。这些人物在血雨腥风的战国岁月，或运筹帷幄，决战沙场，或合纵连横，游说天下，多以对当时世局产生重大影响而成就千古功名。站在人道的立场，我对杀人如麻、动辄血流成河的战争持厌恶态度，对所谓的“兵家”兴趣不大。然而，古今中外，战争并不因为我们不喜欢而不发生。那么，我们承认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就得认可军事谋略的必要性。鬼谷子及其弟子是以崇尚权谋策略和言谈辩论之技巧而名世的，其所言所行，无疑结晶了中国古人的诸多智慧，这些智慧对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或许不全是负面意义吧？据此，如果我们要将鬼谷子“龙化”的话，那就称他“智龙”好了！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5月20日、《中华风》2006年第5期；收入《老子龙孙龙文化》，庞进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龙源”观感记

“金城”兰州修建龙源公园的消息，几年前听说时就很高兴，言此举是“以公园形式展示和弘扬龙文化的一大好事”。当时就想，若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丙戌秋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之际，蒙兰州龙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國文先生热情相邀，欣然成行。一大早下火车，稍事休整，就在王院长的陪同导引下，奔“龙源”而来。

远远地，就看到了高高耸立的龙字铜雕。时值朝阳升起，明丽的光芒喷洒开来，铜雕如沐如浴，熠熠生辉。再放眼四望：北边有隆起的白塔山，宫殿峨峨；南边是奔流的黄河水，波浪粼粼；河上游不远处，一座大桥贯通南北，宛然如虹；河对岸蓊郁着一带绿树，那座有名的题为《黄河母亲》的雕塑，隐约可见；树带之外，现代化楼房高低群立。有这般环境衬托，铜雕益显卓然挺拔，分外壮观。

以龙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全国已有若干座，就我见过的而言，“龙源”是独特的，表现在：其他公园的主题雕塑多为龙之造型，或奔走，或腾举，或盘升；其取材，或周汉，或晋唐，或明清。而此园的主题雕塑，乃一草书“龙”字，而这个“龙”字，又出自当代书家王国文先生的一次“神来之笔”。你看此“龙”，栩栩如两人，面相对，体相连；左人胸凸，可视为女性；右人欢跳，可观作男身。人们说这是龙祖女娲伏羲的造像，诚可信也！而那跃起于两人头顶的一点，既可想像为补天的彩石，也可理解为造人的泥丸。我曾言龙凤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于此“龙”字，全然吻合。比如“容合”，龙形、龙态，羲皇、娲祖，补天、造人，书理、墨趣，艺韵、美魂，等等，就都“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于一字之中。

位于“龙”字铜雕近处的“石破天惊”石雕，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方黄褐色的巨石，顶端赫然一具青色龙首，吻翘起，口大张，展舌露齿，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我来了！此雕将龙与石联系在一起，使人想起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那可是一个群龙奔出的时代啊！东北的红山文化圈，西北、中原、山东的仰韶文化圈、龙山文化圈，东南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圈，中南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圈，均有取材于诸种动物和天象的“原龙”出土。而这些“原龙”，又无不与石有关：或以石块堆砌，或以石刀刻划，或以石粉着色。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前身华夏族，是在这各大文化圈的交汇影响中逐步容合而成的，而龙，正是这大容合的参与者、助力者、见证者、体现者和标志者啊。我们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这些判断的依据，都可以追溯到那个以石为用、以石命名的时代！

浏览过“龙生九子”柱头，欣赏过“伏羲女娲功绩”浮雕墙和由陇上一百多位书家所书的“龙文龙诗”碑刻，又在亲水平台凝望了一阵滚滚东去的河水，再沿着由龙柏、龙桑、龙爪槐、龙爪榆和云状花团、小品石刻夹出的弯径，我们来

到了公园的西部。先看到的是“龙图腾”浮雕墙和“龙凤呈祥”金属透雕。前者将各朝各代的龙和民间的龙一幅幅、一面面地展出，配有简约的文字说明；后者取自剪纸的图样：龙弯转着长躯，凤披散着花翎，头头相对，中间一个旋转着火焰的珠轮。这幅作品令我欣赏，因为，尽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也都是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文化象征，但凤的地位和风光的程度远远不如龙。作为传统文化的两翼，龙和凤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龙代表着合力奋进、刚健有为的一面；凤则代表着和美仁爱、灵慧福生的一面。自远古到当今，龙凤习俗都因体现着“阴阳和谐”的理念而互渗互补、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在作龙文化这篇大文章时，是不可以忽略凤的。



我频频地举起数码相机，将美好的画面多多地摄入镜头。在“千龙字”碑廊前，相机却摁不动了，一看，原来是电池没电了。遗憾！我是想将碑上的龙字尽可能地多拍些，带回家仔细欣赏的。好在还有机会。入夜，我们通过辉煌得令人目眩的黄河大铁桥，沿着堤路，再次走向“龙源”。但见园中射灯齐亮，“龙”字铜雕好似凌空飞举，壁、柱、石、树、花，种种景观，和闪烁的灯火、流光的河水相掩映，给人以临琼瑶仙境之感。于是，我进一步理解了兰州人为何要将“龙源”，称为“黄河风情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观赏之间，我来到“千龙字”碑廊前，再次举起相机，那电池，自然是换了新的。

（刊于《鑫报》2006年10月15日、《西安日报》2006年11月4日）

炎帝像（河南沁阳神农山）



神农山：特别播放

面对一座重峦叠嶂、堆绿涌翠、气象非凡的山，我常常想：这山如此之好，该是各种功能都具备的吧？比如，录音、录像。你看这凸出的崖头、耸立的松杉、凹深的岩洞，多像麦克风、摄像头或取景器啊！这奔流在峡谷里的溪水、缠绕在峰腰间的云岚，又多像一盘盘磁带呀！而处理各种信息的设备，一定深藏在这山的巨腹之中了。也就是说，这山把远古到当今的日光月影、雷声电亮、雨雹雪霰、林涛水浪、兽言鸟语、草露花香……当然，还有人类的种种活动，都做了录音和录像，保存在山的“硬盘”上了。

既然如此，山会不会把它录存的声音和图像播放出来呢？会的，只是要在适当的时候，针对适当的人。说来有幸，丙戌仲秋，参加一个全国性的采风活动，在河南省沁阳县境内的神农山上，我就领略了这样一段——那是在走了七千米步道，转了九十九道弯，看了锣鼓亭、伏羲殿、清静宫，登临了三皇峰、紫金顶、

舍身台，欣赏了迎宾猕猴、倚崖白松、地质化石等等之后，大家坐在“神农谷”上方休息的时候。忽然，一阵清风悠悠吹来，耳边响起浑厚的带着磁性的声音：“您是研究龙凤文化的庞进先生吧？我是‘神界博物馆’的管理员，奉命向您‘特别播放’，请闭上眼睛，请闭上眼睛……”我抬头四顾，见同行的作家们，有的在小摊前买野生的山药、地黄和牛膝，有的在喝摊主现泡的山菊花茶，有的打开笔记本在写着什么……于是明白：千载难逢的奇异之事要光顾我了。于是，赶快闭上双目——

青山巍巍，祥云片片。一只彩凤从湛蓝的天边展翅飞来，凤嘴里衔着长长的、金色的谷穗。山间坝地上，一群先民抬头望天，领头的是一位头戴牛角冠，身穿粗麻衣，腰间扎葛藤的赤脚壮汉。彩凤徐徐下飞，壮汉双臂前伸；彩凤丹口一开，谷穗落到壮汉手中；彩凤嘎嘎长鸣，振翼飞远；众先民伏地长拜，旋而跳跃欢呼。丽日煌煌，和风习习。壮汉手扶耒耜，教先民开地、整土，随之将金色的谷粒一颗一颗种入松软的土中。天色暗暗，乌云滚滚，一条金龙扬头摆尾，携雷掣电，出没于云山雾海之中。瞬间，雨水哗然落下，山坡坝地一片滋润。随之，青翠的谷苗破土而出，迎风而长，一晃，吐出穗来，再一晃，黄熟而垂。收获之时，先民们手捧金黄色的谷穗，簇拥着壮汉欢歌起舞。金龙彩凤也来与民同乐，一个盘旋腾跃，一个扬颈高鸣。

黑风飒飒，瘴气漫漫。凶恶的疫情袭击了部落，一个小儿倒下了，一个老人倒下了，一个妇女倒下了，一个男子倒下了……人们摇摇晃晃地围拢到村头树下，巴巴地望着壮汉。壮汉浓眉紧锁，目光如炬。突然，他手一攥，脚一顿，背起竹篓，操起石铲，迈开大步，毅然走向崇山深处。山道峣峣，荆棘丛丛。壮汉左辟右斩，摸索前行。看到一株异草，他掐叶而尝；发现一朵奇花，他摘瓣而辨……背篓里盛满了药草，药草送到了病人的嘴边，嘴边的笑意绽开一张张黄瘦的脸盘；一个个被疫症击倒的先民又站立了起来，萧索的村落重见生机，荒芜的田野再飘歌声……大雨淋淋，雪花纷纷，壮汉身负药篓，在山路上攀登。忽然一个趔趄，壮汉从崖头滚落，脸颊、手臂、脚踵，多处磕破划烂，血红斑斑。壮汉挣扎着爬起身来，嚼一把药草敷在伤口上，背起药篓，踉跄前行。

青丝蓬蓬，白发苍苍。奔走在山野中的魁梧壮汉变幻成了矍铄老人，额纹沟壑纵横，两鬓霜雪璀璨，惟双目炯亮依然。松林中，老人发现了一种缠树而长的

藤，此藤绿叶鲜翠，片片对生，叶间杂开淡黄色小花，香气悠悠扑鼻。老人一如既往，摘下两片嫩叶放入口中，嚼了嚼咽下。瞬间，意外发生，只见老人双手捂肚，大叫一声，轰然倒地……彩凤嘎叫着飞来了，它拍扇着翅膀，将噙在口中的清泉滴入老人的眼中，老人没有苏醒；乡亲们赶来了，他们伏在老人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叫：“首领！首领！”“神农！神农！”老人没有动静。青山呜呜，大地咽咽；长风浩浩，彤云团团。金龙闻讯赶来，绕着老人左旋右转，后曲身伏地，将老人驮起，腾云驾雾，彩凤振翼相护，在众人的哭祷声中，飞向山巅。恍惚中，老人头颅高昂，背脊隆起，俨然化为一座雄伟峻拔的龙山！……

“啊！”我不禁感叹出声。

“庞进你咋了？！”一位老作家朝我喊，众人也围拢过来。

“太神奇了！这山不简单，得好好看！”我揉揉眼睛，抹一把额头的汗水，说。



（刊于《西安日报》2007年1月13日；获2007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三等奖；收入《卓立苍茫》，庞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常州龙事

2007 年岁末的时候，贾宇虹女士邀请我赴江苏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我一听说去的是常州，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常州有“龙城”之称。——全国有“龙城”之称的城市我已去过若干个，如河南濮阳、内蒙古赤峰、重庆铜梁，而常州还未涉足，就想着若有机会，一定去一趟，这不，机会来了。

对常州为何称“龙城”，我是考察过的。其来由大体有三：一是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出生在常州西北部一个叫万绥镇（原名“万岁镇”）的地方。这是“帝王龙”了。二是古常州府城池如龟形，古有“龟为龙子”之说，驮碑的赑屃，就是龟的形状。这是“建筑龙”了。三是传说很早以前，东海龙王的九太子托梦给常州西北九龙山古寺中的当家和尚弘智，言其将于前来抢占山头的八位兄长开战，请求协助。弘智召集众僧于佛殿，念佛诵经，撞钟击鼓，使前来夺山的八龙受到震慑而战败。当晚，九太子又给弘智托梦道谢，言两条为首的恶龙已败逃至宜兴山中，其余六龙则逃到了常州城，希望弘智前去安抚，使六龙改邪归正，从而造福一方。每年五月初五，众龙可在云溪一聚。弘智醒后即赶往常州，向城中百姓散布六龙进城消息。常州百姓相信此说，并打造六色龙船，于五月初五当日，在白云溪一带竞渡，遂成习俗，有“自古兰陵号六龙”之说。

12月27日晚7点多，我们一行八人，由宇虹女士带队，由西安火车站上车。乘火车，尤其是坐在卧铺车厢，最适合做的事情便是聊天。于是便天南海北、大国小民地聊了一路。其内容印象深者，一是宇虹女士向我介绍的本次公益活动的主角——姜岚昕先生的思想和事迹，说姜先生改变了她的人生，使她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二是大家在一起历数陕西的全国第一。于是，宇虹女士来了灵感，说：“可以做一本书，就叫《陕西的全国第一》，把陈忠实的小说、贾平凹的散文、刘文西的黄土地人物画、赵季平的作曲，还有庞老师的龙凤文化研究等等，都收

进去，到时候庞老师可要大力支持噢。”我说没问题。

28日上午10点多，列车到达常州。照例有人接站。有趣的是，我坐的这辆车，司机也是刚来不久，路况不熟，开着开着，竟不知道要去的酒店在何方了。于是东拐西绕，在常州城内外穿来转去。这倒很好，使我有机会多览了些“龙城”风光。目力所及，看到了不少以龙为名的道路、街巷、建筑物，如龙城大道、飞龙路、龙栖路、龙游路、龙江路、龙跃路，化龙巷、青龙港、卧龙湾、龙虎塘、龙城里，龙港桥、龙阳桥、毛龙桥、九龙桥、乌龙庵、龙船浜、腾龙苑、梅龙坝、兆龙饭店，等等。“龙城之名不虚啊！”我不禁感叹道。

下午3时，“中华慈善总会岚昕大爱基金成立仪式”在我们下榻的酒店会议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界、文化界人士近千人出席，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主席台正中上方，横贯一幅红底白字大标语：“岚昕大爱，见证胸怀——用生命践行大爱天下，让世界同享爱的光芒”。主席台两边，置两块大屏幕，滚动播放着“岚昕激情演讲”的录像。

仪式的第一项，是姜岚昕先生即席演讲。此前只听宇虹女士介绍，未曾目睹，今日亲见，的确激情洋溢，声势并茂。幼时家境如何贫寒，母亲如何于艰难困苦中哺育儿女，大学时如何学习，毕业后如何创业，过去的努力，现在的状况，未来的设想，等等，等等。脱口而出，信口而来，悲情时，涕泗横流，畅想时，满面飞花，吸引力、鼓舞性、互动感，都有了。我听到了雷鸣般的阵阵掌声，我也看到了不少人抹着泪花。随后，姜岚昕以世华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当场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现金100万元作为该基金的原始基金，并声明该基金的用途是“爱心助学和慈善宣传”。再后，姜岚昕还向来自长安大学的两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各资助人民币2000元，两位学生分别发表了感谢之言，眼眸也都有泪光闪烁。

主办方把我的演讲安排在最后。我说我很高兴接受邀请，来到美丽的龙城，参加这样一个体现着龙的精神的美好的仪式。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其中的“福生”，就是造福众生。属“小龙”的姜岚昕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福生”的精神，堪称“人间福龙”，值得全社会效法和学习。我的演讲赢得了一片掌声。

（2008年3月19日多伦多枫华阁）

谐天的壮举

西安要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了！看到消息，作为一名有近三十年“市龄”的西安人，我由衷地高兴，心中充满期待！

多年前，一个沙尘暴肆虐的日子，我深夜难寐，挥笔写下一首诗来：“黑风袭卷着城市，黄流吞噬着村庄。抬头两枚浑珠：一枚太阳，一枚月亮。天空没有了瓦蓝，白云逃向了远方。低头两行浊泪：一行黄河，一行长江。”

这首诗写的当然不仅仅是西安，但也包括着西安。因为那些年，西安的环境实在让人难说出一个“好”字，其感受，倒是可以用“烦居”二字来概括：土大，尘多，树稀，草少，水不足，吃完饭想散个步都没地方去；一年到头，总有些日子天昏地暗，脏兮兮的泥雨下得人人都像兵马俑。

岁月如流，有赖于上下齐心、八方协力，状况逐渐地好转起来，眼见着尘土少了，草坪多了，清水从秦岭引进了，太阳恢复鲜亮了，月亮回归皎洁了，抬头可见瓦蓝了，白云常常留驻了，泥雨很少光临了……一句话，西安开始让人感觉到“宜居”了。

去年夏和今年春，因家人选择到加拿大工作和生活，我曾陪同着到温哥华和多伦多各住过几个月。回来后，有人问我：“加拿大环境好吧？”我说不错，尤其是温哥华，可以说是一个花园城市。前些日又有人对我说：“你也移过去多好，西安有啥留恋的！”我说目前还不想过去。这样回答的理由有多种，其中一个便是舍不得西安，因为这个城市越来越“宜居”了——且不说历史积淀多么多么的厚，文化氛围多么多么的浓，就说这大大地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吧，可不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就生态环境一项，达不到一定的水准，人家能让你办吗？

大家知道，我做龙凤文化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了，对龙凤的精神内涵，我概括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十个字，并解释说“容合（兼容、包容、

综合、化合)是世界观、方法论;福生是价值观、幸福论;谐天是天人观、生态论;奋进是人生观、强盛论;和美是理想观、目的论”。所以,当看到本次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题是“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时,我不禁眼睛一亮:这不就是“谐天”吗?

是的,是谐天。

谐天就是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相和谐,就是科学地有持续地发展。

在中国,谐天有深远的理论探索和良好的践行例证。孔子提出“畏天命”,老子倡言“道法自然”;孟子讲“顺天者存”;荀子说“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而秦代的《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罟和陷阱。”……

可惜,近几十年来,我们在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同时,常常忽视了谐天,以至于野蛮开发,三废泛滥,环境污染,造成了一系列让人触目痛心的生态灾难。

好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过往的失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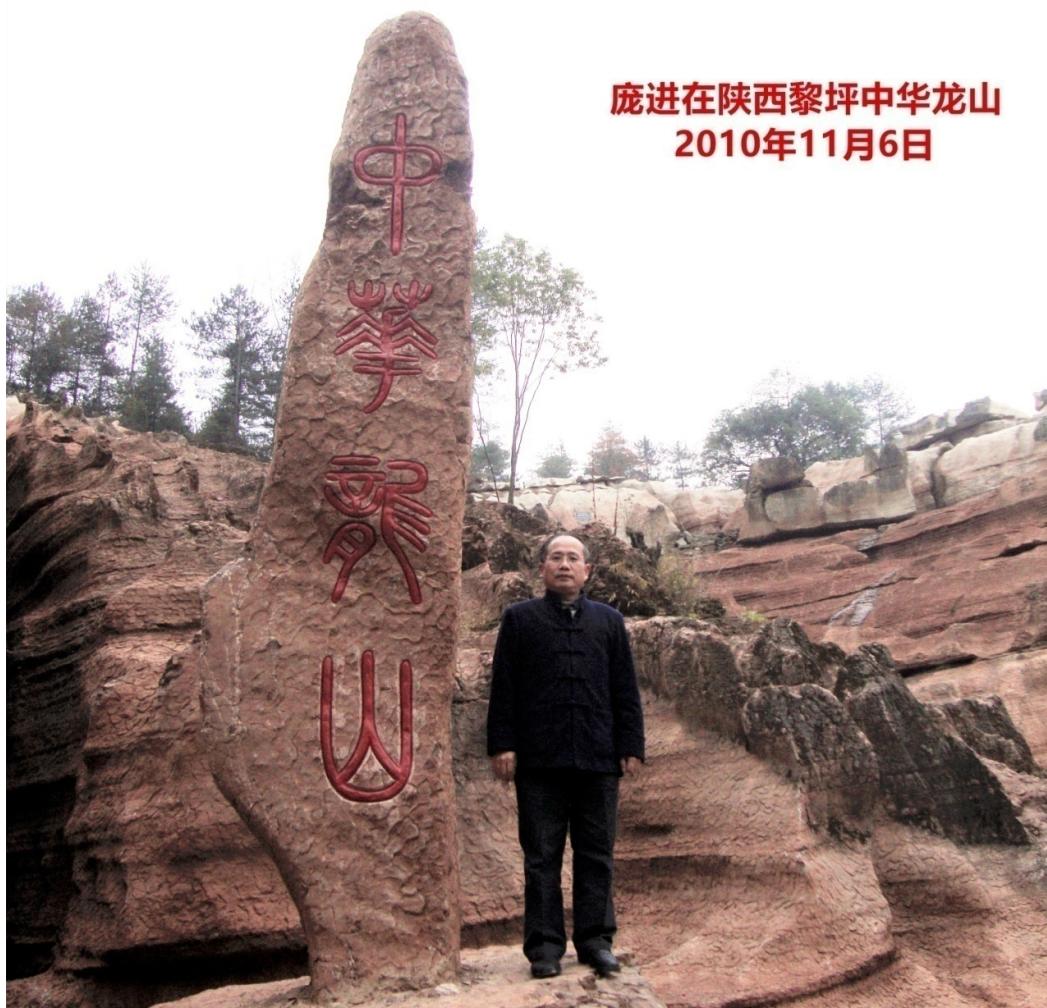
就说这次博览会吧,园区选在绵长辽阔的灞河之滨;国内外数不清的奇花异卉将竞相亮相,连太空植物也要露露脸:这是简单的众多植物的大集会吗?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园艺、建筑的展示吗?不是。是什么呢?是在体现和宣告一种理念,认识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优化大自然、和谐大自然的理念。

所以,我要用“谐天的壮举”来形容,来礼赞。

写到这里,我产生了一个希望:希望园艺师们能用绿色的草木做出龙凤的造型,使谐天的精神,形象化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12月12日)

庞进在陕西黎坪中华龙山
2010年11月6日



龙起黎坪

1 像龙即龙

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境内的黎坪国家森林公园，目前对外开放的有中华龙山、剑峡、鹿跳峡、玉女峰、枫林瀑布、天书崖、海底石城、红尘峡、翡翠池瀑布等景点，这些景点尽管只占整个景区的一小部分，但也集山景、林景、水景、石景于一体，使黎坪有了“陕南第一山水”“巴山深处的绿色明珠”“碧水天堂”等美誉。尤其是其中的中华龙山，笔者认为，是使黎坪为更多的人所知，从而有

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的景点。

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难以忘怀的。那一年，北京举行了奥运会，中华儿女圆了长达百年的体育强国的梦想；那一年，神舟七号宇航员成功地进行了太空行走，使中国作为航天大国的地位进一步确立。然而，也是在那一年，四川省的汶川县发生了特大地震，近九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黎坪距汶川不远，强烈的震动导致积盖在景区内一座山体上的陈年浮土松动，天降大雨，浮土被冲落，山体真容得以显现。当地群众发现，该山体上纹象众多，很像神龙身上的鳞片。于是，一位叫毕科荣的村干部，就带领村民一点一点地将整个山体清理了出来。这一清理，不仅使更多的似龙鳞的纹象显现，而且还发现了似龙头、龙脊、龙身、龙爪的岩石，以及一些属于海底古生物的化石。这些发现，足以令人震撼、惊叹，于是，该山体就在众人的欢呼中有了“中华龙山”的名号。

地质学家来了，经考察，中华龙山山体形成于四亿至五亿年前的奥陶纪，地貌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岩石由大片红色砂粒构成，故通体呈红褐色；发现的海底古生物化石在地质学上被称为“中华震旦角石”，其所在的岩层则被称为“宝塔灰岩”。查资料得知：中华震旦角石是一种海生无脊椎软体动物化石，属于足类鹦鹉螺超目。该动物是四亿四千多万年前生活在海洋中的凶猛食肉动物，其化石仅产于中国，是中国特有的属于奥陶纪的重要化石之一。沧海桑田，地质变迁，使该化石嵌藏于坚硬的石灰岩中，取之不易得之难，从而更显珍贵。其名“震旦”（Sinian）为中国之古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该山体称为“中华龙山”，可谓渊源有据且深远。

或许有人疑问：原始人类出现于几百万年前，现代智人诞生于十几万年前，而人类文明不过一万多年的历史；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具体讲是中华先民因崇拜自然力而发明、展现的神物，距今最远可追溯至一万年，那么，将形成于几亿年前的山体称“龙”，是何道理、有何依据呢？这里的道理是“像龙即龙”的道理，这里的依据是神龙形成的“相似性原理”。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进行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简称“容合”）的结果。那么，古生物化石会不会进入古人的视野，从而也成为龙的容合对象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常说，作为生物的恐龙，与作为神物的龙几

乎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恐龙灭绝六千多万年后才有人类，但是，因山川崩裂，恐龙化石出现在古人眼前，从而被古人作为龙的原型之一却是有可能的。

先民在造龙的时候，运用的是原始思维，原始思维是一种模糊思维，或以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常常将容合对象与容合结果相混同，于是“像龙即龙”的“相似性原理”就起作用了：诸多动物和天象被容合成龙，诸多动物和天象也因像龙似龙而被称为龙。作为神物，自然界中没有活蹦乱跳、仪态万方的龙，但自然界中有许多活蹦乱跳、仪态万方的龙的模特儿。人们既将诸多模特儿的容合体称龙，也将构成容合体的各个对象称龙。这样的原理至今仍然发生着作用，比如饭店里一些以龙为名的菜肴，其龙就多为虾、鱼之类，而生活中，也常将连续的、曲折的、绵长的、盘旋的、飞腾的种种物象以龙相称。

基于此，“中华龙山”的得名就恰而当之、无可疑问了。想想看，那么多像龙鳞的纹象，以及似龙头、龙脊、龙身、龙爪的岩石，这样的山体，不称“龙山”，还能称什么山呢？龙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中华民族常被称为“龙族”，那么，将“龙山”称为“中华龙山”就“顺理”而“成章”了。

2 初探龙山

大约是2010年夏天，我从媒体上看到了黎坪发现“中华龙山”的报道，因长期从事龙文化研究，对报道中提供的信息自然是关注的。当时就想：看来，这个黎坪是非去不可了，这座龙山是非登不可了。果然，当年秋冬之交，蒙时任黎坪景区管委会主任的杨波先生邀请，我与吕晓宁、黎荔、庞任隆、张兴利等专家、学者一起，花了两天时间，奔赴黎坪，对中华龙山，以及海底石城、鹿跳峡、天书崖、七星潭、枫林瀑布等景点进行了考察。

距离不能说近，先是西安到汉中，花了四个多小时，走的是修成不久的高速路，感觉还好；接着是汉中到黎坪，花了两个多小时，翻了三座山，路是柏油路，却如绳盘绕，似乎有转不完的弯，感觉就晕乎乎的了。好在景区确实不错，看得人心旷神怡。尤其是中华龙山，让人震惊不已。杨波主任陪着我，一边攀登，一边讲解，我看得比较细，在无数纹象中发现了不少似龙、似凤、似蛇、似鱼、似鹿、似狗、似人者，于是一边频频地举起相机，拍下了许多照片，一边对同行者

说：这些动物，都是龙的取材对象。

从中华龙山下来，忽然来了诗兴，于是一路琢磨、推敲，至下榻的“西流人家”饭店，成《题中华龙山》一首，曰：“大地崩裂，横空出世，奇纹妙象无数。自古患难期祯祥，到底天眷顾。青山拱卫，碧水流珠，族根灵韵长驻。从来福生待俊杰，可喜神相助。”

记得考察龙山时，有几个民工正在清理一个山洞，近前去看，发现民工们挖出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小石块，看上去像古动物化石。就做了拍照，说：“把这些石块保存好，我联系让有关部门鉴定一下，看有没有价值，要是有北京周口店、湖南玉蟾岩那样的发现，中华龙山就更了不得了。”回到西安后，我查到并打通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电话，说了看到的情况，要了其邮箱址，随后将拍的照片及黎坪管委会的联系电话等发了过去。

离开黎坪前，景区将笔墨纸张摆了出来。我挥笔写下了“奇观”，和一个大大的“龙字”；书法家庞任隆写了“龙缘”，并为下榻、用餐的“西流人家”题写了“西流第一家”。

3 黎坪建言

2013年9月13日至9月15日，笔者参与“陕西著名作家南郑采风”活动，再次到黎坪考察。时隔三年，黎坪景区已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与南郑县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汉中黎坪景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该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四栋先生在汉中迎接我们，到达黎坪后，张总又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引领我们参观、考察，还不辞辛劳地兼做了整整一天的讲解员。

和三年前相比，黎坪已有了不小、不少的变化。比如，汉中至黎坪的道路，虽然依然要翻三座山，转许多弯，但原来的柏油路面已换成水泥路面；下榻的“西流人家”也新建了楼房，扩大了规模；景区不少景点的道路、台阶已新修，增加了亭、廊、观赏台。天书崖至中华龙山的道路已硬化，还新建了一个游客服务中心。这个中心的墙体是用石片叠砌成的，看上去很别致；大厅里摆了旧样子新功能的可旋转的藤椅，坐上去蛮舒服。张总介绍说：“这个地方将来要安装大屏，放有关龙文化的立体电影，游客可一边休息一边欣赏。”

由服务中心的另一个门走出，即可登览龙山。和三年前比，龙山岩石的色彩已有改变，原来是红多褐少，如今是褐多红少了。我上次看出诸多动物的那一片山体也用网绳圈起来，不让人再零距离了。当然，大部分山体还是可以零距离的。大家欣赏着，感叹着。我和朱文杰、陈嘉瑞两位先生还攀上了高高的龙脊，拍了几张纵目望远的挥手照。

在 9 月 14 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张总在介绍景区现状和发展前景时说已考虑将龙文化作为景区的主打文化，我在发言中对此设想表示特别的赞赏和支持，并郑重建议：将黎坪打造成研究、展示、践行、弘扬中华龙文化的基地，使其成为全世界龙的传人向往的地方。

我说，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经过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它既是根源文化，又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又是官方文化；既是传统文化，又是时尚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精神文化；既是中国文化，又是世界文化。如果黎坪将龙文化作为核心性的主题性文化，从而以龙为魂，以龙为据，以龙为缘，景区的文化品位就有可能从整体上得到提升，就有可能超越一般化的地域性的景区，成为海内外华人关注、向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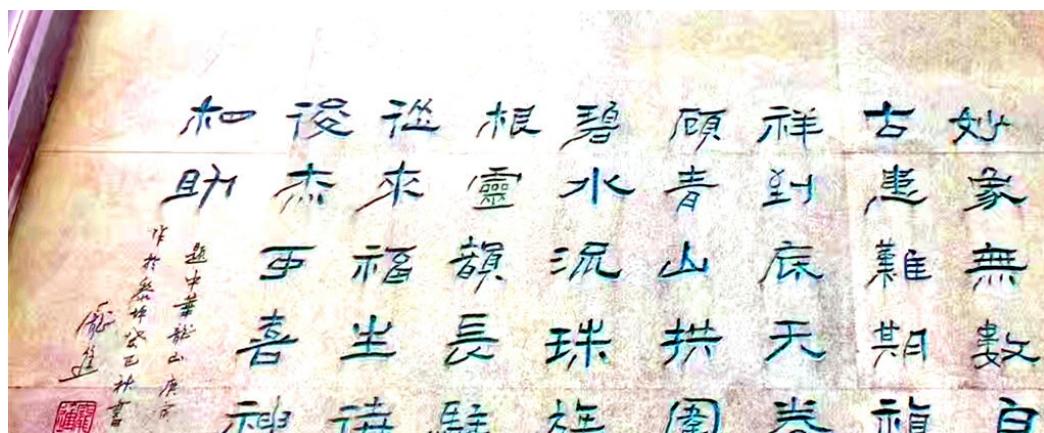
我还说，黎坪的中华龙山具有资源独特、意象神奇、内涵丰富等特点。景区已具备将龙文化作为核心的、重点打造的主题性文化的条件。龙文化具有至高性、广渗性、容合性等特点，其他如山水文化、乡俗文化、休闲文化、长寿文化、英才文化等，都可以用龙文化来统领、来提携、来贯穿。比如被当地群众传颂的西北开发的先驱、著名的农垦学家安汉先生，就可以“人间龙杰”相称，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将人间杰出人物比龙称龙的习尚。建议依托中华龙山，从龙文化入手，策划当先，扎实推进，将其做大做强，做深做透，做到能做到的最好，做到别的景区做不到。

考察期间，张总也安排了笔墨活动。我在题写了“中华龙山”之后，因时间宽裕，就想到把三年前来黎坪作的《题中华龙山》写出来。字多，得用六尺整张。一笔一划地写成后，张总说：“好，这个要装裱了挂到龙山景区。”我又看了看，

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些，于是再铺纸，又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回到西安后看照片，还是不太满意，于是再铺纸……写出第四幅，才感觉比较满意了。张总说他近期要到西安参加一个什么学习会，那就在见面时将这幅送他吧。



补：2017年6月27日至29日，参加由朱文杰先生组织的“陕西著名作家、文化名人采风团”第三次赴汉中黎坪。发现2010年11月7日初访黎坪时作，2013年9月14日再访黎坪时书的《题中华龙山》已被景区刻石，展示于景区入口处壁墙。)



（刊于《文化艺术报》2014年6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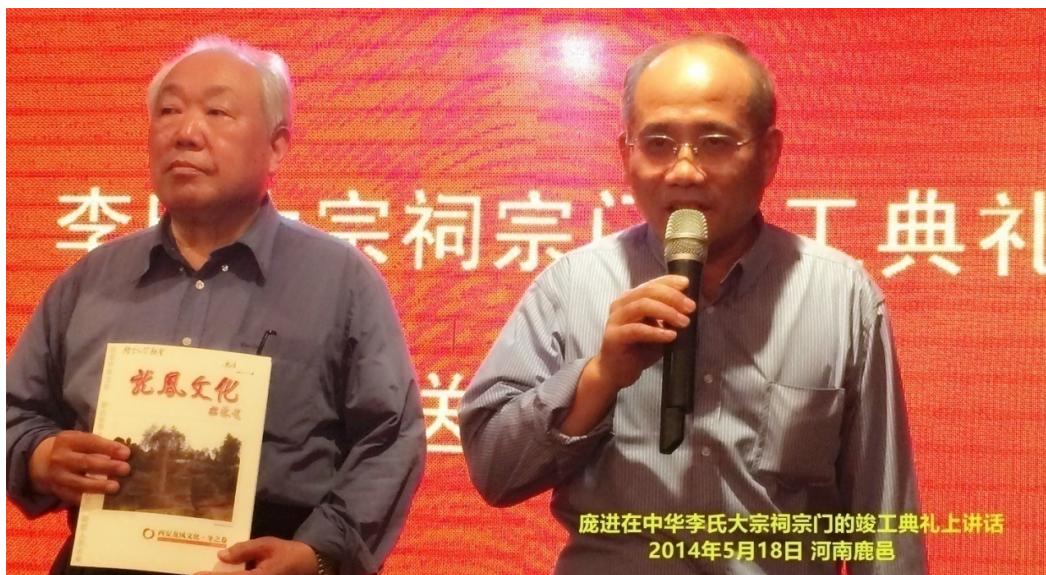
老子犹龙与血脉互渗

2014年5月18日，我以龙凤文化研究专家的身份，应邀出席了在河南鹿邑举行的中华李氏大宗祠宗门的竣工典礼，参与剪彩。随后，为中国鹿邑李氏文化研究总会题写了“龙兴鹿邑”条幅，向该会赠送了《龙凤文化》杂志，并在庆祝宴会上作了一个简短但比较重要的发言。我主要讲了两个观点——

一是“老子犹龙”开启了以龙喻比杰出人物的先河。《史记》和《庄子》都记载了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那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老子在洛阳周室作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官，孔子前去拜见问礼。回归后，孔子向他的弟子们说老子像神龙一样“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着云气在阴阳之间飞翔。于是有了“老子犹龙”的典故。老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被人以龙相称且载入正式史书的现实中的人物，“老子犹龙”开启了中华民族以龙喻比杰出人物的先河。

二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互渗的大家庭。前来参加中华李氏大宗祠宗门竣工典礼的嘉宾大多是李姓宗亲。李姓是大姓，人口达一亿，古往今来，李姓之外的其他姓氏，大概没有哪个姓氏和李姓没有姻亲的关联，而李姓的男子也在不断地娶其他姓氏的女子为妻。其他几个大姓如刘、王、张、赵等，也都如此。比如我姓庞，我的亲家就姓李，于是我有了一个外孙李奕泽；还有，我的妻子姓赵，姐夫姓王，弟媳姓刘……我讲这些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想说明，李姓人的身上有其他姓人的基因，其他姓人的身上有李姓的基因，李姓人和其他姓人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血脉互渗的大家庭，我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龙的传人。

李氏大宗祠宗门是由陕西西安明珠国际集团董事长李继和、陕西鑫基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县民捐款150万元建设的，宗门的匾额上有李继和先生的名字。2012年是个龙年，经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权裕先生介绍，我与李继和先生



相识，并结下了“龙缘”——我们共同策划、组织、举办了“2012 中国原点龙文化论坛”。那个论坛是成功的，影响是很好的、比较大的。从此，我也和明珠集团的员工一样，称李继和先生为“李总”。之后，又与李总接触了几次，知道了李总生肖属猴，大我一轮——我们属猴的人好像有不安于现状、总想要不断地干点事的特质。在我的感觉里，李总是一个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气魄的人，没有大胸怀、大视野和大气魄，就不会有今天的享誉行业内外的明珠集团，也不会有一捐近百万人民币于老子故里的大手笔；同时，李总又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有使命感、有担当意识和深厚感情的人，若没有使命感、担当意识和深厚感情，就不会想到并做到乐于与文化人交朋友，关注、投资于文化事业；李总还是一个实在、风趣、可亲近的人，我们交谈的机会不多，但仅有的几次交谈，都让我感觉到他更像一位说着地道关中话的老大哥。有了以上的认识和感觉，前些日知道李总要过七十大寿的消息后，我便作了一首嵌名诗，书写在红宣纸上以赠。诗曰：“李氏自古俊杰多，继往开来一路歌；和美万家明珠亮，寿者依仁大快乐。”

（刊于《文化丝路报》第1期，2014年5月28日出版）

周至有座活龙山

作家张长怀说他的家乡周至县有座活龙山，邀我看，遂于2014年7月1日欣然前往。

按我的考察，山水以龙为名者，不外乎三条原因：一是其形状走势似龙，或连续，或弯转，或盘旋，或绵延，或起伏，可谓之“山水自然龙”；二是其山其水流传有龙的神话传说，可谓之“神话传说龙”；三是与人杰、帝王有了瓜葛，而中国有将人杰、帝王比龙称的传统，可谓之“人杰帝王龙”。

活龙山占了几条呢？

峰峦叠翠，鸟语花香。一辆电瓶车，拉着我们沿山路转游。果然弯弯转转，绵绵延延，东道主热情地做着介绍，于是看到了高高扬起的龙头，弯转起伏的龙身，飘逸自如的龙尾。显然，第一条“山水自然龙”是占住了。

活龙山原名火龙山。为何叫火龙山呢？相传，太上老君曾在南面的玉凤山筑炉炼丹，住在北面山上的青龙受命送水。老君要的是清澈的泉水，青龙却恶作剧地送上了浑水，结果被老君发现，将其投入丹炉。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伴随着丹药的炼成，青龙被烧成了火龙。从此，火龙记取教训，每逢老君炼丹时，都清泉奉候，不敢怠慢。这件事之外，火龙还克尽职能，兴云布雨，佑助一方平安。而火龙居住的山就叫火龙山了。——这是第二条“神话传说龙”。

至于第三条，即“人杰帝王龙”，资料就更丰富了。上面传说中的太上老君，即老子，就有龙之称。《史记》和《庄子》都记载有东周时期的孔子，在拜见老子后，向弟子们讲“老子犹龙”的故事。老子之前，有周人的领袖文王姬昌。有记载说，姬昌为西伯侯时，曾在活龙山附近的姬谷祭天、屯兵、演绎八卦。一般认为，《周易》是周文王的作品，而《周易》的第一卦“乾卦”就是一个“龙卦”。其卦辞皆以“龙”为喻：姬昌被商纣王囚禁，可谓“潜龙勿用”；其子姬发伐纣灭商终登天子之位，可谓“飞龙在天”。后世以“龙”喻比帝王，其源头就

可溯至《周易》。到了汉代，刘邦自诩“龙种”，其后的帝王莫不比龙称龙。有记载说，汉景帝刘启曾率汉室官员来活龙山附近的姬谷祭拜秦岭，为社稷祈福，在“栖云楼”前，欣遇仙翁，于是下旨在该地修建“遇仙宫”，作为避暑的行宫。唐时，相传太宗李世民曾到过活龙山附近的擂鼓台，并被酸枣刺挂住了龙袍。到了清朝，相传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曾千里迢迢地从京城来到陕西，造访位于活龙山景区的丹阳观、玉皇阁。回京后，在孝庄的美言下，康熙还挥笔题写了“丹阳观”和“玉皇阁”两块匾额。



提及丹阳观，就得说说几位高道。起先是生活于唐代中后期的江苏丹阳人许浑，在活龙山附近的竹峪原洞清庵的基础上兴建丹阳观。后历晚唐、五代、北宋，

几经兴废，道士们又恢复原名洞清庵。金、元时期，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的大弟子马钰（号丹阳子，人称马丹阳），来洞清庵修道传道，创立全真道遇仙派，并为当地群众扎针治病。马丹阳逝世后，为纪念其功绩，时任“国师”，也是王重阳弟子的丘处机又将洞清庵复名为丹阳观，并进行扩建。丹阳观遂成为闻名全国的全真道活动场所。王重阳曾言其创立全真道的目的是“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马丹阳、丘处机等的所作所为也以造福众生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活龙山有关的这些高道们都堪称“人杰龙”。

座谈会上，我在介绍、讲解了龙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后，重点讲了龙的“福生”精神。我说，“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神物，无论是作为水神、农业神，还是作为祖先神、民族神，龙都是福生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大都被称龙、比龙，也多附会以与龙有关的传说，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人杰做出了造福众生的令众生感念不已的业绩。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比如打造活龙山这个旅游景区，也当以福生为目的。福生的方式多种多样了，比如改善、提升、优化景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比如让久居城市的人们到这里来吸取新鲜空气、品尝绿色食品、领略山乡风情、学习龙道精髓，净化浮躁心灵……

座谈中，东道主说：“我们有点吃不准，将火龙山改名为活龙山，讲得通吗？”我回答说：讲得通。全国范围内，多见青龙山、黄龙山，鲜见活龙山。龙文化发展到今天，其象征性已很广普，既可象征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山水，也可象征每一个中国人，因而，我常说“人人可龙”的话。活龙，活龙，且不说这座山因龙而“活”，只说人来到这座山上，也都有可能吸取龙文化的精华，变成朝气蓬勃、活泼可爱的“龙”，进而去做适变图强、造福众生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

（刊于《西安日报》2014年8月18日）



龙的精神在油田

甲午金秋，应邀参加“探寻延长文化”联合采风活动。深入油田，发现了不少龙文化元素，如员工们写的龙字、画的龙画、拍的龙图等等。在子长采油厂第三采油大队的展牌上，我看到了“心随油龙舞动”的大标题，而该大队队长野路虎刻的一方印章，也采用的是“龙凤呈祥”的图案。由于龙有象征人间出类拔萃者即优秀人才的功能，故所到各处，当被请求留下墨宝时，我多写的是有“龙”话语，如为七里村采油厂“村里人”读书会题写了“油田起龙凤 村里飘书香”（并赠以我主编的《龙凤文化》）、为瓦窑堡采油厂采油五大队题写了“油田龙腾”、为延长油田工会题写了“腾龙起凤”、为油田工会主席冯建平先生题写了“龙腾虎跃”，为油田董事长杨悦先生题写了“龙福天下”，等等。

龙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延长油田是容合而成的，容合的精神体现在延长油田的方方面面。比如，延长油田的企业结构就是由勘探、科研、开采、运输、机械制造、辅助生产、销售等等众多单位容合而成的，采用的技术也是将古今中外各种技术容合为一体的；而企业文化，更是容合性的，如子长采油厂第三采油大队的企业文化，就是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蒙学文化、先秦兵学文化、动物生态文化等等的容合。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对延长油田，福生的精神可以有两说：一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即延长油田企业理念中的“发展延长，奉献社会”。延长油田 1905 年建厂，1907 年打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一百多年来，生产的石油大概有若干亿吨。这些石油哪里去了？用于国家建设、地方经济、百姓生活了，一句话，“福生”了。二是企业理念中的“关爱员工”。这种企业内部的“福生”，在延长油田处处可见，如甘谷驿采油厂的“五个一”：有一个功能齐备的餐厅、一个洁净舒适的浴室、一个温馨健康的绿色菜园、一个陶冶情操的活动室、一个增强体质的健身区。

谐天就是与大自然和谐，就是科学地有持续地发展，就是生态文明。延长油田是从 20 世纪末猛醒般认识到“谐天”重要性的。于是，开始植树，累计达上亿株，种草累计近十万亩，建成文明井场三万五千多个；投入巨资，建成并运行采出水回注及配套项目，实现了污水处理的零排放。我们采风所到各队、场、站，处处皆见讲环保、倡节俭的标语、提示。

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简称。延长油田是奋进的油田，没有奋进的精神，就没有延长油田一百多年来的的发展、成就和辉煌。当年的“埋头苦干”是奋进，如今将“埋头苦干”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也是奋进。采风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有关延长石油人抢险、救灾、坚守等等事迹的图片、影像，所反映的也都是奋进的精神。

总之，龙的精神体现在延长、发扬在延长，光大在延长。

采风期间，我创作了《延长油田采风三首》，特录于此，作为本文结束：其一：“和谐一动即延安，金风染醉万壑原。小学校里观初井，甘谷驿中叹百年。沧桑历历英雄事，风貌幅幅励志篇。一曲长歌信天游，油花红透山丹丹。”其二：“满目斑斓到子长。下油队，进站房；扑面热情，展牌如画廊。磕头泵前讲管理，言成诗，语铿锵。春夏秋冬山梁上。顶风雨，冒雪霜；心系家国，处处责任强。好在劳逸可结合，太极美，菜根香。”其三：“霜月如画采风来，感动感悟感而慨。山畔沟岔机轮转，望察问听眼界开。铁马成阵皆良御，乌龙化虹靓宝台。何处寻找英雄汉，黄土高原有英才。”

（2014 年 11 月 5 日于西安龙凤堂）

武隆之龙

2017年7月10日至12日，应邀至重庆市武隆区，在当地龙文化爱好者谭晓蔚、李杰、唐春光等先生的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乌江沿岸、仙女山、白佛山，以及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芙蓉洞”和属于“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天生三桥”中的龙文化。期间，还与当地文化界、政界人士进行了交流。对谭晓蔚十余年来，致力于故乡武隆龙文化的探寻、研究、保护取得的成果，提出的“神瑞五龙”的开发构想，予以肯定和赞赏。说——

“武隆的龙文化以山水龙和民俗龙见长，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如果在进一步挖掘、梳理、论证，且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深度契合的基础上，打造景观，举办展览、节庆等相关活动，将会在增添武隆的旅游观光内容，提升武隆旅游的文化品位，吸引、团聚海内外华人等方面产生重大价值。龙文化既是根脉、传统、标志文化，也是容合、创新、奋进文化，龙文化能够焕发、振奋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武隆区位于重庆市东南部，处乌江下游，原为武隆县。当地民间有古时五龙显灵行云布雨，化为乌江、芙蓉江、木棕河、石梁河、大溪河，滋养黎民的传说，故“武隆”有可能源自“五龙”。明代洪武年间，因与广西一县同名而改“武龙”为“武隆”。武隆区现今有“五龙村”，其村所在地即为原县衙旧址。据统计，武隆区境内以龙命名的地名多达上百处。

考察期间，还创作诗词各一首：《七律·重庆武隆仙女山有感》：“子时恍若入蓬瀛，晨起飘飘雾漫峰。信步青坪雅啃草，抬眉云宇鸟鸣风。萦萦绕绕山河梦，走走奔奔岁月情。仙女可知龙凤事，翩翩来舞助功成。”《如梦令·武隆龙王阁望晚霞》：“漫步高台西望。熔畔彩霞激荡。龙跃凤遨翔，灿灿妙图多样。奇像。奇像。事好天心开放。”2017年7月15日至19日，又作《重庆武龙摄龙三题》：“1. 重庆武龙，处处有龙；武隆多龙，龙兴武隆。2. 武隆源自五龙，东西南北中龙；

青白赤黑黄龙，天地山川人龙。3. 曲折盘旋者龙，绵延伸展者龙，跃腾飞举者龙，
容合多元者龙，奋发进取者龙，造福天下者龙！”

（2017年7月12日于重庆武隆）





广州说龙

2017年9月22日，乘高铁至广州，下榻卡威尔酒店。晚上在欢迎宴会上登台发言，介绍龙凤文化。

23日上午，“首届全国庞氏书画联展”在广州广东画院开幕（本人《七绝 庞姓》《全球视野》两幅作品入选参展）。参与剪彩并致简要贺词，祝愿庞氏艺术家、庞氏家人，与海内外龙的传人一起，发扬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下午，全国庞氏书画艺术研究会成立，以《厚深宽特 尊爱利和》发表讲话，说——

书画是彰显、弘扬中华文明、龙凤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华庞氏，人才济济，龙飞凤舞，成就非凡。百尺竿头，建言八字：厚深宽特，尊爱利和。

厚深宽特是从艺术修养层面讲的，即：学养求厚，功夫求深，视野求宽，风格求特。学养对书画家至关重要。在能写能画的基础上，如果还能即景即兴地、高水平地作诗、填词、撰联，那就更好了。书画家的功夫深浅是瞒不过人的，黑字彩画，一目了然。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扎实无虚的、持续不断的钻研、

磨练、颖悟，没有捷径，也没有侥幸。视野求宽是说要从古今中外、行里行外，多渠道、全方位地汲取营养。风格求特是说好的书画家都是特色鲜明的书画家，人们一看作品，就知道是谁的字谁的画。风格显明的程度与书画家优秀的程度成正比。

尊爱利和是从文化信仰层面讲的。为了解决中华民族信仰缺失的问题，我提出了龙道信仰。龙道信仰有四个基本理念：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人活在世上，面临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三大关系，尊爱利和便是处理这三大关系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

以上八个字，既讲给大家，也讲给我自己。

祝福全国庞氏，祝福天下龙人！

晚宴会上，主持人宣布本人被增补为中华庞氏宗亲联谊会名誉会长。

(2017年9月23日于广州)



凤凰祥云

2009年9月11日，我正在珠海开会，《北京法制晚报》记者崔毅飞打来电话，就一位姓徐的先生9月9日在北京西郊拍到了“凤凰祥云”的照片事做咨询。我说云彩似凤的现象以前也出现过。凤凰含有造福众生、吉祥和美的寓意，和祥云结合在一起，寓意更加美好。当然，“凤凰祥云”纯属自然现象，但由于其寓意美好，拍摄者可以将照片收藏起来。9月13日，法制晚报以《九九艳阳天祥云“凤”现美景》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之后，海内外多家报纸和众多网络传媒都转载了这篇报导（大多将题目改为《北京空中出现凤凰祥云系自然现象寓意美好》），不少网友发贴表示看法，还有人撰文进行评论。

我注意到了这些看法和评论，对其中提出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觉得有必要做些进一步的讨论——

比如，有网友认为徐先生拍的照片不怎么像凤凰，如何看？

这牵涉到什么是凤凰的问题。凤凰简称凤，是中国古人对鸡、鹰、燕、鸟、鹤、孔雀等鸟禽，及太阳、风、火等自然现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尖喙、双翼，大多有冠、有羽、有爪、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向阳、喜火、达天、自新、秉德、兆瑞、崇高、好洁、示美、喻情、成王等品性的神物。凤凰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传承、演进了八千年左右的时光，其文化精髓可用“和美”二字来概括。在中国的象征文化系列中，凤凰的地位排在龙之后，但同样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这当然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凤凰是太阳鸟、幸福鸟、吉祥鸟，人们也常把具有喙、翼、羽、尾等特征，看上去比较和谐、美好的形象以凤凰称之。徐先生就是如此。至于一些网友认为不像凤凰，这很正常，属于审美差异，不必强求一致。

再如，有网友将“凤凰祥云”与古代的祥瑞迷信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有无

道理？

古代的祥瑞，主要指被一些人，尤其是被那些有儒学背景的人，认为是能够表达某种天意，且对人事，尤其是对国泰民安有益的某类自然现象。凤凰的确成为过这样的“祥瑞”，如一些古籍载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见则天下大安宁”“其政太平，凤凰集于苑林”等等。这样的“祥瑞”，有迷信、愚昧的成分，也有祈愿、祝福、鼓励、审美的成分，需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从这个角度讲，可以理解一些网友为何会将“凤凰祥云”与古代的祥瑞相联系。但是，要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仍像某些古代人那么迷信和愚昧，那就低估了大家的认知能力。凤凰从远古飞翔至今天，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吉祥物，吉祥物有慰藉心理、鼓舞精神、陶冶性情的作用，这是大多数人所看重的。

还有，一位杂文家在深圳《晶报》上撰文，提出“那么多的媒体去转载‘寓意美好’的祥瑞新闻，难道就只是觉得有趣，而没有感到一点儿肉麻？”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杂文家的说法让我想到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典故：大小两个和尚行路途中，遇河涨水，大和尚背一女子过河后，放下女子继续走路，小和尚却还要再三质问师傅为何要背女子过河？——“肉麻”的感觉怕是杂文家自己有的。这里有一个心态问题，对待任何一个事物，就心态而言，大概有积极、正面、向上，和消极、负面、向下，或既不这样又不那样之分，心态不同，感觉、认知、判断就会大异其趣。比如一位美丽的当红女星出现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大家都感叹其相貌的姣好、气质的不凡、演技的出众，却偏偏有一个人站出来喊：她拉出来的屎是臭的！你能说这个人喊的不是事实吗？你能说喊这种话的人心态正常吗？求吉祥、求和美、求幸福的心理是人之常理——绝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按常理生活的。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09年9月18日）

龙凤文化 中华之魂

——在加拿大华裔作协欢迎餐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林婷婷会长、尊敬的痘弦先生、尊敬的各位理事：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感谢林主席的安排，也感谢大家的到来，使我有机会能与各位相聚、向各位学习，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十二年前，也就是 1995 年的 5 月，蒙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邀请，我和陈忠实、王仲生先生曾来温哥华作短期的访问交流，陈、王二位先期回国，我还多呆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时任会长的梁丽芳女士陪我参观、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曹小莉女士陪我参观、访问了加美边境、海湾游艇、世界日报温市分社；廖中坚先生陪我浏览、欣赏了伊利沙白女皇公园、温市风情；另外，还在加华作协安排和朋友们的陪同下，到海边公园、滑雪场、教会、报社浏览、参观。那两个星期，可以说过得特别愉快而新鲜，一些场面，比如在海边草坪上的吟诗、歌唱，尤其是曹小莉、任燕茹两位女士的随歌起舞，一想起来，就如在目前。回国后，我写了一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很看重这组文章，因为它们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具有别样的风致，那些感触、体验和发现，弥足珍贵。

十二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美丽的枫叶之国。这次与上次有所不同，上次是与两位作家同行，这次是我们全家：我、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都是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国土；上次我只呆了差不多两个星期，这次要呆两个多月。我的这次出行，多劳驾了廖中坚先生，事先联系租房等事宜，还和刘慧琴大姐一起，不辞劳苦地到温哥华机场接我们……

2006 年 3 月，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陕西省记协、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西安日报社等七家单位在古都西安联合召开了“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时任会长

的刘慧琴大姐代表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祝贺信，信中说：“龙凤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它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承，也寄托着华夏儿女的希望和理想。华夏儿女不论飘流到何方，不论年代有多久远，心永远向着东方，向着龙凤文化的发源地，并始终以“龙凤传人”自居。庞进先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海外华人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辨析中外文明的异同，对构建新的人文环境有着积极的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华人社会的和谐。我们期待庞进先生的宏论伟著能在海外更广泛的传播！”

所以，在此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是感谢！真诚地感谢！

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这十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龙凤文化研究上。大家知道，龙凤是中华先民对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两种神物，经过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容合、演进和升华，它们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作为一门学问，龙凤文化因与中华民族的再兴、海峡两岸的统一、全球华人的团结紧密相连而凸显其重要。在这个领域，过去也有学者涉列，但不够系统和全面，和当代人的生活、诉愿也有所脱节。我在研究中，为自己定了一个宗旨，这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生活，瞩望人类未来”。近日读痖弦先生的文章，他的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在历史的纵方向线上首先要摆脱本位积习禁锢，并从旧有的城府中大步地走出来，承认事实并接受它的挑战，而在国际的横断面上，我们希望有更多现代文学艺术的朝香人，走向西方回归东方。”痖弦先生虽然讲的是文学艺术，我想将其用在龙凤文化研究上，同样适合。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至今已出版了十一种著作，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文章，创办了“中华龙凤文化网站”(www.loongfeng.org)，出席、参与主持国际、国内几十次相关研讨会、论坛，并出任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

有人曾问我：你研究龙凤文化，龙凤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我回答说：十个字：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凤的形象是容合的，它们的容合体现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容合。近来，大家对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中断的现象多有讨论，在我看来，原因可以找到多条，但有一条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容合的特质，或可言，中华文明的容合性特别强。

而龙凤，正是这种特别强的容合性的表征。容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福生，就是造福众生。龙凤，无论作为水利神、农业神、太阳神、爱情神、吉祥神，它们都是造福众生的。福生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观，即只有造福众生才是有价值的，为众生造的福越多，价值越大。谐天，就是与天和谐。龙凤是谐天的产物，是人们对大自然尊敬的结果。谐天可以作为天人观，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当是“谐”的关系，而不是“逆”的、“反”的、“害”的关系。奋进，就是奋发进取，就是开拓创新、适变图强。龙凤的姿态多是奋进的，其形象历朝历代都在发展。奋进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观。和美，就是既和谐，又美好，龙凤就是和美的典型，这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观。上述五种精神，也是龙凤学的五大理念。我觉得，这五大理念，不仅能够为国人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道德规范、话语系统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作为公理和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的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对国人，它们可致和美；对世界，它们可以开太平。

龙凤经过了从最初的自然神物（龙为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凤为太阳鸟、司风之神），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后妃、喻比人杰俊才）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吉祥瑞征三个阶段。事实证明，龙凤是胸襟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智慧系统，它们不但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凤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当今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龙凤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

在做龙凤文化研究的同时，我也没有让文学之笔闲着，主要集中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先后出版了四个集子，其中的《灵树婆娑》还有幸获得了首届冰心散文奖。我一直觉得，人其实就活在两个层面：物质的、精神的，或可叫物质生命、精神生命。物质生命基本满足后，精神生命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人就会觉得无聊，觉得活得没意思；而文学艺术，包括创作和欣赏，就是满足精神生命的比较好的方式。这个认识，我想，无论在哪里，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通理。

所以，我特别珍视这次出国的机会，特别珍视与大家交流、向诸位学习的机会。

最后，我请大家接受我的祝福，一个来自遥远故土的、龙凤传人的祝福！一个挚爱中华文化，并对世界文明有浓厚兴趣的文学同道的祝福！



(写于温哥华时间 2007 年 7 月 28 日；刊于《环球华报》2007 年 8 月 3 日)

“容合”与华人文学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过二十岁的生日，于2007年8月11日至12日在温哥华举行题为“离而不散——跨世纪的加华文学”的研讨会，这段时间，我正好在北美考察访问，于是就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在国内，有关文学的研讨会参加许多次，而在国外出席这样的会议，还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于是，就告诉自己：把耳朵乍起，把眼睛睁大，把心仓打开，尽量地多听听、多看看、多装装，当然，也要多想想。

会议紧张有序地开了两天，先是在位于市中心希士庭街的西门菲莎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开，发言者众多，听发言者多多；后又移师唐人街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座谈——依然是发言者众多，听发言者多多，其景况，可以用争先恐后、问答频频、高潮迭起来形容。言犹未尽，餐桌上继续；依然未尽，晚上聚会时再谈。直听得我双耳沉沉，直看得我两眼眊眊，而心中仓房，已装得满满当当了。

好比一个人一下子吃得太多，要消化就得个过程，于是，当环球华报的资深编辑，也是加华作协创始人的卢因先生约我写一篇谈会议感受的文章时，我说，让我想一想。这一想，就是一个星期。想全、想透了吗？没有，只能说有了些眉目。而文章已到了该践约的时候，怎么办呢？抄个近路吧——从我熟悉的龙凤文化入手——

我曾总结龙凤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其中将“容合”排在首位。这个“容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因突出了“容”字而与“融合”有区别。龙凤是“容合”的产物，龙凤的“容合”象征、体现、表达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容合”。所以我说，“容合”是龙凤文化从而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当然也是最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



2007/08/12



2007/08/10

那么，能不能用“容合”的精神来观照加华作协的这次研讨会呢？看来是可以的。不说别的，只说出席会议的代表，就体现着“容合”：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南昌大学教授陈公重、天津

作家肖克凡和籍贯西安的本人；有来自中国台湾的诗人洛夫、痖弦、评论家江澄格；有来自美国的作家、评论家陈瑞琳、黄秀玲、江嵒。加拿大籍代表当然是会议的主体了：徐学清来自多伦多、陈泽桓来自蒙特利尔、笑言来自渥太华；更多的是居住在温哥华的加华作协会员——这些会员的原籍当然不会是一个地方：现任会长林婷婷来自菲律宾，现任副会长陈浩泉、曾任会长卢因、梁丽芳、理事杨裕平来自香港，曾任会长刘慧琴、理事林楠、曹小莉、申慧辉、汪文勤来自北京，理事韩牧来自澳门，理事廖中坚来自广西……也不光华裔，自称“大鼻子”，普通话说得比许多中国人还好的王建（JanWalls）教授就是地道的加拿大人……

会议发言也体现着“容合”：谈小说，讲诗歌，评剧作，论散文，分析移民作家的创作成就、现状、文化心态，等等，内容是兼容、包容的，而主旨，则都综合、化合在“离而不散”之上。按我的理解，这里的“离”，当指移民，即人身离开了中国故土；而“不散”则是生命基因（华裔）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优秀精华）的传承与发扬，当然还有华裔作家、评论家团结、凝聚，相互激励、共同奋进的意思。

那么，现在已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了，华裔作家们在“不散”即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优秀精华的同时，又该如何面对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如何面对那些已被社会实践“证优”了的那些文明成分？这个问题应当说已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所有中国作家的面前，而身在海外的华裔作家因已生活在异质文明的包围、浸润之中而感觉会更直接、更强烈。这次会上，大家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已有所涉及，但似乎没有谈透。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两个字：“容合”，即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借用一位与会者提及的比喻——不妨做一种烙着中华印的聪明的鱼，在地球的所有水域里游来游去，什么有营养就吃什么、消化什么。——相比中国内地的作家，生活在海外的作家更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优势，何乐而不为？

（刊于《环球华报》2007年8月24日；收入《卓立苍茫》，庞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冰龙姥姥

住处东边四五站路远，有一个华人开的“中兴超市”，西边三站路远，有一个洋人开的名为“Zellers”的 Mall（购物商场）。那天，和妻子推着孩子去东边的“中兴超市”买食品。天虽晴朗，却有冷风在刮，脸面有刺痛的感觉，雪沫儿就扬扬撒撒地漫天飞了。中兴超市与“鸿福海鲜大酒店”比邻，前面是一个停车场。一进停车场，就看到酒楼前一左一右耸立着一对华表。

于是，很高兴地奔了过去。



华表仿北京天安门前华表的样式，只是小了许多。汉白玉质地，顶端蹲着有龙子之称的望天吼（吼音 hǒu；也作望天吼、朝天吼），表身由下到上盘着一条升龙，瞪目张口，头颅高昂，雕工和气势应该说都还不错。这是在多伦多看到的第一条中国龙了，免不了要拍照一番，并与之合影留念。

西边洋人开的商场里有一个 Public library（公共图书馆），不算大，当然以英文书为主了，中文书只放了不满一架。西北角全是少儿读物，带着孩子去浏览，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本由“林拔美华人协会”编印的名为《龙山姥姥》的画册，中英文相对照，封面以大红为底色，盘一条以蓝色为主调的龙，眼睛圆圆的，嘴长长的，胡须上翘，给人以和悦亲切之感。

《龙山姥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中国某地有一座龙山，山上住着一条冰龙。山下的村庄里，住着一位老婆婆，人们叫她龙山姥姥。姥姥孤身一人，过着清素俭朴的生活。平日里她喜欢剪纸，她剪的花鸟虫鱼形象生动，像真的一样，村民们，尤其是孩子们都很喜欢。姥姥就常把剪纸送给大家，分文不取。这样，龙山姥姥的名声就传得很远。

离龙山不远处有一座皇帝的宫殿。一天，皇宫中的一名侍女把她从住在姥姥村里的亲戚那里得到的一朵纸花带到宫中，引起了轰动，大家都说剪得好，侍女便说龙山姥姥什么都能剪，剪什么像什么。

此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贪婪的皇帝就派两个卫兵把龙山姥姥抓进宫，关在宫中塔楼顶端只有一个小窗子的屋子里。屋里置一桌一灯一箱，放着一把剪刀和一堆彩纸，皇帝命令姥姥给他造满一箱珠宝。姥姥只好凭着想象，剪啊剪，剪一个，朝箱子里放一个。直剪得双手僵硬，浑身发冷，终于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这一切，都被卧在龙山顶上的冰龙看到了。它决定搭救姥姥，便伸展身躯，向皇宫飞去。到塔楼前，它呼出一口冷气，将守在塔楼下的两个卫兵凝固在那儿。又一声怒吼，将皇帝从马背上震摔到地上，动弹不得。之后，冰龙破窗而入，将姥姥扶到自己的背上，也将那箱剪纸一并抓起，带到空中，向龙山飞去。那箱剪纸随风飘落，变成了一片片晶莹的雪花。

从此，龙山姥姥便骑在冰龙背上，一边飞翔，一边剪纸。春天，她剪向阳开放的花朵；夏天，她剪给人凉意的绿叶；秋天，她剪红熟黄透的果实；冬天，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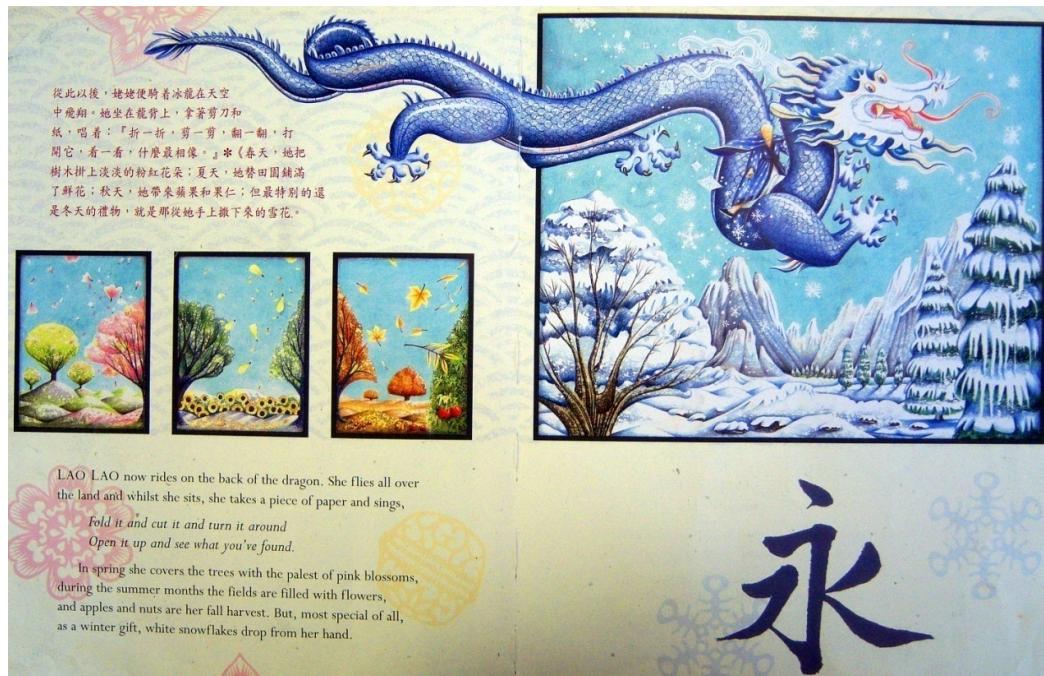
剪璀璨耀目的雪花。如今，当人们看到那些赏心悦目的四季景色，说不定就是龙山姥姥剪出来的呢。

故事编得不错，姥姥的勤劳善良，冰龙的仗义惩恶，皇帝的贪婪骄横，都有了。而且很美，有画面感。

这是我到多伦多后看到的第二条中国龙。

两条龙都是正面的形象。前一条龙耸立在华人超市和酒楼之前，显然取象征中华之义；后一条龙出现在少儿读物里，是正义力量的化身。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7月25日）



西门菲莎

那天下午，我手持月票，随便登上一辆公交车，心想拉到那儿看到那儿，反正都是没有到过的地方，依我的经验，大凡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有风景可看。

公交车拐来转去，走着走着，车窗外就多了茂盛的树木，少了雅致的房屋，路也是盘旋而上，感觉是进了一座山。山不高，似乎没有旋几个圈，就到了顶。豁然开朗处，一排层层台台的建筑物出现在眼前。公交车穿过建筑物停了下来，原来这里是多条线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当然也是起点站。不少人在等车，看年龄，多在二十岁左右，有的还背着书包。就问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女生：“这是什么学校？”回答说：“Simon Fraser University。”哈，我逛到西门菲莎大学了。

此前，我对西门菲莎大学稍有了解，知其是加拿大比较有名的高校之一，以 19 世纪该国的一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是一座有文科有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在 BC 省，排位仅在 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等等。那么，好，既然来了，就好好看吧。

于是，我从建筑物穿出，先来看这座学校的门面。这门面不过是一些横的竖的水泥板的结合，实在不够艺术，像一家工厂。倒是门外右侧的体育场，让人能和活力充盈的校园联系起来：赭红色的划着白线的跑道，包围着湖绿色的草坪，有红衫白裤的一群小伙子在扑来抢去地打橄榄球，有金发少女在晃臂甩胯地练竞走，还有一位白发人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沿着跑道慢慢地转。

再进建筑物内，登台阶，先是一个露天平台，摆置着若干水泥方案，有白人少女斜躺在方案上看书——在人来人往的地方，摆一个如此开放的姿势，国内学校怕是罕见。接着是一个用许多钢梁搭盖的室内广场。广场里好像刚举办过什么活动，一些桌椅还摆在那里。广场一侧是图书馆，自动门不停地开开合合，出进的学生络绎不绝。另一侧是一个走廊，廊柱、廊壁上张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大多为英文，也有少数中文。

一则既有中文，也有英文的《学习与求职俱乐部》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禁轻声读了起来：“校园生活绚丽多彩，同学们组建了许多课余社团和俱乐部。一为丰富生活，学习知识；二为将来寻找工作积累经验和基本才能……”广告推荐这个新筹建的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大家可以用英、中、法、日、俄、德、西班牙等各种语言进行交流，分享求职经验，推荐兼职机会，结识更多朋友……这不就是我讲的龙的“容合”精神的体现吗？



想到龙就有龙。在教学区的过廊里，就看到了一条。这条龙居于一幅喷绘的一边，喷绘差不多有四米长，钉在桌案前方，上写“SFUTA 西门菲莎大学台湾联谊会”，还有一条广告词：“加入 SFUTA，这是一定要的啦!!!”桌案后面有两个男学生坐在那儿，全神贯注地看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喷绘以枣红为底色，龙和字为白色。龙头朝上，发、角作简化处理，呈飘逸状；龙鼻上翘，龙口大张，给人以悦之感；龙身弯成 S 形，饰以轮叶：整体上看是一条侧面的剪纸龙的造型，简洁明快，富有朝气。——在加拿大的学校里见到中华龙，奇怪吗？不奇怪。凡是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中华龙在盘旋，在飞翔，如果没有，哪才叫奇怪呢！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8月8日）



中侨百万行

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距市中心不远，说话间就到了。温哥华的公园都没有大门，似乎从各个方向都可以进入。没有大门，自然也就不收门票。我们是从东边入园的，先看到的就是森林边的几根图腾柱。欣赏、拍照一番，正要离开时，就见一队一队的人逶逶迤迤地沿着海边走过。绝大多数都是华人，也有个别白人和黑人。其中的年长者多戴白色的遮阳帽，年轻人多穿红色或白色的汗衫，将长衣编在腰间。大家看上去精神都很好，不快不慢、有说有笑地走着，悠闲而有序……

看那汗衫上似乎印有统一的图案和字样，我就说：“这是有什么活动吧？”陪我们的廖先生说：“噢，想起来了，今天是中侨互助会举办‘百万行’筹款活动的日子，年年都搞，今年该是第二十二届了吧。”

中心会场设在“林百文园”。我们走近的时候，正有激昂的歌声从扩音器里传来：“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

名字就叫黄河……”熟悉的旋律让我加快了脚步。踏进会场的同时，我的数码相机已经打开，且扭到了摄像的档上。“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我顾不上等妻子、孩子和廖先生了，手里举着相机，一边摄录着，一边穿过人群，向大喇叭状的主席台前进。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台上站着十几个华裔青年，有男有女，都穿着白色的印着标志的汗衫。一人出列，手握麦风演唱，众人和着节拍，做着伸拳、挥臂、晃身的动作。他们唱的是王力宏改过的歌词：“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歌声中，我看清楚了人们穿的汗衫上印的图案和字样。图案是一条中国龙，扬头挺胸，伸足张口，长尾翘卷而上：看上去稳健而有气势。歌声中，我还看到了摆靠在会场边上的一条中国龙。这是一条可以举起来游走舞动的彩龙，长达几十米。于是走过去，与彩龙合影。

见我与龙照相，北美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的张先生走了过来，于是握手相识。我问：“这个百万行还要举行仪式吧？”张先生用带着粤语味道的普通话回答我：“已举行过了。很隆重啰，领事馆的官员，加拿大三级政府的代表，国会里的华人议员，都参加了。”“仪式上舞龙了吗？”我接着问。“当然舞了。”张先生说，“开步礼举行后，彩龙打头，在前面舞着、走着，一万三千多人跟在龙后，步行五公里，那可是一条长龙啰！”

“是啊，是一条长龙，特别壮观的长龙。”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百万行，百万行，这个“百万”是慈善筹款的目标数了。将其用在人数上不是也很好吗？温哥华现有华人三十多万，全加拿大的华人已超过百万，而且还在逐年增加。还有美国、欧洲、澳洲、非洲、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总数目前已达五千多万，过去是十年翻一倍，现在怕是不到十年就会翻一倍，那么，若干年后，就有过亿的华人昂头挺胸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了。不说别的，仅从人数上讲，从百万到千万再到亿万，就是一条不断壮大、生生不息的巨龙！

（刊于《西安晚报》2008年8月22日）

加国龙迹

那天，从斯坦利公园出来，友人廖先生拉着我们去温哥华的唐人街。一进街口，我就看到了与红色的电线杆成躺“丁”字形的金黄色的龙雕。这是一条似在前行的走龙，龙头仰起，双眼目视前方，右前爪抬起，抓着一枚宝珠；相对应，左后爪也作抬起状。龙身上方是绑挂的印有“华埠”字样的旗幡，龙爪之下便是红顶白罩子的路灯。这样的龙不止这一条，放眼望去，唐人街上差不多每根电线杆上都有一条或两条——构成了特有的标志型景观。



住地附近有一条名为“Kings Way”的大街，我在此街一家店铺的门上发现了一个印有中国龙纹的标志图案。大红的底色，龙纹为白色，头朝下，角翘起，嘴张成未封口的“O”形，足为四爪，龙身弯成“S”形，尾巴甩成草花状。看那文字说明：“These premises are protected by: CBA SECURITY SYSTEMS”，意为“这些前提是来自CBA保障国家安全系统的保护”。“CBA”的全称为“Canadian

Bar Association”，意为“加拿大律师协会”。



贴上这个标志，可能意味着这家店铺或这栋建筑，已申请并获得了由加拿大律师协会公证的，来自国家安全系统的保护。这是在告诫那些有入室抢劫念头的人了：闻早走远，别打这家店铺或这栋建筑的主意！

显然，出据这个标志的是加拿大的国家安全保障系统。问题是，加拿大的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为何要用中国龙做标志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语境里，“dragon”多是负面的意思，但也有一些正面的意思，其中一个正面意思便是“保护财宝”。如果用的是此意，倒也讲得过去。那么，出现在标志上的，就应该是比较丑陋的西方“dragon”的形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比较好看的形象。是标志的设计者有意选择的吗？若如此，我们就可以做出中国龙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西方世界所接受，且已发挥正面作用的判断。

几天后，廖先生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在廖家的厅堂里，摆着一套镶着大理石板的红木沙发。其靠背的两边雕有对称的龙饰。此龙为少见的“闭口龙”，画龙雕龙有“口忌闭”之说，认为龙若闭着口会不好看，而此龙却是好看的：嘴角

打弯，做微笑状；头发披散开来，显得很有气势；龙身略呈“S”形，无鳞，点缀以云团；以花草为尾，呈开放状。在民间艺匠的手里，龙可以做成既符合美学规律，又符合实用需要的各种样式，此又是一例。

2007年8月10日，我应邀出席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举行的“二十周年会庆晚宴”，在列治文市的一家华人餐厅里，看到了一幅“龙凤双喜”图案。图案几乎占据了大厅的一面墙，大红的底色，中间是亮黄色的双“喜”字，两边一龙一凤，龙是张口舞爪昂首龙，凤是展翅甩尾扬头凤，皆为金黄色，饰以橙的、绿的、粉的镶以白边的云朵。色彩是亮丽的，气氛是喜庆的。在国内的酒店、餐厅多见这样的图案，也参加过多次在这样的图案前举办的婚礼。温哥华的华人居该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列治文又是华人集中居住区，华人走到哪里，龙凤就翔舞到哪里。于是，不难想象华人青年在这里举行婚礼时的热闹场面。龙凤呈祥，寓意和美，是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结连理的见证和象征了。



随后的8月25日到28日，我和大儿女参加了某华人旅行社组织的“洛矶山脉四日游”。途经一个叫甘露镇的景点，此镇偏远且小，只有一条不怎么长的主街道。心想：这么个地方，该不会没有我们的中国龙吧？于是走进一家华人开的西餐馆，一眼就看见铺在桌上的广告餐单上有龙。此龙以红为主色调，红发红身红尾巴，只有双角、牙齿、肚腹、手掌等为白色。龙下一行字：“The Chinese Fortune

Calendar”，意为“中国人的命运历程”。再看龙纹两边竖排的鼠、牛、虎、兔等动物头像，于是明白：这是在介绍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了。在西餐馆里介绍中国民俗，足见主人的故土情怀有多么深厚。不过，此龙看上去吸收了西方 dragon 的成分，肚子有点肥大，且向前挺着。我看了看，向主人询问能否带走一张，回答是不可以。于是有点遗憾地走出门，在外边转了转，觉得不能这么遗憾，就再次推门进去，举起数码相机，示意能否拍一下，回答是可以，就拍了下来。



在甘露镇吃午饭时，天就落了一阵雨。起程向阿尔伯塔省的景点进发时，依然阴云不散。路途中还几次下着下着下大了，雨点砸在公路两旁黄褐色的土地上，也打在大轿子车的玻璃上，啪啪作响，车前的刮雨器就唰啦唰啦地工作起来。导游小张不失时机地介绍说：“这块地面是加拿大最干旱的地方，常年不下雨，我带团走过几十次了，从未遇到过今天的状况。看来咱们车上坐有贵人了。”后来大家交换名片，小张接过我的名片，看了看，不禁“哇”一声，说：“怪道下雨呢，原来是龙王来了！”

(2009年6月1日于西安慧雨庐)

斯坦利公园里的图腾柱
(2007年7月15日, 温哥华)



印地安人的图腾

在温哥华，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不罕见。我们住地附近的公园边就立着一根：一棵粗壮的树干，雕成两部分，上半部是一只巨翅张开的鸟，喙为勾状，大概是鹰吧；下半部是两两相靠的四个立人，圆眼，鼓凸着，大嘴，嘴角下坠，双乳裸露，手掌向外，两臂贴身垂落。没有涂染，原木的本色，却已发灰，是岁月风雨的印记了。

斯坦利公园的图腾柱更为醒目，背依森林，一排错落七根，一根原色，六根彩绘。四根顶端雕有展翅的鹰；两根顶端雕的是人，一个半蹲，一个只有头脸；还有一根，雕的是人脸，却长着鹰喙般的勾状鼻，其下叠蹲三兽，眼斜吊，嘴凸出，双爪前曲，像熊或狼的样子。总体上还是人像居多，或恭手，或张臂，或捂乳，或屈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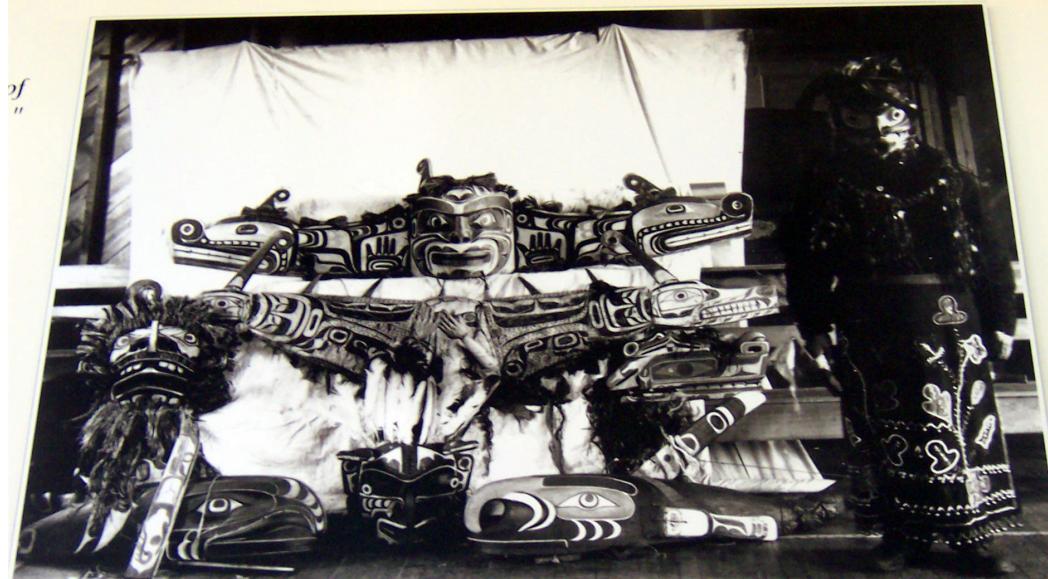
对图腾柱更多的欣赏是在 UBC 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说来有趣，之前，对这个博物馆倘一无所知。那天，只说是去 UBC 大学转一转，就与妻子孩子一起，搭

上公交车去了。下车后，顺着校园大道北行不远，就到了海边。海边栽植着丛丛黑莓，黑莓扯藤、伸蔓且生刺，这就成了护岸植物之良选。其时正值黑莓成熟，任人采食。我们便沿岸而行，一边采食黑莓，一边欣赏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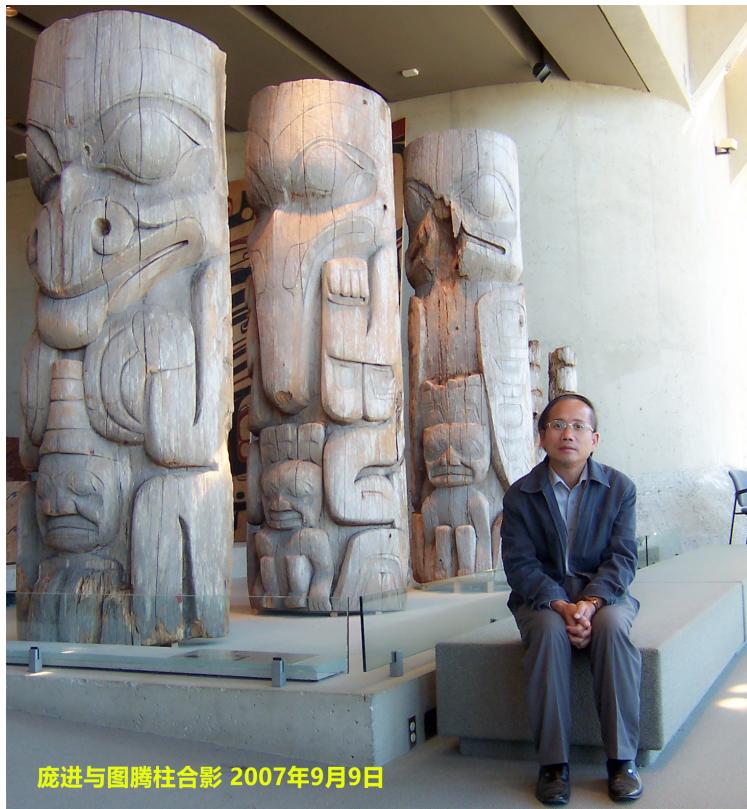
走着走着，视野忽然开阔起来，前方森林边，有图腾柱高耸，有木板房坐落。走近，才知这是印地安原住民村落的一个存留。拍了拍雕塑，看了看图片，树木葱茏中绕一个弯，一座造型特殊，由多重“开”字型框架和大块玻璃构成的建筑物出现在眼前。走近一看，有介绍，原来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UBC Museum of Anthropology)。这个博物馆真不简单，乃是温哥华市的十大游览景点之一，收藏有北美大陆及世界各国五十三万多件人类学的图片和实物，尤以加拿大西北海岸原住民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为最多。

于是买票进入。果然是印地安人的图腾荟萃之地。“图腾 (Totem)”一词，本来就源自北美印地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印地安人是对除爱斯基摩人外的所有美洲原住民的总称，其族群构成相当复杂，图腾也就多种多样。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展出的印地安人图腾资料



Surrendered potlatch regalia, Alert Bay, 1922. Photo by V.S. Lord. RBCPM PN 12191



有一根图腾柱立在大厅比较中心的位置：一根光溜溜的树干，只有顶端立一巨鹰。鹰的两翼对称地张开，翅羽饰以黑白红蓝的色彩，每一扇都比鹰的身体宽大；头小一些，突出的是大大的饰成白色的勾状长喙。联系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图腾柱，和在馆中看到的一些图片，不难做出鹰是印地安人主要图腾物的判断。

鹰下来就是熊了。馆中的熊图腾不少，有的做立势，若干个站成一排，张眼吐舌，颌下怀中皆蹲坐瞠目敝嘴之人；有的三三两两做爬行状，耳朵乍着，牙齿露着，似乎在寻找着猎物。其中个别者已得到猎物：口中噙着，前爪抓着，尾巴卷着，皆为鱼。

还有一根图腾柱：通体为一立兽，顶端为兽头，从其大眼，鼻端前伸平截、露圆形鼻孔，方嘴、露两颗獠牙来看，取野猪的成分居多。其两前肢人臂般合在胸前，双趾抓一人，人形很小，头顶在兽的颌下，双臂举起也只到兽的肩部。鹰、熊、野猪外，印地安人的图腾物还有狼、鹿、蛇、乌鸦、鲸鱼等。

图腾柱有“会说话的树干”之称。说什么话呢？说图腾柱上的动物，是本氏族所崇拜的神灵，它象征、标志、保护着本氏族，是不能随便捕猎、杀食的。另

外，图腾柱还关乎氏族成员的社会地位，你去一个部落，若看到某座房屋前耸立的图腾柱最多、最高，那么这座房屋的主人多半是氏族的酋长。而一个普通的印地安人，也能根据每根图腾柱上的不同雕像，说出这个图腾柱的主人是谁，其祖先的血统、战绩如何，以及相关的神话和传说。

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地安人，起码一部分印地安人的祖先是中国。据说，在殷周时期甚至更早，一些中华先民通过白令海峡，或利用太平洋黑潮暖流漂洋等方式到达美洲，成为从“殷地”来的开拓美洲的先民。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研究。到加拿大后，看到印地安人的图腾柱，就想，如果说印地安人，或者说一部分印地安人的祖先是中华先民，那么，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上会不会有中华龙、凤等神物的形象呢？因为，中华龙凤起源至少在八千年前，殷周及之前的先民拓荒美洲，是很有可能将龙凤一并带过来的呀。

所以，在了解印地安人的图腾文化时，我就特别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在一根图腾柱上，我看到了弧状的双头同身猪的形象，那两猪首对称朝下的样子，使我想起出土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双龙首璜形玉饰。然而，仔细看，图腾柱上的两猪首是自然界中有的，写实的成分多；而双龙首璜形玉饰上的双龙首自然界中找不到，虚构的成分多。我也看到了不少鱼形木雕，使我想起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的蒜头壶鱼龙纹。然而，鱼形木雕都是写实的，怎么看都是鱼的形象；而蒜头壶鱼龙纹已不是鱼，是龙了，尽管是比较原初的龙。还有鹰，看到了不少，大的小的各种姿态的，但怎么看都还是鹰，尽管也有夸张、有渲染，不似中国的凤，已走出了包括鹰在内的具体的鸟禽。

值得关注的是，我在馆内的瓷器展室里看到了一块瓷砖，上面的图案与中国东汉时出现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接近，也是一男一女均生有长长的蛇尾，且两尾交缠在一起。由于蛇是龙的主要容合对象，蛇尾即龙尾，所以我们一般把《伏羲女娲交尾图》也称作《伏羲女娲龙身像》。那么，如何看待这块瓷砖上的图案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瓷器产生于东汉，唐宋后传至国外。国外生产瓷器就晚得多了。而此图案上的男女，看上去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印地安人。后来查资料，知此展室里的瓷器皆来自欧洲。据此，我们不妨称其为《伏羲女娲龙身像》的模仿版吧。

妻子知我进这个博物馆有寻龙觅凤的意图。待我转出来后就问：“寻觅到龙凤了吗？”我回答说：“既可以说寻觅到了，也可以说没寻觅到。说寻觅到了，是说看到了许许多多龙凤的模特儿，甚至看到了《伏羲女娲龙身像》的模仿版；说没寻觅到，是说没有见到一条完整的龙、一只成形的凤。



(2008年3月9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在加拿大看龙舟赛

2011年6月，我赴加拿大探亲，刚好赶上了多伦多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国际龙舟节，就兴冲冲地与家人一起去观看。龙舟节的举办地在安大略湖湖心岛的中央公园，离我们的住地比较远。早饭后出发，先乘公交巴士到地铁站，接着乘蓝线、换绿线，再换黄线地铁，出站后再乘有轨电车至码头。到达码头的时候已近中午，但见人如潮涌，大家都在等着乘渡船。在我们的周围，是各色各样的人，白的、黑的、黄的、灰的……一些年轻人还化装了自己，头上戴着黄的橙的白的，或长或短，或弯或直的角状物，像出席嘉年华狂欢节。

中央公园很美，宽敞疏朗，绿树之间，有大块大块的草坪。草坪上，耸立有以中国龙为主图案的广告牌。稍远处，一队华裔年轻人在那儿舞起了中国龙，男着红装，女穿黄衣，龙是彩龙，看上去鲜亮醒目。他们的招式不多，动作也不娴熟，但很认真。我不禁走近他们，举起了相机。

湖边的草坪上有木制的条桌长椅，我们把自带的食物摆开来，开始午餐。这时候，一直在空中盘旋的海鸥，大概有数十只吧，一只接一只地飞落，有的干脆候在桌边，贼亮着眼睛，扑闪着翅膀，稍不留神，它们的尖嘴就伸到食物上，一叨而起。孩子将面包片撕屑喂之，越喂来者越多，或轰撵，嘎嘎叫着，飞起又旋来……

正在感叹加拿大的海鸥怎么如此大胆时，湖里的竞渡就要开始了。只见碧绿的水面上，一二三四五，六只龙舟相继划来，一字儿排开。我仔细看那龙舟，和在国内看到的基本相类：一样的细长舟体便于前行，一样的彩绘舟身以示龙鳞，一样的龙头高扬彰显精神；那龙头，也是一样的张口露牙，一样的瞠目翘鼻，一样的伸耳乍角。数了数，每只龙舟上有二十二个运动员，舟头坐一鼓手，舟尾站一舵手，中间是二十个划桨手。队员们的着装基本上是一舟一色，有红，有蓝，有绿，有黑，以红为多。参赛队员多为男选手，看上去个个身强力壮；也有男女混合的队伍，女队员看上去英姿飒爽，一副神气劲儿。



“砰——”，一声号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只见鼓手在舟头一边奋力击鼓，一边大声呐喊，划桨手们挥动臂膀，节奏分明地划着水，一下一下又一下，似乎越划越快，越划越有劲。于是，像弹出膛，像箭离弦，成语中“争先恐后”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湖边两岸，聚满了各种肤色的观众，这时候也都激动起来，纷纷立起身，将目光投向龙舟，为参赛选手呐喊助威，场面很是热烈。

这样的情景，我在国内看到过多次，但在异国他乡观看，还是第一次。若说同，都是龙舟竞渡，都秉承着来自中国的传统习俗，都承载着悠久的中华文明；若说不同，一是环境不同，毋庸讳言，这里的天要更蓝些，水要更清些，鸟儿们也更大胆些；二是参赛队伍不同，国内的赛事，多是本国选手，即使邀请境外队伍，也不会太多。而这里的龙舟赛，据报道，吸引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一百七十支队伍，运动员多达五千多名。在此，我看到了龙舟竞渡的魅力、中华文明的魅力。

遇到一华文媒体记者采访一位满头银发的白人女选手。这位女选手说她已是连续第十二年参加比赛了，这次是作为加拿大老年龙舟俱乐部的代表出赛的。记者问她你觉得这项运动如何？她说：“很好，不仅能够锻炼强健的体魄，还能培

养团队精神。”这样的回答，使我想到了出自中国某位哲人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如果要加上一句的话，就是：“国人洋人，感知无异。”



看了一阵龙舟赛，又去举办开幕式的中心会场，看了一会儿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表演；到一个“工艺坊”，欣赏了一番风筝、木偶、小型陶瓷品等的现场范做，还带着孩子玩了蹦蹦床、过山船、小火车等等……尽兴而归。回到住地，已是晚间。

（刊于《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11日）



浙江龙游：龙洲公园 ——龙凤策划之一

2004年2月，笔者受聘担任浙江省龙游县龙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策划。建这个公园的动因，是国家体育总局将国家级的龙舟竞赛的训练、比赛基地选定在龙游县，而龙游县也有许多龙文化资源。于是，笔者飞抵龙游，考察、采访、座谈……之后，完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策划书。在这份策划书中，笔者对该县的龙文化资源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解答了当地干部疑惑的诸多问题。

如：该县灵山江畔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龙洲塔，这座塔正好在要建的龙文化主题公园所规划的区域内。有人说，要建的公园是以弘扬龙文化为主题，而当年却是为了镇龙才修这座塔的，这不是矛盾了吗？此话一出，该县的决策者们不免困

惑。

笔者经过考察和研究，指出：塔的出现与佛教东传有关。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和演变，耸立在中国大地上的塔，已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佛塔，风水塔，文塔和新塔。龙一般和风水塔发生关联：或表示发洪兴灾的孽龙、妖龙被镇伏，或彰扬造福一方的善龙、祥龙被纪念。龙游县龙洲塔的募建者、明代人毛汝麟在《龙洲塔记略》中言，城东灵溪“中流有洲隆起，隐隐若龙游，蜿蜒水中，因名之曰龙洲”。这段话，既说明了塔名的来历，又透露出与该塔相关的龙，不是孽龙、妖龙，而是自然天成的善龙、祥龙。而该塔的第四层上嵌有砖制匾额，书刻“龙洲耸秀”四个大字。这四个字至少说明：塔龙一体，龙为塔之基，塔为龙之秀；龙生光以为塔，塔高耸以彰龙。此塔实乃褒龙、赞龙、美龙之举，毫无贬龙、镇龙、压龙之意。更有深层意蕴：龙游地面历史悠久，人文汇萃，乃聚龙之洲、兴龙之洲……

这样的一席话，使当地干部打消了顾虑。很快，当年年底，该公园就顺利建成，取名“龙洲公园”。



（2004年12月于西安慧雨庐）

广西南宁：龙纳象力 ——龙凤策划之二

2005年5月，本人应邀到广西南宁考察龙文化，随即受聘担任广西福龙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首席龙文化专家。南宁市城南有五象岭，“五峰相倚，如五象饮江，故名……”因了这五象岭，南宁市别名“五象城”。福龙公司的设想是，修一条能够将五象岭串起来的长龙。五象岭上修长龙，必然要涉及龙与象的关系问题。本人经过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阐释——

中国古代不但云南产大象，中原也产大象（河南省简称“豫”就是一证，《说文解字·象部》：“豫：象之大者。”）先民们完全有可能将象纳入龙的容合过程。商代出现了象鼻龙——象的主要体征是生有圆筒状且伸卷自如的长鼻，象鼻龙即是在龙身上加以长鼻而为龙。民间相传，五象岭是秦始皇当年为了治理南方的水患，把岭南的五头宝象赶来，以堵住洪水，永保平安而留下来的。



据此，本人分析说，五象山之象有平定水患、保佑一方平安的神性和神职，而这样的神性和神职，历来都是龙所具备并承膺的。龙的神性和神职由象具备并承膺，说明此象已经不是一般化的平凡之象，而是具有龙性之象，或者竟是神龙所化身之象。也就是说，这些前来治理洪水、福佑地方的象，本质上是龙，不过是吸取了象之大力，并化作或借助了象的外形而已。

于是提出，可以将“龙象”理解为“龙纳象力”——龙吸纳了象的大力，其形象化的表现便是“象鼻龙”——象之大力主要通过其长鼻表现出来；和“内龙外象”——本质上是龙，担当的是龙的职责，做的是龙的事情，但其外形还是大象。

这些说法，为景区的建设提供了文化依据。

(2005年5月于西安慧雨庐)





天王龙凤金表

广东深圳：龙凤金表 ——龙凤策划之三

2006年11月，本人受聘出任天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龙凤文化顾问。这家公司主要产品是天王表。他们聘请本人，是要做一对“龙凤金表”。于是，我两赴深圳，给该公司领导和员工讲解龙凤文化，对设计图样提指导性意见。经过反复研讨，通力攻关，“龙凤金表”终于在2007年年初闪亮出炉、隆重面世。我为该表撰写了《龙凤金表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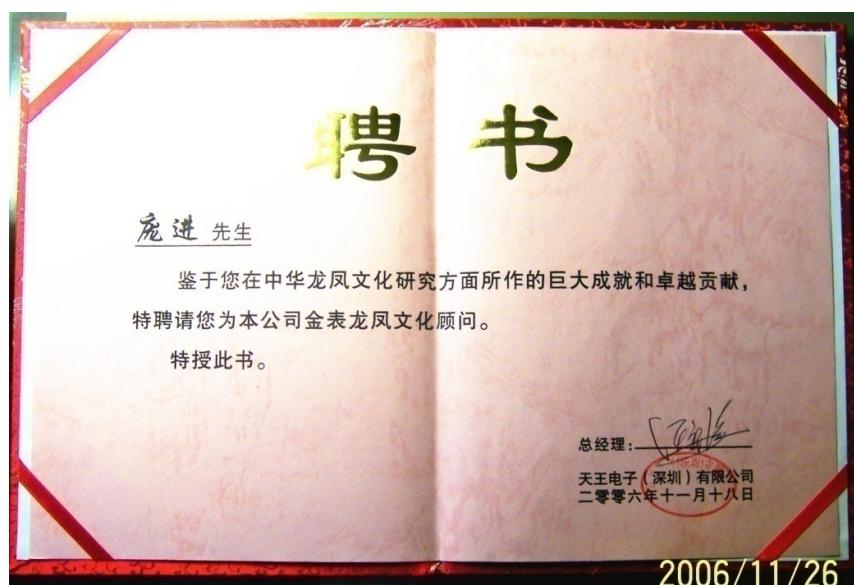
几千年来，龙喜水、好飞、显灵、征瑞、喻比帝王；凤向阳、自新、秉德、崇高、兆应后妃；二者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相交相融，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和文化标志；彰显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纽结着全世界华人的民族情感。不仅如此，龙和凤，一个代表雄阳壮男显“合力”，一

个代表柔阴好女示“和美”，于是，“龙凤呈祥”成为理想，成为境界，也成为现实。

其实，天者，自然界也；王者，出类以为最优、拔萃以为魁首也。远古时期，我先民观蛇鳄蜥鱼爬于陆、游于水；猪鹿牛马奔于原、突于林；雷电虹霓悬于空、落于地；鸡燕鸿鹰翔于天、饮于溪；云卷豪雨潇潇来，水涌洪涛滚滚去；日暖似火耿耿亮，风劲如刀频频吹：不禁赏而叹之，畏而敬之，集而合之，崇而拜之。于是，神龙腾跃出渊，为鳞族之长、百兽之君；蛟凤展翅在林，成羽族之俊、众鸟之首。据此，龙凤可谓生物界之领袖——诚乃天之王也。之后，天王龙凤，又与人间龙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相交融，成为华人祖先的象征，从而尊贵非凡、荣耀千古。

天之神物，龙凤为尊贵；地之诸物，黄金为尊贵；生命历程，时间为尊贵；人世情感，诚爱为尊贵。天王龙凤金表，集世界钟表设计之精华，开国产钟表品牌与龙凤文化结合之先河，龙翔凤翥，精湛华美，有承古开新、尚和扬善之功德，有聚福纳吉、彰瑞传情之祈愿，其慧心可鉴，创意可嘉；其蒙礼遇，受珍重，得宝爱，且藉以承传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聚龙凤传人，昌盛龙凤故乡，诚之可期！

（2006年12月8日于西安慧雨庐）





河南新安：天书龙字 ——龙凤策划之四

2009年6月，本人应邀到河南省新安县龙潭峡景区考察。在随后为该景区做的策划书中，本人概括性地指出：“龙潭峡”三个字，正好显示出龙潭峡景区的三大文化：龙文化、潭文化、峡文化。

“峡文化”即地质文化，景区有亿万年前的古海底沉积遗迹，建有地质博物馆；“潭文化”即水文化，景区多有水潭、瀑布，成系列，具特色；“龙文化”，景区有基础，但相对薄弱，需要打造、提升、凸显，并使其与峡文化、水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当我把这样的概括讲出来时，该景区的管理人员不免惊叹，说：“我们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龙潭峡三个字熟得不能再熟了，却从来没有这样概括过，庞老师真是高人！”

在“沿线龙观”中，我为该景区策划了二十多个项目，其中多有独特性的发

见。如“天书石龙字”：景区原有被称为“石上天书——一人一石（或‘一人一万’）”的景观——在中厚层石英砂岩的层面上，有薄层状的泥质砂岩或泥质粉砂岩，崩塌暴露地表，在差异风化作用下，一部分风化流失，一部分残留下来人所形成的图案。我在“一人一石”（或“一人一万”）四字下，又发现了一个繁体“龙”字。这个龙字，在似与不似之间，耐人寻味。我说，这个龙字是大自然的赐予，殊为难得，建议将其放大，以彩漆勾绘在与天书石相对的石壁上。这件事也让该景区领导和员工们惊叹：“庞老师太厉害了，我们把石上天书看了这么多年，给游客也讲了无数遍，而这个龙字，就是没有跳到眼前来！”



（2009年6月28日于西安慧雨庐）

庞进在黑龙潭考察
2009年12月10日



陕西榆林：黑龙福生 ——龙凤策划之五

2009年12月，本人与陕西省榆林市黑龙潭管委会签约，受聘出任该管委会龙文化顾问，为黑龙潭道观做龙文化主题策划。

黑龙潭道观位于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该观初称黑龙王庙，始建于明代，后几度重修扩建，现已形成较大规模。该观以黑龙王为敬祀对象，香火旺盛，影响及至方圆数省区。每年庙会，参与人数达十余万众。

关于这位黑龙王，由黑龙潭道观管委会编的《黑龙潭》一书中，记录了一则民间传说——

清康熙年间，倭寇侵我海疆，掠我渔商；登岸骚扰，无恶不作。台澎总督张耀奉命出征讨伐，然倭寇奸诈狡猾，神出鬼没，数次交兵，屡战不胜。张耀苦思

冥想，无计可施，心下十分苦闷。一日夜间，将军正独坐军中，寻思破敌之策。朦胧中一黑衣黑脸黑须老者进得帐来，就歼敌阵法，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一番，并言其将助一臂之力，言毕即隐身退去。将军正待起身相谢老者，不想被帐索绊倒，醒来却是南柯一梦。不过梦中的细节倒清晰可见。

次日，他按照梦中所示，依法布阵，迎击来犯倭寇。正当双方鏖战的难分难解之际，忽见北方一股黑云涌来，金光闪处，霹雳一声炸雷，拳头般的冰雹从天而降，打得倭寇丢盔弃甲。张将军趁势指挥三军奋勇杀敌，直杀得倭寇横尸海域，片甲无还。从此，海疆日趋安宁。

是晚，张将军觉得此次歼敌与梦中神明护佑难以分开。于是，设下香案，祈神明示，以报朝廷褒扬。一阵清风刮过，乌云遮住明月，茫茫黑夜中传来洪钟之声：“吾乃秦北延绥镇黑龙潭龙君。助将军灭寇为吾本分，无需褒扬！”袅袅香烟过后，张将军面向北方作了深深的一揖。

后来，张耀将此事上奏朝廷，康熙皇帝龙颜大悦，下旨敕封黑龙大王为“灵应侯”，并赠送御书“功簿威霖”四字金匾，及仪仗銮驾半副，以示褒奖。难怪黑龙祠前石旗杆上联语云：也曾清帝封高爵，无怪黎民说威名。

我对这则传说中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考释——

第一，应该是“张曜”而非“张耀”。中国历史人物中有一个名人叫张耀，但这个张耀生活、任职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当与黑龙潭无关。

张曜（1832—1891），字亮臣，号朗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上虞，光绪十一年（1885）授河南布政使，十二年调补山东巡抚。

张曜起初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初年，他智退捻军有功，深得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的赏识，后又以御捻护城有功被咸丰帝赐号霍钦巴图鲁。被招入清军，后当上了固始知县。在知县任上，他又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在咸丰十年（1860）擢升为知府，又晋升为道员。第二年设计在汝宁击败陈大喜、张风林所部捻军，又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长期率军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屡屡大败捻军。不久即被御史刘毓楠以“目不识丁”弹劾，降为总兵，仍归僧格林沁节制。自此，他发奋读书，并镌刻“目不识丁”四字印，时时佩戴在身以自励。同治年间，督师抵抗捻军及太平军，多次获胜，所部被人称为继湘军、淮军之后又一支劲旅。

1876年（光绪二年），以提督名义随左宗棠出征新疆，平定阿古柏入侵，迫使俄归还伊犁。同治八年（1869年），他又跟随左宗棠转战于西北战场，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1880年（光绪六年），被诏帮办军务，四年后又命其入关移防北路，特赏巡抚衔。

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曜被调升为山东巡抚。1888年（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下懿旨命张曜帮办海军。第二年又降旨加太子少保衔，命其会阅南北洋海军。

从调任山东巡抚到卒于任所，他在山东的时间不过五年。张曜任职期间正逢山东各地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百姓灾难深重，身为一方地域的最高长官，他一面积极组织救灾，一面拿出自己的俸金，并动员其他官员捐俸助赈，救活了不少灾民，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当时，每逢黄河决口他都亲临现场，指挥抢修堤防，据说他一年有近三百天时间在河工上度过。

1891年（光绪十七年）7月，张曜正在黄河上监工，忽然“疽发于背”，等被人护送回济南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不久便不治身亡。病危之际，仍致书李鸿章，陈述山东为北洋门户，应速添建炮台以防不测。张曜在山东巡抚任上还带头植树造林，在黄河大坝和从洛口到市中心的路旁遍植柳树，形成了一道柳树风景带。张曜死后，济南人民感其恩德，尊他为黄河的“大王”，并在大明湖边为他修建祠堂，永久纪念。

第二，据上述，张曜是清代咸丰朝至光绪朝人，同治年间曾随左宗棠转战西北，那么，期间有可能到过陕北，对榆林黑龙潭及黑龙大王有所了解。而其奉命抗击倭寇事，当发生在其任山东巡抚、帮办海军时；而皇帝敕封黑龙潭黑龙大王事，就当发生在清代的光绪年间，而非康熙年间。经查，康熙年间未发现有一个“台澎总督张耀”或“台澎总督张曜”。

第三，按传说所云，皇帝下旨敕封黑龙大王为“灵应侯”，并赠送御书“功簿威霖”四字金匾，及仪仗銮驾半副，以示褒奖，这样的事情，对一个地方来说，当属求之难得的大事、喜庆事，地方上肯定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但查《榆林地区志》和《榆林市志》，均未见相关记载。

不过，与黑龙潭同属榆林市榆阳区的鱼河府城隍庙，倒有一则传说值得重视：相传，康熙皇帝在西征途中，曾微服私访来到当时的延绥镇即今天的榆林。行至

鱼河南湾沙头，路遇强盗，是鱼河城隍及时相救，使康熙免于劫难。为了表彰城隍救驾之功，康熙赐鱼河城隍半副銮驾和红头伞盖，封城隍为“府城隍”“灵应侯”。后经历次运动，城隍庙被毁，康熙亲笔赐“灵应侯”牌匾至今下落不明。

此传说若属实，那么封“灵应侯”和“赐半副銮驾”的事情，就是康熙所为，而封的对象则是鱼河府城隍。黑龙潭黑龙大王受封“灵应侯”，并获赠“仪仗銮驾半副”事，当与此传说有关。——民间传说中常有互相渗透、彼此借用的情况。

据《榆林府志》载，康熙皇帝于三十六年（1697）率大军第三次征讨蒙古族准格尔部头目葛尔丹时，渡过黄河曾驻跸榆林，写下《出塞》诗一首，曰：“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表达了康熙决心平定叛乱、统一天下的志向。旧时榆林城南门外榆阳桥边还立有一块康熙亲题的“两守孤城，千秋忠勇”的石碑。据说记的是康熙微服私访，有一次半夜来到榆林城喊叫打开城门，守门军卒遵守门规坚决不开，康熙回京后嘉其忠于职守而赐旌旗事。

不过，康熙皇帝封赏鱼河府城隍事，榆林的地方志书均未见记载。

第四，“功簿威霖”匾：功，功劳、功德；簿，书写或登记用的册子；威，威力；霖，久下不停的雨或干旱时所需的大雨，这里当指后者。四字的意思是：“下了威力很大的解除旱情的雨，功劳已记到簿子上了。”此匾不见原作、原匾，殊为遗憾。

鉴于黑龙王信仰在黑龙潭道观方圆民间已流传久远、深入、广泛，我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努力将黑龙潭道观提升、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荟萃、展示、研究、创新、弘扬、传播中华龙文化的基地，使该道观的文化蕴涵、社会影响及经济效益等均有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中华民族的吉祥福地，海内外华人向往的地方；为榆林市及陕西省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我为黑龙潭道观策划的核心项目是主题雕塑“黑龙福生”。按我的设想，“黑龙福生”雕塑当为整个黑龙潭道观及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物，它着重突出黑龙大王“造福众生”的精神，以一流的现代化的艺术手段打造，做到高大、宏伟、新颖，别致，中国唯一，世界无二。其造型可静动结合，静态表现黑龙大王神人合一的

形象，身躯高大魁伟，面相端庄、肃穆、威严，又不失亲切；动态表现黑龙大王行云布雨的瞬间，为龙形、龙态。动态的黑龙造型盘绕静态的龙王造像，呈上升状。雕塑主体高可 108 米，宽可 36 米。如此高度和宽度，可使该雕塑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高大、最宏伟的龙王造像。与主题雕塑配套，还可修建黑龙广场及酒店、商家等辅助设施。



为了能使这项策划能变成现实，我还给榆林的主政官员写信，陈述了这项策划对提升榆林及陕北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009 年 12 月 18 日于西安慧雨庐）

湖南凤凰：凤舞楚湘 ——龙凤策划之六

2006年1月，在凤凰卫视的支持资助下，本人的专著《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3月，我从网上看到转自《潇湘晨报》的一则消息，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到湖南访问，省委书记张春贤接见，刘总裁将《凤图腾》一书作为礼品赠予张春贤。当年4月，我给张春贤书记打写了一封信，建议在湖南凤凰县举办一次中华凤凰文化高层论坛。这个建议被采纳。当年11月，我在参加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北京直飞湘西，参加了“凤凰·中国苗族银饰节”开幕式和“天下凤凰聚凤凰”大型文化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接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凤凰荣誉市民称号”荣誉证书，出席了在美丽的沱江边举行的“中华凤凰文化论坛”。论坛由著名主持人王鲁湘主持，我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著名凤凰籍画家黄永玉、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等交叉发言。

在发言中，我强调了“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的观点；在随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中，我提出了“我们的文化要走到世界前列”的观点。这些观点经凤凰卫视、光明日报、湖南经济电视台、红网等媒体的报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0年1月，我与凤凰县再次结缘，受聘担任启盛（凤凰）旅游有限公司凤凰文化首席专家、凤凰博物馆名誉馆长、总策划。在策划书中，我对建于凤凰县南华山景区的凤凰博物馆做了“世界首座凤凰文化展示馆、中国首席凤凰文化体验馆”的定位；将展示内容分为“凤起东方”“沧桑凤颜”“凤舞楚湘”“百鸟朝凤”“七彩凤凰”“凤翥龙飞”“凤凰涅槃”等七个部分，重点强调了凤凰文化的“和美”精髓，和“炼古、容合、创新”的功能。其中多有精彩之处。

如在“第三展：凤舞楚湘”中，我着重揭示了凤凰与楚、湘文化的关系。指出：壮丽秀美的自然山水，艰苦荒蛮的生活环境，昌炽狂迷的鬼神俗信，漫漶盛

行的巫觋风尚，使楚文化具有神谲、瑰奇、灵秀、浪漫、崇高、霸烈等特点，这些特点与凤凰的内在品性多有吻合，故楚人崇凤。因古代湖南几乎一半都属楚地，故有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之说。综合各家观点，我用“广汇百家，多元包容”“不囿陈见，卓厉敢为”“经世致用，文野并举”来总结和概括湖湘文化。指出，湖湘文化以凤凰为象征是恰当的：凤凰的取材对象是多元的，容合后却是有序的；凤凰可飞于天，可行于地，既可浪漫也能实际；凤凰具有自新的品性，在需要献身的关头，壮烈敢为；凤凰起于草莽，却文彩焕然，抱济世之大愿，造福瑞于人间……

（2010年1月18日于西安慧雨庐）



与张春贤书记的一信之缘

在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的看重、支持下，我著的《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2006年1月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该书引起了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国内外数百家传媒的关注和推介，还登上了多家书城的畅销榜。2006年3月中旬，我从网上看到转自《潇湘晨报》的一则消息，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到湖南访问，省委书记张春贤接见，刘长乐将《凤图腾》作为礼品赠予张春贤。

这个消息使我受到鼓舞，一个文化活动策划在脑子里形成，于是，想到给张书记写一封信。信于2006年4月14日早晨打写成，随即发出。信中，我说我是《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一书的作者，“做龙凤文化研究以来，曾两次到湖南开会、考察。一次是2000年应邀参加首届舜文化研讨会和舜帝陵祭祀大典，在会上，我提出了舜是‘善龙’的观点；一次是2005年参加炎帝陵祭祀大典并主持首届龙狮论坛暨炎帝与龙文化研讨会。在撰写此书时，也接触到不少与湖南有关的凤凰文化的资料，湘西凤凰城更是名闻天下”。

我接着写道：“先生虽主政三湘不久，但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已屡见于媒体。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湖南（或可在凤凰古城）举办一次国际性的‘首届中华凤凰文化高层论坛’，邀请包括刘长乐先生在内的海内外著名人士参加。论坛的宗旨拟可为‘弘扬凤凰文化精髓，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高层次文化交流，达到‘宣传凤凰，推介湖南’的目的。可由湖南省委省府（或某下属单位）、凤凰卫视和我负责的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因系中国首届（当然也是世界首届），内容关涉弘扬传统文化精华、凝聚全球华人心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主题，相信凤凰卫视及海内外众多传媒会跟进报导，其效果之好、之大，影响之广远可以预期。”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份来自湘西的邀请函。2006年11月中旬，我在参加

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北京直飞湘西。2006年11月17日，参加了“凤凰·中国苗族银饰节”开幕式和“天下凤凰聚凤凰”大型文化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接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凤凰荣誉市民称号”荣誉证书。18日上午，出席在美丽的沱江边举行的“中华凤凰文化论坛”。论坛由著名主持人王鲁湘主持，我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著名凤凰籍画家黄永玉、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等交叉发言。在发言中，我强调了“凤凰文化的精髓是和美”的观点；在随后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中，我还说了“我们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要赶上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我们的文化走到世界前列”的话。我的这些观点，经凤凰卫视、光明日报、湖南经济电视台、红网等媒体报导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积极效应一直延伸到今天。

2006年11月17日晚，当地政府举行欢迎晚宴，我正好与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同桌。他告诉我，张春贤书记对我的来信很重视，阅后即作了批示，让他们部负责落实。事后，我在网上读到湖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写的《凤凰背后——“天下凤凰聚凤凰”活动侧记》的文章。文章讲道，“作为湖南省全年外宣活动的压轴戏，‘天下凤凰聚凤凰’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外宣办将其作为成功案例，专门向全国推介。”“这届凤凰文化论坛，源自西安一位凤凰文化研究者给省委张春贤书记的一封信”；“从后来的效果看，论坛成了整个活动的亮点。”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10年5月2日）



与黄永玉先生的凤凰缘

黄永玉先生 2023 年 6 月 13 日仙逝。缅怀先生，我想到了与先生的一段凤凰缘。

2006 年 1 月，在凤凰卫视的支持资助下，我的专著《凤图腾——中国凤文化的权威解读》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 3 月，我从网上看到转自《潇湘晨报》的一则消息，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到湖南访问，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接见，刘总裁将《凤图腾》一书作为礼品赠予张书记。于是萌发念头，给张春贤书记写了一封信，建议在湖南凤凰县举办一次中华凤凰文化高层论坛。这个建议遂被采纳、落实。

当年 11 月 16 日，我在参加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北京直飞湘西。17 日，参加了在凤凰古城图书馆前举行的，由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湘西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凤凰·中国苗族银饰节”开幕式。在这个美轮美奂、让我不禁为苗家民俗文化之瑰丽发出感慨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黄永玉先生和刘长乐总裁率领的，有王鲁湘、杨锦麟、陈鲁豫等著名主持人参加的凤凰卫视代表团队。开幕式在淅淅沥沥的雨中举行，主办方给嘉宾们发了雨衣。于是，我就和黄永玉先生穿着雨衣合了一张影。黄先生是 1924 年生人，当年已八十三岁，精神很好，手持烟斗是先生的标准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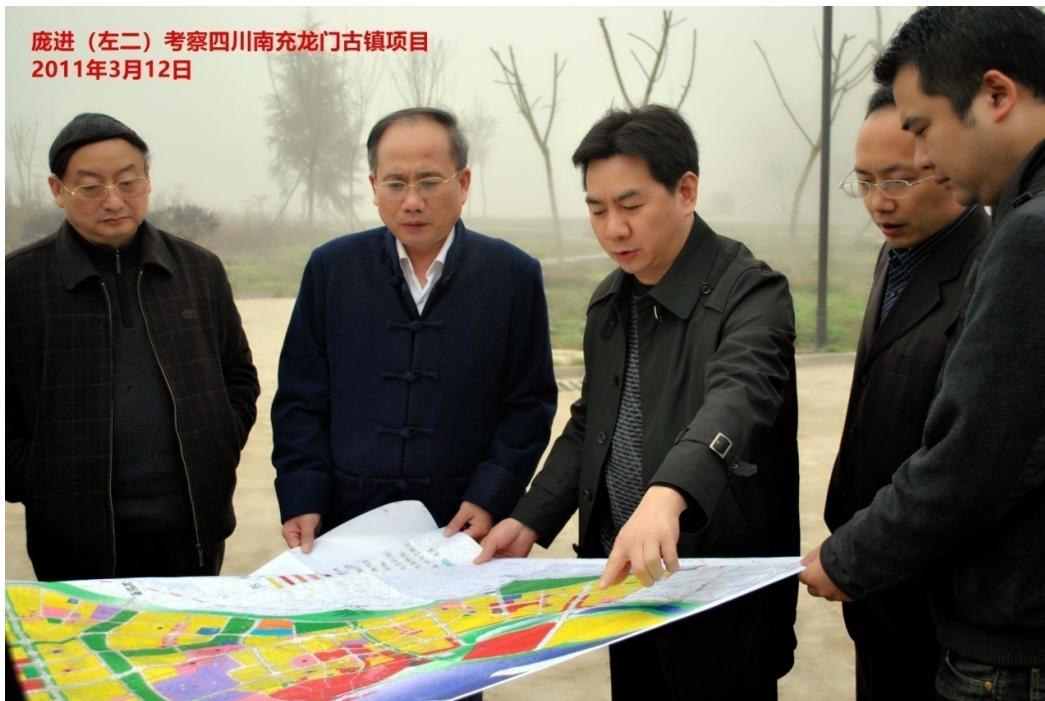
当天下午，我在凤凰古城中心广场看到了该城的“地标”——由黄永玉先生设计、创作的“凤凰展翅”铜雕。这件作品很有气势，呈现着凤凰雄健、壮美、祥瑞的风貌，寓意着凤凰古城的腾飞、发展和繁荣，当然，也寄托着黄永玉先生对故土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期愿。

18 日，在“天下凤凰聚凤凰”大型文化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我与黄永玉先生、刘长乐总裁、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等接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凤凰荣誉市民称号”证书；接着，出席了在美丽的沱江边举行的“中华凤凰文化论坛”。



2010年1月，我受聘担任启盛（凤凰）旅游有限公司凤凰文化首席专家、凤凰博物馆名誉馆长、总策划。在为凤凰县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策划的项目中，有一处“凤凰十八神性图腾柱”的景观。“凤凰十八神性”由我概括、精炼、提出，依次为：“集美”“兆瑞”“达天”“朝阳”“司风”“秉德”“膺义”“负礼”“戴仁”“蹈信”“向智”“崇高”“好洁”“自新”“喻情”“比才”“成王”。柱上刻字，启盛公司请了黄永玉先生书写。黄先生写好后，启盛公司即拍照发我。黄先生的字写得好，洒脱奔放、个性分明，但我发现，老先生写错了一个字，把“戴仁”之“戴”错写成“载”了。凤凰“戴仁”，典出《渊鉴类函·卷四百十八》引《抱朴子》：“夫木行为仁为青，凤头上青，故曰戴仁也。”我指出写错后，启盛公司可能是不便再烦扰黄先生吧，没有请黄先生重写。于是，耸立在该景区那根图腾柱上的字，还是“载仁”——好在把“载仁”赋予美好的凤凰，也还能讲得通。

（2023年6月1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四川南充：绿色龙头 ——龙凤策划之七

位于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中游东岸的龙门古镇，素有“川北第一镇”之誉。进入 21 世纪后，当地政府决定以龙文化为主导，对该镇进行全面修整、打造和提升。

龙门峡是龙门古镇的核心景点，龙门镇因龙门峡而得名。

关于龙门峡的形成时间，有三种说法——

1. 唐代说。龙门镇原名安福场，唐代时嘉陵江改道将安福场北的庞家山断开，形成了对峙如门的峡口，安福场由此更名为龙门场，后称龙门镇。2000 年 8 月 8 日，国家邮政局在龙门镇首发《鲤鱼跳龙门》邮票，即采用此说。

2. 宋代说。据任乃强先生《龙门考》载，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面世的《九域志》中，就有龙门镇之名。《蓬州志》亦有载：宋哲宗“元祐元年，改江河，洪水冲断石梁山”。

3. 明代说。清朝南充邑人庞鼎文在《登龙门绝顶放歌》称：“龙门石壁千仞峙，中央嘉陵一江水。两山形断脉仍通，崔嵬势莫判彼此。分明是一山，何时歧为二？读遍古残碑，不曾道其事。……我方犹豫不能决，旁有老人先饶舌。谓我欲知龙门由，请君倾耳听我说：吾闻洪武建极年，翻盆飞雨泻漏天。不知突来巨物是何怪，风雷拥驾电挥鞭。当时浪花飞且舞，须臾漫灭龙门巅。水落山腰辟如户，江流从此移故土。”《锦绣高坪》（李荣普、李果著）一书认同此说，认为形成于明太祖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

三种说法，时间不一致，一致的是，都说此龙门系嘉陵江洪水冲决山梁所形成。据此，可以认为，高坪龙门也占了构成龙景观形成之“自然山水龙”。

据说，龙门峡之间的嘉陵江底有巨石横亘如门槛，每到夏秋之际，江水上涨，溅起浪花，此时便有成群的红鲤鱼游至“门槛”处，竞相起跳，力求跃过，以达上游。此景象遂被称为“鲤鱼跳龙门”。由于古代已有“鲤鱼跳龙门”的神话传说，人们就说此处是神话传说“鲤鱼跳龙门”的又一发生地。

神话是人们对自然力的神化，是人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创作的寄托着人们愿望和理想的文学作品。秦代人可以神化、创作，唐代人、宋代人、明代人，以及当代人也可以神化、创作，神化、创作之后，再口口相传，以至于广为人知并衍之后世。从这个角度讲，将高坪龙门说成“鲤鱼跳龙门”神话传说的又一发生地，是讲得通的。

据此，可以认为，高坪龙门也占了构成龙景观形成之“神话传说龙”。

2011年3月，我接受聘请，出任该镇开发建设顾问。随后，我为该镇作了龙文化主题策划。在策划的十多个项目中，“绿色龙头”位居第一。

我认为，要将龙门古镇建设成中国龙文化的“龙头门户”，打造一座独一无二、举世罕见的“龙头”是必要的。一条龙，由头、颈、身、足、尾等多个部分组成，而龙头处于首要地位，龙体的各个部分，都要靠龙头来掌控，来指挥、来协调，故龙头需要精心设计，全力打造。

龙门峡东阙，自然高耸，峭壁悬崖，面临江水，是作为、打造龙头的最佳选择。龙门峡西阙，亦自然高耸，峭壁悬崖，面临江水，虽非高坪区所辖，但可通过南充市政府协调，也打造成龙头式样。这样，便形成“二龙拱门”之势，看上去会特别壮观，且有文化蕴涵。

龙头的打造，全国已有多处，龙门镇如何做到独一无二、举世罕见？

我建议打造一座“绿色龙头”。

绿色是自然界中常见的植物的颜色，故人们以绿色象征环境保护，象征低碳生活，象征持续发展，象征生态文明。龙来自于自然界，是自然生灵的领袖和代表，“谐天”即与大自然相和谐，是龙的基本精神之一；同时，龙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化的标志。故将龙与绿色结合起来，打造一座“绿色龙头”，就意味着倡扬龙的谐天精神，意味着中华民族是注重环境保护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注重生态文明的文化。此龙头若打造成功，将会成为龙门古镇的核心景点，且会因其唯一性、独特性而被广泛关注。

因此，我建议请中国最好的园艺师参与设计，先画出龙头式样，讨论定稿后，再挑选最合适的植物花卉品种，做龙发、龙额、龙眉、龙眼、龙睛、龙鼻、龙嘴、龙颌、龙须、龙耳的造型。整体上要求达到高大庄重、气势恢宏的效果。



(2011年3月28日于西安慧雨庐)



贵州余庆：飞龙祈福 ——龙凤策划之八

2010年，位于贵州省余庆县境内的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工程——构皮滩水电站落成。建设者们截流乌江，筑坝蓄水，使一个巨大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高峡平湖”展现在青山峻岭之间，经征集遴选，确定以“飞龙”为名。于是，决定在飞龙湖边打造一条长达999米的“飞龙”，搞一次祭龙祈福

活动，举办一次龙文化的论坛。当地政府邀请本人前往考察，担任顾问，主持策划。

在一次座谈会上，余庆县主管“飞龙”工程的冯副县长咨询本人：“名字叫飞龙，可这条龙是建在地面上，没有办法飞呀！”我说：“你们给龙的身子下塑造几团云朵，龙不就飞起来了吗？”副县长听后一拍脑门：“对呀！真是一窍不得，我咋就想不到呢？”

2012年8月，“飞龙”建成，我率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再赴余庆，与该县领导共同主持了以“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论坛；同时，由我主编的《飞龙福生——中国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文集》也隆重发行。我还担任了在飞龙湖边、飞龙头前举行的祭龙祈福活动的主祭人，宣读了《祭龙文》。这《祭龙文》也是我撰写的，如今已刻石成碑，耸立在飞龙湖广场，其全文为——

飞龙湖祭龙大典祭龙文：祥光融融，万木葱茏；各界人士，集会祭龙。龙源早兮，远古图腾：中华先民，敬天以诚；博采众物，创造神灵；放飞理想，寄托感情。伏羲龙祖，龙师龙名；炎帝龙种，龙兆龙兴；黄帝龙颜，龙升龙腾；大禹龙相，龙力龙功：龙之传人，由此启程。龙威烈烈，龙魂萦萦：团结合力，多元兼容；司雨理水，造福众生；尊重自然，与天偕行；奋发进取，竞争多赢。贵州遵义，人杰地灵；改革开放，余庆振兴：四在农家，全国典型；五心教育，遐迩蜚声；绿色金子，飘香苦丁；享誉四方，文明县城；科教兴县，普及高中；创新国策，奖扶优生；长治久安，人和政通；生态家园，屡获殊荣；群众体育，勃勃蓬蓬；各行各业，折桂扬名；坝横乌江，湖跃飞龙；旅游强县，跨越转型；万千气象，喜迎宾朋。今日祭龙，实敬天公。科学发展，人人可龙；炼古开新，立德建功。龙旗龙幡，龙徽龙铭。港澳台海，血比水浓；龙心凝聚，民族复兴；中国昌盛，世界大同。香烛鼓乐，花果馔牲；伏惟尚飨，大礼告成。庞进撰文 尹开桂书丹 安爱强勒石 公元贰仟零壹拾壹年肆月拾捌日农历辛卯年壬辰月癸卯日吉时立

(2012年8月28日于西安慧雨庐)



飞龙湖祭龙大典祭龙文碑



海南定安：福龙家园 ——龙凤策划之九

2010年4月、5月、7月，本人三赴海南岛，以海南定安龙门宏福投资有限公司特聘龙文化首席专家、龙文化总策划、龙门景区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身份，参与该公司所投资的龙文化主题公园的打造。该公司董事长季素福让部下买到了本人的《中国龙文化》《龙子龙孙龙文化》等书，不但自己专辟时间，精心阅读，还指示将《龙子龙孙龙文化》给公司总部员工人手一册。本人总结提出的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也被该公司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悬挂在该公司会议室的正前方。

本人为这个公园做了包括“目标定位”“主题雕塑”“龙文化体验馆”“龙文化养生馆”“望子成龙馆”等内容，注重文化性、参与性、娱乐性和可操作性的主题策划，并为其取名为“福龙家园”，希望将其打造成“世界顶级龙文化展示之园、中国首席龙文化养生之园、普天下龙的传人向往之园”。



这个主题公园的具体项目设计由美国康宁瀚集团的建筑设计专家 James、Chris 完成。两位洋专家曾参与迪士尼乐园的打造，其设计站到了当今世界水平的前沿。他们将设计方案做成课件带到海口播放，与会者看后都认为高端、时尚，给人以叹为观止之感。然而，由于两位洋专家对中国龙文化缺乏了解，方案中龙的形象都取自西方文化中的“dragon”。在座谈时，本人及时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说：“‘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喷火怪兽、害人邪魔、战祸标志、恐怖象征、罪恶载体，虽然也有一定的正面内涵、积极因素，但整体上是恶、丑的象征，是被贬损、被杀戮、被镇压、被否定的对象。而中国龙虽然也有负面的内涵、消极的因素，但整体上是善、美的象征；经过至少八千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中国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崇高、神圣，海内外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所以，设计方案中龙的形象一定不能用西方的‘dragon’，而应换成中国龙的形象。说明文字中所使用的‘dragon’，都应改为‘loong’。”

本人的意见引起重视，为了让两位洋专家了解中国的龙文化，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一场报告会，让本人给美国专家，以及国内的相关设计人员院讲解龙文化。事后，洋专家对方案认真地作了修改。

（刊于“中华龙凤文化网”2016年4月15日）



马龙陈忠实

孔子当年说老子“其犹龙也”，而我们可以说：陈忠实，“马龙”也！理由如下——

1. 陈忠实生于 1942 年，生肖属马，壬午之马。我们说，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一种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大自然、宇宙力的认知和神化。而马是龙的很重要的模特儿。形象上，马把高扬的头颅、飘逸的身姿等贡献给了龙；内涵上，马把刚毅、坚强、友好、善良、奔放、洒脱等品质贡献给了龙。这些品质都与陈忠实相合。成语中有“龙马精神”，喻指人身体好、体质强、魂魄健——精神得像龙和马一样。按我的考察，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而其中的“奋进”和“福生”，就很适合马，尤其是骏马、千里马。这样，龙马精神就可以理解为龙的精神与马的精神的结合，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奋发进取，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陈忠实的一生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奋发进取，从而造福众生的一生。

2. 陈忠实关注、关心、肯定、鼓励我的龙凤文化研究。在省作协他的办公

室，在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中国小说年会期间，我们曾有过几次深谈，他的一些话我永远记着：“文学路上挤的人太多了，你就给咱开辟一条新路！”

2006年3月25日，“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陈忠实到会发言，说：“我大概从不认字的时候就知道了龙，认了字以后知道了凤，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研究这两个东西，仅仅就是在意识里头形成了两个非常美好的象征。这两个象征，或者说这两个民族的图腾，就我的印象而言，可能在世界上众多的民族象征物里，是最有诗意、最浪漫、最富于想象力的，它们综合了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形象。我们知道的一些民族的图腾，都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物体，比如一头牛，一只羊，一棵树。我们不同，我们的图腾是集合的、抽象的。中华民族能有这样的创造，和具有浪漫的、艺术的思维分不开。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到后来，成为世界上最禁锢、最保守、最落后的民族，与早期的创造性、浪漫性已经距离很远。随着生活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我们现在正开始重新恢复浪漫和创造的思维，包括心理空间。这样的社会环境，给庞进这样的学者，提供了研究这个民族最美好的图腾的时代空间。庞进多年来坚持研究龙和凤的文化，研究出了成果，把我们想象中的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中的东西，用学者的、具体的、条理化的论证，提供给我们，给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提供了方便，其功莫大焉。其研究，可能比研究中国任何一段历史史实都要艰辛一百倍，这是我能想到的，尽管还有不完善、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但现在已达到的成就，和表现出来的默默做学问精神，已经令我非常感动了。”



2010 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全球华人在蓝田华胥陵举行了恭祭华胥氏大典，在乡政府的院子里，陈忠实一看到我，就笑着说：“龙王也来了！”我明白，这是陈主席在鼓励我、鞭策我。2013 年春天，在西安报业集团的支持下，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注册成立，陈忠实特书“龙飞凤舞”四个大字祝贺……



3. 陈忠实发表文章赞颂龙。陈忠实发表过一篇题为《你让我荡气回肠——群雕〈华夏龙脉〉读记》，说他“我阅览的过程中，无意识间涨起关于一个民族的豪壮之气和骄傲的情怀，脊梁顿然挺直起来”。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横亘在华夏大地中腰巍峨雄浑的秦岭，是相伴母亲河——黄河的父亲山，正恰如既威严持重又摇曳多姿的龙。……石雕群中遴选的人物，都是对华夏文明具有开创意义和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雄，即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也是龙的精神的彰显和象征。他们组合在一起，镶嵌在秦岭，正构成一部简约的华夏文明史，也张扬体现着秦岭内在的脉象——龙脉。”认为“高速公路铺展在秦岭之间，成为岭南岭北人民的阳光坦途，也为秦岭这条华夏龙注入了新的血液，

让这龙脉更富于活力和灵气……一组震撼人心的《华夏龙脉》的雕塑，与作为龙的象征的秦岭溶为一体，铸成永久。”

4. 陈忠实对否定龙的言行予以严正的批评。2007 年元月，由上海滩刮起一场旨在否定龙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标志的“弃龙”风潮。陕西也有某某在《西安晚报》上发表否定龙的文章，我看到后即在《西安晚报》上予以回应，指出某某的偏激和谬误。据说，在不久的一次聚会时，陈忠实当面严正地批评了某人。那天晚上，陈忠实给我打电话说：“西安报上的争论我都看了，你的观点是对的。某某太偏激了，如果把龙完全与皇权专制划等号，借此以否定龙，那长城也得拆了，故宫也得烧了，咱陕西的名胜古迹也都没几个了……我把他说了一顿。”十几年后，某某在一篇怀念陈忠实的文章中写到：“还有一次，我做得非常糟糕。……春节期间，先生做东请客，十余人也咸为朋友。我和庞进有龙之辩，影响广泛，以至席间诸君仍发所议。庞进并不在场，不过先生似乎倾向庞进，是扬龙的，并以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民俗论证。我的观点是：龙的文化属性十分复杂，然而其要害在于，龙是皇权的象征。基于此，龙极易为专制思想所利用，所以选其角度抑龙、贬龙、责龙，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觉悟和承担。可惜出于对先生的敬重，我既不能径言，也不能大言，遂他一句、我一句，一句杠一句，气氛渐渐凝固，终于紧张到诸君无不噤声。先生也搁下筷子，背靠椅圈，仰起头吸烟。菜一盘一盘地上来了，我转至先生面前，说：‘陈老师，搛菜！’先生悠着气息说：‘你先用，我抽几口烟！’不知道怎么缓和为安的，总之，尚未炸裂，以礼而散。我的沮丧涨满了全身所有的细胞，是方英文陪我从小寨走到了明德门。三公里，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能提龙。”

陈忠实去世后，我代表龙凤国际联合会、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向陈忠文献上一个花圈，感念他对龙凤文化事业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并作联曰：“灞原失白鹿灵魄犹在，文坛走马龙精魂永存。”

（2016 年 5 月 7 日于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



贾平凹的龙凤情结

养病曾用“龙安”名

贾平凹先生与龙凤有不解之缘。他是属龙的，是1952年的“壬辰”之龙。

记得那年他患病住院，我去看他，只见病床上方的标牌上写着“龙安”二字。平凹说：“住院得安静一些，若用真名，来找的人太多，医生建议取个化名，就想到了这两个字。”我说挺好，龙安，龙安，此龙平安也！公元2000年到来的前一天，本来在医院挂了床号，每日要去那里挂几瓶点滴的他，却毅然决定不去了，说是要把病甩在20世纪，进入龙年后，要努力做一条矫健奋发之龙，“升腾显现”，“去呼风唤雨，去翻江倒海呀”。

为此，他还专门邀了几位属龙的朋友到家中小聚，并乘兴书写了“受命于天，寿而永昌”八个大字贴在墙上。

走龙之气见精神

2006年3月中旬，我去他的新居“上书房”。落座后，我将要送他的书拿了出来：一本《博大精新龙文化——以浙江龙游为例》，一本《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平凹当即戴上眼镜，翻阅起来，说：“《凤图腾》我在北京开政协会时，在图书大厦看到了，当时就想买，可一看作者名字，就想着不用买了，庞进肯定会送我的。”我说这书才出两个来月，市场反响挺好，还上了南方一些书店的排行榜。平凹说：“这样的书，搞文化、搞写作的人见了都会买的。因为龙凤是中国人的文化象征，一般人大都皮皮毛毛地知道一些，但要知道得深些、细些、全些，就得读你的书了。”

说着，他就邀我去另一个房间，观赏他收藏的龙。先看到的，是一条根雕龙，放在一个圆鼓鼓的青皮陶罐上。龙的头部很像回事，两只角朝后翘着，鼓凸着双眼，嘴微张，露出两颗牙齿，而那身与尾，则从头后探下，再撅起，打两个弯儿，伸向前方。我说这条龙取了鳄和蛇的成分，有点新石器时代“原龙”的味道，也体现着龙的“容合”性。从形态上看，是条“盘龙”，即盘曲静卧之龙。而旁边放在圈椅上的，则是一条“走龙”。这走龙扬头挺胸，双角高耸，整个身子向前倾斜，呈努力疾行的姿态。我曾言龙的精神之一是“奋进”，此龙给人的感觉就主要是这两个字了。走龙身后是一幅主人的大特写，照片上的平凹，白衣开领，浓眉耸着，邃目瞪着，那眸光恰如熠熠龙睛，含射着刚毅雄狠之气。我当然理解主人的目光，也理解主人为何要如此摆放：几十年来，在文坛上冲决奔突，历经挫磨毁誉而高标不屈，不就是凭着这股“走龙”之气吗？

扭回头，看见靠墙的柜顶上立放着一个砖雕：长长的鱼身，鳞片比比；中部雕龙首，龙吻向上翘起，龙口大张。我说这是“鱼化龙”么。平凹说：“原来在老家棣花镇的魁星楼上，后来那楼拆了，老家人就拿来送我了。”我说那座楼多次出现在你的作品里，凡读过的人都会有印象。魁星是古代读书士子的守护神了，文人们的升迁荣辱都由他管着，所谓“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而“鱼化龙”，则源于“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所谓“鲤鱼化龙，转凡入圣”。想到这里，我说：过去，家乡人把这件砖雕安置在魁星楼里，寄寓着让当地出人才、出大人才的愿望。后来楼没了，家乡人又把它送到你这里来，算是找着地方了。平凹一笑。我

接着说：鱼也是龙的“容合”对象之一，龙性的一部分与鱼性相关，如喜水，如福生。这样的造型之外，相近的龙子螭吻也是龙头鱼身，其形象取材于大海中一种尾巴像鵟鸟的鱼，据说此鱼有降雨灭火的功能，于是便置放在殿脊、屋顶之上了。



看罢“鱼化龙”，又看了两件龙形藏品：一件是挂在书柜上的木雕“升龙”。此龙围着一根主轴盘旋，我数了数，竟绕了十几个弯儿，尽管曲折如此，上升的趋势却一以贯之。升龙周围饰以蒸腾的烈焰，使人联想到天之矫龙携雷掣电、叱咤风云的辉煌。一件是放在门边的砖雕“二龙戏珠”。但见两条龙，长长的身躯相互缠绕，构成一个斜斜的椭圆；龙头一略大，一稍小，相对而视，像一对和悦的夫妻；中间伸出两只龙爪，共托一珠，也呈椭圆状。平凹说这是他用一幅字换的，我说值，年代且不论，只说这图案所反映和象征的生命意识，就很耐人寻味了。

龙飞凤绕映和美

从房间里出来，我说怎么不见凤呀？——在我的记忆中，平凹喜龙，但也爱凤。记得当年他把参加工作后住的第一间房题名为“凤凰阁”，尽管那房子仅有小小的六平方米。后来，他还为家乡的《丹凤县志》写过序，言其“属秦之头，楚之尾，山高清明，水流秀长，是一块极其美丽的地方”，并预言“丹凤将鸣于九天”。如今，这预言，显然已经不再是预言了。见我问及，平凹一笑，说：“上楼去看！”

楼上是他写字作画的地方。台架上，放着一具根雕，是一只凤凰展翅欲飞的正面形象，那翅膀张得很大，朝上举着，像升腾的火焰。我问给这根雕起名了没有，平凹说还没有，我说叫“丹凤振翮”就不错。大案的一角，放一黑边镜框，里面镶着平凹的一幅画作，题名《大凤》。笔法简练，未着它彩，仅用黑墨重重地勾出凤的头、颈、身、足、翼、尾和毛。然而，凤头高昂，凤颈挺拔，凤翼开展，凤尾翘起，有高蹈不群之势，有清越超凡之感！我说这只大凤该是凤族中的模特儿了。平凹笑了，说：“属龙的和属鸡的结合比较好，鸡为凤嘛。”我问夫人是属鸡的了？平凹点点头。我说：龙是力的象征，凤是美的化身，没有凤的龙是孤独的，没有龙的凤是凄清的。龙凤配合好了，这世界就“和美”了。平凹说对。



几天后，平凹先生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发言中他说：“这几天，我把庞进写龙凤的两本书集中地读了读，读得很兴奋，也很有启示和教益。觉得不但是集大成的两本书，而且还是完整的、有系统性理论体系的两本书。这龙凤文化，有时候是比较难研究的，弄得不好就变得很俗气了。庞进不同，他是学哲学出身，又是一个作家，散文写得很优秀，这便使他的研究，文笔特别的好，而且想像力丰富，有详实的资料，有独特的提法，阅读起来非常有味道。”这不仅是对我的研究工作的褒赞和溢美，也反映了一个优秀作家对龙凤，即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关注和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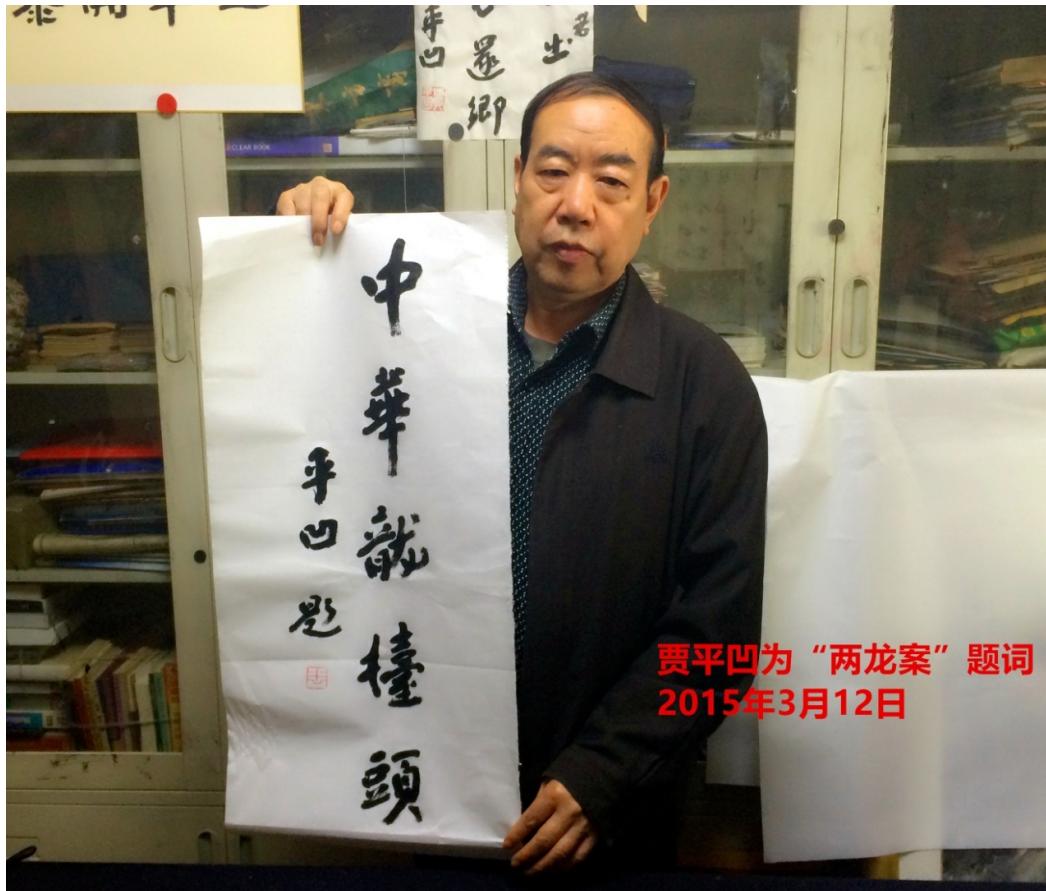
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将龙凤文化整体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平凹先生欣然挥笔，第一个在倡议牌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18日；收入《卓立苍茫》，庞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补——

2015年2月，我们启动了“两龙案”工作，即由我执笔撰写参考文本，联系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关于纠正龙与 dragon 翻译错误的提案》和《关于将龙头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提案》。2015年3月12日，我登门拜访贾平凹先生，请其为“两龙案”题字支持，贾先生当即题写了“中华龙抬头”。

2018年1月，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贾平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月，我将《关于纠正龙与 dragon 翻译错误的提案》参考文本提供予他。3月，贾平凹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呈交该提案，建议改译“龙”为“Loong”。此事经媒体报道，引起反响。2018年3月23日，《文化艺术报》发表该报记者魏韬专访文章《贾平凹“重新翻译龙的概念”提案引热议 庞进：“龙=dragon”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误读》。



贾平凹为“两龙案”题词
2015年3月12日

贾平凹是一条龙 ——在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座谈会上的发言

平凹先生是一条龙。

他像龙一样可以悄声潜游于水下，可以呼号奔走于大地，可以高歌翔飞于云天。

平凹生于1952年，是“壬辰”之龙。他平时爱龙，赏龙，藏龙，自比为龙。不仅如此，平凹身上还具备、彰显、焕发着龙的精神。

对龙的精神，我有“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八字概括。这八字精神，

全都很好地体现在平凹的做人和作文中。

这里仅以“奋进”为例——

“奋进”的一个表现，便是《易经·乾卦》讲的“自强不息”。

平凹是“自强”的，他从商洛山中走出，几十年来，挫折多多，打击频频，诋毁总是与声誉同来。平凹屈服了吗？没有。他表象或许柔弱，内心极为刚强。记得是1980年还是1981年，当时平凹还在出版社当编辑，宿舍是楼顶一个窄小的房间，但我却在他的书桌上方看到了“笔扫千军”四个字。那会儿他的创作刚刚起步，而其心志何其雄大高远！我当时的感觉便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平凹取得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自强”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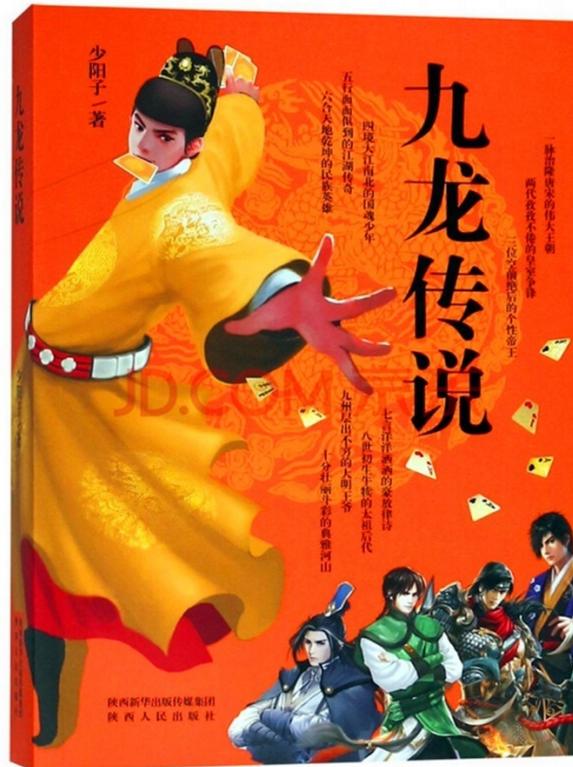
平凹是“不息”的。所谓“不息”，就是坚持，就是执着，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鲁迅先生讲的“韧的战斗”。天分和勤奋是成功的两个翅膀，平凹的天分没得说，平凹的勤奋更是过人的。无论中国文坛还是世界文坛，平凹的创作量之大、作品之多都是罕见的。

奋进，使平凹先生做到了自己的最好，也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份上。

平凹先生是一条龙，一条得天地之灵气、具民族之神韵、显时代之风采、令世界为之瞩目和感叹的中华人文龙！

又得知，获此届茅盾文学奖的四位作家都属龙：贾平凹与周大新生于1952年，是“壬辰”之龙；迟子建与麦家生于1964年，是“甲辰”之龙；贾平凹生于正月，可谓“龙头”。——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茅盾文学奖：文坛腾四龙”。

（2008年11月4日于西安曲江惠宾苑）



长篇小说《九龙传说》推荐辞

《九龙传说》是青年作家少阳子（马克木）精心构思、倾力撰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将时代背景置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朱雀、白虎、玄武、青龙、狴犴、蒲劳、狻猊等为分章题目，以百五回、四十多万字的篇幅和串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方式，展开了波澜壮阔、曲折复杂，读来令人时时惊心动魄、再再拍案击掌的故事演绎。小说以扬善惩恶，扶正祛邪，讴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主旨，塑造的陌上阳、公孙向东、呼延直、花乐、正德皇帝等人物形像，棱角分明，豪壮威武，英气逼人。写法上，作者注意将武侠与玄幻、历史与现实、典雅与通俗、说理与言情、铺排与呼应相结合，语言精到、准确、生动、活泼。就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而言，这部小说可列全国同类小说之上品；而在陕西，则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2018年1月21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任军与水龙

一座造型奇特、气势宏伟、意涵深邃的水龙雕塑，使我与公共艺术家任军先生相识并成为朋友。那是在 2011 年春天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之际，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部长、西安浐灞生态区党委书记王军向我所供职的西安日报社领导，讲了世园会打造了一座水龙，庞进是研究龙文化的专家，请他来看看，写篇文章的话。于是，一位副总编亲自驾车，拉着我去看水龙。但见一座巨大的银白色的雕塑于长安塔斜对面的锦绣湖边腾空而起，在阳光下熠熠闪亮。雕塑以水龙为名，其形状，却又似砰然溅起的一簇硕大的水花。我当时就想到：将水花和龙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龙的雕塑史上是罕见的，它不仅刷新了人们司空见惯的龙的形象，为泱泱龙族增添了新的成员，启迪、丰富着人们的想象力，而且将水与龙的关系凸显出来，引发人们对自然与人，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自信心的回归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看了水龙，自然要采访它的设计者，于是就与任军先生见面了。任军先生向我讲了王军书记如何到北京找他，两人如何促膝长谈且“一拍即合”，决定用龙



的形象来表达一种生态文明观，来弘扬民族精神，来体现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向我讲了他多年来对自然生态、对道家文化，尤其是对水的关注；还向我讲了他如何运用国际化的时尚的艺术手段，表达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恒久价值，体现当代中国发奋崛起、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初次交谈，任军先生便给我留下了“这个艺术家非同一般”的深刻印象。

我的文章以《水龙腾空彩凤展翅》为题亮相于《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不久，王军书记又拍板并委托我提供名单，邀请哲学家王东、美学家陈望衡、图腾学家何星亮、传播学家黄信等几位国内知名的教授、专家，来世园会参观、考察。于是，长 108 米，高 36 米，宽 49 米，总重达 280 吨的钢质水龙成为专家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大家远观近察、东拍西照、左询右问、留连不已。任军先生全程陪同，向大家介绍、讲述水龙的构思、决策、设计、制作，以及选址、安装过程中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座谈会上，众专家给予水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评，一致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化的标志，龙贯通古今、结晶智慧、凝聚众志、彰显合力，在文化强国的宏图大业中不可或缺意义重大；“如果把整个世园会比做一条龙，那水龙雕塑就是整个园区的灵魂之作、点睛之笔”，“它将中华民族文化的魂与根发掘了出来，堪称现代‘新龙’的代表作之一，也将会成为又一个鲜亮的西安品牌、民族品牌”。

通过几次交往，我发现任军先生身上有两个鲜明的特质——

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体悟，善于从民族文化的深井中汲取“源头活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宏博广杂，精糟同在，良莠互参，对艺术家而言，那些是最本质、最优秀、最值得挖掘、揭示、弘扬的东西？任军先生有自己的体悟。他敬重先哲老子，崇尚道家思想，认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终极的哲学，认为一个空间艺术家只有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上下功夫才能出好作品、大作品。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大自然中最常见、最普通、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活力的物质元素——水，观察水、思考水，表现水，创作出“上善若水”系列水形巨型雕塑，其中的“水七号”和“水十号”被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选中，耸立于运动场馆的门口；而为西安世园会精心打造的巨龙，也是通过水与龙的结合，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认知自然、敬重自然、和谐于自然的理念。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其代表作《双城记》中的一段话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大伙儿面前应有尽有，大伙儿面前一无所有；大伙儿正在直登天堂；大伙儿正在直落地狱。”这段话提示着人们：同样的时代，就看你怎么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都有了全面显著的进步，当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那么，对艺术家而言，看主流、正面、积极向上的因素？还是看支流、负面、消极向下的因素？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感知，从而会有不同的表现。任军先生认为，面对世界，中国在崛起；面对历史，中国在进步；和平发展，加速强大，向上向善；精神抖擞，激情满怀，意气风发：这便是中国的现状，这便是时代的特征。艺术家的脚步只有踩在时代的鼓点上，其创作只有与时代的主流精神相合拍，其作品才有意义，才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才能名垂青史——艺术家价值实现的途径在于时代需要的创新。于是，世园会的水龙雕塑，便呈以起跃、腾飞、向上的姿态，人们看到它，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崛起，想到中华文化的再兴，想到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奋发不已。

（2011年11月26日于西安慧雨庐）



郝氏龙马

和郝先生相识，可以追溯到我读中学的时候。县、地区开团代会，我是代表，而郝先生当时供职于团县委，这样就认识了。四十年过去了，去年岁末，一位画龙专家来到西安，友人介绍去见，郝先生也去了。当友人说出我的名字时，郝先生过来和我握手，说：“唉呀，庞进呀，我是当年临潼团县委的郝树民呀，能想起来吗？”我注目眼前身材依然魁梧、鬓发已经斑白的郝先生，努力回想当年的情景，果然印象还在，于是赶忙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那晚，画龙专家画了一条龙送我，郝先生画了一匹题名为《驰》的马送给画龙专家。只见那马，左前蹄跨出蹬地，右前蹄勾起，而后蹄则双双腾空；头高昂，眼大睁，做扭头回顾状，鬃发后飘，尾巴上甩，身上的肉攒成团状，看上去很给力、很精神。于是就说：“这匹马也像条龙啊。”郝先生就说：“我现在画马了，尤其喜欢画龙马。”

过了些日子，他约我去他的画室。但见四面墙壁上，宽大的画案上，奔腾的，全是马。一匹跨涧的，称《跃龙在渊》；两匹并肩的，称《同行天下》；六匹参差的，称《六龙腾骧》；九匹成阵的，称《九子竞骋》……这些马，都是活泼的、灵动的、扬首奋蹄的、乘风携云的、精神抖擞的、一往无前的；面对它们，我似

乎听到了咴咴的嘶鸣声和嗒嗒的蹄响声，似乎看到长路上荡起的一团团烟尘，看到了原野上滚潮般向前涌奔的阵列。于是说：“你这些马，真的都成龙了。”郝先生谦然一笑，说：“你是龙文化研究专家，多提意见啊！”

的确，说龙，就不能不说马。马可养可食，可御可役，是人类早期驯化的动物之一，历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作为龙的取材对象之一，马是当之无愧的。首先，龙头像马头。甲骨文中的某些龙字，头部窄长，就很像马的头。王充在《论衡·龙虚》篇里，就言“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其次，古籍中有龙身似马形的记载。《论衡·验符》记，曾有两条身长十余丈的“黄龙”，在去泉陵城七里的湘水中出现，附近的居民都去观看。在距龙数十步的地方，又见到六条小“龙子”，在陵上嬉戏，这“龙子”的形状，很像马驹。还有，在古人心目中，马是具有龙性的，龙和马是可以互变的。《周礼·夏官》言“马八尺以上为龙”；《山海经·图赞》说“马实龙精，爰出水类”；《吴承恩诗文集》讲“马有三分龙性”。柳宗元《龙马图赞》载，唐明皇时，曾得到过生着龙鳞的异马一匹。后来，唐明皇西幸，这匹马在咸阳西跳入渭水化为龙，泳游而去。

成语中有“龙马精神”句，喻指人的精神刚健旺盛。其“龙马”或指传说中的似龙又似马的神物，或指形状像龙的骏马。按我的考察，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而其中的“奋进”和“福生”，就很适合马，尤其是骏马、千里马。可以这样说，龙的精神汲取、蕴含着马的精神，而龙马精神就是以强健的姿态开拓奋进，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

古往今来，画马的人很多，因画马成名、成大名的人也不少。但是，画龙马的人却不多，因画龙马而成名者更是鲜见。这样看来，郝先生以画龙马为主攻方向是智慧的，当然也有一定难度；马是实有的，龙是虚拟的，虚实能否相生，能否将龙马精神表现得恰到好处，全看画家学养是否深厚、悟性是否高妙，把握是否得当。从目前的创作实绩看，郝先生的感觉、境界、笔意、墨趣、章法等，都不仅是到位的，而且是上乘的，故他的龙马多被看好和收藏。郝先生身体尚好，心劲正盛，相信其功力会与日俱增，境界会越来越高，“郝氏龙马”风行天下，是可以期待的。

（刊于《西安日报》2012年7月23日）

龙凤精神与绘画实践

——以王陇花为例

在我看来，文化艺术领域里的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这些年来，我做龙凤文化研究，将龙凤所蕴涵和体现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用这五种基本精神来分析绘画、书法、雕塑、音乐、歌舞，等等，你会发现，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都可涵盖在这十个字之中。

我们不妨以画家王陇花的创作实践为例。

先说容合。“容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王陇花的创作体现着容合的精神，就说他的代表作《西部变迁图》吧，仅进入画面的古迹、景观、城市，就容合了四川九寨沟、峨眉山、报国寺、乐山大佛、大三峡、小三峡、丰都鬼城、四川绵阳科技城、昆明世博园、陕西杨凌农科城、重庆人民大会堂、陕西黄帝陵、西岳华山、太白山、太平峪、云南石林、西双版纳、丽江、新疆天山、甘肃甘南、金昌、麦积山石窟、贵州黄果树瀑布、青海湖、喜马拉雅山，等等三百多处。而其手法，也容合了写实、写意、泼墨、工笔多种。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艺术家从事创作的目的，说到底也是为了造福众生——给人们以审美愉悦、精神享受，给社会以文化财富、文明蓝本。如果说王陇花十二岁时，即拜甘肃书画名家刘可宗、王子荣、王吉祥等为师，开始学画画，还主要是出于一种爱好的话，那么，他三十一岁时，毅然辞掉呼和浩特市特种工艺美术厂的设计工作，来到古城西安，立志做一个以山水画为主创的职业画家，就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了，即通过以手中的画笔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而将自己毕生的才华奉献于社会。这样的决断使他在选择入画题材时，偏重于大、偏重于新、偏重于与现实生活相契合。“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发展中的大事、新事，也是造福众生，尤其是西部众生的大事，王陇花决意用画笔来表现这

一重大题材。于是便有了有新时代“清明上河图”之誉的《西部变迁图》。这样的赞誉并没有夸大其辞，因为《西部变迁图》画的是西部的“变迁”，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后，人们若想了解21世纪初西部的情况，《西部变迁图》就是不可多得的“画证”，就像我们今天通过《清明上河图》了解宋代人的生产、生活那样。

“谐天”就是“与天和谐”，即与大自然相和谐。在绘画的类别中，山水画是与大自然最贴近的艺术。因为山水画来自山水，表现的是山水，而山水本身就是大自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所以，无妨这样说：山水画是热爱大自然、尊重大自然的产物；山水画家都是对大自然特别有感情，且追求与大自然相和谐的人。王陇花就是这样的人。自决定以山水画为主创对象时起，他每年都要抽一定时间到山水中去。为了创作《西部变迁图》，他更是背上行囊，一走几个月。西部的山原河流，给了王陇花以描绘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是多么丰富和壮观啊！同时，也给了王陇花以充沛的灵气，没有这样的灵气，要完成《西部变迁图》这样长卷式的大作品，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山水也给了王陇花一样坚强的意志，海一样宽阔的胸襟，没有这样的意志和胸襟，《西部变迁图》同样是不可能问世的。

“奋进”是“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的概称。奋进的精神在王陇花身上体现得很突出。陇花的老家在甘肃陇西。少年时期，家境清贫，为了读书和学画，他曾利用假期，到远离家乡的兰州一个餐馆打工。期间，他白天出力流汗，晚上用廉价的麻纸临习《芥子园画谱》。中学期间，家中无钱买油点灯，为了习画，他点燃破胶鞋以照明。这年假期，他随父亲到宁夏煤矿做临时工，初到第一天，肚子还没填饱，他便站在冰天雪地里画速写。1986年，二十六岁的他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半工半读；第二年考入国画系学习，靠打工和画广告维持生活。成家后，又意外地遇到波折，一场婚变使他生活拮据，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陇花没有被困难击倒，他逆境奋起，以更勤奋、更刻苦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做出画《西部变迁图》的决定后，他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筹集了不多的经费，就踏上了沿着“丝绸之路”采风的路程。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沙漠厉风，关隘寒月，一路上可谓艰辛备尝，但他没有退缩，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采风任务：行程上万里，画了五本速写，拍了近千张照片……回到西安后，他立即投入紧张有序的创作之中，从盛夏画到寒冬，从寒冬画到阳春，没有节假日，

大年三十也不歇手，终于将长达 60 米的《丝绸之路》画了出来。2001 年在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一亮相，即受到广泛赞叹和好评，把“梨园杯”书画大赛的特别金奖捧了回来——这还只是《西部变迁图》的第一卷。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如果要给“和”找象征物的话，龙凤无疑是最佳选择。用“和”来概括龙凤文化的精髓当然可以，但不够全面。龙凤还有一个“美”的问题。龙凤是美的集合、美的体现、美的反映、美的化身。和美的精神也体现在王陇花的艺术实践中。就形式美而言，表现美的诸多法则都被他比较好地运用了，尤其是对全局与细节关系的处理，显示出大处着眼，细处用笔的功力。这样的功力使他的画作磅礴大气而不虚浮，特别耐看而不流于琐碎。就内涵美而言，用龙凤的祥瑞美、新异美和神奇美来比照，陇花的画也是够水准的。且不说他曾画过不少诸如《红梅报春》《婷婷玉兰》《松鹤祥舞》《和平》等直接表现祥瑞内容的作品，即就是代表作《西部变迁图》，也山清水秀、彩显华张，氤氲、荡漾着一派吉祥嘉瑞之气。新是创造，异是不同。古代的，以及现当代的许多山水画，也有建筑物出现，但大多是翘檐亭阁、简约茅棚之类；陇花则让高楼大厦、公路立交、通讯发射塔等现代化的标志物款款然进入画面，没有创新的意愿，没有求异的胆识，也就不会有如此这般的给人“不一般”感觉、有视角“冲击力”的作品。作为审美范畴之一，神奇指的是进入审美视野的那些特别伟大、特别出众、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以这个标准看，陇花的《西部变迁图》以其卷幅之巨、内容之丰，且前所未有、填补空白而当之无愧。

2006 年春天，陕西省文联、省作协、省记协等七家单位，联合召开了“龙凤之魅——庞进文化研究成果研讨会”，王陇花先生闻讯，以一幅八尺的《巨龙腾飞》相赠。那是一条乘风破浪、腾云驾雾的龙，也是一条承古开新、生机勃发的龙。为了画好这幅龙图，陇花先生几夜不眠，数易其稿，我想，他是想把龙的精神尽可能完美地表现出来，以鼓励我的研究。是的，以龙凤的精神研究龙凤，其成果自然会不同凡响，而以龙凤的精神从事绘画，其作品也必然会是高人一筹的——王陇花的创作实践便是很好的证明。

（刊于《天水日报》2008 年 1 月 13 日）

成果斐然 功莫大焉

——龙黔石新画集序

龙黔石先生的大名，在未见他之前，就从媒体上知道了。看过他的事迹介绍后，曾想：龙是神物，一般人与龙有一缕割离不开的牵连就不错了，比如姓龙或生肖属龙；顶多有两三缕牵连，比如既姓龙又属龙。而这位龙黔石先生，不但姓龙、属龙，还以画龙、书龙、刻龙为毕生事业，以至于有了“五龙先生”之美称，这就非同一般了。天下的非凡事总是向非凡人倾斜的，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将你朝某个方向推。如此感觉我也有所领略，许多人都将本人的姓与我做龙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谁让你的姓里藏着一个龙呢？

2007 年的元月，喜好龙文化的王雨墨先生，联络北京几家网络传媒，举办了一次“和谐龙文化高层论坛”，邀我出席并做《中国龙文化解读》的主题报告（该报告文本后来以整版配图的形式，发表于当年 2007 年 3 月 23 日《光明日报》）。也就是在这次论坛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五龙先生的风采。那是在我讲演完之后，五龙先生来了，身穿醒目的龙服，龙发飘拂，龙步矫健，脸上龙笑盈盈，目中龙光闪闪，于是，蘸墨敷彩，信笔纵横，片刻间，一幅龙画洒然落成。掌声未息，五龙先生却已飘忽不见，好似一阵龙旋风。我观那幅龙画：彩云团绕之中，一条金龙扬首挺胸，前上方，一轮红日正喷薄升腾。

第二次见五龙先生，是在 2009 年 5 月中旬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上。由中华龙文化协会精心操办，“中华龙文化主题展”在深圳世纪工艺品文化广场隆重开馆。这个主题展，展出了五龙先生多年来创作的上百幅龙画精品。于是，我们看到了乘着“神舟”三号飞船遨游太空的《腾飞中华龙》，看到了五龙先生与航天英雄举着龙图的合影，看到了由沈鹏先生题名的《五环奥运龙》，看到了龙与万里长城浑然一体的《中华龙韵》，以及《聚财龙》《富贵龙》《福龙》《寿龙》《和谐龙》……偌大的展厅，简直成了龙的

海洋。我一边欣赏，一边拍照，一边感叹：人称五龙先生是“中国画龙第一人”，凭着这些作品，五龙先生无愧矣。

随后，“首届中华龙文化国际论坛”在深圳小梅沙大酒店开幕，我与五龙先生以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与协会执行主席姬明中先生一起，主持了这次论坛。论坛上，我做了《龙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未来使命》的主题报告，力倡龙文化要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为百姓生活增添福乐、为民族团结举起旗帜、为世界和平昭彰公理、为人类文明奉献智慧。五龙先生则在发言中强调，画龙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会议间歇，大家画龙书龙互赠，五龙先生赠我一幅昂首翘尾彩墨龙，并题“龙凤大同”；我则书赠他一幅“庞氏龙”，并题“龙行天下，造福中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个人沿着海滨散步，但见青山环抱，海水蔚蓝，光景怡然。忽听卟嗵一声，扭头一看，五龙先生已在大海之中。“海为龙世界啊”，待他上岸后，我说。“老家苗寨傍着一条河，从小就在河里扑腾，见水就想游啊。”他说。

第三次见五龙先生，是在庆祝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一周年和首个“全民健身日”开始启动的日子里。承蒙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舞龙舞狮分会、首都体育学院和著名舞龙专家黄益苏教授的邀请，我来到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为“2009 中国高校龙狮运动科学报告会暨校长龙狮论坛”做《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主题报告。五龙先生来了，大家握手相见。他来有两个用意，一是见朋友，二是为明天的表演做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潇潇雨声中，五龙先生携儿子来到首都大学生体育馆，主席台对面已张挂起他的两幅龙画巨作：《腾飞中华龙》和《奥运金牌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开幕式如期举行。一应仪式过后，五龙先生父子出场表演：为父着龙装，提龙笔，写龙字；儿子披龙袍，踏龙步，变龙脸。父子同台，老少互衬，铿锵锵的旋律中，脸谱精彩变换，龙字潇洒写就，如此组合，真是难得一见。于是，赞声四起，掌声哗然。

开幕式后，五龙先生邀我去他的“龙宫”，即“北京天通苑龙文化工作室”一观。那是位于北京市东北一座住宅楼一层的一套单元，连同地下室，二百多平米的空间，几乎被龙的形象充满。墙上挂着龙，台上摆着龙，镜框里镶着龙，柜子里藏着龙。龙画、龙雕、龙瓷、龙绣之外，还有几架子龙书，其中我看到了我

所著的《中国龙文化》和《中国凤文化》。我说“你这里有我的书啊”，五龙先生说：“画龙不读龙书哪行啊！”

三见五龙先生，脑子里留下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家的印象。其人，大气、执着；其画，雄犷、丰健。我曾讲，龙的精神是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质文化；既是微观文化，也是宏观文化；既是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而龙文化的传承、弘扬、创新和发展，是需要载体的，龙画龙书就是很好的载体：就此而言，黔石先生将毕生精力投注于龙画事业，成果斐然，功莫大焉！



龙黔石龙画

(2009年8月14日于西安慧雨庐)



吕明刚龙画

吕明刚《龙图结构分解》序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鲲、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头、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本质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神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龙文化全方位、全时态、全色彩地渗透、体现于中国人物物质器用、习俗仪规、观念理论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对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

民幸福，具有参与、助力、见证、标志、体现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同时，龙文化亦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增益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古往今来，世界上崇龙爱龙的人数以亿计，数以亿计的崇龙爱龙者中不乏喜欢画龙者。所谓画龙，就是以线条、色彩等美术元素，将龙的形象、姿态、精神、气质、神韵等表现在一个平面上。于是，有了画龙专家即龙画家。这些龙画家们，以其多彩的画笔，为龙文化的传承、丰富、弘扬、发展做出了贡献。当今的龙画家亦然不少，而在目力所及的龙画中，我们尤其赞赏、高看那些能够给人比较强烈的视角冲击力和灵魂震撼力的作品。

吕明刚就是将龙画到“能够给人比较强烈的视角冲击力和灵魂震撼力”的龙画家之一。他祖籍山东青岛，1968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1992年毕业于吉林省长春艺术学院。其学画以山水、花鸟、走兽、人物起步，后以“法晨龙”为号，专攻画龙。天分，勤奋，持之以恒的学习、实践，几十年下来，吕明刚的龙画已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刚健、豪迈、威武、洒脱而灵动。

2020年以来，吕明刚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三年多时间内，以近三十年的画龙心得、经验，精心、细致地创作出一部《龙图结构分解》。此书概括了雄龙、雌龙、少年龙、中年龙、老年龙、福生龙、奋进龙、祥和龙、霸气龙等等古往今来的龙的品种，承续了古人总结、提出的“三停九似”等画龙理论、法则，不仅画出了龙的形象、姿态，还画出了龙的骨骼、比例结构等，旨在展现龙形象丰富的发展、演变历程，和深厚的文化蕴涵，给美术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及龙文化的崇拜者、研究者一个参照。

我与吕明刚相识于2009年5月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暨首届中华龙文化国际论坛。在那次论坛展出的龙画中，有吕明刚画的《中国龙》，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气势不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魅力。之后，我一直关注着吕明刚的创作，在我主持的“龙凤国际联合会”微信群里，也时不时地欣赏到他发的龙画作品。这次，他在《龙图结构分解》一书大功告成、即将出版之际，请我为该书写篇序言，我当然乐而为之。

祝《龙图结构分解》顺利出版！

（2023年9月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舞它个风和日丽霞飞彩云翥

——序《舞龙舞狮》

2022年元旦刚过，就收到了黄益苏教授发来的微信，言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其主编了属于全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统编教材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舞龙舞狮》教材”，他“带领近20所高校、36人组成团队，历时半年，完稿30万字”，于是请我为这部即将面世的教材作序，并附目录、封面设计图样等。

十几年来，我受人敦请为其著述作序已有多次，但为一部教材作序还是第一回。这个序该怎么作呢？教材名为《舞龙舞狮》，那就从龙、狮的定义说起吧。

狮是人们在自然界中能看到的动物，故其定义也简单，曰：狮子，简称狮，是一种生存在非洲与亚洲的大型猫科动物。

龙是人们在自然界中看不到的神物，故其定义就比较复杂了。我研究龙文化三十多年，目前给龙下的定义是这样的：龙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星宿、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其实质，是人们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和神化。经过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需要说明的是，此定义中的“容合”一词，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

定义了龙和狮，对什么是“舞龙”“舞狮”就不难说明了。

舞龙源于龙舞。龙舞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艺术活动，因舞蹈者手持龙形道具或以人体组合模仿龙的形态而得名。舞龙已发展成为一项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分为舞龙套路练习、表演与竞赛等形式。

舞狮源于狮舞。狮舞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艺术活动，因舞蹈者手持狮形道具模仿狮的形态而得名。舞狮已发展成为一项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分为南、北狮套路练习、表演与竞赛等形式。

舞龙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且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史料记载和出土的画像石上的图案都证明了这一点。也有学者认为，舞龙发端于商代，其理由，主要是甲骨卜辞上有祭龙祈雨的记载，而其时的祈祭活动，都要假以巫舞的形式。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考察得再早些：龙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既然能在地面上摆砌龙、在陶器上刻画龙、在身体上佩戴龙，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的场合舞蹈龙。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想，有待考古发掘出明显的证据，才能成为确论。

至于舞狮，由于中国本土不产狮子，那么舞狮，就只能是狮子由西域传入中国后才会有的事。一般认为，舞狮活动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

我曾言，舞龙除整体上体现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外，还有祈雨祈福、娱神娱己、彰力显威、旺丁兴族等意蕴和功能。我还说过，推广、开展舞龙活动，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徽标和象征，其表象瑰丽神奇，其内涵丰富深邃。通过舞龙，可以使人们对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内涵有一个形象化的感受和理解，从而热爱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发展、弘扬的责任。二是培养团结协作精神。舞龙是团结凝聚的产物，是众人合力的结晶，没有团结和协作，任何一条龙都难以舞动；而在舞龙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个体的不配合或出现失误，都会对整体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学习和练习舞龙，无疑有助于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三是强健体魄，娱乐身心。舞龙属于大运动量有氧项目，可以强健人的体质能力，如心肺耐力、肌力、肌耐力、柔韧性、身体质量指数，及敏捷、平衡、协调、速度等等。同时，舞龙的参与性和娱乐性都很强，对人们身心健康，好处多多。

对舞狮的意蕴和功能，我未作深入研究，或可用辟邪、祈福、娱乐六个字来概括。

至于舞龙舞狮形成的种种文化，包括舞龙舞狮的基础知识、品种、音乐、动作、套路、造型，以及竞赛与裁判、创新与科研、宣传与推广，等等，《舞龙舞狮》教材中都一一有列，相信其介绍、析理、阐述，是全面、系统，且精准、生动的。而这部教材，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体育专业教材与在线学习平台建设项目”之一，作为全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统编教材和全国普通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材，作为中国大学向世界开放的大学精品资源课程，其出版发行，对于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课程教材体系，构建科学、系统、完善的舞龙舞狮课程教学内容，引领广大院校深入开展舞龙舞狮运动，培养一支舞龙舞狮骨干教师队伍，传承龙狮文化，促进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等，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主编这部《舞龙舞狮》教材的黄益苏教授，是国际著名龙文化专家、国际级舞龙舞狮裁判。他在任中南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期间，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家舞龙舞狮研究基地，组建了中国高校第一支教工舞龙队。他悉心钻研舞龙舞狮技艺，编纂相关书籍 20 多部，使舞龙舞狮成为一门学问。他倡导的“百校百龙大学生迎奥运舞龙舞狮表演”，成为教育部唯一推荐给北京奥组委在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表演项目。他团结多位龙狮学者，首创并努力推行“百校龙狮进课堂推广计划”、发起并实施“全国千校龙狮进中小学推广计划”。他先后数十次担任国际、国内舞龙舞狮竞赛总裁判长，多次率龙狮队赴马来西亚、尼泊尔、迪拜等地表演……中国的舞龙舞狮，能由民间一般性的表演，上升为一项融娱乐、喜庆、竞技和健身于一体，并向海外广泛推广的文化体育活动，黄益苏教授投入了几十年的心血、智慧和努力。在中华龙文化的研究、推广、弘扬事业中，黄益苏教授的贡献是创造性的、卓越的。

前些日子，我完成了诗歌《中华舞龙》的创作，现将内容展示在这里，作为这篇序言的结语——

呼风唤雨八千个寒暑，/伴随着羲娲炎黄披荆斩棘的脚步；/见证着周秦汉唐
开疆拓土；/标志着屹立东方神州展鸿图。/啊，舞龙！/啊，龙舞！/舞它个青史

悠悠山河锦绣铺，/舞它个风调雨顺处处丰五谷；/舞它个国家强盛喷薄红日出，
/舞它个复兴梦圆代代享富足！

心系天下亿万家和睦，/象征着地球生灵命运与共的倾诉；/彰显着团结向善
奋进图谱；/鼓舞着中华儿女大爱仁万物。/啊，舞龙！/啊，龙舞！/舞它个电闪
雷鸣星颤月晃乎，/舞它个山摇地动震宇撼天腑；/舞它个风和日丽霞飞彩云翥，
/舞它个世界文明人人都幸福！

（2021年1月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舞龙舞狮》，黄益苏 张智主编，高等
教育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序 《海南省龙村龙镇名录》

海口市龙文化研究会要编辑、出版一本《海南省龙村龙镇名录》，该会会长郭彦琼女士请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应允。

对龙文化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进入，包括对龙村、龙镇名称来由及其民俗的研究。

我曾初步考察过，就我国的行政区划而言，名中有“龙”的省一个，名中有“龙”的县（市）二十五个，名中有“龙”的镇近二百个，名中有“龙”的村，没有详细统计数字，估计有几千个，至于名中有“龙”的山、原、沟、峡、岩、洞、江、河、湖、潭、泉、井、瀑、湾、寺、庙、宫、观、殿、塔、桥、路、街、巷，以及企业、产品等等，哪就多得数不清了。

地方、山水、建筑等等，之所以以“龙”为名，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自然山水龙”，即因山水地貌天然具备龙的形态而得名。这样的得名，使历来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龙的形态，具象化地与山水地貌联系在一起。二是“神话传说龙”，即因当地流传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而得名。这样的得名，显化、强化了某些龙的神话传说与某个地方的渊源关系。三是“帝王人杰龙”，即因与某帝王、某人杰业绩行踪的有关而得名——中国人历来有将帝王、人杰称龙、比龙的习尚。这样的得名，使某帝王、某人杰的业绩行踪得以存记、传扬。具体到某一个名称，三个方面的因素会有交织，也就是说，某龙村、龙镇之得名，可能兼具上述两个或三个因素。

海南是龙文化遗存、流传丰富的省份，其龙村龙镇之得名，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应然都有。如澄迈县金江镇的龙江鸟什村，其得名就是“神话传说龙”与“山水自然龙”的结合：“龙潭宫在新安江，旧传有一白牛没潭中，倦喘而出。其主异之，乃置刀于角，后没入，见蛟伤浮起，乃知与蛟斗也。后风雨忽有龙出。乡人祈雨多验。”（清•嘉庆《澄迈县志》）。当地民众相信白牛战胜大蛟后便成

仙登天当龙皇而去。因此，就在江畔东岸建起了一座“龙皇庙”，安龙皇神位，拜号为“思牛潭府——圣赫龙皇”。无论是端午节赛龙舟，还是平日里出船捕鱼，龙江乌什村的村民都要到龙皇庙参拜龙皇，祈求平安。该村境内有一片悬崖被称为“龙头山”。悬崖边上，还有一处石壁，形似一张椅子，相传是“龙皇”坐着乘凉的地方，于是取名“龙椅”。再如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鳞村，其得名也是“神话传说龙”与“山水自然龙”的结合：传说很久以前，一条巨龙在发威之后伏卧该地，龙头所在之山岭便是“龙发岭”，龙鳞村则位于龙身中间“龙鳞”最多的地方。最早至该地定居的梁姓村民便借“龙发之威”，以“鳞光闪闪、乡村吉祥”之意，取名“龙鳞村”。另一则传说，有龙王的外孙名“龙鳞”，游历到此处后，被山光湖色的美景吸引，便在这里安家，此村于是得名“龙鳞村”。该村有一湖，湖面开阔，水波粼粼，取名“龙湖”。

龙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象神奇、功能多样、影响广远的文化。一个村、一个镇，以及一片山水、一座建筑等等，以龙为名，就意味着这村、这镇、这山水、这建筑等等，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和丰厚的文化资源，就成为龙文化的组成部分，龙文化的精神意蕴，就是这村、这镇、这山水、这建筑等等的精神意蕴；龙文化的灿烂辉煌，就是这村、这镇、这山水、这建筑等等的灿烂辉煌；同时，这村、这镇、这山水、这建筑等等的光彩闪耀，也就是龙文化的光彩闪耀。

编辑、出版《海南省龙村龙镇名录》是一件功德事。其意义，我想至少有三：其一，编辑、出版此名录，是对当地龙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优化、保护，有益、有助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品位、知名度的提升，有益、有助于乡镇旅游事业的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二，此名录的编辑、出版过程，当是对龙的容纳、福生、奋进、谐天精神的弘扬和践行的过程，龙文化的内容也因此而得益、添彩、丰富。其三，此工作具有示范、样板作用：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若都像海南省这样，编辑、出版一本《龙村龙镇名录》，那将是一项令人期待、洋洋大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祝《海南省龙村龙镇名录》编辑、出版顺利、成功！

（2023 年 5 月 14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序 《中华龙故事》

韩中清先生历时三年，以 30 万字的篇幅，编写、汇集了 100 个龙故事，配以 100 首龙诗、100 副龙联、100 个榜书龙字、100 幅龙画、100 方龙印、100 幅龙诗书法作品，以《中华龙故事》为名予以出版：一本书里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了这么多的品种、内容，正是龙的“容合”精神的体现。他还计划组织 100 位志愿者，宣讲龙故事、传播龙文化。如此这般地践行、弘扬龙的精神，不辞辛劳地为中华龙文化做增益、添彩的功德好事，值得点赞、祝贺！

对龙文化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进入。

对龙的传说故事的研究，远者可追溯至汉代的司马迁、刘向，近者有闻一多、袁珂等大师。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众多的学者们在研究龙文化时，对龙的传说故事都有程度不同的涉及。1986 年 2 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学家顾希佳编的《龙的传说》一书。该书 16.5 万字，收入龙的传说故事 93 篇，分为“龙子望娘”“降伏恶龙”“斗龙王”“龙女”“反抗龙”“龙状物”“近代龙”等 9 种类型。2001 年 5 月，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了龙文化研究专家欧清煜编的《龙的故事》一书。该书 18 万字，收入龙的故事 205 篇。2012 年 12 月，宁波出版社出版了周静书、施孝峰主编的《中华龙传说》。该书共 71 万字，分上下两册，收入龙的传说故事 246 篇。

我对龙的传说故事也研究多年，撰有《龙与民间故事》一书（已作为百万字大书《中华龙文化》中的一章）。我认为，龙的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有关龙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有关龙的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龙的民间故事具有流传久远、分布广泛、品种齐全、内容丰富等特点。作为一种集体创作，在情节、主题、人物等方面，龙的民间故事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经过仔细梳理、分析，我将龙的民间故事分为“参与创世”“神化先祖”“造福众生”“喻指人杰”“比称帝王”“结缘佛道”“龙王龙子”“龙母龙子”

“龙女尘缘”“昭示善恶”“流韵人间”“赋形山水”等 12 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含括少则成十个、多则数十个龙的故事。各类型故事之间，有互渗、交叉的情况。

我发现，每一种类型的龙的民间故事，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重要的认知。

如“神化先祖”：伏羲、炎帝、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是中华民族的创世纪英雄。这些英雄，大都有作为历史人物的实在依据，但更重要的是人文方面的意义：他们使一个民族有了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共同的文化始祖、共同的精神母题。而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这些人文先祖，都与龙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关系：伏羲以龙纪，炎帝秉龙兆，黄帝乘神龙，唐尧应赤龙、虞舜得龙图、夏禹是虬龙——这便构成了普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大多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的“人文根据”——人文先祖崇龙、比龙、称龙，其后代自然是“龙的传人”。这样的根据，使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文化象征，共同的图徽标记。显然，龙的故事使人文先祖更加神奇，人文先祖籍龙的故事更具魅力。

如“比称帝王”：有关龙比称帝王的传说故事比较多，一些还进入了史籍。这是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理应持严肃的、理性的态度，对其做认真的清理。但是，需要指出：1，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帝制社会到来之前，中华先民已把龙发明、展现、崇拜了数千年。2，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神物、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3，即使在帝制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属龙相，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龙既是帝王的象征，也是水利神、农业神、祖先神、民族神和吉祥神。这样的神物，古往今来一直承受着老百姓的敬祀，当然不会随着帝王的消亡而消亡，也不能因帝王用过就不能再用。4，帝王对龙的垄断，以元、明、清三朝为最，但也只是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并没有垄断；而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5，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象征、标志，为世界各国所了解、认知，

有正面作用。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面，1950年以来，“金龙和玺彩画”就衬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2015年9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了一件“和平尊”，该尊的顶部有龙饰，相关报道说，此龙饰，“象征守望和平”。

如“造福众生”：无论是作为司水、布雨的水利神、农业神，还是作为显灵、征瑞的祖先神、民族神，中华龙都以造福众生为根本使命。由此，造福众生便成为一种价值观和目的论，即中华龙的发明和展现，是以造福众生为目的的；如果不能造福众生，龙，龙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造福众生的事情做得越多、程度越深、受众面越广，价值越大。“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与造福众生是同义词。中华龙大力倡导造福众生，是造福众生的文化。在龙的故事中，多有造福众生的善龙，也有一些祸害众生的恶龙。善龙是人们褒赞颂扬的对象，是龙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恶龙一般都会受到善龙的惩处，其祸害人间的行径，反衬出了善龙造福众生的可贵。

龙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象神奇、功能多样、影响广远的文化，龙文化“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髓，已渗透、体现在龙的故事中。

愿大家喜欢、讲好中华龙故事，践行、弘扬中华龙精神！

（2023年5月15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中华龙》与“龙”的英译

收到加拿大华人作家俞明德的新著《中华龙》(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2023 年 5 月版)。该著分上下两册，共五十万字。上册内容为“寻根 · 圆梦”，包括长篇纪实、历史、科幻、梦呓故事；下册内容为“大中华丝路文明史诗”，属于大型影视文学剧本。

“中华龙”的内涵，有狭义、广义之分。

狭义“中华龙”，指的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头、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品性，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

广义“中华龙”，指的是既包括中华先民发明、展现的作为神物的龙，也包括龙所象征、指代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因为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演进和升华，中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俞明德先生此著的“中华龙”，属于广义“中华龙”。

封面书名“中华龙”三字，由本人题写。

值得特别肯定和赞赏的是，本书名的英文翻译用了“The Chinse Loong”，没有用“The Chinse Dragon”。中华龙与西方文化中的 Dragon 在本质、功能、形象上有重大区别：中华龙是吉祥神物，地位崇高。尽管历史上有一些负面的承载，但发展至今，龙整体上已代表善和美，为人类奉献的基本上是福佑性、建设性的正能量。Dragon 在西方文化中地位低下，是怪兽恶魔，是凶残、战祸、恐怖的象征，整体上代表着恶和丑，给人类提供的基本上是灾难性、破坏性的负能量，是被贬损、杀戮、镇压的对象。从形象看，中华龙头大嘴宽、肚细腹小、鳞片平顺柔和；Dragon 头小嘴尖、肚粗腹大、鳞甲生硬带刺，且生有蝙蝠翼状巨

翅。整体观之，龙潇洒美观，Dragon 猛狞丑陋。

近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建议、倡导为中华龙更改英译名，即把龙英译为 Loong，把 Dragon 汉译为“杜拉根兽”或“獗更”“拽根”——2023 年 7 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中华龙文化》(庞进主编，上中下三册，近百万字) 中之一章《龙与文化传播》(黄信 撰稿)，就专门论述此议题。

可喜的是，我们的建议、倡导，已被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同、采纳，不少企业、产品、艺术成果在英译龙时，都用了 Loong，如“长龙航空”(Loong Air)、集成电路芯片“龙芯”(Loongson)、电影《龙之战》(The War of Loong) 等。俞明德先生此著《中华龙》(The Chinse Loong) 又是一例。

(2023 年 9 月 11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斋号慧雨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拥有了一间书房兼卧室，于是想到了应当有一个斋号。当时正在构思、酝酿写一部名为《创造论》的著作。这是一部考察宇宙间创造现象的书，创造现象有人类创造和非人类创造之别，区分的关键是看有没有智慧的介入。也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非人类的创造是非智慧的创造。

“智慧”可简称“慧”，这样，斋号的第一个字就有了。考虑到“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作为斋号，第二个字就应当形象一些，于是想到了“雨”。常用汉字中，我比较喜欢“雨”，看到这个字，眼前就会出现雨云、雨雾、雨帘、雨滴；大雨、小雨、雷阵雨、蒙蒙细雨……而且，“雨”与“慧”相配，就是“智慧之雨”，意味着智慧像知时的好雨一样，从天而降，洒然而至，滋润心田，泽溉四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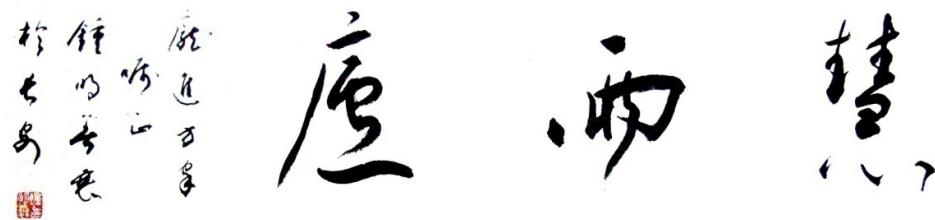
还有一层意思：其时我已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第一部专著《龙的习俗》已经出版。龙是中华先民对自然界中的诸多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的产物，堪称众族、众人智慧的结晶；龙又是雨水之神，行云布雨、造福众生是龙的天职。这样，斋号取名“慧雨庐”，与我的学术方向、研究宗旨也是吻合的。

还可以将“慧”理解为抽象思维，将“雨”理解为形象思维。无论是搞创作还是作学问，我都主张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个翅膀都扇动起来。也就是说，只有“慧”，没有“雨”，文章难免枯糙、干涩，乏了汪润之气；只有“雨”，没有“慧”，文章难免浮泛、浅显，乏了丰厚之韵。“慧”可以使“雨”深邃隽永，“雨”可以使“慧”喜闻乐见；“慧”和“雨”结合得恰到好处，文章才可臻佳妙之境。

我的斋号曾得到作家贾平凹先生的欣赏，他曾为我专题“慧雨”二字。书法家钟明善先生则为我题写了“慧雨庐”全称。今年元月，艺术设计师白刚请我为他的书画室题写斋号，我问其名，白刚答曰“慧泉堂”，我当时就乐了，说：“这

个名字好，跟我的‘慧雨庐’意韵一致。”于是，欣然挥笔。

(2013年3月24日写于西安慧雨庐)





在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龙文化与中国梦论坛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这里，我们隆重举行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龙文化与中国梦论坛，我谨代表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全体同仁，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为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西安报业传媒集团（西安日报社）主办，业务主管单位为西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以“研究中华龙凤文化，弘扬中华龙凤精神，团结中华龙凤传人，传播中华龙凤文明”和“增加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文化软实力、社

会影响力；努力使集团成为文化的引领者、生产者和传播者，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宗旨。

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的业务范围是：策划举办与中华龙凤文化相关的研讨会、论坛、考察、访问、比赛、演出、展示等活动；编辑、出版、开办以中华龙凤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刊物、网站；为社会各界提供关于中华龙凤文化的咨询；团结、联络文化界知名人士，为西安传媒业的发展提供智力、稿件等方面的支持；举办内容健康、有益于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

在研究院的筹备、运行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感谢郝小奇社长、肖争光社长、程建设副总编，感谢西安市社科联、市民政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若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今天这个揭牌仪式就无从谈起。

今天到会的，有我们特别敬重的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已九十岁高龄的石兴邦先生，有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赵馥洁、雷珍民、李星、商子雍、韩养民、任中南、马师雄、王东、闻东山、乔俊峰和在座的各位；霍松林、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等名家，因在外地或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但他们或题词，或致信祝贺，谢谢大家！

我还要特别感谢为这次活动提供支持的陕西酒之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感谢李军魂总经理！

龙凤文化是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同源同步同命运的文化。她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而且，狭义地说，龙凤文化是有关龙凤这两个神物的文化；广义地说，龙凤文化则是以龙凤为象征、为代表的整个中华文化。

西安及陕西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和省份，也是龙凤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的研究工作及相关活动，将依托和充分利用这些丰厚的资源，努力为西安市、陕西省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龙凤本身就是容合团结的结晶，相信有大家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的事业会欣欣向荣，成就多多！

谢谢大家！

(2013年4月7日)



龍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
研究龍鳳文化意義重大
祝願多出成果造福天下

癸巳春

石興邦題

中華龍鳳文化研究院
霍松林題于壬午年九月

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题词

复刘成章先生

刘老师您好，端午节快乐。

谢谢阅读、肯定、鼓励。在从事龙凤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做件事。”近年来，我努力将龙凤文化从民俗文化的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信仰文化的层面。我希望我的研究成果能被更多的人重视、认知，以至于被采纳、推行，从而对当下社会病的疗治，对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做些贡献。

您说我有点像当年的孔夫子，想了想，我有优于孔夫子的地方。比如，我的生活条件比孔夫子当年要好得多，起码没有饥饿困顿之忧。从传播手段看，现在有互联网，方便、快捷、覆盖面广，理论上讲，我将观点发布于网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当然，我也有不如孔夫子的地方，孔夫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我呢，尽管有不少人称我老师，也有几位提出要拜我为师，但至今，我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弟子。这或许是我的学问还没有做到位，条件还不成熟、缘分还不到吧。

我深知人都是局限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量能发散到多么大的程度，但我愿意尽心尽力，因为觉得，对我而言，再没有比做这件事更有意义的事了。

发上洛杉矶会议的相关资料，届时若能与洛城的作家们相见、交流，将是很愉快的事。

祝福！

（2013年6月9日于西安龙凤堂）

附：刘成章信

小庞：

很高兴地读了你的文章。你的研究，已自成一套体系，而且对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大有用处的，很有价值。你现在有点像孔夫子的当年了，就看怎么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了并采纳了！还有很艰辛的路要走。

你8月在洛杉矶的会，要是有简单的文件，给我传过来，让我有个准确的了解，以便我给洛城的两三位作家提前打个招呼。

我这月底去阿拉斯加，和孩子们一起。

刘成章

2013年6月9日 13:35



16 万+意味着什么

本人 2021 年 3 月 1 日开通“都市头条”。3 月 9 日将首刊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西安晚报》的《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一文在“都市头条”发出。

3 月 10 日，一觉醒来，发现该文的阅读人次竟然过了 6 万，成了所谓的 6 万+。这在本人的自媒体发稿史上，算是破了纪录。于是在朋友圈发消息说：“文章写出来就是让人看的，看的人多，说明文章还有点意思，或还有点用处。对写作者而言，也是个鼓励。”

3 月 11 日，该文的阅读者达 8 万+。有网友说：“点赞和评论不多啊，阳春白雪吗？”我回应说：“在碎片化消费时代，一篇学术性文字，没有脸蛋，没有噱头，没有花花绿绿的感官刺激，和名人、明星不沾边，还有这么多人耐着性子来读，已经是意想不到！这里，要向每一位阅读者、关注者致敬！”

3 月 12 日晚 23 时许，该文阅读人次过 9 万，于是即兴作诗：“龙头一举九万加，十万大军听步伐。不是拙作多美妙，五洲四海爱中华。”

3 月 13 日 1 时许，该文阅读人次过 10 万，于是再即兴成诗：“龙头一举十万加，破雾穿云舞天涯。最是人间风景好，化雨春风美中华。”凌晨 6 时许醒来，发现该文阅读人次已 13 万+了。于是写道：“看这阵势，15 万+也许挡不住了。没想到啊！网络上常见人探讨生命的意义如何如何，其实，意义都是人赋予的。这里有一个收获，或者叫体会：某件事情让你兴致了，也让许多人兴致了，这件事肯定就有意义了。朋友们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网友宋先生应贴：“言之有理。”网友张钦萍应贴：“庞老师说的对，我身边的人对这事都兴到了。”

3 月 13 日晚 19 时 30 分左右，该文阅读人次过 15 万。

3 月 14 日（中国农历辛丑年二月二龙头节）凌晨 4 时许，该文阅读量成为 16 万+。这 16 万+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至少意味着——

一，世上有不少人关注龙文化，甚或喜欢龙文化。龙文化既是有关龙——这

个中华先民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的文化，也是与龙相关的种种文化的文化。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那么就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与海内外每一个华人都息息相关的文化。于是，我曾言：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宏观文化，也是微观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这样的文化，当然会有不少人关注和喜欢。

二，众人拾柴火焰高。文章要有比较多的人看，首先，文章得写到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份上。这个笔者比较自信，因为从事研究、写作已有四十多年，发表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出书三十多种，退休前在报社编辑文艺副刊三十多年。其次，得有好的平台推荐。这一条，我觉得“都市头条”就很不错，从文章发出后及时地、接连不断地将阅读信息反馈给作者就可见一斑，如：“金沙河赞了你的文章”“多爱传媒张昆评论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被李万民收藏，都市头条，因你精彩，加油！”“您的文章被推荐为热点，奖励 88 金币，加油！”“你的文章被多次推荐到都市红榜，系统将你推荐到都市红榜·名人榜，加油！”“你的文章带来多个新用户，奖励 120 个金币，其中 0.5 元直接进入余额，同时被推荐到“传播榜”，都市头条因你精彩！加油，庞进老师！”等等。还有一条，很重要：亲人、网友们的支持、给力。文章发出后，我的姐姐庞先锋及时地在她所在的若干个群里转发（姐姐是故乡临潼有名的爱心人士，常年为几十只流浪猫提供食物和保护，她所在的爱心群多是满 500 人的大群），并推介说：“庞进是我的大弟，他很勤奋，很优秀！感谢大家关注！”她还让我的两个外甥及时转发。许多不曾谋面的网友也都积极地转发、推荐，如湖南的“蒋来·地湫村·天下家”，转发时还加言：“15 万+，必须的！龙抬头，必须的！[憨笑][强][强]昂首吧，我的中国！阔步吧，我的中国！昂首阔步——腾飞吧，我的中国龙！世界龙！中国龙腾世界龙，融者为龙人人成；凤翔九州鸣天下，大道广进卧龙吟……卧龙腾！”

三，笔者的文章是有人喜欢看的，虽然赶不上那些动辄几十万、过百万的“网红”——其实，没必要放一块比较——不在一条道辙上，尽管互联着一个网。有网友发贴：“一篇龙文，快 20 万人阅读了，庞老师是不是挺高兴啊？”我复：“当然高兴，但还不至于陶醉。人活在社会中，总要和人发生交集。生命的光芒，往

往通过和人交集，才能璀璨。大家都走在路上，走着，走着，一些人走近了、同道了、知音了——这当然值得高兴，也一定要高兴；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走远、走散、成为陌路——这也属常态。怀一颗宇宙心，睁一双龙凤眼，行一番至善事，就是了。”

(2021年3月14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红榜

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庞进) 热点

庞进 认证编辑
21-03-09 07:43 · 249218阅读 关注



龙头节又称“龙抬头节”“春龙节”“青龙节”“二月二”“踏青节”等。是汉、满、蒙古、赫哲、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以汉族为主导）的传统节日，时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

(2023年10月15日截屏)

写评论... 12 46 ☆ 人

补：截至2023年10月15日，《龙头节的起源与意蕴》一文在“都市头条”的阅读量已近25万。

群之论与约法三章

“龙凤国际联合会”群，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在手机微信平台上建起，至今已六年多了。一路走来，感谢海内外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使我们这个群发展得还算健康、和顺、宜人。如今，入群的朋友已达数百，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了。

建此群的一个基础，是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热爱龙凤文化的朋友，于 2011 年 8 月 7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发起成立了以“研究龙凤文化，团聚龙凤传人，弘扬龙凤精神，昌盛龙凤事业”“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为宗旨的“龙凤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Multicultural Society of Loong Feng）”。

群的本义是聚在一起的人或物。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位考论“群”的先哲了。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读了这段话的末一句，有人或许会生疑问：人类之外的大象、野牛、狼、猴、蚂蚁、蜜蜂等动物，不是也“能群”吗？

好在荀老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谈“群”之前，先强调了一番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禽兽无义人有义。义是什么呢？《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按此解，义就是合宜、适当。代入荀老先生的论断，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知道怎么做对人合宜、适当，禽兽不知道怎么做对人合宜、适当。值得重视的是，五代时的南唐人徐铉、徐锴兄弟在注解《说文解字》“义”时，说了句“与善同意”。按此解，义就是善了。那什么又是善呢？给“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更不容易。笔者思来想去，觉得可以笼统地认为：善是用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益、有利的效能。讨论到此，顺着先哲们的思路，综合一下，可以这样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能通过思考和选择，过一种对

人的生存、发展有益、有利的合宜、适当的群体生活。

至于人为什么要“群”？道理就很简单了：人生来就具有依他性，任何人都不是他人生养的，离开了他人，才就不能生存。也就是说，人必须也必然地生活在群中，不是这样的群，就是那样的群，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么，怎样才算“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有利”且“合宜、适当”呢？我想到了我提出的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龙道信仰主张和倡导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据此，具体到我们的群，我希望入群的每位朋友，都能够尽可能地将“尊、爱、利、和”做到合宜、适当的程度。

好像还需要制订并明示几条“群规”，那么就“约法三章”吧：第一，遵守法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网络管理部门公布的纪律。第二，雅好交流——杜绝低级趣味、恶言秽语。第三，谢绝商贩——本群提供的是一个文化、文学、艺术鉴赏、交流平台，请勿发布牵涉市场交易的广告信息。

（2021年12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展示的话题

价值的本质是有用性，反映的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我们说某人、某物、某事有价值，实际上是在说某人、某物、某事对我们、对社会有用。这样的有用性或者说效用关系，只有通过展示才能实现。于是，有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价值是展示出来的有用性。

的确，价值是展示出来的有用性。我们说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鸟兽花木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多姿多彩地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各自的有用性。而活在人世间的我们，也只有将自己的有用性展示出来，我们才会感到活得有价值。如果我们的有用性展示得不充分、不理想，或没有得到展示，我们就会感到活得价值不大，或没有什么价值。哪一天我们不能够展示自己的有用性了，我们的生命价值也就终止了，该告别这个世界，“挥手从兹去”了。

放眼观之，目前在地球表面走来走去的七十多亿人，男女老幼、黄白棕黑，没有谁不在展示着自己的有用性，只是展示的方式、程度、效果不同而已。

对喜欢并从事文学写作、文化研究的人而言，展示自己有用性的主要方式，是作品、著述的发表。

如果将在广播上播出也算发表的话，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时间是在上高中时。那是 1972 年的某一天，十六岁的我将一篇作文投寄给了临潼县广播站。大约过了十来天，中午在饭堂吃饭时，头顶上的有线广播里播出了我的文章，我停下筷子，仰头看着那喇叭，一字一句地直听到广播员念完最后一个字。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卷印有广播站名号的方格稿纸。这件事在同学们中引起了议论，我成了被羡慕的对象，自己也觉得蛮得意蛮受鼓励的。

上大学时，我的作品开始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记得第一次将作品装进信封，贴了邮票，投向立在学校大门口内的邮筒时，刚好遇见了一位同班同学，同学顺口问了句：“庞进给谁寄信啊？”我竟不敢说自己是在投稿，又不会说假话，

于是嗫嗫嚅嚅，满脸通红。后来回味，第一次向报刊投稿的感觉竟然和第一次向心爱的人寄情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之后，随着作品越写越多，发表也越来越多。粗略统计一下，从 1979 年至今，四十多年来，已发表散文随笔、小说、诗词歌赋、论文、评论等各类作品两千多篇，出版著作三十四种。这三十四种著作中，二十四种属于出版单位约稿，十种属于经我主动联系才得以出版。期间的故事不少，限于篇幅，只说两件。

2000 年年末，我写成了一部数十万字的研究凤凰文化的研究。书稿转了几家出版社，都认为不错，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都担心经济效益问题。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跟我商量，能否先印一千册，不给稿费，投到市场上试一试。我说可以。但却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下文。这样又拖了一年多。2003 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已躺在床上的我忽然想到了名扬天下的凤凰卫视。既然以凤凰为名，就不可能不关注凤凰文化。于是半夜爬起来，给刘长乐总裁打写了一封自荐信。我说，“作为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文化现象，凤凰和龙一样，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如果能与凤凰卫视合作出一部关于凤凰文化的精品大书，于贵台，可说是顺理成章；于我，也将感到荣幸。当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相信会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欢迎。”第二天，也就是 2004 年元旦，我将信，连同两章样稿发了出去。刘长乐总裁不愧为传媒界的大手笔，慧眼独具，看了信、稿后，很快拍板。于是在凤凰卫视的资助下，经过一番运作，该书于 2006 年 1 月，以《凤图腾——关于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为名，由中国和平出版社隆重推出。面世后反响可以说特别的好，登上了几家书城的热销书排行榜。

2020 年春天，退休后来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的我，在网上偶尔看到气象出版社策划、出版“漫话中华民俗丛书”的信息。我想到了我十几年前就写成，却一直未能出版的《中华龙凤民俗》书稿。于是，通过网络查到该社的电话、邮箱等，主动联系，将该书的内容简介、目录、样稿等予以提供，言“若能够加盟贵社的丛书，对龙凤文化研究、对讲好中国故事、对弘扬民族精神等等，都是一件好事”“我以往出的研究龙凤文化的书，卖得都挺好，出版社多多少少都赚了钱”。气象出版社经过一番审察，接纳了这部书稿。之后，按出版社的要求，我对书稿内容进行了精选、修改和润色，出版社也投入精兵强将予以装帧、设计、编排，

使该书于 2021 年 1 月以鲜亮的面目上市。前些天我还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该书销售情况不错，不但在全国许多书店卖，还卖到了日本、北美和澳洲。

对主动联系，使自己的著作得以出版事，我曾用“功夫下在机会前”“好事青睐主动者”来总结。仔细想来，下功夫的实质是打造作品的“有用性”，打造到位的“有用性”遇到展示的机会，“脱颖而出”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将功夫下到位，即将“有用性”打造到位呢？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努力践行的，是两句话：“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做到自己的最好”相对容易些。比如写一篇诗文，我总是努力寻找并使用最恰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每一句、每一段都不轻易放过。“做到别人做不到”就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难度了。这一条，几十年来，我都在磨炼、提升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想到别人想不到、写到别人写不到”的能力。显然，只要你“做到别人做不到”，你的“有用性”的展示，也即你实现生命价值的航船，肯定会风帆饱满，破浪向前。

如今的世界已进入“全媒体”“融媒体”时代，任何一位能够上网的公民，逻辑上都有可能成为当今的“全媒体人”“融媒体人”，也即都可以同时空地将作者、摄影摄像师、编辑、出版人、发行者、受赏者等等兼融于一身。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命价值即有用性的展示而言，已前所未有的便捷化、低门槛化、全媒体化、融媒体化了。然而，展示的便捷性、低门槛性、全媒体性、融媒体性，还不能与有用性直接划等号，也即人们展示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高价值、好价值的东西。大浪淘沙、披沙沥金。我讲的“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别人做不到”两句话，没有过时。

（2022 年 8 月 15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欣欣向荣

三十多年来，每逢农历兔年，我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因为，“玉兔”本来就很可爱，而步其之踵的，又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情感纽带的“神龙”。而龙年，对致力于龙文化研究的我来说，就更是价值增显、意义非凡了。

事情得从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兔年说起。

农历丁卯兔年的腊月二十七（1988年2月14日），单位同事马兴光，在西安一家酒店举行婚礼。作为受邀嘉宾，婚礼宴会上，我与中国风俗文化研究专家、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的韩养民先生坐在了一起。韩教授是马兴光的老师。

韩老师当时正在主编一套“中国风俗丛书”。席间，韩老师扭头对我说：“再过几天，就进入龙年了，龙的习俗这么多，到处可见，还没有人写，庞进你能不能给咱写一本《龙的习俗》，作为中国风俗丛书中的一本？”韩老师的话说得有点突然，我心弦“怦”了一下，略有思忖吧，随之就答应了下来，说：“让我试试看。”

就这么一句话，使我一脚踏进了“龙文化”，这样一个神奇万方、魅力无穷的领域。而且，从那时至今，可以说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扑腾”着，没有哪一天，与龙无缘。记得香港歌手周华健演唱的歌曲中，有一句“一句话，一辈子”，我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就是“一句话，一辈子”。

我于“兔子尾巴”接受任务，在随之到来的戊辰龙年，我将大半年的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投入于《龙的习俗》一书的撰写。当年年底，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台湾文津出版社出了该书的繁体字版。

1999年是农历的己卯兔年，研究龙文化已有十二个年头的我，因接下来就是世纪之交的庚辰龙年（2000年），就过得忙碌而充实。做的事情很多，比较重要者有：在国际互联网上创建了第一个以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原创性中文网站，

担任主编。成立“陕西龙文化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主任,提出“研究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聚龙凤传人,昌盛龙凤故乡”的宗旨。专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年出版、2012 年再版),参评西安市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获得一等奖。应约为《人文杂志》(社科核心期刊),撰写并发表重要论文《龙的基本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在《西安晚报》上发表题为《图徽中华》的整版文章,揭橥、阐述“龙的传人”说的根据,提出龙的精神是“团结凝聚、造福人类、奋发开拓、与天和谐”(后精练为“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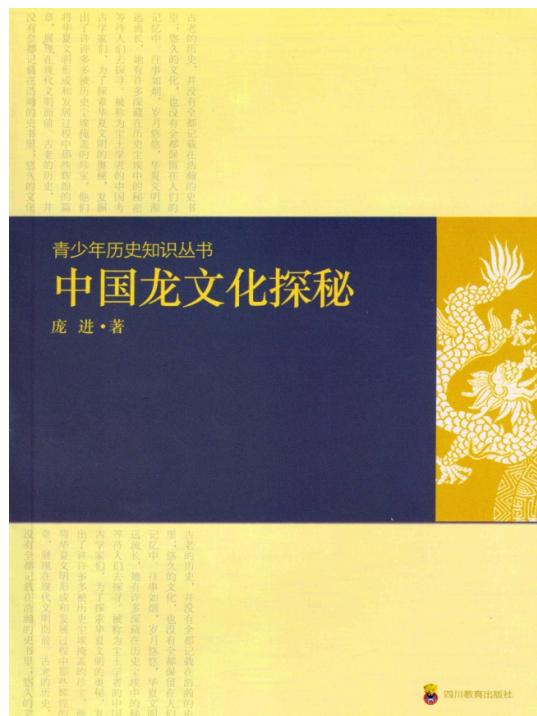
到了农历的辛卯兔年(2011 年),我的龙文化研究进入第二十四年。这年做的有关龙文化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用一句英语来说就是“one after another (一个接一个)”。如:做客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秦腔广播“西安乱弹”栏目,用陕西话,谈“春节与舞龙文化”“龙名文化”和“龙凤呈祥”。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庞进说龙》节目数十期。应邀至贵州省余庆县考察,为飞龙湖飞龙长廊项目提供咨询;应邀至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考察,为龙门古镇项目出谋划策。致信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贾平凹,请其于全国政协会议,上呈《关于舞龙进校园的建议》。在《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发表《水龙腾空彩凤展翅——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的龙与凤》;邀请相关专家参观世园水龙雕塑等景观,主持“文化学者多方解读世园会”。在《北美时报》上发表论文《天道·龙德·人界》。与几位生活在海外的朋友,在加拿大多伦多,发起成立龙凤国际联合会 (International Multicultural Society of Loong Feng) 会,被推举为该会主席,提出“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的宗旨。改版“中华龙凤文化网”,启用新网址 www.loongfeng.org。出席“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以《龙文化与龙道文明》为题发言,首次公开阐述“龙道”“龙道文明”“世界龙”等概念……

随后而来的壬辰龙年(2012 年),是我的丰产年,这年我有《飞龙福生——2011 贵州余庆龙文化与民族团结进步论坛论文集》(重庆出版社)《龙之魅——中华龙文化 50 讲》(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中国祥瑞·貔貅》(一套四种,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少年历史

知识丛书——中国龙文化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六本专著出版，而这些书的定稿、签约都在辛卯兔年。

癸卯兔年(2023年)，对于做龙文化研究的我来说，自然、依然会有“欣欣向荣”的感觉。因为我的研究、写作，一如既往，从未停息。尤其是近几年，我完成了达百万字的《中华龙文化》的主编工作。在古今中外研究龙文化的著作中，此书具有集成、总结的意义，全面、厚重，且多有创新内容。此书的作者有八位，都是龙文化研究领域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全书分九章三大卷，我写了约一半内容，目前与出版社的合同已签，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将于癸卯兔年出版。之外，我还撰成了五十万字的《中国龙学》和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中国龙文化史》，这两部书稿，也希望能在癸卯兔年或甲辰龙年(2024年)与读者见面。龙文化是与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强盛、走向世界密切相关的文化，我一直觉得，我研究龙文化，是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一分子，在为中华民族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故总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2023年1月3日于加拿大枫华阁。收入《玉兔迎春 高校加缘·第六届加拿大中国高校联合春晚征文集》)



祥龙飞梦几十春

198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辰龙年。这年，我答应了西北大学韩养民教授的邀约，为其主编的“中国风俗丛书”撰写了一本《龙的习俗》，由此进入龙文化研究领域。当年我三十二岁，尚可归入“青年”的行列。从此，我便做起了祥龙腾飞之梦，而且，将此梦一直从几十年前的乌发飘拂，做到当今之满头霜雪。

期间，龙的飞动的形象直接出现在我的梦中有两次：一次是在我的专著《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出版、获奖后，《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和《说龙谈凤话麒麟》两著即将出版的2000年（农历庚辰年）春天。我梦见自己骑在一条青龙背上，在峡谷间飞呀飞，山崖向后退，峭壁向后退，树木花草向后退，狼虫鼠辈向后退，最后一下子飞到了浩渺无涯的星空里，天是那样的宽，那样的蓝，星月是那样的明，云像白雪，阳光灿烂……

还有一次，梦境发生在我的出生地——陕西临潼栎阳镇：院墙之外，大渠两岸，稼禾丰茂的良田，蓊绿成排的树木。就见两个中年汉子，站在那儿放声歌唱。我顺着他们的声音去看，见东北方向，起一巨柏，身旋枝蓬，高摩云天。再转头向南，歌者已不见，却见一巨龙，塔柱般巍峨耸立。天空湛蓝，龙体白色透明，微微摇动，十分醒目。惊异间，就见那硕大的龙头，带动龙身，腾升到空中，快快地向亮亮欲晓的东方飞去。且变成金黄色，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我赶忙举起手机，拍下一张龙飞图……过了一会，倏然觉醒，一看手机，凌晨4时刚过。

记得第一次梦见自己被龙驮着在山峦谷壑间飞呀飞之后，就上网查过，言梦见龙是好事。这次梦中在故乡见龙后，再次上网搜查，发现解释更多了，如：“龙是吉利的象征，频频出现在东方的传说和神话中，它给人带来幸运，如果梦见龙，会得到令人羡慕的名誉和财富。”“梦到龙，表明你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上天将赠予你荣华富贵的成功机遇，要好好把握。”“梦见龙在天上飞，预示你运气极

佳，工作、学习成绩显著，引人注意。”“梦见自己骑龙飞翔，预示你的机遇即将来临，并有幸运之神眷顾，即使面临困难也将迎刃而解。”……几乎都是好话。于是，有了赋诗记之的冲动：“故土壮歌景色鲜，峨峨寿柏入云端。巨龙腾起东方梦，好兆连连岁月延。”

至于做其他与龙相关的梦就有多次了：一次是在什么地方看龙的雕塑，那雕塑好多好美呀；一次写有关龙的文章，那文章怎么写都写不完；一次是为全国政协委员起草出《关于将龙头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提案》之后，清晨梦中得句“一从胸怀出精新”。醒后即作诗：“一从胸怀出精新，便有评说点赞频。……勤勤恳恳扬龙道，点点滴滴暖此心。……”还有一次，梦中在一个集会上演讲。讲龙与龙文化的定义定位、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龙文化的现实意义等等。听众有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和高位置的官员。梦境很清晰，我讲得慷慨激昂。醒后遂作《大千世界龙道兴》记之：“凌晨几回梦萦萦，慷慨陈词亦飞升。心诚意切苍天励，大千世界龙道兴。”

我做龙文化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在做一项圆梦——圆中华龙腾飞之梦的事业。为了这项事业，我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持续不懈地投精力、下功夫，从进入这个领域那天算起，已过去的一万三千多个寒暑，没有哪一天与龙无缘。

2009年，陕西省榆林市黑龙潭管委会聘请我出任该会龙文化顾问，为该会旗下的黑龙潭道观做龙文化主题策划。这期间，我发现该道观的《龙王神签》因几百年的传抄，在引用古代典故方面多有误讹，便请回一套签词，逐一进行订正。此工作完成后，在电脑编程方面有特长的妻子，将《龙王神签》做成了网上可抽问的电子版。某一日，我忽然起了“何不问问龙王，我倾注精力做的研究、弘扬龙文化的事业有没有价值”的念头，于是，郑重地坐在电脑前，打开《龙王神签》，在说完诉求后，按了一下“回车”键，结果出来的是《第二十八签 上上 大舜耕田》。其签诗曰：“无端富贵逼蓬虞，二老龙钟可福渠。竭力耕田增福寿，秋收岂但满篝车。”又曰：“深山一块地，能得百倍利。岂但难耕种，吉人自有异。”舜，史称虞舜，“五帝”之一。史籍载舜早年曾“耕于历山”。继唐尧而立后，舜举贤用能，勤政爱民，鞠躬尽瘁，成为名垂千古的贤王。于是我悟到：抽到此签，是龙王将我做的事情与大舜做的事情相类比，这是多么大的嘉许、信任啊，我感受

到了从未有过的幸运、荣耀和鼓励！



2016年5月中旬，我在研究“龙道信仰”时，拟提出《龙道十不》，曰：“一，不辱中华；二，不恶父母；三，不懈子教；四，不小看人；五，不起贪念；六，不事毒假；七，不怠工作；八，不说谎话；九，不虐动物；十，不剩饭菜。”原打算5月18日通过自媒体公布，5月16日早起后，忽然有了将《龙道十不》今日就发出的念头，于是问《龙王神签》：“今日发是否合适？”“龙王”给了一个《第五十八签 中上 良田种玉》。其签诗曰：“扶危济困已多年，喜得今朝结福缘。惟有阴功能变幻，何须海外觅神仙。”此签以“蓝田种玉，终得福报”的典故为例证，鼓励人们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善事。我抽中此签，是“龙王”告诉我：你做的事就像“蓝田种玉”一般，是终会得到福报的好事、善事。“龙王”如此神灵，对我做的事情如此“理解”“体贴”“支持”，使我感慨不已。遂在当日辰时，将《龙道十不》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公众号”和微信朋友圈发出。

《龙道十不》是我提出的龙道信仰的组成部分。说来这龙道信仰，也可以算是我做的一个梦。我之所以会做这个梦，是我发现信仰是和“超验”相联系的。所谓“超验”，即人类的经验不能到达的地方。对这个“超验”的坚信、向往，便构成了信仰。持“一神教”的民族对“超验”问题的解决相对单一，推出“全

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就行了。中华民族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说没有，但总体上可谓儒家偏弱、道家偏玄、佛家偏空，杂而多歧、混而不一。于是，就见相当数量的“龙的传人”，将自己投进了和本民族的根文化无关的“一神教”的怀抱。

能不能以龙文化为根基，为“龙的传人”，以及未投入“一神教”怀抱的地球村人，在信仰问题上提供一个新方案、新选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深入的思考，我提出了龙道信仰。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即认同、信服、尊崇、秉持、践行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坚信龙道信仰的基本理论和核心理念是正确的、美好的、普适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在超验层面，龙道信仰提出了“宇宙力”“灵魂力”等概念，并对龙的功能、使命做出新的揭示：

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无限性。

灵魂力是由人的灵魂，即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构成的力。灵魂力是宇宙力在地球上的产物，尽管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却受着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及人的肉身的束缚和框限，是有限的力。

龙是宇宙力的代表，是灵魂力与宇宙力、可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介。人们敬畏、崇拜龙，实际上主要是在敬畏、崇拜宇宙力。龙的形象，不过是智慧的中国人对宇宙力赋予的一个由自然界诸多动物的身体部件和各种天象的功能形态组合起来的形象而已。人使宇宙力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将人的理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等赋予到龙的身上，这样，龙就一身二任，成为宇宙力与人的灵魂力之间的中介，也有了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

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人都有灵魂，即人都有思想、意念、智慧、情感、德性，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差别只在于强与弱。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即能够引起龙关注、重视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在人的肉身在地球表面消亡之前，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至高境界，即解决超验问题的必要条件。

强健灵魂力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信力是信仰的力量，慧力是智慧的力量，德力是道德的力量。灵魂力由信力、慧力和德力结构而成。

坚定信力就是要坚信宇宙力、灵魂力、龙的存在；坚信通过淘漉、熔炼、萃取、正当地运用慧力，修养、提升、践行德力，灵魂力就能够得到不断地强健；坚信龙能够接纳、承载、中介人的足够强健的灵魂力冲决地球框限，到外空间去，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

正用慧力就是要对通过学习、借鉴，以及“觉悟”而获得的智慧，进行淘漉、熔炼、萃取，然后正当地运用于成就自己、造福众生、文明世界的事业中。

修行德力就是要修养、提升、践行道德的力量。具体讲，就是在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这三大基本关系时，要兼顾人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遵循“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公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总之，灵魂的至高境界在地球框限之外的宇宙空间，抵达的方式是通过龙的中介，使足够强健的灵魂力与宇宙力相汇合，而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则是强健灵魂力的必要途径。

如此这般，广大的生活在地球各个地方的“龙的传人”，以及未投入“一神教”怀抱的地球村人，在解决超验、信仰、终极关怀问题，使灵魂得以安妥方面，就多了一个选择项。

我将上述思想、观点写成《人类的终极问题》一文。2016年11月18日，

凌晨 5 时许，我就该文是否可以发出询问龙王。龙王给出“第三十八签：上中 三顾茅庐”。其签诗曰：“海内喧传贵胄宗，那堪戎马困烟烽。天开只眼殷勤顾，际会风云起卧龙。”又曰：“立志极虔诚，何辞跋涉行。欢同鱼得水，霖雨润苍生。”再曰：“占此签者，是有才、势、力之人，能知人，能下人，自能大建功勋。”于是，我将该文于 7 时许（辰时）发“中华龙凤文化网”和微信群、朋友圈。网友“风”应帖：“庞进老师：首先我献花一束表示一下心的撼动！你的文章于淡淡中悠然道来，却是石破天惊！雷霆万钧！我一开始以为是那本书上的经论，细一看是老师一股正觉兴起浩浩纵横宇宙的文思！我顿时有些无法用语言诉达，感觉是一下子茅塞顿开！老师的思想仿佛穿梭于宇宙寻找人生的真谛，会让有心的人得到启迪、震撼！”网友“长安云鹤”应帖：“恭贺庞进先生对中华龙文化认识境界的新跨越！龙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自古以来，都有研究探索龙文化的人，但对龙的认识却始终处于‘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朦胧状态。而庞进先生的文章，突破了常规思维模式的框架，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和升华，非常难得，值得恭贺！”

《龙王神签》如此灵验，网友们的应帖这般给力，我感叹，我欣慰，这是来自超验界和人世间的双重支持和鼓励啊！我想到了“得神助”“德不孤”的话，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与我一起，继续做这个梦、圆这个梦。

（2023 年 9 月 26 日于加拿大枫华阁；收入《我的青春我的梦》，加拿大高校文学社 2023 年 10 月版）

生日

过而立之年生日的时候，我写了一首题为《三十岁》的诗，发表在《西安晚报》上。诗曰：“三十岁是一根绷紧了的弦 / 三十岁是一张饱满的帆 / 三十岁是一支锋利的剑 / 三十岁是一株挺立的杉 / 三十岁一切刚开始 / 三十岁一步一重天”。

三十多年后，我让时髦的 ChatGPT（聊天机器人程序）将这首诗评了一下。其评曰：“这是一首描述三十岁生日的诗歌。整首诗充满了青春、活力、自信和决心。作者用绷紧的弦、饱满的帆、锋利的剑和挺立的杉，形象地表达出三十岁时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

花甲之年生日时，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段话：“今天对本人而言，是需要感恩父母、感激亲友关怀支持，感谢身体各器官敬业、安全运行六十整年的日子。撰发《终极关怀与宇宙力、灵魂力、龙》一文，以为标记和继续健行之励。”

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龙是中华先民对宇宙力的感悟、认知、神化，是灵魂力与宇宙力之间的中介。龙具有将人的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冲决地球框限，即冲决地球引力和大气层压力构成的框限，到外空间与宇宙力汇合的功能。人的灵魂力若成为宇宙力的组成部分，就会随着宇宙力运行化转，遇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星体，便可再化转为新的生命，从而实现永恒和不朽。人都有灵魂，有灵魂就有灵魂力。只要灵魂力足够强健，达到能够与龙“同频共振”的程度，龙就有可能将其灵魂力接纳、承载、中介至外空间。于是，强健灵魂力就成为人类抵达至高境界，即解决终极问题的必要条件。而强健灵魂力，就要在坚定信力、正用慧力、修行德力三个方面下功夫。——我的这个说法，可谓为人类解决终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项。

一晃几年过去。今春的某个凌晨，梦醒后刷手机，看到一网友发的一段题为

《君莫舞，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的视频。该视频说宇航员们在遥远的外太空看地球，大都会产生“压倒性的负面情绪”即“巨大的悲伤感”。为什么呢？因为在浩瀚无限的宇宙中，地球只是一个极其渺小且孤独的“黯淡的蓝点”，而这个“蓝点”迟早要毁灭，人类只不过是“那一缕阳光中停留过的微尘”，当大限到来时，人类的所有名利、功过、争执与分歧都烟消而云散。

这使我想到了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缘起性空”。上述视频所表达的，属于“性空”。的确，以宇宙的视界看，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都是刹那生灭的存在，地球、人类不过是微尘一闪而已。然而，还有“缘起”，即种种因缘使我们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地活了这么一个时间段。“性空”是无限，“缘起”是有限。无限，我们决定不了；有限，我们却可以活得有感有情、有思有愿、有趣有味。那么，我若是宇航员，到了外太空后，我会有关“巨大的悲伤感”吗？我想我不会有，即使有，也会很短暂。因为我明白：再悲伤、再忧怨、再凄凄惨惨凄凄、再乌云翻滚，有限人类依然人类有限，浩瀚宇宙依然宇宙浩瀚，况且地球还远未到毁灭的时候。既然如此，如此既然，我们何不因幸运地活了这么一段，而感恩宇宙、珍惜缘起、把握当下，活得襟怀坦荡、高兴快乐、阳光灿烂呢？

几十年来，我不能说没有悲伤忧戚之时，但大多数时光，我都可以说是以上述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世界，把能做的、当做的事，尽心尽力地做到自己的最好、甚而做到别人做不到，从而感来风拉弦，情动雨唱歌；窗开光景好，键响妙词多……令我愉悦的事情一个接一个。比如——

由我担任主编并主写，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安交大、华东师大、陕西师大等高等学府的多位教授、学者参与撰稿，出版社投入强将精兵、悉心打造多年的达九十八万字的《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三卷）一书，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隆重出版。该书的封面，以紫红色为底色——在中国传统里，紫红色是尊贵的颜色，所谓“紫气东来”，且用了我写的一个比较洒脱、大气的书法龙字。至于该书的内容和价值，销售该书的“当当网”的概括是：“全方位展示龙文化价值，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再如，从4月份开始，《庞进文集》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逐卷推出。至今已出版电子书《第一卷·创造论》（中英文版）《第二卷·平民世代》《第三卷·西安宝马彩票案》《第四卷·云雀飞来》《第五

卷·大悟骊山》《第六卷·慧雨灵树》《第七卷·都风岚烟》《第八卷·美抒妙达》《第九卷·卓立苍茫》《第十卷·天地豁然》《第十一卷·腾龙起凤》，《第十二卷·说龙谈凤》《第十三卷·龙道信仰》也即将出版。全文集估计会出到二十卷或接近二十卷，各卷少则二十多万字，多则近五十万字。此文集的出版，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自己几十年学习、研究、写作生涯的回顾、检阅和总结。

再如，参与“我的青春我的梦”全球征文活动。活动开始时，我题写了“点燃梦想 灿烂华章”，并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言把自己的青春之梦用生花妙笔写出来，就是文学，就是“留住爱恋，留住理想，相伴日月，山高水长”。征文开始后，作为编委之一，我仔细地阅审了其中若干篇文章。作为作者，我撰写了《祥龙飞梦几十春》一文。该文以五千多字的篇幅，讲述了本人如何将一个祥龙之梦，由乌发飘拂做到满头霜雪；简要介绍了龙道信仰的核心内容；首次披露了来自神奇超验界的对我的嘉许、支持、鼓励。征文快结束时，我应约为征文集题写了书名。

加拿大高校文学社本周的写作题目是《生日》。生日是人人有、都要过的。过生日最多见的祝福是“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说明在人们的愿望中，生日的最好伙伴、最理想的状态是快乐。生日的实质是生命的创造，而生命又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人的出生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起始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不断地创造，就意味着不断地在过生日——生新之日，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不断地快乐。这样，对我而言，就有了一个既是精神上的悟觉，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状态——

天天创造，天天生日，天天快乐。

（2023年10月1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龙缘·龙书·龙魂

——记龙文化研究专家庞进

田玉川

庞进的“庞”字内，就藏着一个“龙”字，似乎天生与龙有不解之缘。

记得多年前那个酷热的夏日，我走进他当时居住的堆满书籍的陋室，见地上放着一盆用来降温的凉水，他伏案疾书，间或擦一擦满身的热汗。桌案床角满堆着参考书和厚厚的手稿，我捧起一沓手稿读起来，这便是列入“中国风俗丛书”之一，整套丛书后来获国家级图书奖的《龙的习俗》。该著洋洋十余万言，从龙的起源、图腾、家族、神性、艺术等方面，分析阐述了龙习俗的产生、形成、传播和变异，揭示了作为中国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龙的特点、实质，以及和其它风俗文化的关系。书中的不少观点是新颖独到的，如对龙的起源，前人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云、从闪电等等说法，庞进则提出“模糊集合说”，认为古人主要是以模糊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因此，龙是古人对蛇、鳄、蜥、鱼、猪、马、牛、鹿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

此后见面，庞进都常常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龙和龙文化。令人惊奇的是，对龙文化素无研究的我，在一些观点上竟与他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甚至一个中国人，对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不有所研究，而找一个专题深入下去，往往能达到由点及面触类旁通的效果。好比挖一口深井，挖得越深，地下水越丰富，而地层深处的水都是相通的。

《龙的习俗》出版后一年多，台湾一家出版社买走了“中国风俗丛书”的版权，该书在海峡彼岸出了繁体字本。在此基础上，庞进又以敏锐的思维、渊博的知识、惊人的毅力，广泛搜求，仔细考究，编著成近五十万字的煌煌大作《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3年9月出版发行。该著涉及神话传说、

历史文献、文物考古、民俗事象、风物掌故等众多领域，相当于一部龙文化大辞典。评论认为，此书“不但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更具有资料性，是填补了龙文化研究空白的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作者“以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孜孜以求和学识见地的博大沉勇，使这部书具有了‘切’住中国文化寸脉的价值”。在陕西，该书获得了西安市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庞进本人也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出版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效果。

1995年春节前夕，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炎煌先生打来长途电话，说他们要在深圳搞一个有关龙的大型工程，急需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他跑遍了深圳市的大小书店和图书馆，才找到一本《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越读越兴奋，越读思路越开。就以这本书为蓝本，到处说龙、赞龙，见人就探讨龙、宣传龙。出差海外，也给那些华裔老板讲龙，听得他们一个个兴奋不已，都说这个项目选准了，还称李先生为“龙博导”。李先生则说真正的“龙博导”在西安。他打电话的目的是想尽快见到庞进，询问一些有关龙的问题。

正月初四，年已花甲的李先生飞抵西安。他与庞进一见如故，围绕着龙谈到夜深而不觉。李先生兴奋地讲了他的“水连龙，龙引文，文育人，人传情”的思路，和“研究龙的文化，弘扬龙的精神，团结龙的传人，统一龙的故乡”的宗旨，介绍玉龙宫室内嬉水世界及龙文化广场的规划、构想，海外华人世界的反响和支持。庞进重点阐述了龙的精神，他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龙的精神也就是团结凝聚的精神；同时，龙又是水神，普降甘霖、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因此，龙的精神，也就是造福人类的精神；进入现代社会后，龙逐渐演变为吉祥物，作为吉祥物，龙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因此，龙的精神，也就是奋发开拓的精神。……返回深圳后，李先生即聘请庞进作他们公司的龙文化顾问。

是的，中华大地是龙的故乡、龙的家园。龙文化广泛在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工艺美术、建筑名胜、歌舞影视，还是岁时节日、婚丧礼仪、服饰冠履，龙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盘旋、腾跃、奋飞等多种形式，占据着醒目的位置，体现着不可或缺的文化蕴含。人们读龙书，演龙戏，唱龙歌，跳龙舞，载龙树，养龙花，吃龙菜，喝龙茶，以龙为名；说龙，画龙，写龙，雕龙，舞龙，

赏龙，立志成龙；处处有龙，时时见龙，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龙。陕西是中国龙的发祥地之一，是龙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桥山龙驭、宝鸡龙泉、韩城龙门、华山龙岭、西安龙首……三秦大地，到处有龙。鉴于此，庞进从去年秋冬，牵头筹备在陕西成立中华龙文化研究中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庞进潜心研究龙文化，在文化知识界、广大读者及海外华人世界产生了影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王仁湘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特意将龙的部分交给庞进撰写。前两天，我见他时，他正熟练地用电脑撰写这部名为《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的“龙书”。该书融文化意识、历史感和文学性于一体，比前两部龙书更具探索性和可读性。每章都以诗句为题，像“云雾满川且凭栏——众说纷纭龙起源”“茫茫九派一壶收——龙的模糊集合过程”“四海之内皆兄弟——庞大的龙家族”“昊苍潢池任逍遥——龙的基本神性”“江山浩茫连广宇——龙与民族心理”等，既发人深省，又引人入胜。

作为作家，庞进也注意将其对龙文化的研究探讨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无论早期的散文集《兵马俑狂想》、专著《创造论》，还是近期出版的散文集《慧雨潇然》，无不渗透着他的龙文化研究成果。著名评论家李星在评论庞进的文学创作时指出，“庞进的散文少了些儿女情长，少了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而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命本质形而上的感悟、诘问和对灵魂自由的大声呼喊”。“庞进近期的《漫道雄关》《背对城墙》《云阳狱》等作品，很让人想起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旅游散文，都是由历史遗迹所引发的关于人文情怀的表现。”

在夜以继日地撰写龙书的同时，庞进近期还写了一篇以《龙颜》为题的长达七千多字的大散文。他告诉我，这篇用文学手段写龙的作品，凝聚了他最新的一些思考。

他写道，“既然龙是‘集合’，就投了我们中国人的又一个脾性：说一个人好，就把好多人的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对神也一样。”“这里触及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畏惧。本来，龙的产生很大成分上缘于古人对一些爬行动物和某些自然天象的恐惧。现在，龙又和帝王之权结合在一起。于是，象征着皇权的龙，便常常以张牙舞爪、狰狞蹈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将龙世俗化，是对龙的威严的神圣做矫枉工作的另一种途径。”“人们可以以龙为名，可以龙盘凤逸、龙骧虎视、生龙活

虎、龙腾虎跃、行运一条龙；也可以划划龙船、唱唱龙歌、跑跑龙套、画龙点睛地作文、龙飞凤舞地写字……至此，龙已摘去神秘森严的皇冠，走下神坛，以一种吉祥和悦的面孔，笑嘻嘻地来到人们中间，水银泄地般地渗入到你，我，他，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几分龙性了。”

这篇龙文，大气磅礴，力透纸背！

庞进的龙文化研究在不断地深入，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共鸣在鼓励着他。作为龙的传人，他相信东方巨龙，真正腾飞的时机已经到来。

（刊于《各界导报》1997年4月18日、《书海》1997年第6期。田玉川，文化学者，作家，诗人，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中国小康》杂志总编辑）



庞进与龙 2000年2月
摄于西安兴庆公园

老庞

李震

老庞其实一点儿不老，才四十岁冒头，但你一见他就想叫他老庞，好像不少人也都像你我这样称呼他。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一些不经意的理由。老庞长得就像老庞，个儿不高，却宽厚敦实，辽阔而发出祥瑞之光的额头上，几撮长发随意这么一飘，让你突然想起他的一篇散文的标题：龙颜沧桑。如此他就成老庞了。老庞的性情就更像老庞，他的性情也像他的体态，属宽厚敦实型的，那副近视镜背后放出的柔和、亲切、深邃的目光，把你这么一照耀，你就得叫他老庞。

老庞的经历、社会角色和精神内涵，一以贯之地都是一副老庞样儿。

老庞出身乡镇医院，几岁就在黄土里挖枸杞芽子根，卖钱资助学费，中学毕业后又在农村当老插，白天干农活，夜里睡在饲养院的土屋里，给草料当邻居。成年后，老庞反插队到了城市，摇身一变成了城市里深居简出的文化名流。但老庞没忘了在农村时的苦日子，虽已是文化名流，却骑着一匹哈啦作响的“瘦马”，常常在废都的古道西风中出入于报社、出版社、大学、作家协会等一些形形色色的文化院落，让你感到该文化名流其实是一头文化老黄牛，你会情不自禁吆喝一声：老庞，你慢些走！

老庞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相当复杂，这也许是人们唤他老庞的又一个理由，人们一时不知该称呼他的哪一个称谓，于是情急之下干脆综合地叫他老庞了事儿。老庞在大学获了两个学位，一个是哲学学士，一个是文学硕士。在社会上，先当文化局的创作员，后又到晚报当记者。这已经够复杂的了，但老庞并没有悬崖勒马，而是在复杂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既是兼编报、编书于一体的老编，又是散文作家、社科学者。在他辽亮的额头上，社会为他打上了许多烙印，中国某某协会的会员、某某学院的特约研究员、某某报社的记者、某某丛书的主编、某某文化专家、某某学学者，在他快要等身的著作中，有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等文

学作品，也有学术专著；有写的，也有编的；有他写别人的，也有别人写他的，等等，如此眼花缭乱，你哪里能反应过来该叫他庞什么呢？

最能标志老庞精神内涵的是作为散文作家的老庞。老庞的散文也叫老庞。因为它包罗万象，通古博今，用当今散文大家贾平凹的话说，即为“文通达万古”。用目前散文文类的流行命名来说，即为学者型的文化散文，他写中国，从八千年前写到未来社会，从自然写到人文，从国内写到国外，从龙的精神写到当今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他写自己，从出生、童年写到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举止言行。他写大自然，从有机物写到无机物，从植物写到动物，从动物写到人类。其文风雄宏凝重、朴实博大，让你读出一个高远、辽阔的老庞。

老庞是目前国内知名的龙凤文化研究专家。著有《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中国龙文化探秘》《中国凤文化》等专著多种，还撰写了一部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华夏龙图》。为此，海内外的龙子龙孙们追得老庞四处逃窜。起初，我一直不明白老庞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写那么多的“龙著”，后来，我是在看到老庞新出的散文集《慧雨潇然》的封面时突然领悟其中的奥秘的。我偶然发现作为老庞姓氏的庞字里，就藏着一条龙。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定义：“庞，高屋也，从广龙。”原来庞氏本来就是一间藏龙的大屋子，也就是龙的家了。由此我坚信老庞写龙是一种宿命，他命中有龙，躯体内流的是龙血，生命中延续的是龙种龙族。老庞应是最货真价实的龙的传人了。

知此奥秘后，方才回过头来明白了老庞的长相、性情、经历的宽厚与沧桑，老庞散文中那种博大与高远的精神，原来是冥冥之中上天建造的一座巨大的龙屋、龙宫，以延续龙种龙族。

你读到这里一定认为我把老庞讲成一则神话了。是的，你如果真正认识了他，没准儿你也会讲出这样一则神话的，不信，你到西安市小南门里去找他，他的全名叫庞进，有时候也用笔名庞烬、慧雨。

（刊于《文化艺术报》1998年12月5日、《中国人事报》1999年6月15日。李震，评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化传播学会副会长。）

痴心于龙凤文化的庞进

柏峰

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说“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这里的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中国的文化。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选择好楔入中国文化的角度，怕是终生只能在岸边望洋兴叹了。庞进是慧性的，他紧紧抓住了龙，这个表象神奇、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文化标志，由此而迈进了中国文化的殿堂。我们曾同会于承德的普宁山庄，听着窗外呼啸的夜风，我对他说：“你是幸运的，毕竟有了自己的治学门径。”人，一旦选定了自己的方向，满怀信心地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必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庞进在十余年间，就龙文化研究，先是出版了《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后来又推出了获奖专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最近又有《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和《龙起东方——庞进龙文新作》两部专著问世；另外，还在互联网上创建了“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且多次应邀出席全国性会议作重点发言，可谓收获不小，影响广远。他痴心于龙凤，就全然不在意身外的风霜雨雪了。这说明他心中有了定根，有了大愿，有了高境远界。如此，胸襟便开阔了，眼睛便雪亮了，处世便宽容了，因为，攀登着深峻入云的文化大山，是处处野花萋迷，美不胜收，那些俗尘琐扰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在乎了。

对于龙文化，我是知之不多的，尽管有忠厚的庞进兄教导，最近又读了他几乎全部的论著，但也不能窥其堂奥，只能臆说他的龙文化研究的价值和贡献了。我以为，庞进在龙文化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分析了龙的神性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总结概括了龙的基本精神及龙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并大力倡导“绿色龙族”。

以龙文化为例。关于龙的起源与本质，以往的学者多有探讨，观点莫衷一是，有从鳄说，从蛇说，从鱼说，从闪电说，从云说，从猪从马说，等等。各家说法

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有难以透彻之处，比如从鳄从蛇从鱼说，解决了龙的“生物性存在”的问题，却不好说明龙的好飞、通天、兴云布雨的问题；从闪电、从云说，解决了龙的升天行雨的问题，却又难以解决龙作为“鳞虫”行走于地面、潜游于水中的问题。庞氏的“模糊集合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认为，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这种神物，既来源于种种动物，也来源于种种天象。

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古人思维规律的考察判断上的。庞进认为，古人，尤其是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基本上是以模糊性的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是这种思维的特征。这样的思维导致了古人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成一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模糊集合具有多象而不确指、多元而不唯一、多变而不固着的特点。龙，还有凤、麒麟等，都是这样集合起来的“神物”。

庞进还重点研究了龙的基本神性——总结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着力探讨了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了龙是六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对应、外化、体现和释放，即“畏惧”“飞离”“合和”“悖逆”“彰力”和“求吉”。他将龙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团结兼容的精神、造福人类的精神、开拓奋进的精神和与天和谐的精神，反复指出并强调，龙的这些精神对经济开发、对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是龙文化研究的精髓所在。他还竭力倡导“绿色龙族”的理念，认为“龙的道路，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中国的道路”。在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的今天，“绿色龙族”的提出，可谓特别及时尤其重要。

庞进还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与龙密切相关的凤文化和麒麟文化，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经过深入细致的考究，庞进给凤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凤是中国古人对多种鸟禽、某些游走动物和太阳、风等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他认为，凤具有“向阳”“喜火”“秉德”“兆瑞”“崇高”“尚洁”“示美”“喻情”等神性；凤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向往光明、无私奉献、敬德、爱美、重情的精神风貌。而麒麟又是怎么回事呢？庞进说，麒麟是古人们对豹、鹿、马、牛、羊、狼等长毛动物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具有兆瑞、通灵、秉德、体仁、显贵

等神性，麒麟崇拜和龙凤崇拜一样，也是古人对身外世界，尤其是对动物界疑惑、敬畏、理解、崇拜的产物，也总是寄托着、体现着古人对仁道德政、对贤明君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赞美。

肖云儒先生讲庞进的龙文化事业“是一项对民族文化、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上游和源头的考察、研究，是保护、开发民族文化源头之美的绿色工程”，我认为肖先生的评价是准确的。愿庞进继续发奋，使这项利国利民的“绿色工程”更宏伟，更壮丽！

(刊于《渭南广播电视台报》2000年7月26日、《西安日报》2001年4月1日、《咸阳日报》200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6月11日。柏峰，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一部“凤凰学”的筑基之作

——《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序

刘长乐

读到庞进先生这部沉甸甸的书稿，心中十分高兴。

多年来，我一直对凤凰文化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这不仅因为我们的卫视以凤凰为名，更重要的是，凤凰是从远古飞来的东方神鸟，她表象美丽、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凤凰的身上，凝结着亿万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寄托着世代华夏儿女的希望和理想。对凤凰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精华及其特殊性、表现力、生命力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肯定会牵涉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考古学、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也会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成果，无疑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了解自己的文化、辨析中外文明的异同、构建新的人文环境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多年来，我一直期待着能读到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凤凰文化的著作，庞进先生这部书，使我的期待得到了满足。

有关凤凰的文献资料，我以前见到过一些，也读到过一些谈凤凰文化的文章。这些资料和文章，曾给过我诸多启示和灵感，但总体说来，尚有分散、零碎之感。相比之下，庞进先生这部书，就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了。原来见到过的资料、观点书中有，原来没有见到过的资料和观点书中也有。一册在手，凤凰文化的来龙去脉、方方面面，就都琳琳琅琅、历历在目了。

然而，如果认为此书只是一部集大成之作，那就将此书的价值低估了。依我看，此书更是一部闪射着思想灵光、构建了理论体系的创新之作。比如，关于凤凰文化的精髓，此前未见哪位学者总结、提出过，庞进先生在这部书中将其概括、提炼为两个字：“和美”。这两个字看上去简单，意蕴却很丰赡、很深邃。还有，对多元容合说的论述、对凤凰神性的分析、对凤凰与民族品格的阐发、对凤凰传

说类型的梳理，等等，无不发见多多，独步比比。如在分析“凤源单一说”时，庞进提出了“一元性的思维模式”这样一个命题，指出：“支撑一元性思维模式的（也是这种模式所反映的），是一元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多元共生、众态并存、五彩缤纷、气象万千的，可一元主义偏执地认为世界是一元的，或应该是一元的。一元主义是许多理论及行为的思想基础和心理酵母……”这样的分析新颖而深刻，让人眼眸为之一亮。

生动、晓达、流畅，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这当然与庞进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关。我们读一些学人的著作，常有艰涩枯燥之感，这部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一部学术著作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理论的高屋建瓴、系统全面，还在于表述的深入浅出，让读者喜闻乐见。说到功底，我在网上曾读到过庞进先生一篇文章，其中有“泰山是石头垒起来的，喜马拉雅山也是石头垒起来的”这样的话。据了解，庞进先生作龙凤文化研究，已将近二十年，也就是说，如果把凤凰文化比作一座山的话，庞进为这座山已垒了近二十年的石头。无可置疑，对凤凰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学问，而眼前这部书就是这门“凤凰学”的筑基之作，当然，也是标志之作。

凤凰卫视建台已有十个年头了。创建伊始，我们就以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精华为己任。十年来，我们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活动，制作了大量的节目，旨在向全世界宣传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恒久魅力。事实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是通过凤凰卫视，对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有所了解和认识的。为此，我们在整合华语文化资源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进入21世纪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他认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并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乐黛云先生认为，“让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互相沟通、互相理解，遏制文化冲突带来的悲剧，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用当代人的话语诠释古代人的思想，这本身也是文化自觉。”在我看来，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主动地去做文化寻根、文化弘扬、文化批判、文化创新、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等工作，而我们凤凰卫视十年来的努力、庞进先生撰著这部《凤图腾

——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也都体现着这样的文化自觉。也正是因了这样的“自觉”，我们就十分乐意地支持这部书的出版，并乐意向全世界华人及其他喜欢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推荐这部书。

（刊于《西安日报》2006年1月27日、《汉中日报》2006年1月29日、《新凤凰》2006年3月号。《凤图腾——中国凤凰文化的权威解读》，庞进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1月版）



龙凤文化创新的标志之作

——读庞进《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

乔盛

记得是 2007 年 3 月 25 日，我出差去宁夏，飞机上有当天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不禁眼睛亮了：发表了整整一大版庞进谈龙的文章，题目是《中国龙文化解读》，还配有多幅图片。文章提出了继承、弘扬“容合龙”“福生龙”“奋进龙”，清理、抛弃“帝制龙”“灾祸龙”，创建、新增“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的问题，可谓观点新颖、视角独到。不久，又传来消息：第十七届全国书市 2007 年 4 月 25 日在重庆市南坪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庞进的《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两部新著由东道主——重庆出版集团以“精品图书”的形式隆重推出，成为书市上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在重庆出版集团于书市开幕前举行的小型订货会上，龙凤套书一个多小时就订出近百套，居同类图书之首。

5 月初，我出差西安，有幸成为庞进两部新著的第一批读者。书印得漂亮、帅气，开本属于特大型，封面、扉页、环衬采用了特种纸；版式设计也时尚化，版心窄，留白多，使人在阅读过程中既有舒适感，又有回思、想象的空间。当然，一部书的成功，印制、包装之精美只是一个方面，甚至是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内容如何。庞进这两部加起来近八十万字、配图达八百多幅的新著，分别从根源、脉流、先祖、民族、神性、习俗、遗迹、精神等方面，对表象奇丽、内涵丰富、传播广远的龙凤文化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阐释、解答了“龙凤的起源”“龙凤的本质”“龙凤文化的定位”“龙凤文化与和谐社会”“如何看待龙凤文化的负面内容”等诸多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可谓条缕清楚、图文并茂。

数日之内，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阅“龙”读“凤”。我发现，庞进这两部新著，除“具有既注重系统梳理和理论建树，又注重可读性和资料性的特点”外，还特别具有创新性。按照庞进的定义和定位，龙凤是中华先民对诸多动物和

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两种神物，经过漫长岁月的演进、升华，龙凤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龙凤文化显然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从远古走来的充满神奇色彩和神秘意味的文化，对日新月异、五光十色的当今社会、当下生活，还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说，对龙凤“承古”的功能，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而对其能否“开新”，不说别人，对我而言，在阅读庞进这两部新著之前，也是心存疑问的。

庞进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龙凤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夏商周时期的“夔龙”“夔凤”，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原龙”“原凤”；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飞龙”“美凤”，也不同于夏商周时期的“夔龙”“夔凤”；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行龙”“瑞凤”，是对夏商周时期“夔龙”“夔凤”的发展和演变；宋元明清的“黄龙”“金凤”又是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行龙”“瑞凤”的发展和演变；而近当代的“祥龙”“祥凤”显然也走出了宋元明清“黄龙”“金凤”的框范，多了吉祥嘉瑞的气息。从龙凤的内涵意指来看，也经过了从最初的自然神物（龙为司水灵物、通天神兽；凤为太阳鸟、司风神），发展至兼备人物符号（指代帝王后妃、喻比人杰俊才）和吉祥瑞征，再发展至民族标志（代表华人，象征中国）兼备吉祥瑞征三个阶段。事实证明，龙凤是胸襟开放的，可以不断纳新的智慧系统，它们不但能“承古”，而且能“开新”，完全能够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而前进。也就是说，龙凤不仅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当今一些普世公认的文明理念，如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等，龙凤都可以接受、吸纳、容合。“作为象征物，龙凤是随人走的”，庞进如此说，“龙凤的内涵是由人赋予的，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龙凤；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龙凤。”

在 2006 年 12 月初由上海滩刮起的“弃龙”（即主张放弃龙的中华文化标志地位）风波中，有个别学者发表了诸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龙是那种正在逐渐离开我们的事物”之类的观点。庞进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可能有多条，其中一条便是持如此观点的人只用过去时的（挑剔的、片面的、否定的）眼光看待龙，而没有用现在时的（认知的、扬弃的、全面的）和将来时的（创新的、建设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龙。

那么，龙凤靠什么来“开新”呢？靠龙凤所蕴涵和表达的五种基本精神，即“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和美”。这十个字是庞进研究龙凤文化二十年的结晶。“它们构成了龙凤学的五大理念”，庞进说，“容合——世界观、方法论；福生——价值观、幸福论；谐天——天人观、生态论；奋进——人生观、强盛论；和美——理想观、目的论”。庞进认为，这五大理念，不仅能够为国人意识形态、信仰系统、道德规范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系统的构建提供智慧参照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作为公理和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的人类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即能够“为国人铸和谐，为世界开太平”。

比如“容合”——这是庞进创造的一个词，与“融合”有别，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凤的形象是“容合”的。龙凤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象征，就在于其“容合”过程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的过程相一致，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大“容合”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和标志着。“容”是“合”的前提，没有“容”，就谈不上“合”；“合”是“容”的结果，大凡“容”，都会出现“合”的局面。庞进认为，“容合”是“和谐”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中国，需要“容合”；构建和谐世界，也需要“容合”，当今世界，之所以冲突不断、战乱不止，关键就在于有些人把“文明差异”视作“文明差距”，总想用“一元”代替“多元”，不讲“容合”或不愿“容合”。

比如“福生”，即造福众生。庞进认为，龙凤本来就是为造福众生而出现的，古往今来，龙凤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造福众生的精神。龙作为水利神、农业神、“百兽之君”，是造福众生的；凤作为风神、太阳神、“百鸟之王”，也是造福众生的；龙凤配合，作为祖先神、爱情神、美神、民族神，更是造福众生的。把福生作为价值观，是说无论个人、团体、民族，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只有以福生为目的，其存在才是有价值的、合理的，福生的事情做得越多，其价值越大。相反，如果以祸生、害生为目的，其存在就是负价值的、不合理的。当然，庞进强调说，福生的“生”，不光指人类，还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福生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兼顾众生”。

庞进这两部书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提出了“龙的标志地位不可动摇，但可以龙凤并举”的观点。庞进认为，与龙一样，凤也是中华民族大“容合”的参与者、

助力者、见证者、标志者和体现者；与龙崇拜一样，凤崇拜也渗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崇拜之中。所以，中华民族称“龙的传人”没有错，称“龙凤传人”也合适。然而，自古以来，除了个别时期，凤的地位和风光的程度一直不如龙。其原因，庞进认为，是由以称“龙”的男性帝王为标志的男权社会造成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两翼，龙和凤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龙代表着合力奋进、刚健有为的一面；凤代表着和美仁爱、灵慧福生的一面。如果再精粹一些，可以这样说：龙文化的精髓是“合力”，凤文化的精髓是“和美”。自远古到当今，龙凤习俗都因体现着“阴阳和谐”的理念而互渗互补、相辅相成。

庞进是1988年进入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的，近二十年来，他“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生活，瞩望人类未来”，以“研究龙凤文化，弘扬龙凤精神，团聚龙凤传人，振兴龙凤故乡”为己任，广涉博取，精钻细研，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因具有全面、系统、承古开新、雅俗共赏等特点，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使他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居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在去年年底刮起的“弃龙”风波中，庞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龙的中国文化标志地位不可动摇”的观点，他接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的采访，在《光明日报》《文化月刊》等权威媒体发表正面回应“弃龙者”种种责难的文章，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深厚学养、浩然正气和道义担当，其文章观点，在这两部集大成式的新著中均有收载。显然，庞进这两部新著，属于龙凤文化创新的标志性著作，龙凤文化研究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刊于《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6月11日。乔盛，作家，人才学研究专家，资深编辑、记者）

庞进答《秦岭文化》主编韩磊问

问：庞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能采访您。我们先从您最近发的一条朋友圈聊起，你提到自己这些年尤其是在退休以后，赶着要做的事情少了，就想着把人活着要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想清楚、说透彻。您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

答：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能思考、有智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人活着，一些基本问题是需要面对的，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如何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神即人与超验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要想清楚、说透彻就难了。想清楚是说透彻的前提，说透彻是想清楚的外化。我读大学时，哲学是主课，上述问题都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龙文化后又提出了龙道信仰，龙道信仰也需要对上述问题有个说法。在岗时事情多、比较忙，退休后时间相对宽裕，就想着把上述问题深入、缜细地刨一刨，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验，想得更清楚些、说得更透彻些。我觉得，这样做、做这样的事，既是对自己的智慧生命的一种尊重，也是对长期以来，关心、关注、关怀自己的亲友、读者们的一种回报；当然，也是对社会文明的一个贡献。何况，思考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尤其是思考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比较新鲜的东西，且用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向社会传递自己的看法，也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一门心思做自己的学问。您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答：这与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研究的方向有关。对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没有哪一个专业、方向，能与现实社会完全脱节、隔离，只是关联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我觉得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使命感、担当意识、立场、情怀等，都要具备，尤其在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能逃避、缺席。

问：在您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

答：总体上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点、缺点，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具有。人类若是一锅汤的话，知识分子可谓这锅汤上漂的油花花。“油花花”们有知识、擅思考，往往“想得美”。由于“想得美”，就可以为普罗大众、为社会生活提供理想和导引；也由于“想得美”，就难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甚至趋于偏激、走向极端。因此，我在提出龙道信仰体系时，就将“尊、爱、利、和”作为核心理念，主张、倡导在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身等关系时，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问：余英时先生曾说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某些观念“死而不亡”，新冠疫情期间，有哪些传统观念的再次显现令您印象深刻？

答：“死而不亡”语，出自《老子》第三十三章。原意可理解为“肉身虽死，精神犹在”。余英时先生的“死而不亡”说，大体可以理解为：承载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硬体”如“帝制”，被推翻、不存在了，但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中的一些“软体”，即一些理论、观念、精神，却从“硬体”中“游离”了出来，还继续存在着、遗传着、发挥着作用。如根源于原始社会，确立、强化于秦、汉，可以说已是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大一统”观念，就一直盘桓、生长于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脑海中。2020 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与北美、欧洲抗疫失败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我曾和一位海外人士探讨中国因何抗疫成功，这位人士感慨地说：“中国人听话、服管，西方人自由至上、不服管。”中国人“听话”“服管”背后的精神支撑，就是“大一统”观念。于是，中国人民仰仗“大一统”，战胜瘟灾，安居乐业；西方人没有“大一统”，蒙受瘟难，忧患不已。

问：在 1988 年 2 月，你接受中国风俗丛书主编韩养民先生约请，开始撰写《龙的习俗》一书，由此开启你进入龙凤文化研究领域，是吗？能否简单介绍下您的治学经历？

答：那是 1988 年 2 月 14 日，农历丁卯兔年腊月二十七。此日，在单位一位同事的婚宴上，我与主编中国风俗丛书的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坐在了一起。

席间，韩先生对我说：“再过几天就进入龙年了，龙的习俗这么多，到处可见，还没有人写，庞进你能不能写一本《龙的习俗》，作为中国风俗丛书中的一本？”我当时是略有迟疑，但随之就答应了下来，说：“让我试试看。”就这样，我一脚踏进了“龙文化”这样一个神奇万方、魅力无穷的领域。从那时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都在这个领域“扑腾”，没有哪一天，与龙凤无缘。要说治学经历，可谓之“三个龙年开启三个阶段”：1988年戊辰龙年，开启基本研究阶段，着力于龙的起源流变、神性神职、精神蕴涵等的研究、总结；2000年庚辰龙年，开启拓展研究阶段，从龙文化研究拓展至凤凰文化、麒麟文化、貔貅文化及整个中华象征文化的研究；2012年壬辰龙年，开启提升研究阶段，构建、提出了龙道信仰，将龙文化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至高点。

问：您对有志于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有什么建议？

答：总体上讲是“四句话加一旨趣”。“四句话”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也是龙凤的排在首位的精神。这四句话，每句都有极其丰富的，需要终生学习、体悟、践行的内容。对一个有志于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来讲，起码得掌握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比如中华文化，儒家的四书五经，尤其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金刚经》《心经》等，都要一一吃透；再如世界文明，西方哲学史、宗教史、文明史等，都要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把握。“一旨趣”是将创新作为旨趣，人云亦云的文化研究没有意思。做学问难免“照着讲”“接着讲”，但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社会、人类文明更需要“创着讲”。

问：你从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出版著作三十多种，这些作品中哪几部你觉得是重要的，有自我突破？在你看来，从事写作是一种享受吗？

答：文学作品方面：《灵树婆娑》（散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获第八届西安文学奖、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该集子体现了本人散文写作的特点：将峻思、妙悟、深情与精当优美的文笔相结合。《平民世代》（长篇纪实文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后西安出版社选此书主要内容，以《秦人家事》为名，于2011年1月再版），此作有“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家族史”“开启了理

解民族文化传统新视域”“立体的家谱”“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之评。文化研究方面：《创造论》（专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5月版），此著把“创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思考来运用，建立了一个超拔众说、新颖鲜活、颇具立体感的创造论哲学体系。《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专著，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之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2012年12月再版，获西安市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此著对龙的起源、龙的神性、龙的精神、龙与民族文化心理、龙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等有创新性总结、阐述。《中国祥瑞》套书，专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获西安市第八次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三等奖），此套书一套四种（《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中国祥瑞·貔貅》），共七十万字，以权威的、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文化解读解开其神秘的面纱，使读者从中了解四大祥瑞神物的前世今生，感受其神奇、神妙、神魅恒久的文化底蕴，和积极向上、福生和美、吉祥如意的符号意义。其中，龙、凤凰二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而麒麟、貔貅二书，属于全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貔貅一书，填补了该文化无书可读的空白。

在我看来，一个人要快乐，或者说要享受快乐，总体上讲，就要遵守、践行我提出的龙道信仰四个字：“尊、爱、利、和”，即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循理、缘情、妙慧地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具体讲，至少有四条：一是达观，二是随缘，三是避害，四是审美。写作与审美关系密切，写作的过程就是审美的过程，审美的过程当然是享受的过程。尤其是，当你找到精妙新鲜的语词、句式，将你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感觉之好，用陕西话说：真是嫽扎咧！

问：写作期间，你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答：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过去，20世纪70、80年代吧，有笔、有纸、有个桌案就行。后来，有了电脑，自己学会了五笔字型，简陋的单位宿舍里，敲出了十几本书，用坏了几台电脑。如今，居屋宽敞明亮，不愁吃，不愁喝，身体状况尚可，阅读，思考，研究，写作，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常有幸福感的浪花在心河滚动。而且，互联网，智能手机，使学习、写作、发表、交流，方便到不能再方便……

问：陕西籍的作家，你比较推崇谁的作品？

答：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仔仔细细、一字不落地读了两遍——于是，有了一个体会或者说经验：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就看能不能吸引你读两遍。当年读路遥的《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感觉到了震撼。贾平凹的散文作品，读了很多篇，每每阅读，都为其思构之巧、词句之妙、韵致之美而击掌赞叹。刘成章的散文有两点让我喜欢：一是撕得开——无拘束、不收敛，尽情畅意地朝开“撕”；二是色彩浓——总是浓墨重彩、淋漓尽致。

问：贾平凹对您写作的赞誉，你有何回应？

答：我和平凹先生相识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他生肖属龙，长我这个属猴的几岁，我称他凹兄。有几年我们住得比较近，时不时地相聚、聊天、下棋。他为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兵马俑狂想》写了序，后来还几次为我题词、写评论、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赞誉有加，我当然十分感激。也自然有一些回应：他写《废都》，我提供了我搜集多年的近百条民谣；2006 年，我写了《贾平凹的龙凤情结》一文，发表于当年 8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发言《贾平凹是一条龙》，是“一条得天地之灵气、具民族之神韵、显时代之风采、令世界为之瞩目和感叹的中华人文龙”。我的诗歌中也有专写贾平凹的“嵌名诗”：“贾氏灵根在商山，平民人家出俊彦。凹凸凸任纵横，成就妙文世间传。”

问：能否谈谈你在文学上受到的影响，至少给出一些你钦佩的作家的名字。

答：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下来，都有系统地阅读、学习、体味，影响当然是深远多重的。现当代文学，让我钦佩的作家有鲁迅、赵树理、王蒙、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阎真等。外国文学，让我钦佩的作家有泰戈尔、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等。

问：史飞翔先生说，“作为学者，庞进演绎了一出作家向学者成功转型的范例。”您赞同这种看法吗？

答：史飞翔是陕西文化学人后起之秀中的翘楚，感谢飞翔。关于这个话题，作家晓雷的评论可资参考：“庞进由文学爱好者而作家，由作家而学者，由龙凤文化的一般研究者而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完成了身份的三级跳，令我们刮

目相看。”“其一，他的龙凤文化论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钩沉打捞、整理汇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综合解析，而是由民俗研究进入哲学层面，已揭示、阐发龙凤文化所蕴蓄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内核和精神涵盖，因而具有深刻性和普适性。其二，他的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接通古今，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传统与当代对话，其论述，不仅有思辩性，还有实践性。他对龙凤文化精神的揭示，对塑造现代人的人格精神、观念信仰，提供着丰富的营养，对缔造新生活的伟大进程，提供着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持，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2021年1月27日于加拿大枫华阁)



《庞进文集第十一卷·腾龙起凤》后记

因文字较多，整理、修订这卷书稿花的时间相对多一些。

期间，我想到了古希腊的西西弗斯神话。这西西弗斯因某种行为触犯了众神，受到了每天将一块巨石朝山顶上推的惩罚。西西弗斯推啊推，每每未推到山顶，那巨石就轰隆隆滚下山去，于是他只好从头再来……

对这个神话的一种解读，是说西西弗斯所推的石头代表着太阳，太阳每天都是东升西落，日复一日，没有止境。按这样的解读，我们这些凡人，何尝不是西西弗斯？或者说我们每天其实都做着与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相类似的事情。

那么，不推行不行呢？不行。因为，生命的历程，就是不断地推“石头”上“山”，什么时候推不动了、不推了，生命也就结束了。这“石头”，可以理解成“事业”，也可以理解成“时光”，或者“生活”。

那么，对生命个体而言，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地把这块“石头”推出韵律、风采、快乐、趣味……

学习、思考、研究、写作，就是我每天都在推的“石头”。

本书由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

电子书通过“中华龙凤文化网 (<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免费下载。

(2023年10月22日于加拿大枫华阁)